出曜经二十卷

尊者法救菩萨造姚秦三藏竺佛念译 • 乾隆大藏經 • 西土圣贤撰集

出曜经序

出曜经者。婆须密舅法救菩萨之所撰也。集比一千章。立为三十三品。名曰法句录。其本起系而为释名曰出曜。出曜之言旧名譬喻。即十二部经第六部也。有罽宾沙门僧伽跋澄。以前秦建元十九年。陟葱岭涉流沙。不远万里来至长安。其所闇识富博绝伦。先师器之既重其人。吐诚亦深。数四年中。上闻异要奇杂盈耳。俄而三秦覆坠避地东周。后秦皇初四年还辕伊洛。将返旧乡伫驾京师。望路致慨恨。法句之不全。出曜之未具。缅邈长怀。蕴情盈抱。太尉姚旻笃诚深乐闻不俟驾。五年秋请令出之。六年春讫。澄执梵本佛念宣译。道嶷笔受。和碧二师。师法括而正之。时不有怙从本而已。旧有四卷所益已多。得此具解览之画然矣。予自武当轩衿华领咨询观化。预参检校聊复序之。弘始元年八月十二日僧睿造首。

出曜经卷第一 无常品第一

昔佛在波罗奈国。佛告诸比丘。当来之世众生之类。寿八万四千岁。尔时寿八万四千岁众生辈。于此阎浮利内。众生共居一处。谷米丰熟人民炽盛。鸡狗鸣唤共相闻声。佛告比丘。汝等当知尔时人民女年五百岁。便外适娶。尔时有王名曰蠰佉七宝导从以法治化无有阿曲。有自然羽宝之车。高千肘广十六肘。竖立修治众宝璎珞。在大众中。分檀布施无吝悔心。造立功德为众导首。与诸沙门婆罗门诸得道者。远行住止经过居宿皆悉给施。有所求索无所吝惜。尔时众生寿八万四千岁。有如来出世。名曰弥勒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如我今日。成无上正真等正觉十号具足。常当将护无数百千诸比丘僧。如我今日。将护无数百千诸比丘僧与诸大众。广说深法上中下善。义味微妙具足清净修于梵行。如我今日。与诸大众广说深法上中下善。义味微妙具足清净修于梵行。广说如弥勒下生。如佛所说。有经名曰六更乐道。若有众生生其中者。若眼见色尽见善色。不见恶色。见爱不见非爱。见可敬不见非可敬。见可念不见非可念。见美色。不见非美色。诸有众生耳闻声者。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细滑意知法。乃至天帝亦复如是。尔时世尊游毗舍离猕猴池水大讲堂上。尔时众多毗舍离诸童子等。各生此念。我等宜可共相率合至世尊所问讯礼觐。其中童子或有乘载青马青盖被服皆青。或有乘载青黄赤白。被服皆白。捶钟鸣鼓作倡伎乐。前后导从至世尊所。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当知。若有不见诸天游观至后园浴池者。今当观此诸童子等。所著法服乘载舆辇。与彼诸天亦无差别。所以然者。诸天被服与此无异。尔时座上数百千众生之类。各作是念。我等宜可发真诚誓。使我等后生生天上人中。恒着此法服永已不离

。使当来世有佛兴出闻甚深法。永离苦恼入泥洹界。如来以知众生心念求生三有不离苦恼。便与大众而说此偈。

所行非常 为磨灭法 不可恃怙

变易不住

尔时众生闻此一句偈。不可称计百千众生。于现法中漏尽意解。皆得道果。

昔有婆罗门四人皆得神通。身能飞行神足无碍。此四梵志自相谓言。其有人民以肴馔食。施瞿昙沙门者。便得生天不离福堂。有闻法者入解脱门。我等今日意贪天福。不愿解脱不须闻法。是时四人各执四枚甘美石蜜。一人先至如来所。奉上世尊。如来受已。告彼梵志而说此偈。所行非常。梵志闻已以手掩耳。次第二人至如来所。贡上石蜜。如来复说此偈谓兴衰法。梵志闻已以手掩耳。次第三人至如来所。贡上石蜜。如来受已复说此偈夫生辄死。梵志闻已以手掩耳。次第四人至如来所。贡上石蜜。如来受已复说此偈此灭为乐。梵志闻已以手掩耳。各舍之去。如来观彼心意念知应得度。便以权便隐形不现四人各聚一处自相谓言。我等虽施瞿昙沙门。意不决了。瞿昙沙门有何言教。先问前者奉上石蜜得何言教。亦不闻法乎。对曰。我从如来闻一句义所行非常。闻此义已即以手掩耳亦不承受。次问第二人至如来所得何言教。其人复自陈说。吾至如来所贡上石蜜。如来与我而说此偈谓兴衰法。吾闻此已以手掩耳亦不承受。次问第三人汝至如来所得何言教。其人复自陈说。至如来所贡上石蜜。如来与我而说此偈夫生辄死。吾闻此已以手掩耳亦不承受。次问第四人汝至如来所得何言教。其人对曰。至如来所贡上石蜜。如来与我而说此偈此灭为乐。四人说此偈已心开意解。得诃那含道。尔时四人自知各得道证。还自恳责至如来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须臾退坐白世尊曰。唯愿如来听在道次得为沙门。世尊告曰。善来比丘。快修梵行。尔时四人头发自堕身所衣服变为袈裟。寻于佛前得罗汉道。佛临欲般泥洹时。告大迦葉及阿那律。汝等比丘当承受我教敬事佛语。汝等二人莫取灭度。先集契经戒律阿毗昙及宝杂藏。然后当取灭度。广说乃至供养舍利尽耶旬竟。便共普会集此诸经。五百罗汉皆得此解脱。捷疾利根众德备具普集一处。便与阿难敷师子高座。劝请阿难使升高座。已升高座便问阿难。如来最初何处说法。时阿难便说闻如是一时。说此语已。时五百罗汉皆从绳床上起在地长跪。我等躬自见如来说法今日乃称闻如是一时。普皆举声相对悲泣。时大迦葉即告阿难曰。从今日始出法深藏。皆称闻如是勿言见也。佛在波罗奈仙人鹿野苑中。尔时世尊告五比丘。此苦原本。本所未闻本所未见广说如经本。是时众人已集契经。是时尊者迦葉复问阿难。如来最初何处说戒律。时阿难报大迦葉。吾从佛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城伽兰陀竹园。时迦兰陀子名曰须陈那。出家学道在比丘境。最初犯律至不度法。广说如戒律。是时迦葉复问阿

难。如来最初何处说阿毗昙。

阿难曰。吾从佛闻如是。一时佛在毗舍离猕猴池侧普集讲堂所。尔时世尊见拔耆子因缘本末。告诸比丘。诸无五畏恚恨之心者便不堕恶趣。亦复不生入地狱中。广说如阿毗昙。初夜集阿毗昙竟后夜便说出曜。而说此偈。睡眠觉寤。何以故说睡眠觉寤。如世尊等正觉所说。夫睡眠者损命。愚惑有所伤坏不成果证。没命无救不至明处。所以然者。如人觉寤。便能修德造立善本。耽着睡眠便失此法故谓愚惑。时座中复有说者。如佛所言。若有众生。觉寤之中所念众事。于睡眠中澹然无想。世尊告诸比丘。宁睡不觉此云何通。是故佛说除去睡眠常念觉寤。如佛说偈睡眠觉寤。宜欢喜思言。欢者内心踊跃。喜怡欢乐善心生焉。是故称说宜欢喜思听。我所说者专意一心无有乱想。意定无误堪任承受。是以故说听我所说撰记出曜。言出曜者。过去恒沙诸佛世尊。皆共赞叹出曜法义。如来世尊亦名最胜。云何为最胜。胜诸结使不善之法。胜淫怒痴。胜一切生死结缚。胜外道异学尼乾子等九十六种术。于中特出故曰最胜。演说畅达无有留滞。布现演吐为诸天人义味成就。是故说撰记出曜。如世尊所说。演说畅达无有留滞。如世尊说一切通达仙人慈哀一身无余。如世尊所说者。畅达演说言无留滞。故曰世尊说也。一切通达者。一切智达一切示现一切通了分别一切义。游六神通成无上道。如来六通亦非罗汉所能及逮。佛为诸度最胜最上。于诸法相悉能分别故。曰一切通达也。仙人慈哀者。一切充满生死悕望如父母之想。拥护心慈哀之意。诸佛世尊亦言仙人。修神足道亦名仙人。众德具足亦名仙人。长夜修善亦名仙人。是以故说仙人慈哀也。一身无余者。所谓身者。依四大根本更无复有。亦无边际。亦无出生。如佛存在躬自演说。阿难。当知末后境界末后无胎末后所受形分如我。阿难。更不复见天地方域。更受此身此是苦边。故曰一身无余也。

所行非常 谓兴衰法 夫生辄死

此灭为乐

昔诸梵志各诵师法。分为二部。所见万物皆有。一部自称万物皆无。诸言有者。如来分别除去犹豫断其悕望。便与演说所行非常。诸言有者自有赞诵。

以利轮剑 杀害众生 恒知惠施

无有善恶 亡形不变 身体中间

利剑来往 不伤其命 地大恒在

风界无著 火受苦乐 命根亦尔

正使利剑 通达来往 亦不见有

善恶之报 设害父母 无善恶报

况当余者 而有其果

犹如以瓶盛雀。有人打瓶。雀便飞逝。伤害众生命自远逝无所伤损。如来世尊。欲去彼邪见众生故。曰所行非常不可恃怙。迁转不住为磨灭法。命如朝露暂有便灭。故曰所行非常。一部自称万物无者。共相庆贺成我等义。如来观彼心中所念而告之曰。谓兴衰法。夫兴衰者。夫盛有衰合会有离。无身则已。受身有何可避。梵志复作是念。设衰耗法更不生者则成我义。是故世尊重与说义。夫生辄死轮转不住。诸受阴持共相受入。慧眼观察乃能分别。犹如日光尘数流驰难可称计。此五盛阴身众行所逼流转生死。无有懈息故。曰夫生辄死。此灭为乐者。所谓永尽无余无欲着意。常息安宁最第一乐。无生灭想成第一义。无欲乐无为乐无漏乐。尽乐灭乐故曰此灭为乐。

何喜何笑 念常炽然 深蔽幽冥

而不求锭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食后日晡。有众比丘及天帝臣民四辈弟子。欲听如来说甘露法。有异方道士异学婆罗门七人。头须皓白拄杖呻吟来至佛所。稽首作礼叉手白佛言。吾等远人伏承圣化。久应归命道术有简。今乃得来覲睹圣颜。愿为弟子得灭众苦。佛即听受悉为沙门。敕七比丘共止一房。然此七人睹见世尊。寻得为道。不计无常变易之法。共坐房中思惟世事。小语大笑不念成败。命日促尽不与人期。但共戏笑恣意放逸不念无常。尔时世尊起至房中。而告之曰。卿等为道当求度世无为之道。何为大笑。一切众生自凭五事。何谓为五。一者恃怙年少。二者恃怙端正。三者恃怙力势。四者恃怙才器。五者恃怙贵族卿等。七人小语大笑恃怙何等。于是世尊即说颂曰。

何喜何笑 念常炽然 深蔽幽冥

而不求锭

何喜何笑者。尔时世尊告七人曰。汝等七人来在道境。亦复不在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复告比丘我先有教。未能尽漏不可有所恃怙。汝等受形未脱结缚。蛇蚖共居成五盛阴。云何于中小语大笑。当念此苦永劫不除。方兴戏笑以成尘垢。苦哉难悟卿等是也。故曰何喜何笑。是世尊教敕之言。念常炽然者。云何为炽然。以无常火而为炽然。亦以苦火而为炽然。愁忧苦恼而为炽然。又以何等而见炽然。爱欲嗔恚愚痴憍慢。嫉妒恚疑所见炽然故。曰念常炽然。深蔽幽冥者。犹人夜行不睹颜色。生盲无目不见玄黄。如此幽冥盖不足言。所谓大幽冥者。无明缠络遍人形体无空缺处。是谓大冥覆蔽众生。不别善恶趣要之本。不别白黑缚解之要道俗之法。亦复不知善趣恶趣出要灭尽故曰深

蔽幽冥。而不求锭者云何为锭。所谓智慧之锭以智慧锭为照何等。答曰。知结所兴以道灭之。分别善趣恶趣出要之本。能别白黑缚解之要道俗之法。善能分别善趣恶趣出要灭尽。普曜诸法无不明照。而更舍之乃趣冥道故。曰而不求锭。

诸有形器 散在诸方 骨色如鸽

斯有何乐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异比丘。日至城外旷野缝间路。由他田乃得达过。其主见已便兴嗔恚。此何道士日此往来不修道德。即问道人。汝何乞士在吾田中纵横往来。乃成人踪。道人对曰。吾有斗讼来求证人。时彼田主宿缘钩连应蒙得度。便逐道人私匿从行。见旷缝间尸骸狼籍膖胀臭烂鸟狩食啖散落异处。或有食啖尽不尽者。有似炙鸽蛆虫虿啖臭秽难近。乌鹊狐狗老鹫鸱鸮啖死人尸。比丘举手语彼人曰。此诸鸟兽是我证人。其人问曰。此诸鸟兽可为证人。汝今比丘与谁共诤。比丘报曰。心之为病多诸漏患。我观此骸分别恶露。便还房室还自观身。从头至足与彼无异。然此心意流驰万端追逐幻伪色声香味细滑之法。我今欲诫心之原本。汝心当知。兴起是念。无令将吾入地狱饿鬼之中。我今凡夫未脱诸缚。然此心贼不见从命。以是之故日住旷野。为说恶露不净之想。复与心说心。为卒暴乱错不定心。今当改无造恶缘。时彼田主闻道人教。以手挥泪哽咽叹言。然彼田主于迦葉佛十千岁中。修不净想。寻时分别三十六物恶露不净。尔时比丘及彼田主。即往旷野大畏缝间。得须陀洹道。

尔时世尊天眼清净无瑕秽。观见二人成其果证因宿本缘。亦欲示现后学之徒。使将来世现其大明。正法久存无能中灭。便自称庆而说此偈。诸有形器者或有手脚臂肘腰膜髀膊膝踝足跟髑髏支节。各在异处。是故说曰。诸有形器散在诸方者。犹木无识。本所爱乐不去心怀庄严文饰。香花脂粉芬熏其身。今皆散落。各在异处。骨色如鸽者。本所众生亿百千数而见爱念观无厌足如今。亿百千众所见薄贱。睹皆怖懅身毛为竖。是故说曰骨色如鸽。斯谓何乐者。世言有乐则是凡夫愚惑之人。智者所弃。愚人所乐。智者怀愧但有丑陋。愚者玩习甘乐不舍。藏匿怀抱。

若如初夜 识降母胎 日涉迁变

逝而不还

如佛世尊敷演言教有三有为。有为之相兴衰变易。问曰故当万物恒有常者。死尸骸骨不久存乎。百二十时谓之一日一夜。若当形骸久存世者。一人形体遍满世界。答曰。以其众生与根共生与根共灭。以是之故骸不久存。设当众生与根共灭与根共生者。骸骨便当久存于世。复次与识共生与识共灭。是时形骸不久在世。若当众生与识共灭与识共生。

尔时形骸久存于世。问曰若当老耄久存世者。人初出胎头发恒不白乎。答曰。所谓头发皓然白者非衰老义。此义云何乎。答曰。依彼受形分时。便有衰色之变。有白发生犹酒酥麻油必有浊滓。受形分时亦复如是。便有衰色白发生焉。是故说曰。若如初夜识降母胎者。犹如男识女识降在母胎。据在一时之内。或生或灭。经百千变起灭不息犹如轮转。不可称计。唯有天眼乃得见耳。时识过去及还来者。亦非神咒技术能制。去自永逝来亦无迹。识处母胎生灭不停亦复如是。犹河东流终不西顾。胎识去过终不还反。唯有天眼。见胎识还见胎识去。

晨所睹见 夜则不现 昨所瞻者

今夕则无 我今少壮 无所恃怙

少者亦死 男女无数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阿难。到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分卫。遥见门外有众男子作倡伎乐而自娱乐。尊者阿难入城乞食讫欲还出城。见此伎人忽已命终。众人舁举号哭相向。时尊者阿难便生此念。奇哉变怪无常对至何其速乎。我向晨朝入城乞食。见此男子五乐自娱。像如天子。如今受对取无常耶。时尊者阿难出舍卫城祇洹精舍收摄衣服净洗手足。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尊者阿难长跪叉手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我向晨朝着衣持钵入城乞食见有男子作倡伎乐五欲自娱。便入城乞还出在外见此男子忽已命终。众人舁举号哭相向。时我世尊便生此念。奇哉变怪无常对至何期速乎。我向晨朝入城乞食。见此男子五乐自娱。像如天子。如今受对取无常耶。我今所见甚为奇特未曾所睹。世尊告曰。汝今阿难有何奇特。我曾所睹乃为奇特出过汝今所见者上。我曾昔日到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分卫乞食。时我阿难见有男子在祇洹门外作倡伎乐五欲自娱。时我入城乞食讫还出城外。见此男子作倡伎乐如本不误我见奇特出汝者上。尔时阿难即白佛言。此是常仪有何奇特。佛告阿难。命速于风逝难制御。汝今方言有何奇耶。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欲使比丘明鉴此法。为将来众生现大光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尔时世尊便说出曜之偈。

晨所睹见 夜则不现 昨所瞻者

今夕则无 我今少壮 无所恃怙

少者亦死 男女无数

前所睹者夜则不见者。晨朝所见众生之类数千百众暮则不见。诸有众生思惟校计善根具足。意不错乱。则自觉知命如琢石闪现已灭。谁当兴意贪着此乎。唯有无闻凡夫愚

人乃兴此心生贪着意。昨所瞻者今夕则无。如昨所见进止行来。设彼有念思惟善本殖众功德。心便勇猛能自改悔。内自兴发不可乐想。是故说曰晨所睹见夜则不现。昨所瞻者今夕则无也。我今少壮无所恃怙。如有愚人无所闻知自怙强壮气力炽盛。苟得自纵随其所如不顾后虑。自称端正颜貌殊特。余者卑贱非我等友色力财富出众人表。既自盛壮独步无侣所愿者得无能拒逆所欲自恣不避豪强。亦复不思无常对至。不睹生死苦恼之患。是故说曰我今少壮无所恃怙。少壮亦死男女无数。正使无数众生之类男女大小受形分者。气力殊特财富无数所欲自恣年皆盛壮。于人世间壮者命终多于老者皆为无常。所见蹈藉然彼终者先在世时不修功德。诸善之本无所恃怙。从今世至后世流驰五趣无有懈息。是故说曰。少者亦死男女无数。在胎自败初出亦殇既生子坏孩抱而丧。诸老少壮乃中间人。渐渐以次如果待熟。

六十千生六十百生。于生藏坏斯由害人。所谓人者国王一亿则害导师商人父母。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兴心起意害此辈人。或入阿鼻地狱或热大热啼哭大啼哭等活黑绳等。会地狱毕此罪已生六畜中。经历劫数往来周旋。乃复人身于其中间在生藏中不卒其命。是故说曰在胎自败也。初出胎亦坏者。或有众生始出胎门而命终者。或有众生。始欲造福功业未果。便于胎门中夭命者。斯由前身兴心伤害彼造福人。是故说曰初出亦殇。既生子坏者。或有众生施功立德在诸塔寺施设园果浴池桥梁清厕。功业未就为人所害。斯由先世害福德人。死入地狱畜生饿鬼经历久远。乃还复人。既生离胎于中逝殇。是故说曰既生子坏也。孩抱而丧者。或有众生于塔寺中施功立德施设园果浴池桥梁清厕。功业已就余功未几。便为人所害。斯由前身兴心殇害彼造福人。身坏命终入地狱中。于中毕罪生畜生中。虽得为人未别白黑。便于孩抱夭其命也。

诸老少壮 及中间人 渐渐以次

如果待熟

昔日尊者马声说偈曰。

或有在胎丧 已生在外终

盛壮不免死 老耄甘心受

犹树生狂花 结实时希有

志故必欲舍 伺命召不忍

犹彼果树随时繁茂狂华生长遇风凋落结实者鲜。或已结实遇雹堕落。或有未花而凋落者。或有已华而凋落者。其中成实待熟落者。少少耳。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于百千生其中身。若一若二处胎出胎少壮老疾悉归斯道无免此患。于百千生老寿命终。若一若二

少壮死者不可称计。是故说曰诸老少壮及中间人渐渐以次如果待熟。

命如果待熟 常恐会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昔恶生明王严驾翼从诣后园。游观众果树木行列相当。彼国常礼果熟乃食终不啖生。时王有教敕守园者。若有果蓏堕落地者不应献上。有犯此制当枭其首。时守园人内自思惟。此恶生明王暴虐无道杀害生类无慈愍心。若当我今犯制者死在旦夕不免其困。然今此园树果众多在树既少堕落者。众设责我果更无于出。且自逃走求出家学即踰墙出至世尊所。五体投地愿为沙门。佛即然可。得在道次。静寂无为不兴巧便坐禅诵经。亦复不习戒律阿毗昙。谓为行道齐是而已。亦复不惟空闲旷野经行讽诵十二难得勤劳之要。自凭三事不虑后缘内自喜庆。我今已脱形急之患今且自安焉知余者。尔时世尊观其人心。欲使免苦济众戹难。欲使安处善法妙堂。欲拔根本离生死原。将入解脱无退转道。尔时在众便说此出曜偈曰。

命如果待熟 常恐会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尔时比丘闻佛所说。内自怨责怀惭愧心在闲静处思惟恶露止观之道。即于彼处成阿罗汉。

譬如陶家 埏埴作器 一切要坏

人命亦然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一陶师造作瓦器。触物不却随其形状亦无疑难。时拘萨罗国波斯匿王敕诸瓦师。使造器皿彼人事猥竟不成办。时波斯匿王内怀恚怒敕语傍臣。至瓦师家毁坏其器。时彼瓦师惧失命根。窃自逃走至迦尸国界。复于彼土造作瓦器。波斯匿王闻彼造器。复遣臣佐至彼国界悉使坏破所造瓦器。时彼瓦师复自逃走。至拘萨罗国。复于彼土造立瓦器。波斯匿王闻彼造器。复遣臣佐使坏其器。时彼瓦师财产竭尽无复生理。食不充口衣不盖形。恒惧波斯匿王当取杀之。便复逃走入深山中。往至世尊所求为道人。时佛默然听在道次。然彼人内不思惟。谓为永离困厄之难。不复惧彼为王所害。在闲静处不思道德。亦不习契经戒律阿毗昙。亦复不分别义理。诸度世道亦复不习。坐禅诵经佐助众事。永离三事不勤采习。谓为行道齐是而已。不增翘勇进求上人法。然未得证不勤求证。然未得果不勤求果。如来世尊以三达智观察其心。以渐化彼无疑网意。便告彼人以免瓦器之功。更不惧丧身之恼。唯有五盛阴为瓦之形。此为大畏无免其患。瓦器虽坏不惧。当堕地狱饿鬼畜生之道。五盛阴为形瓦器。先不造诸功德

福业修诸善本。无所恃怙亦无归趣。恒畏地狱饿鬼畜生。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观了此义已。欲使诸比丘永离嫌疑。使将来众生睹其大明正法久存。尔时在众便说此偈。

犹如陶家 埏埴作器 一切要坏

人命亦然

诸有生熟之器要当归坏。渐成粪聚无可贪者。诸有生类受五盛阴为坏之器。及刹利婆罗门梅陀罗种受形分者。短寿长寿饶财贫匮端正丑陋豪族卑贱有颜无颜智慧愚闇尽归于死。无常变易皆当捐弃。在旷壄间时。彼比丘闻如来所说教训之道。知无常之要达罪福之源。解兴衰之变遵灭度之行。即于佛前得阿罗汉道。

犹如张综 以杼投织 渐尽其缕

人命如是

昔日有人善能织罽兼有一息意常惰懒。数劝语公作应舒迟何必速疾。此功适讫后更无作。父告其子此功虽讫更有余务。如是语公往来数十。儿神识错寻于父前肝裂命终。时父见子命根已断。即舍居业出家学道。虽为沙门念子在心不能舍离。亦复不思惟道德专定坐禅求增上法。亦复不思惟契经戒律阿毗昙。亦复不坐禅诵经佐助众事。唯心存在念彼亡子。尔时世尊以三达智观察彼人心意所向。寻究本末观了此义已。欲使诸比丘永离嫌疑。使将来众生睹其大明正法久存。在于众中便说出曜之偈。

犹如张综 以杼投织 渐尽其缕

人命如是

一切万物皆当归死无常变易皆当捐弃在于旷野壄间。时彼比丘闻如来所说教训之道。知无常之要达罪福之原。解兴衰之变遵灭行。即于佛前得阿罗汉道。

犹如死囚 将诣都市 动向死道

人命如是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拘萨罗国波斯匿王敕典狱者。诸有盗贼罪应入律诣市杀之。时有一贼在大众中逃窃得脱。外假法服私为沙门。然彼人内不思惟。谓为永离困厄之难。不复惧彼为王所害。在闲静处不思道德。亦不习契经戒律阿毗昙。亦复不分别义理。诸度世道亦复不习坐禅诵经佐助众事。永离三事不勤采习。谓为行道齐是而已。不增翘勇进求上人法。然未得证不勤求证。然未得果不勤求果。如来世尊以三达智观察其心。以渐化彼无疑网意。便告彼人以免生死贼寇之难故有余怨。五盛阴身轮转五趣无有解已。为诸结使所见残害。便当堕于饿鬼畜生之道。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

欲使诸比丘永离嫌疑。使将来众生睹其大明正法久存。于大众前便说此偈。

犹如死囚 将诣都市 动向死地

人命亦然

时彼比丘在闲静处。思惟挍计内自恳责。解知万物皆悉无常。生不久存尽归于灭。兴衰之变斯来久矣非适今也。即于佛前悔责自改。成阿罗汉道。

如河驶流 往而不反 人命如是

逝者不还

昔有众人在江水侧坐。而观看瞻水成败伤害人民无复齐限。或有父母妻子男女堕水死者亦无有量。其中得解脱者万中有一。于深水得解脱者往至佛所求为沙门。佛便然可。听在道末。内不思惟。谓为永离困厄之难。不复惧彼为水所溺。在闲静处不思道德。亦不习契经戒律阿毗昙。亦复不分别义理。诸度世要亦复不习坐禅诵经佐助众事。永离三事不勤采习。谓为行道齐是而已。不增翘勇进求上人法。然未得证不勤求证。然未得果不勤求果。如来世尊以三达智观察其心。以渐化彼无疑网意。便告彼人以免生死贼寇之难。故有余怨五盛阴身。轮转五趣无有解已。为诸结使所见残害。便当堕于饿鬼畜生之道。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欲使诸比丘永离嫌疑。使将来众生睹其大明正法久存。于大众前便说此偈。

如河驶流 往而不返 人命如是

逝者不还

是时彼比丘闻此语已。内自惭愧。解知一切万物。皆当归死无常变易不可久居。恩爱别离怨憎会苦。思惟无我无人无命心意专正趣泥洹门。江水所漂盖不足言。死河所溺永劫不解。当求方便去离驶流。尔时比丘闻佛切教。心开意解淡然无想。即于佛前离生死难成阿罗汉。三自称善快哉福报所愿者得。尔时坐上无数众生。闻此比丘成道果证皆发无欲清净之行。皆得须陀洹果。

所造功劳 永世乃获 如杖击水

离则还合

昔佛在毗耶离城甘梨园中。尔时众多比丘观见土界。国丰民盛所居平正。谷食丰贱纵情恣意。不随法禁上下相慢各谓真正。尔时世尊愍彼愚惑。以种种方便导引法味。即集大众告诸比丘。夫为智者以譬喻自解。犹如地界水满其中。东西南北地无空缺处。有一瞎鳖无数千劫不可称计生长于水。有一薄板纵广一肘唯有一孔为风所吹。然彼瞎鳖经

历百岁。一举东看风吹板在南方。云何比丘彼瞎鳖者为值孔不。对曰不也。世尊复经百岁。复得南看风吹板复在西方。云何比丘彼瞎鳖者为值孔不。对曰不也。世尊。如是四方隅角亦复如是。云何比丘彼瞎鳖者会当值孔不乎。对曰不也。世尊。时诸比丘白世尊曰。此瞎鳖身会当与孔相值不耶。世尊告曰。此事极难时乃有相值期耳。受畜生身复难。于此畜生求人复甚难。于此如是比丘人身难得。虽得为人值命促短。不类古人寿命无量。毗婆尸世尊出现于世。如来至真等正觉自佛去世人寿七万岁。复有佛出名曰式弃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彼佛去世后人寿六万岁。尔时有佛名曰毗舍浮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出现于世彼佛去世后人寿五万岁。尔时有佛名曰迦鸠留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句义出现于世。彼佛去世后人寿四万岁。尔时有佛名曰迦那迦牟尼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句义。彼佛去世后人寿二万岁。有佛出世名曰迦葉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句义。彼佛去世后人寿百岁。我今出世名释迦文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句义。比丘当知极寿百岁出者无几寿百岁者时时乃有。是故说曰所造功劳永世乃获。古人积德寿命无量众行备具亦无疾病凶疫恶气。人寿八万四千岁。时有三疾患。一曰所欲二曰饥渴三曰衰老。如今比丘五浊鼎沸世人寿极短四百四病缠裹人体。尊者马声亦作是说。

诸患集为体 为老死所伺

毒剑炽火逼 万患守营卫

是故说曰。所造功劳永世了获以杖击水离则还合。如今比丘人命危脆不可久保。谁当贪慕愿受此生。唯有凡夫无知之人愿生三有。时诸人民闻佛所说皆发清净不退转行。

譬人操杖 行牧食牛 老死犹然

亦养命虫

昔佛在摩竭国界罗阅城中。佛将阿难着衣持钵。道见有人驱牛千头就其美草放烟瞻候。佛问阿难汝见有人驱放群牛不乎对曰。唯然见之。佛语阿难此群牛本有千头在外瞻守掌不牢固。为虎恶兽所见啖食死者过半。余不觉知方相抵触跳踉唤吼。伤其无智何乃甚哉。佛语阿难众生处世亦复如是。计于吾我不知非常。贪着五欲养育其躯。快心极意共相残害无常宿对卒至无期曚曚不觉。何异于彼群牛者乎。虽好水草长养其肤。但促其命无益于己。佛还精舍以此因缘诫励众会四辈弟子。中有二百余人闻法意悟得六神通成阿罗汉。佛告比丘或有众生应闻切教而得度者。或有众生应闻妙智思惟分别而得度者。或有譬喻而得度者。或有愚闇趣闻一句便得度脱应闻喻者。此偈则是其义随时料量而得度者。是故说曰譬人操杖其事如斯。

是日已过 命则随减 如少水鱼

斯有何乐

佛告比丘。夫人处世所行不同所见亦异。一日过去人命随减。虽寿百年卧消其半。便与众会而说此偈。

夫人欲立德 日夜无令空

日夜速如电 人命迅如是

时来会者观察此义分别修行。日夜已过死缘难计。愚人依凭染着受有当念勤如兴勇猛心无失躯体。是故说曰。

是日已过 令则随减 如少水鱼

斯有何乐

汝等比丘当明此理。大海江河犹有枯竭。万刃大鱼曝脊在外。况是少水而不然乎。或有时沟涧瀑雨溢满流疾趣下声震四远。彼岸人。唤此不闻声。此间人唤彼不闻声。或时沟涧水尽无余。四趣众生虽受形分命则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或有众生寿命极长。诸天寿八万四千劫。地狱寿一劫。畜生与地狱同寿。饿鬼寿命无有限量。如尊者满愿至时持钵正服。入弗迦罗国。时有饿鬼倚城门立。比丘满愿问饿鬼曰。汝今在此何所求索鬼报彼曰。汝今见我耶。比丘报曰。我先见矣。鬼复语曰。我夫入城于今未还故于此立自待夫主耳。比丘问曰。汝夫入城为何所求。时鬼报言。今此城中有大长者患痈积久。今日当溃脓血流溢。夫主将来二人共食以济其命。比丘复问。汝夫主入城经几许时。然彼城郭逼近江河。举手指城语比丘曰。此城于彼此岸成败以来今为第七。我夫入城经尔许时。饿鬼受形寿不可称亦无齐限。然人受形极寿百岁虽出无几。是故说曰如少水鱼斯有何乐。故别说人不堕四趣。

不寐夜长 罢惓道长 愚生死长

莫知正法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佛告诸比丘。有四夜睡眠者少觉寤者多。云何为四。女与男想睡眠者少觉寤者多。男与女想睡眠者少觉寤者多。三曰盗贼睡眠者少觉寤者多。比丘求定勤修正法睡眠极少觉寤者多。三觉夜长修正法。比丘不觉夜长。罢惓道长愚生死长莫知正法。佛在舍卫国祇洹阿那律邠阿蓝。有一梵志缘本宿世造立功业缘至应度。暂闻此偈愚生死长。然彼梵志多饶财宝仆从给使居业成就。所纳妻室颜貌殊特与世无双。女人姿容一以无阙。时彼梵志内自思惟。我宜往彼至如来所。当来诸佛为有几乎。

梵志出城至祇洹精舍到世尊所。共相问讯在一面立。叉手合掌白世尊曰。愿欲所问若见听者敢自陈启。世尊告曰恣汝所问。如来为汝敷演其义。梵志白曰。云何世尊于当来世。为有几许等正觉耶。世尊告曰。将来世诸佛数如恒沙。时彼梵志闻佛所说。瞻仰喜踊不能自胜。善心生焉。当来诸佛数如恒沙。于诸佛所善修梵行。兴功立德为福不悭。然吾处世饶财多宝。仆从给使居业成就。所纳妻室颜貌殊特与世无双。我依此业便当分檀布施。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尔时梵志闻佛教诫。戢在心怀。绕佛三匝举手辞让便退而去。尔时梵志行道未远。复作是念。我向所启问将来佛。然吾退忘不问过去诸佛世尊。我今宜还至世尊所问过去佛。梵志即还至世尊所。共相问讯在一面立。尔时梵志白世尊曰。过去诸佛为有几所。佛告梵志。过去诸佛数如恒沙。梵志复前便自悲泣。并自举声而作是说。愚处生死缠绵积久。恒沙诸佛吾不及睹。斯何苦哉。复自投地宛转自责。斯由放逸行不从本。使我退在处凡夫地。或在泥梨地狱畜生饿鬼长夜受苦。刀山剑树火车炉炭。或伏雪山劫败乃移。或处炙狱受痛无量。虽出为人值生边地。有佛兴世不值不睹先有比丘教诲我言愚生死长。诚哉斯言。我今宜加精勤用意自归如来。复待将来诸佛为乎。田业妻妇斯是外役。何必贪慕毁败圣教。尔时梵志叉手合掌佛前长跪白世尊曰。唯然世尊。听为道次得修梵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将此梵志。教授威仪度为比丘。比丘受教即度为沙门。在闲静处思惟挍计修上人法。所以族姓子出家学道。剃除须发着三法衣。以信坚固于家出家。修无上梵行。洁身受证以自娱乐。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已得为道。在无余境得阿罗汉果。尔时世尊观察此义思惟本末。亦使诸比丘速取灭度。为后众生现其大明。然炽正法久存于世。重与梵志而说此偈。不寐夜长。罢惓道长。愚生死长莫知正法。非有子恃。亦非父兄。为死所迫。无亲可怙。

昔佛在摩竭国道场甘梨园北石室精舍中。时有一男子将从严驾随大导师入海采宝。余小贾人以类相从。饮食饟乐施诸贫穷沙门婆罗门。以得入海采致珍宝。还至平岸共相娱乐。饮食欢饟日日不断。时彼一人饮食粗恶唯服麨而已。不改常仪。然复多财珍宝所获无量。时大导师语其人曰。汝今处世饶财多宝少有比类。何为自困不肯食啖。夫人处世当行二业。一者广施。二者自食。彼人闻已心不纳受。乃更怀恨渐生忧悴。语导师曰。吾设食啖无以济彼妻妇男女。后遇疾急。竟不至家。中道无常。彼大导师说斯偈曰。

夫人悭贪 贮聚财产 念家怨仇

不觉命终

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彼导师兴功采宝中道无常。尔时世尊以此因缘。观察此义思惟本末。欲使诸比丘示现灭度。为后众生现其大明。然炽正法久久于世。尔

时世尊便说斯偈。

非有子恃 亦非父兄 为死所迫

无亲可怙

时诸大众闻佛所说。心开意悟兴功立德。拯济穷乏持斋修戒。岁三月六未始有阙。四事供养衣服饭食床座卧具病瘦医药。须衣与衣须食与食。财宝七珍金银珍宝车碟马瑙真珠虎珀。有求索者不逆其意。远来久住经过人者皆悉供给。华香脂粉亦用给与无所吝惜。无数大众厌患生死。除贪着意执信坚固。出家修道修增上法无退转意。各以次第成阿罗汉道。

出曜经卷第二 无常品之余

千百非一 族姓男女 贮聚财产

无不衰丧

众生居世驰趣四方。贪求财货兴欲无厌。盛夏冒焰冬履严霜。饥寒勤苦艰难忧虑。万失一获犹用自庆。施心难果意不开悟。既自不食复不施人。虽饶宝货与无不异。坐禅之人装以七宝。虽目视之意不甘乐。以悭贪故流转生死。从今世至后世。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观了众生驰趣四方贪求财货不顾后虑。皆为愚惑所见迷误。世尊以此因缘寻究本末。为诸比丘导引法味。亦为将来众生示现大明。然炽正法久存于世。三世诸佛尽见将护。尔时世尊于大众中。而说此偈。

千百非一 族姓男女 贮聚财产

无不衰丧

时世坐上数千万人。闻佛所说专意听受。各随所念成得果证。

常者皆尽 高者亦堕 合会有离

生者有死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异梵志至世尊所。共相问讯在一面坐。尔时梵志白世尊曰。愿欲所问。若见听者乃敢陈启。佛告梵志。恣汝所问。如来当为敷演其义。梵志白佛。云何世尊。以何因缘。今世众生转微转薄遂成减损。于人间世不见炽盛。佛告梵志。有三因缘使众生类转微转薄遂成减损。于人间世不见炽盛。云何为三。于是梵志。今世众生贪欲无道。悭嫉坚固习邪倒见。时彼众生为此三事所见染污。风雨非时灾害毒流。所种谷子各失时节。转不成熟。若彼众生所食之物或生或熟。饶诸疾疹疫气纵横。死者填路不可称计是谓梵志最初因缘。使今世众生转微转薄遂成减损。于人间世

不见炽盛。风雨非时灾害纵横。所种谷子失时不收。转不成熟苗亦不生。人民饥馑饿死者众。是谓梵志第二因缘使今世众生转微转薄遂成减损不见炽盛。复次梵志。如今国王贪欲无道。悭嫉坚固习邪倒见。治化失度托境无厌。越界攻伐共相伤害。刀剑鉾箭共相斫射。杀者无数不可称量。是谓梵志由三因缘使此生类灾害横起饥馑饿死攻伐无道。佛说此已告目连曰。吾患脊痛还诣静室。汝今专意与梵志论。兼与来会永除孤疑。对曰。如是世尊。尔时世尊襞郁多罗僧枕僧伽梨右胁倚地。脚脚相累系念在明。时大目连汝今谛听善思念之。梵志对曰。愿乐欲闻。目连以偈告曰。

今观此土境 及诸众果树

山河流泉源 江海逝不停

昔人瞻固守 今为斯所在

宁转尊法轮 示现天世人

不乐取命终 竟知趣何方

欲觅昔旧人 如今不见一

广说如旧文。梵志闻偈心开意解即履道迹。是故说曰。常者皆尽高者亦堕合会有离生者有死。此是其义。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一孤母而丧一子。得此忧恼愁愦失意恍惚倒错。譬如狂人意不开悟。出城至祇洹精舍。转闻人说佛为大圣天人所宗。演说经道忘忧除患。无不照鉴无不通达。于是孤母往至佛所。作礼长跪白世尊言。素少子息唯有一息。卒得重病舍我丧亡。母子情愍不能自胜。唯愿世尊。垂神开化释我忧结。佛告孤母。汝速入城遍行衢巷。有不死家者求火持还。孤母闻已欢悟踊跃。入舍卫城至一街巷。家家告曰。此中颇有不死者乎。吾欲须火还活我息。诸人报曰。我等曾祖父母今为所在。汝今荒错何须至巷狂有所说。所至之家皆言死亡。形神疲惓所求不克。便还归家。抱小小儿。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佛言。受敕入城家家乞火皆言死丧。是故空还。佛告孤母。夫人处世有四事因缘不可久保。何谓为四。一者常必无常。二者富贵必贫贱。三者合会必别离。四者强健必当死。趣死向死为死所牵无免此患。佛告孤母。汝今何为不自忧虑。何不广施持戒修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任力堪能给施孤穷沙门婆罗门远行久住暂停止者。果获其福不可计量。孤母白佛言。我今爱子入骨彻髓。为彼子故不惜身命。尔时世尊欲化彼人令得开悟。即化作四大火坑围绕孤母之身。火气逼身以儿自障。儿复呼唤不堪火痛。佛语孤母。汝向自陈爱子情重入骨彻髓。宁自丧身不使子亡。火气逼已酸痛难堪。但当自受以子障乎。人间微火盖不足言。地狱火然痛苦无量。畜生愚惑怀痴为苦。饿鬼福鲜以饥为苦。能自利者乃得行道修诸善本。分檀布施持戒忍

辱。不生地狱畜生饿鬼受诸苦恼。受天人福渐近泥洹。时彼孤母闻佛所说极深之法。还自思惟。内心恳责。厌患恩爱除去想着。便念世间不可乐想。思惟分别五盛阴苦。即于佛前诸尘垢尽。得法眼净成须陀洹。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为后众生开演法门。便于大众而说此偈。

常者皆尽 高者亦堕 合会有离

生者有死 众生相克 以丧其命

随行所堕 自受殃福

一切众生蜎飞蠕动蚑行喘息有形之类。皆归磨灭无免死患。随行所造而受其报。为善受福恶则祸随。如影随形有何可免。以此因缘故说此偈耳。

恶行入地狱 修善则生天

若修善道者 无漏入泥洹

昔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时彼城中疫气灾害毒出纵横。人民死亡不可称限。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诸行恶者死入地狱。复有比丘。厌患生死观此四大无可贪慕臭秽难近。便入无余泥洹而般泥洹。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为后众生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时诸大会闻佛所说。皆发无上正真道意。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间

无有地方所 脱止不受死

昔者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所。时有梵志兄弟四人。各得五通自知命促近在不远。却后七日皆当命终。思共议言。我等弟兄五通通达。以己神力翻覆天地。现身极大手扪日月。移山住流无所不办。宁当不能避此难耶。第一兄曰。吾入大海上下平等正处中间。无常杀鬼安知我处。第二弟言。吾入须弥山腹中间还合其表使无际现。无常杀鬼焉知我处。第三弟言。吾处处虚空隐形无迹。无常杀鬼安知我处。第四弟言。吾当隐大市之中。众人猥闹各不相识。无常杀鬼趣得一人。何必取吾四人。议讫相将辞王。吾等计算余命七日。各欲逃走欲求多福。王寻告曰。善进其德。于是别去各适所至。七日期满各从其处而皆命终。处虚空者犹如熟果自然凋落。市守白王。有一梵志卒死市中。王乃醒悟祸灾无常。四人避对一人已死。其余三人岂得免乎。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知四梵志避无常对。各求度世免济其难。然其宿命终不可避。以此因缘寻究本末。欲使后世人示其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尔时世尊在大众中。而说此偈。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间

无有地方所 脱止不受死

老见苦痛 死则意去 乐家缚狱

贪世不断

昔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众多比丘白世尊曰。如来今日为观何义有何事故。舍人间之乐极世之美。出家学道。尔时世尊与诸比丘广演生经。汝等谛听善思念之戢在心怀。吾今当说极微之法。诸比丘对曰。愿乐欲闻。世尊告曰。尔时世尊广与比丘生经。比丘当知。父真净王敕诸臣佐。吾今欲出后园观看。可速严驾羽宝之车。尔时臣佐至真净王所而白王曰。太子欲出后园观看。被敕严驾羽宝之车。时王闻此语。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告臣佐曰。听太子出后园游观。或能除去愁忧乱想。即自严驾集诸大众三十部军。左右翼从各十五部。除前后导引。比丘。我时至后园观看。见有老人形衰色变皮缓面皱。拄杖呻吟气力枯竭。时问御者。斯是何人。形衰色变乃至于斯。御者报曰。此是老人。太子问曰。何谓为老。御者报曰。所谓老者形衰年迈伺命旦夕。衰耗之法渐近死趣。故谓为老。我时比丘。复问御者。吾亦当复有此衰耶。御者报曰。尊及人天皆有斯患无免此者。时我自念。夫人受形皆有此患。贫贱富贵皆当有此。便敕御者回车归宫。清净自守思惟道德。时真净王问彼御者。太子出游观看得遂意乎。御者曰。太子出游竟不至园。王问御者曰。以何因缘不至园观。御者报王。太子出游中道见老人。形变色衰忧思而还。时真净王得此罔然。吾先有教令敕语街巷。诸有不净秽污之物。无令太子见之。若有犯者左右前后当诛七家。即遣寻究而无有家。所以然者。以其净居天所化故也。时我比丘复作是念。衰老年迈非适今有。人出胞胎已受形分则有衰老。及出胞胎行步出入年盛力壮渐微转衰皆有此患。时我比丘窃说偈曰。

少时意盛壮 为老所见逼

形衰极枯槁 气竭凭杖行

是时比丘。吾出游观先见此变。如是数日。复告御者。吾欲出游至后园观。速疾严驾羽宝之车。

尔时御者至真净王所而白王曰。太子欲出后园观看。被敕严驾羽宝之车。王闻此语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告臣佐曰。听太子出后园游观。或能除去愁忧乱想。即自严驾集诸大众三十部军。左右翼从各十五部。除前后导引。比丘。我时至后园观看见有病人。形羸吐逆卧大小便。蝇噆其身。水腹痿黄臭秽难近。时我比丘。问彼御者。斯是何人。御者对曰。病人也。何谓为病。对曰。病者风差火错心无欢乐。众疹集聚食则不消。恶闻人声故谓为病。时我问彼御者。吾亦当复有此患耶。御者报曰。尊及人天亦有此病。时

我比丘。复作是念。夫人受形不免此患。至园观看竟何求乎。即敕御者回车归宫。静寂自修欲除其患时真净王问彼御者。太子出游后园观看为适意乎。御者报曰。太子出游竟不至园。王问御者。以何因缘不至园观。御者报王。太子出游中道见病人。形羸吐逆卧大小便。蝇噆其身。水腹痿黄臭秽难近。时真净王得此罔然。吾先有教敕语街巷。诸有不净秽污之物。无令太子见之。若有犯者左右前后当诛七家。即遣寻究无有家聚。所以然者。以其净居天所化故。时我比丘。复作是念。夫人受形必有此病。古来有是非适今也。时真净王便作是念。太子出游所见瑞应。忧念世间必不乐家。会当出学。吾今当倍彼直卫侍护左侧娱乐其志。复经数日敕告御者。吾欲出游观看。速疾严驾羽宝之车。王闻此语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告臣佐曰。听太子出后园游观或能除去愁忧乱想。即自严驾集诸大众三十部军。左右翼从各十五部。除前后导引。我时比丘。至后园看见有死人。宗族五亲散发蓬头。呼天扣地围绕啼哭。时我比丘。问彼御者。斯是何人。宗族五亲散发蓬头。呼天扣地围绕啼哭。御者报曰。死人也。问曰。何谓为死。御者报曰所谓死。人恩爱已离无复命根。妻子五亲永与世别。风逝火灭水消土散各在异处。魂神迁转形如干木无所觉知。故曰死也。我时比丘。问彼御者。吾亦当复有此死耶。御者报曰。尊及人天皆有此患无有免者。时我比丘复作是念。夫人处世不免此患。至后园观竟何求乎。即敕御者回车归宫。静寂自修欲除其患。时真净王问彼御者曰。太子出游后园观看为何适意乎。御者报曰。太子出游竟不至园。中道见死人于是便还。时真净王得此罔然。吾先有教令敕语街巷。诸有不净秽污之物。无令太子见之。若有犯者左右前后当诛七家。即遣寻究而无有家。所以然者。以其净居天所化故也。时我比丘。便作是念。咄老病死无免之者。吾今宜可善求巧便出家学道时我比丘即舍家出求无上道成最正觉。今得为佛度脱万民。皆由积行无恋慕心。今我出现自致正觉。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为将来众生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尔时世尊在大众中而说此偈。

老者苦痛 死则意去 乐家缚狱

贪世不断

诸比丘。闻佛所说踊跃欢喜。即从坐起。礼佛而去。

老则形变 喻如故车 法能除苦

宜以力学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众多比丘白世尊曰。如来今日年已耆老。肌肤舒缓不与常同。佛告比丘。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我年已老。设当持戒梵行。比丘以如来身安处高床周行四海。虽与恭敬以报重恩。然我本修无憍慢心自证成佛。吾不说是老则

形变喻如故车。所谓故车者王家所造。或以金银刻镂作车。或水精琉璃杂厕其间。经年积岁犹有朽败。况四大身筋缠血浇。众事合集乃成此形。父母所造十月怀抱推温去湿。随时瞻视乃名为人。唯有明智能除此苦。以法自将训诲未悟。加以权化应适无方。宜以力学。称佛世尊诱导之言。以无谕谄蠲除妄见。不犯身口意行。以第一义充饱一切。将育众生行不漏失无惧畏者。谓佛世尊如来弟子教训弟子以禁防非。尔时世尊知彼内心有所趣向寻究本末。亦与后世众生示现大明。使正法久存于世。在大众中。便说此偈。

老则形变 喻如故车 法能除苦

宜以力学

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作礼而去。

咄嗟老至 色变作耄 少时如意

老见蹈藉

昔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尔时尊者阿难着衣正服。偏露右臂长跪叉手白佛言。世尊。今观如来形变色微诸根舒缓形状转朽。眼根耳鼻舌身诸根不与常同。佛告阿难。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所谓老者。能使极妙殊特之容变为异色。诸根具满能使缺漏。与病结伴与死并流。色力豪贵财富盈溢能使阙减。身体平正内理充满。能使偻步凭杖而行。发如绀青亦如蜜王犹如纯黑。能使变白发落不住。眼如牛眴白黑分明。能使目中生肤晛翳。额如油光晃昱照曜。能使面皱状如皮燋。齿如白珂亦如白雪新穀牛乳。如乌贼鱼绝白胞满。上下齐平观无厌足。能使凋落虫齲疼痛。取要言之。于揵沓和阿须伦迦留罗甄陀罗摩休勒人及非人。能使衰耗无少壮心。痛中之苦莫甚于老。是故说曰咄嗟老至色变作耄少时如意老见蹈藉。如来世尊以三十二相而自缠络。八十种好庄严其身。圆光七尺无冥不照。八种音声远震十方。犹为老病所见蹈藉。况处凡夫得免此乎。以此因缘寻究本末。为后众生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于大众中故说斯偈。

虽寿百岁 亦死过去 为老所压

病条至际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为天人龙鬼众生之类广演法教。时国王波斯匿母年过百二十卒得重病。非医药所疗神祇不能救。不经日夜遂便命终。王及大臣如法葬送。油酥华香事事供养。安措神庙给人瞻守。葬送已讫。还过佛所。如故王法除去五饰前礼佛足。佛命令坐而问之曰。王所从来衣服尘土形变色异。何所施设乃至于斯。王白佛言。国大夫人年过百二十。间得重病奄忽无常。向送灵柩殡葬始讫。今还城池过觐世尊。佛三达智知而问曰。云何大王。夫人生世有不死者乎。王白佛言。人生于世无有不死。佛

告王曰。自古迄今。大畏有五不可得避。应老之法欲使不老者此不可得。应病之法欲使不病此不可得。应死之法欲使不死此不可得。应磨灭之法欲使不磨灭此不可得。应尽之法。欲使不尽此不可得。是谓大王此五不可得法。不与人期万物无常。难得久居一日过去。人命亦然。如五江流昼夜不息。人命驶疾亦复如是。

尔时世尊渐与波斯匿王说微妙法。论讲不退转要。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漏为大患。大王当知。生则老至病无光泽。合会必离是世常法。如电历目击石现火。人命剧是有何可乐。衰变之法。欲使久存者。此事不然。尔时世尊以此因缘寻究本末。为后众生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尔时世尊在大众中。与波斯匿王。而说斯偈。

虽寿百岁 亦死过去 为老所压

病条至际

佛告大王。世皆有是。无长存者。皆当归死无有脱者。古者国王诸佛真人五通仙士。亦皆过去无能住者。空为悲恋亡者为福不惓。福追魂灵如饷田夫。王由此缘广设福业。福祐助人如凭强杖。佛说此已。王及四辈诸来会者。莫不欢喜。忘忧除患爟然启悟。寻从坐起绕佛三匝。作礼而去。

是日已过 命则随减 如少水鱼

斯有何乐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南大海卒涌大洮。越海境界有三大鱼。随上流处在浅水。自相谓言。我等三鱼处在厄地漫水未减。宜可逆上还归大海。有碍水舟不得越过。第一鱼者尽其力势跳舟越过。第二鱼者复得凭草越度。第三鱼者气力消竭为猎者所得。时猎者。便说此偈。

第一虑未然 必当被伤害

凭草计现在 彼命得脱死

二鱼俱得免 以济危脆命

愚守少水池 受困于猎者

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彼三鱼逐洮波。二鱼得济一鱼受困。复见猎者而作斯颂。因此缘本寻究根原。为后众生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即集大众说斯颂曰。

是日已过 命则随减 如少水鱼

斯有何乐

所谓是日已过者。或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若复少壮盛年老迈俱同此日。共有损减之逝昼夜不停。命变形羸气衰力竭。速迅于彼如少水鱼者。或为虚空飞鸟鹳河白鹘鹳雀青鹤水乌黑鸡。亦为世人男女猎师。罗网捕取钩饵悬弶。处在浅水一命万虑。受形于水丧命在水。众苦难寻有何可乐。是故说曰。如少水鱼斯有何乐。

逝者不还 昼夜勤力 鱼被炽然

生苦死厄

昔佛在摩竭国界善胜道场。集诸修行之士。处高山者。或在深窟隐形不出。然彼行人随时行道瞻相时气。春节以至观诸树木悉皆蓓蕾色如水精渐转敷花。复见沟涧水流澄清静无声响。时彼行人。心则念言。时不假借。万物并生尔时行人下山诣村家家乞食。见诸男女饮食欢宴共相娱乐。行人问曰。斯是何人。前人对曰。某村某家姓号如是。某家子者某父所生。时修行人复自念曰。今此内物悉皆孚乳。知其万物日滋日长。还入深山静默自修。复至秋节下山诣村人间乞食。见诸树木渐皆凋落。霜雪加被叶落凝冻。复见沟涧水竭枯涸指刺不耎。时修行人内自忖度。今外万物皆悉凋落。时不再鲜华不重茂。诚哉斯言。复见人间村落城郭。男女大小共相携抱。散头垂发椎胸自掴。高声啼哭不能自止。时修行人问彼人曰。此是何人哀号啼哭乃至于斯。某村某家儿亡女死或父母终。是故村落号悲如是。行人闻已而自思惟。今此内物亦复凋落已知内外衰耗法至。即还深山内自校计结跏趺坐。或坐绳床或坐树下。专心定意不兴乱想。观内外性实皆无常。便兴日转不停住想。云何为日转。计春至秋至岁。计岁至月。计月至半月。计半月至日数。计日数至时。计时至昼夜。计昼夜至动转。计动转至出入息。计出入息至尽无余。以至于尽。方知尽空万物无有。已知无有则知何起本灭亦无迹。或时行人行起有踪灭无有迹。方自觉悟忆如来一切无常亦无窠窟。有时行人观察前行。积时累日乃得消灭。复忆佛语如来亦说无常者苦也。时修行人内自忖度。生死如是谁肯乐者。心已厌患不染四流。愿于泥洹速取灭度。或于中间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彼行人处在深山。精勤学道不断圣族。因此缘本寻究根源。为后众生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即集大众而说斯偈。

逝者不还 尽欲勤力 鱼被炽然

生苦死厄

人名如日夜 或住或周行

犹如驶流河 往而不复反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诸佛世尊凡常说法。相时相宜观察人意。或有众生计身是常。昨五阴身今日不异。愚者意迷。谓阴不衰犹河逝驶。前非后流后非前流。去者永逝来者不停。人亦如是。前行非后行后行非前行。造功德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观四大身以譬流河。分别思惟至无漏境。优婆塞优婆夷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果。比丘比丘尼得阿罗汉。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彼四部众分别五阴成败所趣。尔时世尊寻究本末。为后众生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尔时世尊集于大众。而说颂曰。

人名如日夜 或住或周行

犹如驶流河 往而不复反

四部之众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老则色衰 所病自坏 形败腐朽

命终其然

昔佛在毗舍离城弥猴池侧普集讲堂所。佛告诸比丘。或有众生自怙盛壮力无俦匹。或恃无病自保康宁。或恃财富生业无量。或恃豪贵宗族成就。或有老者集在众中。为人所毁称为弃物。尔时世尊观察其人心有是非。欲使众人改往修来故说斯颂。时毗舍离诸童子等闻此教诫。或起无常无我之想。或起不净止观之心。或念安般守意顶法暖法忍法世间第一法。或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或有兴发求无上道。或有求辟支佛阿罗汉道。尔时世尊以此一偈。化毗舍离无数童子。以此因缘寻究本末。为后世人现其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即于大众而说颂曰。

老则色衰 所病自坏 形败腐朽

命终其然

时诸童子闻佛所说。作礼而去。

是身不久 还归于地 神识已离

骨干独存

昔佛在毗舍离甘梨园中。尔时阿梵和利自怙色貌与世无双。进过人貌退及天形。形范端严视无厌足。然家里财富不可称限。饶财多宝七珍备足。时阿梵和利严饰羽宝之车。自严庄校饰沐浴澡洗香华芬薰。往至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住。是时众多比丘。欲爱未断在凡夫地。见阿梵和利来至佛所。皆兴爱欲起不净想。佛知其意即告之曰。云何比丘。阿梵和利者受四大形。臭处秽污无一可贪。比丘当知。此阿梵和利如是不久。当卧好

高广床上衣裳芬薰价直一亿。于彼床上忽然命终。舁诣冢圹取耶旬之。时诸比丘闻之愕然。无常迅急不避老少。此人形貌世之希有。受如是形便当弃捐在于冢间。尔时世尊以此因缘寻究本末。为后世人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即于众中而说颂曰。其中四部众闻此教诫。或起无常无我之想。或起不净止观之心。或念安般守意顶法暖法忍法世间第一法。或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或有兴发求无上道。或有求辟支佛阿罗汉道。尔时世尊以此一偈。化毗舍离无数童子。以此因缘而说颂曰。

是身不久 还归于地 神识已离

骨干独存

时诸大众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是身何用 恒漏臭处 为病所困

有老死患

昔佛在迦惟罗国尼拘类园中。彼国人民恒自恃怙。豪族富贵躯力强壮。所行自由夸无俦匹。彼有一人族姓最强身生疮痍。脓血流溢。昼夜不息臭秽不净。见皆掩鼻疼痛苦恼。众人见者无不厌患。佛知其心而告之曰。夫人受身四大一类。六门流溢与彼不异。一切人身患苦之室。安止苦恼忧畏万端。时诸释种闻佛教戒。或起无常无我之想。或起不净止观之心。或念安般守意顶法暖法忍法世间第一法。或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或有兴发求无上道。或求辟支佛道阿罗汉道。尔时世尊以此一偈。化彼释种。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有一长者请佛及比丘僧。时比丘僧往彼家。如来不往遣信迎食。所以如来遣信迎食有二因缘。云何为二。一者欲与诸天说法。二者瞻视病人。是时世尊遍观比丘皆悉受请。即取钥母开一房门。见一比丘抱患顿笃卧大小便不能转侧。尔时世尊知而问曰。汝有何患卧着床褥大小便利不能转侧。时彼比丘受性质直内无奸宄。报世尊曰。受性闇钝恒怀懈慢。初不劝佐瞻视余人。是故今日无看我者。今实孤穷所怙无处。尔时世尊躬抱出在门外。除去不净湔浣坐具。复取净水用洗其身。便与着衣敷新坐具还卧房中。如来躬自舒手为枕。告比丘曰。汝不加勤求增上法。未获者获未得者得。未受果证令受果证。设不用意受此法者。便当更受剧是苦恼。尔时世尊渐与说极妙法。无数方便劝使勇猛思惟道德。即从座起还闭房门。诣普会讲堂敕语侍者。汝今速集舍卫城中诸现在比丘即诣普会讲堂。比丘已集。世尊告曰。汝等比丘。无父无母无弟无兄。亦无姊妹。亦复无有宗族五亲。不相瞻视各相捐弃此非其宜。便为外道异学梵志所见嗤笑。瞿昙沙门乃无毫厘慈心。视人形命如视瓦石。死者孤穷无瞻养者。我法齐整上下和顺。汝设尔者便屈于彼。自今已始。弟子侍师事如父母至死不舍。师看弟子视

如己息。随时将息至死不舍。师徒相慈恩流永劫。所有什物平等分布。设无什物当诣广施之家劝令修福。若少知识当诣贾家分卫乞食。好者给病恶者自食。其瞻病者则瞻我身。所获功德亦无差降。时病比丘世尊去不久便自思惟。受此四大众苦凑集。是身何用漏诸不净。为病所困不脱老死。宜可自谨承修佛语。即舍形寿入无余泥洹境而般泥洹。尔时众多比丘持钥母开门。见彼比丘已舍形寿即白世尊。抱患比丘今已命终。不审魂神为生何处在何道种。佛告比丘。彼病比丘素积善行。吾与说法意寻开悟。后便意猛向法次法分别深法。此族姓子已取泥洹。汝等宜可供养舍利。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已。欲使正法久存于世。为将来众生示现大明。于大众中而说颂曰。

是身何用 恒漏臭处 为病所困

有老死患

众生闻法欢喜奉行。

是身漏臭处 众疾集普会

无患第一灭 安隐永休息

是身漏臭处者。众患秽污人所恶见。疮痍苦漏诸不净众刺之首。无常变易法应磨灭。苦中之苦莫甚于阴。当求巧便离四大身。善谋权慧求于出要。一切众恼永息无余。故曰尽也。已尽虚者空寂。亦无生灭着断之二。无患第一灭者。安隐无忧喜想。安隐永休息。第一灭。尽无余泥洹。时诸会者闻说此义。欢喜而受。作礼而去。

暑当止此 寒雪止此 愚多豫虑

莫知来变

昔有长者造立屋舍。春秋冬夏各立堂室。任情自用不奉禁戒。岁三月六初不防制。财富无数悭贪不施。亦不给与沙门婆罗门。亦不信有今世后世。放逸自恣悭贪难化。不识道德不计无常。更作好室前庑后堂。清凉之台冬温之室。东西起舍数十余间。刀风解形忽然无常。佛以天眼清净无瑕秽。见此长者卒便命终。存在之日无有慈恩加被众生。但有劳役于余人民。意所规郭竟不充愿。尔时世尊在诸大众中。欲现其义宣畅本原。亦使将来众生善解无疑。复现过去诸佛世尊神口印封之所封印。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寻集大众而说颂曰。

暑当止此 寒雪止此 愚多豫虑

莫知来变

时诸会者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生子欢豫 爱染不离 醉遇暴河

溺没形命

昔有居士。财富无数家里库藏七宝充满。金银珍宝车碾马瑙真珠虎珀七珍具足。奴僮仆从象马车乘谷储仓库一以无乏。唯阙无息以系后嗣。彼以子故求祷诸神。或踞舍神城神阶陌诸神。或踞诸神先祖父母山神树神天地神。下至墓堆秽恶之神尽向跪拜。意不充愿亦不生子。昼夜愁忧渐以生疾。今我家里财宝无数。难得之宝尽在我家。又复无息承继我后。若我命终所有财货尽没入官。念此伤惋知复如何。斯人有幸疾渐瘳降。未经旬月便生一息。端正无双世之希有。面如桃华众相具足。父母见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复请比居诸村落人。饮食欢宴作倡伎乐终日自娱。或耽醉睡眠无所觉知。时有大水暴涨驶流。尽漂没死无存活者。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此长者成败所趣。因此缘本寻究根原。欲使后世众生善解无疑。复现过去诸佛世尊神口印封之所封印。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寻集大众而说颂曰。

生子欢豫 爱染不离 醉遇暴河

溺没形命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有子有财 愚惟汲汲 命非我有

何有子财 愚蒙愚极 自谓我智

愚而称智 是谓极愚

昔佛在毗舍离猕猴池侧高讲堂上。尔时众多童子等善知射术。筈筈相拄于射术上彼最为第一。自恃高族与世无双。处阎浮利内无及我等。正使有忧虑者。子今与世无双。岂有奸贼侵欺我等。儿复自惟。吾父有伎必胜众人。各相凭俟竟不自济。无常对至迸在异处。是故颂曰。

在众疾姓流 目视兄弟亲

为死使所追 被害无有退

死使有数种 亲族所在救

积财无有数 为贼所娆触

火炽以水灭 以盖除彼明

恚以毒药去 咒术除非邪

暴象以钩牵 牧牛以杖将

此众皆有乐 无常难可保

无常力势 不可恃怙 知死命终

然不久住 一切皆尽 无觉知者

为世所毁 流转诸趣

时诸迦惟罗越国释种闻佛所说。知已射术无有挂碍。与流离王共斗以箭相射。或残眉毛或残须鬓。无所伤损。流离王寻欲退还。诸臣前谏诸释种等。奉修戒律皆成道果。虽有射术无所损害。时流离王渐皆前进诸释退还。固守城门遣使白佛。今日穷急为流离王所攻。世尊告曰。若开门者有所伤损。不开门者无所伤损。时彼信使还至释所。而语释言。如来有教。若开门者为王所害。不开门者不为王所害。诸释闻语已重关闭固瞻守门户。时流离王屯守城门。语释种曰。速开城门两家共和无所伤损。其中释种宿缘牵者皆称开门。无宿缘者承如来教不肯开门。舍马释种先在城外。与流离王战杀七万众生。拔象牙伤杀无数众生。舍马释种语流离曰。室婢生子要莫退还。须我入城更备战具。是时城中诸释。闻舍马释伤害人民不可称计。即遣唤舍马释呵止责数。非释自称释。污染我释种。汝今已毁名。速出国去不须住此城。速去不须住。

时舍马释即出城去。时流离王复开门。宿缘释种语诸释言。但速开门。此婢生子何所堪办。无缘释种等语诸释言。如来有教。若开门者有所杀。不开门者无所杀。时流离王复逼城门。时摩诃男释语流离王曰。听我一愿。若见许者便当自陈。王报释言。恣汝所说。吾不相违。

时摩诃男释前白王言。听我入水经时。令诸释种各得免脱。时摩诃男释。即入水以发系树根没死水底。时诸释皆得逃走。时流离王遣人入水看。舅男释入水何乃稽迟。寻入水云。摩诃男释已死于水。时流离王取七万释种成须陀洹果者。生埋在地暴象践杀。宿缘对至无所恃怙。尔时世尊语毗舍离诸童子等。空可为地地可为空。宿对因缘不可逃避。以此因缘寻究本末。为后世众生现示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在大众中而说颂曰。

非有子恃 亦非父兄 为死所迫

无亲可怙

时诸四辈之众。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为是当行是 行是事成是

众人自劳役 不觉老死至

饥饿乏浆水 如穷鹿奔驰

为猎者所射 不念断欲爱

如是求方便 分别此形体

老死忽然至 不至究竟界

众多众生志行不同所作各异。所修善本亦不足言。意着外役不念内法。不念死命意恒计常。昔罽宾国兄弟二人。一人出家得阿罗汉道。一人在家修治居业。尔时兄数至弟家教诲弟言。布施持戒修诸善本生有名誉死堕善处。弟报兄曰。舍家作道。不虑官私不念父兄妻子。亦复不念居业财宝。若被毁辱不怀忧戚。若遇欢乐不孚用喜。数数谏诲不从兄教。弟后遇患忽便无常。生受牛形为人所驱驮盐入城。时兄罗汉从城中出。即向彼牛而说偈曰。

脊负为重担 涉道无懈息

为人所驱使 今日为闲剧

穿鼻为鞅系 破脊痈疽疮

为蝇所嚼啖 今日为闲剧

食以刍恶草 饮以雨潦汁

杖捶不离身 今日为闲剧

以受畜生形 为行何权计

为可专意念 三耶三佛德

时牛闻已悲哽不乐。牛主语道人曰。汝何道说使我牛不乐。道人报曰。此牛本是我弟牛主闻已语道人曰。君弟昔日与我亲亲。罗汉说曰。我弟昔日负君一钱盐价。是时牛主即语牛曰。吾今放汝不复役使。时牛自投深涧至心念佛。即便命终得生天上。或有众生深慕世累恋着财货不修善行。身坏命终生饿鬼中。或复有人出家学道。捐弃恩爱舍世八法修清净志。犹王太子栴陀罗女。身佩香璎颜貌端正。像如天女意欲纳娶。其王报曰。夫王者法不娶外类。不与细民为婚。常与长者居士共婚。太子白王。设不与婚此女者。今当自杀。不堪生世。王闻此语如食遇噎。既不入腹又不得吐。王遣出适到旃陀罗家。语女父母曰。汝当嫁女与我太子。女母报曰。随我种类习杀法者。当嫁女与王太子。王还

语太子曰。汝今要习杀生法。舍王种类习凡细事。何为要杀女为婚。太子白王。意所贪乐。要习杀法不以为难。即舍王宫出诣杀家计婚姻。如是积久担负薪草持筐扫。第一大臣出行见之。问王子曰。竟得女不。王子报曰。吾役使烦多。早忘失女不复忆之。臣复问曰。香璎贯珠今为所在。太子报曰。吾亦忘不复忆也。臣语王子。既不得女。亦不得珠。复失王位。无所果获欲何方宜。王子堕泪悲感不乐。此譬在众有所长益。或有王子长者居士出家学道。建功立德求为阿罗汉。离世缚着于欲离欲。彼此解脱分别无明智慧解脱无疑解脱成珍宝义。父母兄弟呵制语出家者言。人中薄贱莫过于道。家家乞求以此为常。为人嗤笑何可堪乐。人相咒诅使汝作乞儿。不如在家五欲自娱。分檀布施作福不惓。供给当来过去现在。给施孤穷裸贱之人沙门婆罗门侨客远行。四事供养衣被饮食床卧医药。须衣与衣须食。与食。香熏华鬘手巾六器在家可办此物。出家极辛苦。时诸学人语五亲曰。我等志趣必欲学道。不乐在家理俗因缘。五亲报曰。不乐俗者随意出家。即舍家为道所习非要。不修正业经历数时。五亲往见语诸道士。汝等得罗汉道耶。道人报曰。自学道以来今乃闻阿罗汉名。五亲复问。于欲无欲彼此解脱除去无明智慧解脱无疑成就珍宝。具足如此众法为得不乎。道人报曰。如此众法我等悉失。不识其名况理行耶。五亲问道人。汝等何为舍家财业捐弃五亲与恩爱别。所习非法与世人不异。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彼五亲与道人论。知习非法不顺正要。佛欲往化因现道力。因此因缘寻究本末。为后世众生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在于世。在大众中而说颂曰。

为是当行是 行是事成是

众人自劳役 不觉老死至

尔时尊者马声。复说颂曰。

沐浴庄严身 愚弊不习善

无常忽然至 如母抱死女

众生相克互相是非。所习非要不顺正法。犹昔夫妇二人姿貌端正威颜具足众相备悉诸根寂静。共相待敬终日无厌。如是经曰。夫妇二人忽然失明目无所睹。夫妇相恋恐为人所欺。夫恐失妇妇恐失夫。坐共相守不远斯须。时诸五亲远方求医。将至失明夫妇所拊药治目寻得开明。夫见妇颜变易非故。举声而言谁易我妇去。妇见夫颜状变易非故。举声而言谁易我夫。五亲晓曰。少壮之容随日迁转。气羸力竭皮缓面皱日异日变。以老朽颜望比少壮。钻冰求火不亦谬乎。何为啼哭自不相识。以镜自照容颜变易。咄嗟老至色不久停。威容挺特一朝色异。愁思忧虑遂增苦恼。尊者昙摩也世利。因此而说颂曰。

如人眠寐睡 贼窃开墙盗

失财不觉知 觉乃周旋觅

愚少习放恣 自陷没冥池

不见贼失财 为老贼无势

是故说曰。习不真要违道失法。不觉老死至。时诸人民闻说斯语。欢喜而去。

是故习禅定 生尽无热恼

比丘厌魔兵 从生死得度

如来宣昔无常迁转。诸比丘闻皆兴患厌去离阴持诸入之本。世尊教诫指授正业教习正法。或在冢间树下。或露处经行坐禅念定。勿怀懈慢。今不精勤后悔无益。是谓比丘我之禁戒。是故说曰。是故习禅定生尽无热恼。清旦日中向暮初夜中夜后夜。佛告比丘。若行若坐若来若去若睡若觉。当念行此三昧使无漏失。生尽无热恼者。身口意不恼不为结火所恼。勇猛精勤。佛告比丘。然头然衣以何防之。比丘白佛。救头护衣乃可防之。佛告比丘。不如来言观头观衣。更求方便以善法消灭恶法用意坚固。于诸善法永不越绪。生尽无热恼。生者犹生有。老病死犹生有。忧恼苦患周旋往来皆由有生。当说无常品时。时阿难便说颂曰。

吾闻一时事 如来说出曜

众生怀愚闇 以慈往拔济

说无常者。名身味身句身义身充足口说无瑕。

闻是一时吾者阴持入相尽能分别人士。夫众生寿命生形祸身。吾从佛闻一时事如是专意不乱亦不他念。求诸善本为愚闇众生开示径路。众生处世生盲无目。便与开目使得视瞻。以大慈哀拔济其苦。视彼众生如父如母。敷演其义。

以解深句义 善修其道德

便得尽诸苦 得逮无余处

或以义除结不以味身句身。佛经亦说不施无漏等见顺正。无结去漏勿生便说生。非余是佛经。或诵佛经不尽结使。是故世尊说当深解句义。时尊者罗云往至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尊者罗云白世尊曰。唯愿如来。与我说法。使有漏心疾得解脱。尔时世尊告罗云曰。汝当思惟因缘杂诵已诵讫。来至如来所。是时罗云便诵因缘杂诵流利上口至世尊所。白世尊曰。唯然世尊。已诵因缘杂诵。有漏不得解脱。世尊告罗云。汝讽诵

五盛阴杂诵。尔时罗云即受教诫便诵五盛阴。复于余时至世尊所白世尊曰。已诵五盛阴已。有漏心不得解脱。尔时世尊告罗云曰。汝当诵六更乐杂诵。时罗云受佛教已复诵六更乐。复余时到世尊所白世尊曰。已诵六更乐已有漏心不得解脱。是时世尊告罗云曰。汝当思惟观察其义。尔时罗云承受佛教。即自思惟分别其义。渐尽结使得阿罗汉果。皆由分别义。故越次取证。尽有漏成无漏。是故阿难说曰。以解深句义。善修道德。以道断结去诸七使缠缚。永尽无余。道者谓泥洹。灭尽无生灭着断安隐快乐。是故说曰善修其道德便得尽诸苦者。所谓苦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恩爱别离苦怨憎会苦得逮无余处。无余者。第一义无上无有过者。

出曜经卷第三 欲品第二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则汝而不有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并侍者阿难。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中。乞食已周还出城外。有一妇人抱儿持瓶诣井汲水。有一男子颜貌端正座井右边弹瑟自娱。时彼女人欲意偏多耽着彼人。彼人亦复欲意炽盛耽着女人。女人欲意迷荒。以索系小儿颈悬于井中。寻还挽出小儿即死。愁忧伤结呼天堕泪而说颂曰。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则汝而不有

尔时世尊告阿难曰。向所闻偈过去恒沙诸佛所说。汝善诵习日晡集众。在众人中宣畅此偈。尔时世尊食后收摄三衣。即集大众诣普会讲堂在众人中坐。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向清旦将阿难入城乞食已。复周遍还出城外。见有妇人抱儿持瓶诣井汲水。去井不远复有一人弹瑟自娱。二人相见各兴欲意。熟视相看目不移转。错系儿颈悬于井中。寻还挽出儿已命终。愁忧号悲。寻说颂曰。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则汝而不有

佛告比丘。淫火炽盛便能燔烧诸善之本。淫荒之士不识善恶。亦复不别清白之行。不知缚解出要之道。如斯辈人遂无惭愧。宁丧亲族分受形辱。不阙淫性以违其志。或因淫欲。杀害父母兄弟姊妹。斯受其殃。或因淫逸罪及五逆。王者所戮死受恶报。犹野火行傍树为燋。既罪自深复及宗亲。人由淫欲违佛慢法。谤毁圣众为诸圣贤之所嗤笑。我今当说犯淫之本。汝等善听。昔有一人奸淫不止。父母所生唯此一子。夜非人时天阴雷

电。带刀持箭至他淫女村中。时母觉知即捉晓谕。今夜冥喑阴暧雷电。设不果者便为人所害。吾宿鲜德唯有一子。会遇恶者吾无所恃。子报母曰。子要当去不得复住。母知意正便向儿拜。今暮且住须明日乃往。儿语母曰。速放我去。若违我情当取母杀。母报儿言。宁取我杀。不忍见汝为他所害。儿复语母。可时放我。及闇至彼。若不见听正尔杀母。母语儿曰。死死不放汝。儿即拔刀取母刺杀。不虑后世殃罪深重。即至彼家打门微唤。女人应曰。汝是何人。其人以颂报曰。

淫恚诸根羸 为想所谬误

不虑众事业 为愚闇覆盖

念汝取母害 折伏犹汝奴

翘立在门外 如客附使役

尔时女人复遥见问曰。审杀母耶。报曰审杀。女人问曰。何故杀母男子报曰。母不见放来至此间。女人报曰。不须入家裹。是时女人以颂报曰。

咄嗟背恩养 害母种罪灾

何忍见汝颜 宜速远吾家

父母抱育养 为子历众苦

害母行地上 地不陷汝杀

立身无慈仁 加害诸亲族

我是外种类 岂能恩德将

尔时彼男子复报曰。由汝害母造无边罪。小见宽恕见为开门。暂得言谈便复还家。女人报曰。听我偈言。

宁入投炭炉 从山投幽谷

生把七步蛇 不与愚从事

是时二人各各共相别离。男子还家道逢恶寇为贼所害。死入阿鼻地狱受罪无数劫。淫之为病受殃无量。以微积大渐致烧身。自陷于道亦及他人。不至究竟。犹自饮毒复饮他人。是故说曰淫不可从。

爱欲生忧 爱欲生畏 无所爱欲

何忧何畏

爱欲生忧或遭妇丧为人所夺。或抱久患夫。或远行积久不归。是故说曰。爱欲生忧。爱欲生畏者。为豪贵见夺其妇。或抱久患命在旦夕。或适他方。是故说曰。爱欲生畏。无所爱欲者。云何无所爱欲。阿那含阿罗汉者。别二人者无忧无畏。何以故。已离诸忧无所畏难。有忧畏者欲界色界。阿那含者欲界忧畏尽。阿罗汉者三界结使尽。于中不生忧畏想。是故说曰。无所爱欲何忧何畏。

好乐生忧 好乐生畏 无所好乐

何忧何畏

好乐生忧者。作倡伎乐五欲自娱为王所嫌。欲夺乐器缘此起忧。或为王所使远适他方于中生忧。或抱久病缠绵着褥于中失明。恐丧命根便生畏惧。缘此乐器以致丧身。或有王者种亡国失位。事不由己忆本豪贵所游戏处。便生愁忧遂致笃疾。或为宿仇欲害其命昼夜伺捕复于其中生忧恼想。是故说曰。好乐生忧好乐生畏也。云何无所好乐者。阿那含阿罗汉舍诸五乐。以法乐自娱。犹如难陀前白佛言。不睹我孙陀利意终不乐。世尊告难陀曰。

无厌有何足 不足有何乐

无乐有何爱 无爱有何乐

汝今放意 无有厌足 志常炽盛

何时当息

是故汝今思惟内观不净之想。便当自悟意中得解。汝今所以不得解者。斯由不思惟想故。以不思惟淫怒痴炽盛。是故难陀忍精勤一意思惟恶露不净。何以故。求人身难。与贤圣相值亦复难。得诸根不缺亦复难。遇诸佛兴出亦不可遇。如优昙钵华时时乃现。欲闻正法亦不可值。休息无为常乐安宁。皆由正法得至彼岸。是故难陀念自谨慎思惟正法兴不净想。便当得至处无为境。是故说曰。好乐生忧好乐生畏无所好乐何忧何畏。佛复颂曰。

果先甜后苦 淫怒亦如斯

后受苦痛报 经历无数劫

愚者受烧煮 恒在盛火焰

为狱伺所执 如钩制伏象

昔佛与诸弟子说苦阴。契经云。着欲之人自共叹说。沙门瞿昙婆罗门。恒自谈说豫防未然虑将来。欲秽污不净。不如我等意染妙色。五欲自娱细滑更乐有何可失。若有众

生固猗此法造不善行。身坏命终入地狱中。已生地狱方自觉悟共相悔责。我等为人不信沙门婆罗门语云欲秽污不净之行。由此淫秽受无量苦求出无期。己身自造向谁怨诉。是故说曰。果先甜后苦。犹如有果入口甘美。当时悦意后必患生。即说譬喻悦解智者。或有智人由劝励成就。或有智人呵制禁止。或有智人观其志趣而得受化。或有智人渐诱劝进而得度者。或有智人远游观俗意自悟者。世尊观察随意所染。以何疗治。即投其药。众生渐渐意得开悟。承如来教羞意僿负。渐尽诸结有漏心得解脱。然后乃知淫欲之为病。先甘而后苦也。

坚材铁铜锡 此牢不为固

好染着彼色 此牢最为固

昔有人遇事闭在铁牢。窃作方宜以自免罪。或依豪强或用财货或依姓族。用免其愆。欲爰牢缚非凡夫所能解。唯有诸佛出世。以智慧之赫焰。烧燔山野之结蘗。以刃利剑割断七使原本。然后乃得解脱。昔有一人遇事被系。会遇众僧在讲说法。罪人求吏暂诣讲听法。值一比丘夜半寂静诵经。为老所缚为生所缚为病所缚为死所缚。今世后世所缚。时人宗族求王脱过即得免罪。时诸五亲知识朋友至罪人家共相庆贺闻汝得出甚用庆贺其人报曰。汝等何为见诳。如我昨暮闻比丘诵经。我所被系甚过王者。众人问曰。汝虽得出故复荒错耶。其人报曰。我不荒错。但诸君自误耳。我所被缚非王者所解也。汝等诸亲设见爱我者。愿听出家得在道次。诸亲劝谏为说留难。父母宗亲男女成就。何由捐舍苟贪为道。其人报曰。我先誓愿要出家学。诸亲重求且停住止。复经七日并解疲劳还服气力。其人出门复遇道人静寂诵习。而说斯偈。

坚材铁铜锡 此牢不为固

好染着彼色 此牢最为固

复还入屋语诸五亲。我意志趣不乐在家。愿听出学修无上梵行。时诸五亲即听出学。进修其行昼夜不息。得阿罗汉果。永离缚着不复流转生死。

缚中牢固者 流室缓难解

能断此为要 不观断欲爱

缚中牢固者。恩爱恋着皆是缚着。唯有诸佛兴出。执金刚心牢固难沮坏。众德自缨络。捐弃诸恶不兴罪缘能断诸恶。是故名曰缚中牢固。流室缓难解者。流者流在界中有中生中趣中。今当与汝说譬。智者以譬喻自解。昔有国王。恩惠普润大赦天下。诸在牢狱重系者皆悉放出。其中生类厌患缚着不堪牢狱。志常远离速出离狱心不愿住。复有生类乐在狱中心意恋慕乐闻苦恼之音。即住狱中不肯去离。是故说曰流室缓难解。所以缓

者。遭赦被恩而不肯离。昔所积善作诸功德乃能断之。故言能断此为要。不顾慕兄弟家业宗亲。不观断欲爱。欲爱已断永无遗余。度世八事以二盟誓。何谓为二。一者智誓。二为尽誓。以此二誓誓度众生。

世容众妙色 此不名为欲

世欲久存世 唯贤能觉知

昔佛在世。诸比丘自相谓言。我等宜可舍众僧食在人间乞求。所以然者。诸乞求比丘者游观人间。便得睹见极妙之色。耳闻极妙之音。鼻嗅极妙之香。身近极妙细滑。尔时世尊以天耳清净寂寞无尘垢。闻诸比丘自相谓言。各生恋慕染着世荣。尔时世尊即遣信唤集普会讲堂。诸比丘即集讲堂。佛告诸比丘。云何比丘。我曾与汝说诸乞食。比丘游在人间便得睹极妙之色。耳闻极妙之音。鼻嗅极妙之香。身近极妙细滑。云何比丘。心为轻飘。汝等方念色声香味细滑之法。犹如炽火焰极隆盛。复以脂酥而益之倍复增益。汝等倍益色声香味细滑之法。诸有比丘能自禁制。在外乞求心恒怀惧。受他信施为可易不。令诸檀越奔趣四方。劳情役思乃得财货。信有后世减割布施。我今鲜德恐不消化。观彼檀越当施之时。意欲受信施如不欲受想。自观己身如抱重病想。施物如药想。念空闲处如遭死亡想。意常系念修诸善本。观诸妇女如墐墓想。如是比类人间乞求。诸有贪着色声香味细滑法。依猗道者是谓大贼。时尊者舍利弗问摩诃拘絺罗曰。云何拘絺罗。眼为色相色为眼相。耳鼻舌身细滑法。法为意相意为法相。时摩诃拘絺罗报舍利弗曰。眼非色相色非眼相。耳鼻舌身意。意非法相法非意相。所谓相者贪欲自用是谓与相。复引喻自解。犹如白牛黑牛同系一处。或同一轭与缚系相应。云何舍利弗。颇有人说白牛系黑牛黑牛系白牛。为平等系不。对曰。非也。舍利弗。非白牛系黑牛。非黑牛系白牛。所谓缚者。或索或靽或轭。是谓缚也。如是舍利弗。眼非色相色非眼相。耳鼻舌身意。意非法相法非意相。于中生贪欲自用者。是谓为相。是故说曰。世容众妙色此不名为欲也。

人间欲无常 内欲缚是常

此灭不受有 余趣不受生

人间欲无常者。欲是无常为衰耗法。变易不停不可恃怙。人间欲者。不久停住。或亡或失或为人所夺。是故非常不可久保。内欲深固与神相染。心为祸首殃及身口。是故说曰。内欲缚是常。或为豪强伺命所害。如是欲者难制难禁。不可以己力留住不更趣诸有。亦不愿生世后世。是故说曰。世欲久存世唯贤能觉知。

欲生无漏行 意愿常充满

于欲心不缚 上流一究竟

欲生无漏行者。欲亦是善亦是不善。欲善者或是有漏。或是无漏。无漏欲者灭一切爱。此中不说有漏。意愿常充满者。一切诸善之法。普充满体中。于欲心不缚者。心于彼心不染着亦无所污。是故说曰。于欲心不缚。上流一究竟者。即阿那含是。所以然者。因说阿那含果。因说五下分结。因说断欲爱。此亦复说上流一究竟。

智者不越次 渐渐以微微

巧匠渐刈垢 净除诸秽污

智者不越次者。博古明今分别是非。于慧无减损。受性不懈怠。是故说曰。智者不越次也。渐渐以微者。渐渐日进勿怀中息。犹如巧匠除刈重垢积日乃成。人去心垢亦复如是。为诸天阿须伦真陀罗摩休勒等。所见称誉。

犹如车巧匠 善能修治朴

随欲能灭欲 后必受永康

犹如彼巧匠者。观彼朽车严治修饰。远致重载无所缺损。便成二义云何为二。一为名誉远布。二为得其财货。彼巧比丘亦复如是。唯舍于欲便得二称。名声远布诸天所誉。于现法中受无量乐。是故说曰。

犹如车巧匠 善能修治朴

随欲能灭欲 后必受永康

时诸众会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欲受一切乐 当舍诸爱欲

已舍诸爱欲 永受无穷乐

若有众生欲受一切乐者。当念四支五支禅乐行神通乐道出要乐。彼人当念舍一切欲。已舍诸欲倍获功德受乐无穷。得游戏乐遇诸福业乐。于现法中俗财无乏。昔外道异学各作是说。二二合会者。彼即清净寻得解脱亦得出要。复有说者。欲妙欲净当与欲共相娱乐欲无厌足。欲除彼狐疑故。是故说曰。随欲能灭欲。后必受永康。

不念欲有厌 岂能修禅定

变悔寻行本 智慧疗乃止

若有众生。念欲不去心怀遂生尘垢。犹如有人近大火坑遂近遂热。欲避其热当求巧便求灭彼火。人亦如是。遂不念欲欲自然灭。犹如毒药颜色成就香美且甘若人遇病而服

此药咽喉通利。入腹未久即丧命根。贪欲亦如是。当时悦意非法行欲。身坏命终入地狱中。今当引喻。智者以譬喻自解。昔阎浮利地。有顶生王出现于世。寿十四亿。时顶生王四方游观。至忉利天。三十六释取命终故住彼天宫。时彼人王经历久远心作是念。我今寿命过于天寿。躬自眼见三十六释尽取命终。我今宜可杀释提桓因。即于此治遥王四天下。领人天王。岂不乐也。以生此念便失神足。还堕世间住阎浮利。患身疼痛受诸苦恼。时王大臣问讯王曰。王今患重或就后世。若有人民来见问者。顶生王临欲终时有何言教。时顶生王告诸大臣。若有人民来问卿等当以此语报。顶生王者贪着五欲七宝无厌足。顶生王者生千子无厌足。顶生王者领四天下无厌足。而取命终。顶生王者七日七夜。于宫殿上雨七宝而无厌足。而取命终。顶生王者游观至忉利天宫。兴意欲害释提桓因。而取命终。是故说曰。

不念欲有厌 岂能修禅定

变悔寻行本 智慧疗乃止

尔时诸来会者。皆离爱欲无贪着心。皆发无上正真道意。

智慧厌足者 不复观欲爱

人以智慧厌 不随爱踪迹

智慧厌足者。何以故。言智慧厌足者。与诸世尊共同法室。与真人罗汉。观不净行起厌患心。除诸患苦知苦原本。诸佛世尊思惟智慧。是故说曰。智慧厌足者不复观欲爱。欲者知其体实而不亲近。曾所爱着今已远离。智者谨慎不染着欲。是时众会闻说此欲兴不净想。即于坐上逮得摄持。

人贪着爱欲 习于非法行

不观死命至 谓命为久长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有一男子居业贫。匮多乏财货躬自困苦劳功役力。周遍四方而乃获宝。所获无量从远归家。与父母五亲共相娱乐。在大众中而自夸说。吾今获宝价直数亿。今当娉娶豪族女。人中盛壮不肥不瘦不白不黑。妇女姿态一以备悉。既自端正面如桃华色。复以香华脂粉庄严其身。日共娱乐不能舍离。肴馔饮食日日不同。杀害众生不可称计。纵情放恣独胜无匹。会复遇疾即便命终。见妇去世心迷意乱。遂致狂颠游诸街巷。称怨而行一何酷毒。杀鬼无道害我妇命。亦是诸人宗族五亲怀嫉妒心。各兴斯意欲夺我妇。恐事彰露窃共阴谋中陷我妇。如是怨诉日日不止。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此男子怨诉街巷心意迷惑不识正真。尔时世尊欲现其义寻究本末。为后世众生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过去如来神口印封。而印封之在大众中。而说

颂曰。

人贪着爱欲 习于非法行

不观死命至 谓命为久长

尔时众会闻说此偈。诸尘垢尽得法眼净。

愚以贪自缚 不求度彼岸

贪为财爱故 害人亦自害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长者名曰难陀。饶财多宝金银珍宝。车碾马瑙珊瑚虎珀。象马车乘奴婢仆使。服饰田业不可限量。居一国之富无有过者。虽处荣富无有信心悭贪妒嫉。门合七重立守门人。有人来者不妄得入于中庭。虚空上安铁笼疏。恐有飞鸟食啖谷米。四壁墙下以白噤泥。恐鼠穿穴伤缺财物。然彼长者无常对至。唯有一子名栴檀香。即唤子前敕告子曰。吾今患苦必不济度。设我无常后所有财宝七珍之具勿妄费耗。亦莫施与沙门婆罗门。有乞丐者莫持一钱施与。此诸财宝足七世父母食啖。作此教敕已即取命终。即生舍卫城中处盲栴陀妇腹中。经八九月出生在外生盲无目。左右人问为生男女耶。母报生男。自念若生男者。吾今目冥须儿扶侍供养。左右报曰虽遇此儿生无两目。母闻此已倍增愁忧悲泣说曰。

子盲吾亦盲 二俱无两目

遇此衰耗物 益我愁忧苦

尔时世尊将侍者阿难。在祇洹精舍门外经行。奋手而说曰祸灾祸灾。是时阿难叉手长跪白佛言。向者世尊称言祸灾。有何因缘愿闻其意。佛告阿难。汝颇闻舍卫城中有长者难陀不耶。阿难白佛。舍卫城里曾有长者久以命终。世尊告曰。此长者神还处舍卫城里。为盲旃陀妇作子生无两目。昔所居业豪富无量。今故观者斯为所在。象马七珍不可称计。然复悭贪妒嫉禁忌。是故说曰祸灾。阿难白佛而说颂曰。

生死有畏惧 幻化非有真

有成必有败 智者谁可乐

是时盲母养儿年八九岁堪能行来。母以杖一枚食器一具而告子曰。吾今养汝堪能行来。宜求自活不须住此。吾亦无目复当乞求以济余命。此盲小儿家家乞求。渐至栴檀香长者家。在门外立而自说曰。

饥饿切己困 兼复无两目

众苦无端绪 谁当愍而施

时守门人闻此语已。嗔恚炽盛即前捉手远掷深坑。寻伤左臂复打头破。所乞饭食尽捐在地。其中有人临坑见者甚怜愍伤。往语盲母。汝子为守门人所打甚见困苦。伤臂破头痛不可堪。时母闻已匍匐拄杖到盲儿所抱着膝上。而说颂曰。

汝今有何愆 子今速说之

与谁谁与子 遭此苦戹难

子报母曰。

母我向者乞 至此栴檀家

暂立此门外 便遇恶人手

尔时世尊慈育众生如母如父。兴大慈悲欲有所济。过食后着衣端严。比丘僧前后围绕。入舍卫城至栴檀长者门外。尔时城里长者人民。见如来非时入城。必当有缘。或能演说过去当来现在事。尽共翼从随如来后。普共至栴檀门外。至盲小儿所。栴檀香闻如来至。寻出门外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世尊观大众已集。复见栴檀长者集在门外。复欲演说悭贪妒嫉受罪无量。加说惠施受报无量。欲使离有不着三界指授泥洹趣无为道。尔时世尊告小儿曰。汝是难陀非也。小儿报曰实是难陀。佛复重问是难陀耶。即报佛言实是难陀。其城中人民闻佛小儿相问字。皆共愕然。云何难陀长者乃受此形。尔时世尊。欲与栴檀长者拔地狱苦。除悭贪心安立福田。佛告栴檀香而说偈言。

昔父今难陀 悭贪意缠裹

本不造善行 遭此众苦恼

设当从此终 当入无择狱

成恶众生室 系以宿缘强

尔时栴檀长者。悲泣堕泪不能自止。头面礼足前白佛言。唯愿世尊慈愍见怜拔济罪根。于如来所得蒙遗福。唯愿世尊今请佛及比丘僧。尔时世尊为彼长者默然受请。时世尊明清旦着衣持钵。比丘僧前后围绕。至彼长者家。各次第坐。长者躬自行水清净饭食。供养饮食已讫。行清净水取一小床。在如来前坐欲得闻法。尔时世尊以权方便。渐与长者说微妙法。论讲如来深奥之藏。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行淫为秽浊。如是说法不可思议。尔时长者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长者自察得法见法。分别诸法。得无所畏。即从坐起礼世尊足。我今于如来受三自归。归命佛法僧。自今已后听为优婆塞。尽形寿不复杀生。尔时世尊欲呵难陀长者。而说此偈。

愚者丧财货 亦非自为己

愚者贪财货 自没沟为狱

如是贪无利 当知从痴生

愚为此害贤 首领分于地

愚者丧财货者。所谓丧者已尽已灭更无有余。是故说曰丧财货也。愚者无智无所觉了。或贮聚财产。不能自食。复不施人。愚中之愚不过此人。人有财货。一者施与。二者自食。然彼长者自既不食。又不施人。自不为己者悭嫉是也。缠裹心本不能自解不能自为。愚者贪财货爱心染着不能舍离。是故智者去欲而守静。是故说曰。

如是贪无利 当知从痴生

愚为此害贤 首领分于地

时诸大会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天雨七宝 犹欲无厌 乐少苦多

觉之为贤

昔佛与顶生王而说此偈。是时顶生王宫天雨七宝七日七夜。时王临见心无厌足。贪欲者苦多乐少。是时彼王游在天上。受天五乐。游四方域快乐无穷。临知欲命终受无量苦。智者观察恒防未然。是故说曰。觉者为贤也。

虽有天欲 惠舍不贪 乐离恩爱

三佛弟子

昔佛在摩头罗国尼拘类园中。尔时有一比丘。静室坐禅形不移动。复有毒蛇床下蟠卧。比丘为睡所屈。或低或仰。毒蛇自念。此人见恐必欲害我。毒蛇即举身投掷螫坐禅比丘。比丘命终即生忉利天上。诸天玉女各来卫侍。天子告曰。汝等诸妹莫近我身。设当近者必犯于戒诸女自念。此天前身。必是沙门故生此间受天之福。时诸天女。各执镜前照。天子见镜衣天之服头串天冠。天自念言咄嗟形变。云何吾身舍人形今来生天。即自悲泣从坐而起。行诸天阙。见诸卫从。有端正者有丑陋者。渐从行至园坐一树下。端坐思惟求定三昧。池水之中有异类奇鸟。相对悲鸣声哀响响鸟形若干形色不同。欲求成道不能得办。是时天子尽其天寿。从三十三天至阎浮利。到世尊所。头面礼足叉手向佛。以偈问义。

天女无数众 侍卫有丑陋

后园名迷惑 何由而拔济

然我世尊竟不见谛而取命终。虽生为天受天之福。福尽还入泰山地狱。如是流转无有穷已。如今处穷所向无趣。唯凭如来当见愍念。是时世尊以偈报曰。

道名直一向 彼方名无畏

车名无曲戾 观法所成就

尔时天子闻佛所说。即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尔时天子欢喜踊跃不能自胜。绕佛七匝作礼而去。尔时世尊观察此义寻究本末。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在大众中而说此偈。

虽有天欲 惠舍不贪 乐离恩爱

三佛弟子

尔时众会闻佛所说。欢喜而去。

众山尽为金 犹如铁围山

此犹无厌足 唯圣能觉知

尔时世尊亦与顶生而说此偈。未断欲之人。意所规郭境界方域。得一复念一。意贪无厌足。彼顶生王由贪着故。山中大者莫过此铁围。尽化为金弥满世界。犹无厌足也。

不观苦原本 爱生焉能别

解知世爱刺 进意修学戒

不观苦原本者。诸有众生奔趣四方经历崄难。或遇虎狼盗贼毒虺恶鬼荆棘深林无人踪迹。或遇刀剑所见屠割。复入大海遭诸众难。或遇暴风回波曲折伤坏大船。或遇黑山鬼魅堕罗刹界。由此因缘。是故说曰。不观苦原本也。爱生焉能别者。皆由贪欲展转相生也。解知世爱刺者。结使亦名为刺。四大亦名为刺。人有此二刺。不离生死受诸苦恼。刺者亦名爱刺。亦名见刺。进意修学戒者。进名为智。演说幽奥舍非就是智慧成就。

爱品第三

夫人无止观 多欲观清净

倍增生爱着 缚结遂固深

夫人无止观者。如有人不善观染着。身心缠裹不解。于其中间不能思惟善法。是故说曰。夫人无止观。不得至于道。多欲观清净者。或有众生。染着于欲。不染着于结。

或有染着于结不染着于欲。或有亦染着于欲。亦染着于结。或有不染着于结。亦不染着于欲。云何众生染着于欲。不染着于结。于是有人。初习于欲。后更不犯。是谓染着于欲不染着于结。或复有人数数习结而不去离。是谓习结不习欲。云何亦习结亦习欲。或有众生数数习欲亦习结。是谓习欲亦习结。云何亦不习欲亦不习结。或有众生。恩爱意断不着世累。亦不专意数数习近。或复有人从头至足。观身万物计齿白净手爪殊妙发绀青色。于中起想不能舍离。遂增爱根缚结转复坚固。为诸结所缚。今当引喻。智者以譬喻自解。犹如有人。而被二系。一者革索二者龙须索。将至火边。以火炙之。革索便急龙须索缓。若将入水革索便缓龙须索急。未断欲众生亦复如是。为二缚所系。云何为二缚。一者爱缚。二者见结。或时众生思惟不净观爱结便缓见结便急。有时众生思惟安般守意见结便缓。爱结便急。是故说缚结遂固深。

若有乐止观 专意念不净

爱此便得除 如此消灭结

若有乐止观者。若使有人乐舍观不善。思惟善观恒常亲近修学不离系念。在前修行不净念。自校计前所意着。发毛爪齿从头至足。皆是我所。后复思惟秽污不净。三十六物无可贪者。一一分别。寻得不净观身观身意止内外意法也。爱此便得除者以慧证尽证而除去爱思惟不净者。便能去爱着亦不能缚着。永弃诸结更不习近。是故说曰。如是消灭结也。

以欲网自弊 以爱盖自覆

自恣缚于狱 如鱼入于狱

为老死所伺 若犊求母乳

以欲网自弊者。网者覆弊人目损智不明。不能出要至无为道。网者不能专意思惟校计。以无明自覆弊以爱盖自覆者。以爱自缠裹求出无期。犹如刚火灰覆不现。无智之士。以脚蹈践烧足乃觉。爱所覆盖亦复如是。犹如刀剑仰向。无目之士。以手把持即自被伤。诸众生类亦复如是。以爱结自覆不观善不善法。缘是兴起忧悲苦恼。轮转生死不离五道。是故说曰。以爱盖自覆也。自恣缚于狱者。诸有自恣不顺正教。为爱缚所缚。不自恣者。便离于缚。如鱼入于狱者。犹如鱼猎执罗网捕鱼。以入罗网无有出期。此众生类亦复如是。舍于善法习于秽浊不要之道。如来说法时会众生大众之中。有如鱼入于狱求出无有期。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为爱结所缠。不能得至泥洹无为之道。时彼猎人闻佛说颂各自惊愕。如来说法不为余人正为我等。各自悔责。改所修习更不为恶。是故说曰。犹鱼入于狱。诸佛常所说法。接有缘众生不唐举义。犹如医师。审病根原。而后授药

。是时师瞻知病轻重。相颜视色然后授药。当授药时。不增不减处中瞻视。所以然者。恐病不除。诸佛世尊为人说法亦复如是。观察众人心意所趣。知病轻重然后说法。使得开解。心无减少要处中说。除诸结使。观众生心。须一偈者便说一偈。须五句者与说五句。须一句半者与说一句半。尔时世尊观察猎者意故。说斯偈。其中自恣放逸意者。便与说此为老死所伺。如犊求母乳也。犹如新生犊子。其心终不离母。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为老死所追。如影随形。若利根众生善察分别。便得离此众患苦恼增益善本。若钝根众生不作此观则无所成。是故说曰。为老死所伺如犊求母乳。

意如放逸者 犹如摩楼树

在在处处游 如猿游求果

意如放逸者。若刹利长者居士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少壮处中长老。未至于道者。意增于放逸。增爱欲根如摩楼树。初生为葛藤所缠。长便枯死。爱欲之意亦如是。使诸众生根本燋尽。是故说曰。犹如摩楼树。在在处处游者。地狱饿鬼畜生流转五趣犹如坏轮。是故说曰。在在处处游。如猿游求果者。犹如猕猴求诸果蓏。从树至树。从林至林。是故说曰。如猿游求果。

夫从爱润泽 思想为滋蔓

爱欲深无底 老死是用增

夫从爱润泽者。此爱流溢。如泉出水漏。诸色声香味细滑法。忆本所造五乐自娱。是故说曰。夫从爱润泽。夫为润泽酥麻膏油不为润泽。如此所润。可以灰土澡尽除去膏油。爱欲润泽者。唯有诸佛世尊。出现于世以智慧刀乃能割断。是故说曰。爱为润泽。思想为滋蔓者。火之炽热不过于思想。火所烧疮可以药疗。思想火被烧不可疗治。若有杀父杀母不与取淫逸作众罪过。诸佛世尊所不能疗治。是故说曰。思想为滋蔓。老死是用增者。生有分身忧。老有四百四病痛。死有刀风恼。是故说曰。老死是用增。

众生爱缠裹 犹兔在于罝

为结使所缠 数数受苦恼

众生爱缠裹者。爱恒在前导流转生死不得出三界。犹兔在于罝者。犹如兔在罝网。驰走东西无有出要。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为爱迷惑流转生死。周旋五道沈弱四流。为结使所缠者。此众生类。为爱系所缠。不能离生死。愚者受苦愚者心口意行皆非真正不别善恶。受于地狱饿鬼畜生形。是故说曰。数数受苦恼也。

众生为爱使 染着三有中

方便求解脱 须权乃得出

众生为爱使者。为使所使。为结所结。为缚所缚。是故说曰。众生为爱所使。染着三有者。欲有色有无色有。是故说曰。染着三有中。方便求解脱者。云何求方便。欲使有使无明使见使。如此众生染着诸使。云何得免生死苦恼。犹如两牛共一轭。有人随后捶。岂得不挽重。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以四流为重。安处四轭。岂得免生老死病也。须权乃得出者。以求方便与父母兄弟宗亲和同。无常对至。各自离别。是故说曰。为生老病死所逼。须权乃得出。诸有众生欲爱未尽。恒有生老病死。追在于后。欲爱已尽者。无复生老病死。是故说曰。生老病死须权乃得出。

若能灭彼爱 三有无复爱

比丘已离爱 寂灭归泥洹

若能灭彼爱者。爱之为病众苦凑集。诸天世人所见叹誉。是故说曰。若能灭彼爱。三有无复爱者。已除爱已除热已除众恼已除去愁忧。三有者。欲有色有。无色有。是故说曰。三有无复爱。比丘已离爱者。诸有爱所缠所裹所持。比丘破诸结使是名为比丘。着弊衣持钵亦名为比丘。是故说曰。比丘已离爱。寂灭归泥洹。亦无是意处。是不受是都无想着。是故归泥洹。亦无结使影。亦无更生影。是故说曰寂灭归泥洹。

以为爱忍苦 贪欲着世间

忧患日夜长 莛如蔓草生

以为爱忍苦者。诸有心趣不能去离。多诸患害无处不染着。是故说曰。以为爱忍苦。贪欲着世间者。难舍难离怀抱不忘世间者。五阴亦名世间受盛。亦名世间。是故说曰。贪欲着世间。忧患日夜长者。常有忧患有热恼有疾痛。今引譬喻。智者以譬喻自解。莛如蔓草日莛如蔓草生。

人为恩爱惑 不能舍情欲

如是忧爱多 潺潺盈于池

人为恩爱惑者。恩爱牢固永劫不朽戢在心识不能舍怀。以此恩爱不能越次取证。一往不还不可制持。亦不可灭。是故说曰。人为恩爱惑。如是忧爱多者。由此恩爱增诸苦恼入骨彻髓。犹如流水流入于池。亦如莲花池水不着。此亦如是。恩爱缠结深固心怀。以解脱水洗其爱心。亦复不着。是故说曰。潺潺盈于池也。

诸贤我今说 众会咸共听

共拔爱根本 如择取细新

以拔爱根本 无忧何有惧

诸贤我今说者。我者如来一切智三达六通众相具足分别诸法。诸贤者大众之名。成就圣贤诸法所行众法。仁贤过于三界所为皆办。是故说曰诸贤。我今说众会咸共听者。众会者。刹利波罗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尽集一处思惟法本。志所趣向皆得其愿。是故说曰。众会咸共听。共拔爱根本者。何者是无明。是如所说。诸向此五趣。从今世至后世无明为根本。皆由贪欲生。更有说者。前有痴心后爱染着。是故说曰。拔爱根本者。如选择细新者。所以称说择细新者有二因缘。一者除病。二者贩卖。思惟选择好者便取。病者得愈。贩者得利。彼修行者亦复如是。爱根深固须慧分别应行。众生寻得受化。便成就大事已。拔爱根便得阿罗汉。是故说曰。如择细新者。已拔爱根本者。所谓爱根本。根本是无明枝叶余结使。故曰爱本也。无忧何有惧者。有忧当有惧。无忧何有惧。忧者欲界非色无色界。何以故。忧欲界非色无色界耶。答曰。以其彼界性无忧故。所以生忧者。有父有母国城妻子仆从奴僮田宅财谷。此诸居业皆亦为忧。永无此者终无有忧。是故说曰。拔爱根本。

有爱以有死 为致亲属多

涉忧之长涂 爱苦常堕厄

为道行者 不与俗会 先诛爱本

无所殖根 勿如刈苇 令心复生

有爱以有死者。犹如未断欲众生。众结使具足爱在其中。说曰。凡此众生贪求无厌皆由爱心。求三有者。亦是爱心。意所贪着妻息财货皆由爱心。是故说曰。有爱以有死为致亲属多。涉忧之长涂者。前过不可寻。此诸众生。流转回趣五道生死。地狱饿鬼畜生死此生彼。缘此四大身爱结所缠。是故说曰。涉忧之长涂。爱苦常堕厄。数数处胎受形无量。处生熟藏间屎尿所染污臭秽不净数数入胎亦无厌足亦无惭愧。是故说曰。当以巧便修其道会不与俗会。数数者生生不息来往不已。于此生在彼没。此生者此现身分。彼生者彼异趣也。此生者此人身。彼生者彼五道也。是故说曰。先诛爱本无所殖根。恒处五道生处五道复有轻重。有福便轻无福便重。虽有轻重莫若于道。无为道中都无轻重。无生灭着断设不求道染污秽者。如刈芦苇及刈薪草生生不息。

无欲无所畏 恬惔无忧患

欲除使结解 是为长出渊

无欲无所畏者。圣人已离于欲无畏无忧。志性恬静。是故说曰。无欲无所畏。恬惔无忧患者。已离诸欲永尽无余。若有众生不能离爱。犹河趣海昼夜不息。是故说曰。恬

惔无忧患。以能尽爱名灭体尽。无复根本。欲除使结解是为长出渊不复处有累。亦不作行非作不行。是故说曰。长出于渊。

诸天世人民 依爱而住止

爱往众结随 时流亦不停

时过复生忧 入狱乃自觉

诸天世人民者。何以故说天及人民乎。以其为爱所使。若生为天玉女营从共相娱乐。视东忘西。若生为人多所染着。养妻育子心不舍离。若入地狱受诸苦恼无复爱心。饿鬼畜生虽有爱心微少不足言。诸天及人爱心最多。是故说曰。诸天及人民。依爱而住止者。众生之类依爱住染污与爱共俱。是故说曰。依爱而住止。爱往众结随者。犹如有人渡江河海导正从亦正爱亦如是。趣三恶道众结亦随。是故说曰。爱往众结随。时流不停者。一时中间生处人中。处在中国平正之土得种善本。无有山河石壁饶出珍奇异物。得信坚固于佛法众有反复心。慈愍一切殖众德本诸佛出生皆与此国。虽处中国亦是过去不得久住。是故说曰。时流亦不停。时过复生忧者。边地佛后在八无闲处。追本寻末自耻不及于中。便生愁忧苦恼椎胸唤呼念过去事。是故说曰。时过复生忧入狱乃自觉。咄嗟老苦。我等在世间时。闻诸学道之人修善得福。为恶入狱习爱心者殖三界病。沙门亦说。奉持五戒修行十善。得生天上人中。我等愚痴不从教诫。今反入狱受诸苦恼。刀山剑树火车炉炭。皆由爱心种此诸根。是故说曰。入狱乃自觉。

缘爱流不住 阴根欲网覆

枝叶增饥渴 爱苦数数增

缘爱流不住者。为缘何等。缘者地狱饿鬼人及诸天缘爱。未来有阴持入诸爱。亦缘境界出法所由。是故说曰缘也。爱流者犹如驶河流逝于海。此爱流者亦复如是。漏出诸色声香味细滑法。是故说曰爱流也。不住者犹如谷种子。入地即变易随时溉灌萌芽得长。爱谷种子亦复如是。遍满人身随气回转增诸不善根。不住三界流转四生奔趣五道。是故说不住也。阴根者五盛阴身。是谓五盛阴。深固难动。如说阴根痴刺苦无常苦空无我亦复如是。是故说阴根也。欲者有二事欲。上至空际下遍十方境界。地狱饿鬼畜生缘欲不断故曰欲也。网覆者犹如世人以罗网捕鸟。以罝弶捕鹿。以深阱捕虎。其有鸟兽遭此难者无有出期。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以欲网所覆。不见善恶。意常甘乐妙色香味细滑法。为爱所缠不能去离。其有众生堕于爱网者。必败正道不至究竟。是故说爱网覆也。犹如葛藤缠树至末。遍则树枯。爱亦如是。遍满人身从头至足。无空缺处。犹如人堕厕。尽污

人身体。有智之士欲济彼命。遍观其人颇有净处。挽而出之。彼无净处可挽出之。然此人身爱心。遍满不可疗治。是故说曰。枝叶增爱也。饥渴者世人饥渴。可以水浆以济其命。或食草根果蓏。或以消息服气。或以药草神咒。可得延寿。此爱心饥渴者饮四海水。犹不渍爱一尺之地。是故说爱渴而难济也。爱苦者爱未除尽。数数增多长诸苦原。是故说曰。爱苦数数增。

伐树不尽根 虽伐犹复生

伐爱不尽本 数数复生苦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守园人瞻守官园。当园中间生一毒树。诸有男女入园游观停息此树下者。或头痛欲裂。或腰脊疼痛。或即于树下便命终者。时守园人知为毒树。复见众人遭诸苦难。即施鈐柯柯长一丈余。遥斫毒树。未经旬日即生如故。然彼毒树枝叶团足树中之妙。众人见者。无不欢喜其中众生。不知忌讳未遭此难。共往奔彼自荫其身。影未移间复遭苦戹。时守园人复于异日以鈐往斫树生如故。倍复殊妙。如是数斫生生如旧。彼守园人宗族五亲妻息仆使。贪乐树荫尽取命终。其人单孑一己昼夜愁忧号悲。而行路遇智者。自陈酸苦其痛万端。是时智者。告园人曰。此众苦恼卿自为耳。夫欲止流莫若高隐。欲伐树者。当尽根原。卿所施功。但种生栽何言伐树。汝今速往掘出根本。其人意迷复虑死至。设我往彼掘出树根。定死无疑。若我死后官当更立守此园者。我族正尔灭尽无余。亦无继嗣续我后者。宜自逃走出家学道。至舍卫国祇洹精舍。诣诸道人得作沙门。然彼园人昔种善福根栽。垂熟应入律行。是时世尊还顾视彼比丘。在大众中而说此偈。

伐树不尽根 虽伐犹复生

伐爱不尽本 数数复生苦

时彼比丘闻说斯偈。便自追本自所经历。即自心悟。内自克责。思惟四大秽漏之患。念彼毒树数数往伐生生不息。今四大身与彼无异。爱根深固不伐根者。枝流不断。便当就于生老病死。没彼生此没此生彼如是流转。永无休息。犹如毒树自伐其根复害众人。此爱结使亦复如是。自毁其命。复能外损智慧之性。尔时比丘。反覆重叠观此五阴。从头至足无一可贪。即于座上。得须陀洹果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果。六通清彻。在大众中。心自感激。三自称善快哉。大道不距微细。今蒙圣恩。得尽诸漏。即从座起。绕佛三匝。还复本座。现十八变。于无余泥洹界而取泥洹。

犹如自造箭 还自伤其身

内箭亦如是 爱箭伤众生

昔佛在摩竭国甘黎园中城北石室窟中。有众多猎师。入山游猎。广施罗网。杀鹿无数。复还上山。时有一鹿。堕彼弶中。大声唤呼。猎师闻已。各各驰奔。自还堕弶。伤害人民不可称数。虽复不死被疮极重。痛不可言。各相扶持劣得到舍。求诸膏药以傅其疮。室家五亲各迎尸丧归还耶。旬之其中被疮众生。自知疮差。厌患游猎。宿缘应度种诸善本。便自舍家学道作沙门。尔时世尊。与无央数百千众生。前后围绕而为说法。尔时世尊。为彼众生。欲拔其根修立功德示现教诫。永离生死。常处福堂。于大众中。而说此偈。

犹如自造箭 还自伤其身

内箭亦如是 爱箭伤众生

时彼猎者。虽为沙门不自觉知。如来今日证明我等定为猎师。内自惭愧。自省本过。在闲静处思惟止观。系意不乱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着三法衣。出家学道修无上梵行。自身作证而自娱乐。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生死。如实知之。尔时诸比丘。皆得阿罗汉。六通清彻。无所挂碍。是故说此偈。

能觉知是者 爱苦共生有

无欲无有想 比丘专念度

能觉知是者。爱者众病之首。犹如城郭。聚集人民凭地自怙。云何爱众病之首。如佛所说。泥梨受苦其数难量。皆由爱所造。凡在地狱受诸苦恼。皆由爱病。诸杀生者。亦由爱致。不与取淫勃妄语。十不善行亦复如是。皆由爱心。造斯诸恶。十恶已具死入地狱。十三火炙烧炙其身。云何为十三。有二火山当前向身入腹穿脊过。又二火山从背后来入脊从腹出。又二火山从左胁入右胁出。又二火山从右胁入左胁出。又二火山从下入上出。又二火山从上入下出。第十三火山何者。是自身所造。渴爱者是也。十二火山其痛可忍。自身所造渴爱火山者不可疗治。如佛契经。狱卒阿旁问诸罪人。汝等为从何来。罪人报曰。我等饥困亦不自知。为从何来。尔时狱卒。即以热铁丸。强令使食。狱卒斯须复问罪人。汝等为从何来。我等甚渴。亦不自知为从何来。尔时狱卒。偃卧罪人。洋铜灌口烧口咽喉皆悉下过。取要言之。地狱苦痛忧恼万端。受畜生形众苦无数。云何为畜生受苦。如佛契经所说。于是比丘。生畜生者。多诸苦恼。比丘当知。若有众生堕畜生者。生冥长冥于冥无常。此等何者。是所谓入地蛰虫。是皆由前身贪乐爱欲。身口意行恶身坏命终。死为地中蛰虫。是谓冥生冥长于冥命终。是谓比丘畜生甚苦甚痛难忍。

或有众生。缘四大生缘四大长缘四大终。此何者是所谓疱生。是皆由前身贪着爱味故。身口意恶。身坏命终生疱虫中。缘四大生缘四大长缘四大命终。是谓比丘畜生甚苦甚痛难忍。比丘当知复有众生。生畜生中闻人大小便臭气驰走奔向。我等食是饮是。此等何者。是所谓鸡狗猪豚驴野狐乌鸟等是也。比丘当知饿鬼甚苦。云何饿鬼苦。或有饿鬼食啖须发或食身毛。或食指爪齿身垢薄膜至厚皮。至革筋骨心脾肾肝胆大小肠胃屎脑髓泪汗涕唾脓血脂膩胆尿。如此众类。饿鬼所食受此众苦。皆由前身贪着爱味悭贪独食。设施人食咒诅骂詈。汝等啖我食如食脓血大小便亦复如是。后为饿鬼食此众秽。复有饿鬼本为人时。独食无耻初不施人一粒之米。若见人施者抑遮使止。后为饿鬼经历久远。耳曾不闻饮食之名。况得食乎。此饿鬼苦不可具宣。此三恶趣受苦无量。斯由前身爱心坚固种此诸苦。是故佛说爱者众病之首也。爱苦共生有者无欲无有想。欲已去离永尽无余。已吐已舍。无有热恼众患之本。是故说曰。无欲无有想。比丘专念度者。比丘专意初不错乱离边至无边。从此彼岸入泥洹境。清无热恼。一切恋爱心寂然不起。是故说曰。比丘专念度也。

出曜经卷第四 无放逸品第四

戒为甘露道 放逸为死径

不贪则不死 失道为自丧

戒为甘露道者。不放逸人虽死亦不为死。昔一比丘行满德充六时行道无毫厘减失。初夜中夜后夜精勤汲汲斯须不惓。如是经久胸满结气得心痛患。众医疗治竟不除差便忽命终。有一优婆塞聪明高才无事不知。到比丘僧中而说此偈。学禅修定者虽身变败坏宁败。就后世不败令存在。何以故尔。不学禅定者自既不染神复不度人。何以故不自染神受他信施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不能消化毕其施恩命终之后当复报偿不能济彼者兼使檀越主人不得果报不能显扬佛法虽存日损日耗。大法隐没外道炽盛。如此之类丧法原首。是故说曰戒为甘露道放逸为死径。复重说曰放逸为死径者。放逸之人多诸僿咎种。今世后世不善根栽。尊者马师亦作是说。智者舍放逸犹如捐毒药。放逸多僿咎今世亦后世。智者返其原寻究放逸本。咄嗟放逸如鼠溺酥瓶。昔有长者家持酥高楼上。覆盖不固鼠入酥瓶。昼夜餐啖不出瓶口。身体遂长酥既尽澌鼠。满瓶里状似酥色。有人至长者家欲得买酥。是时长者寻楼上取酥持着火上。鼠在瓶里头在于下身体在上。便于瓶中命终。便于瓶中复化为酥。卖与买人得酥量取升斗。骨沈在下髑髅脚骨各自离解。长者见已内自思惟。吾取酥时瓶口无覆。必有鼠入啖食此酥。即住瓶里不肯出外。酥尽鼠死事必尔耳。长者复念放逸多僿其事如是。道俗不异俗不异者其事云何。悭贪不施不持禁戒不修

八关斋法。岁三月六恒不奉持。虽处于世无益于道。死就后世神受殃痛堕恶趣八不闲处。受诸苦恼不可称计。此是俗之放逸众恼如是。云何道之放逸。于是学道之人。外猗法服内怀奸宄。亦复不修习经典承事受正教。不念禅定思惟戒律。唐劳其功不获其报。于现身中不获果证。于后世方更积行。是故说放逸为死径也。不贪则不死者。虽死亦不言死。何以故不放逸人。迁神生天受福无量。延寿无败心猛不惑。亦不中夭无失命之忧。是故说曰不贪则不死。失道为自丧者。习放逸行不虑前后中间之恶不习善寿。如圣贤寿述非。自是不从人谏。谓已所行真正余者不真。不以智慧以自营命。是故说曰失道为自丧也。

慧智守道胜 终不为放逸

不贪致欢喜 从是得道乐

慧智守道胜者。于诸功德最胜最上。智者自修身无复缺漏善。能分别诸趣诸道。智者聪明无有愚惑。常为天人所见叹誉。增益诸佛正法不断。是故说曰慧智守道胜也。终不为放逸者。已离于放逸更不造故。心悦意欢于诸善法心无厌足。是故说曰终不为放逸也。不贪致欢喜从是得道乐者。贤圣道者无放逸行习本因缘尽。不复乐生处在三有。是故说曰从是得道乐。

常当惟念道 自强守正行

健者得度世 吉祥无有上

常当惟念道者。夫坐禅者从朝至夜从夜至朝。系念在前心无错误。从初至后从后至初。思惟恶露此人身中不净之观。是故说曰常当惟念道也。自强守正行者。意常勇猛心不中悔越度生死。未获者获未得者得。未得证者疾令得证。是故说曰自强守正行。健者得度世者。所谓诸佛世尊及佛弟子。坚住正法心难沮坏。除诸恶法不净之行。渐近泥洹永寂安隐。是故说曰健者得度世也。吉祥无有上者。如来所化吉无不利所行吉祥。皆悉降伏外道异学一切生死。谓不吉祥忧恼万端。如轮行辙初无停息。过是上者。更无有法出此法者。是故说曰吉祥无有上也。

放逸如自禁能却之为贤已升智慧堂去危而即安明智观于愚譬如山与地是故舍憍慢智者习明慧是故舍憍慢者。有目之士观放逸行非真非有不可恃怙是故说曰当念舍放逸所谓知者。不由他受应对无外不禀受他相色即觉是谓为知意性捷疾触事能报内虽博学外现咨受是故说曰智者。习明慧昔尊者大目揵连躬自度二弟子初出家学道一者从澥浣家出。二者从铁作家出。时大目揵连渐教二人曰。先告铁师当习此禅法善念思惟不净恶露观。次告浣衣者曰。汝今习安般守意。此二人等昼夜精勤所愿不果。经十二年不能得之。时尊

者舍利弗知彼二人所愿不获。语目连曰。汝训弟子不以正行。训当用法乃训放逸。汝今未了应时法行。此浣衣出家者当以说不净观。所以然者其人意净意洁来久。若当闻说不净观者。心即解脱无所挂碍。复当与彼铁作比丘者。教训以安般守意。所以然者其人恒习手执韝囊了气多少。然后心意乃得悟觉。时目揵连随舍利弗语。训二弟子即得开悟。是故说曰放逸如自禁能却之为贤以升智慧堂者诸贤圣得升此堂者观诸凡夫行人如野草木以大慈心广润无外。犹如人间豪族堂舍。庶民所羡诸贤圣等亦复如是。升贤圣堂观诸众生所习非真。忧念众生未脱其苦习着放逸。或于智慧放逸者。心在于禅意习于禅。随师教诫不违其训。是谓智慧放逸也。方知不习禅者无由得度。是故说曰去危而即安。明智观于愚譬如山与地。犹如有人登高山上。遍观下人无不照见。下人观上而无所睹。愚者与贤亦复如是。愚心迷固不能解了。要由贤圣乃得开悟。发行不放逸约己自调心。慧能作锭明不反入冥渊。发行不放逸者。发行用心不惓。虽复发行意怯弱者不为发行。但有勇猛所愿必果。是故说曰发行不放逸者。心虽精勤犹有放逸。不能成办无上道果。是故说曰不放逸也。约己自调心者。约己者戒具清净。调心者执意不乱终无邪念。是故说曰约己自调心。慧能作锭明者。处在弹指之间成办四事。云何四事。除去无明。烧五阴形。然生脂膏。永灭爱本。犹如慧明弹指之顷。成此四事亦复如是。成办四事除去无明烧五阴形然生脂膏永灭爱本。贤圣道明亦复如是。弹指之顷成办四事。除去无明然生脂膏永灭爱本烧五阴形。不为愚者所屈。以其成就贤圣道明故。以有道明。众邪外道。不能倾动其心。是故说曰不反入冥渊也。

正念常兴起 行净恶易灭

自制以法寿 不犯善名增

正念常兴起者。或有行人兴起想念。所欲为事则不成办。尊者童子辩说曰。意念施设事心悔则不办。识猛专一念何愿而不得。彼修行人亦复如是。心但念善身不行者不至彼岸。是故说曰正念常兴起也。行净恶易灭者。身行清净口行清净意行清净。何者不净者四颠倒是。无常谓有常是一颠倒。苦谓曰乐是二倒。不净谓净是三倒。无我谓我是四倒。与此四倒不相应者是谓为净。是故说曰行净恶易灭。诸结使尽身体清凉而无热恼。亦名为恶灭。自制以法寿者。所以言制者。制身口意。以法养寿非为非法。以法求寿非为非法。是故说曰自制以法寿也。不犯善名增者。名称闻于八表德量彻于十方。其有闻者莫不笃信承受其教者。是故说曰不犯善名增也。

专意莫放逸 习意能仁戒

终无愁忧苦 乱念得休息

专意莫放逸者。夫欲习行意极炽盛者。于禁法中复有缺漏。昔佛世尊弟子二十亿耳比丘自说教诫曰。诸佛世尊弟子之中。勇猛精进者吾为上首。然我于无漏法中心未解脱。若我先祖父母财业居产不可称计。我今学道而不克获。宜还归家舍三法衣。修于俗法五乐自娱广施贫乏。修戒精进何为自苦不果我愿。尔时世尊以天耳彻听清净无有瑕秽。闻彼二十亿耳比丘欲得还家修白衣行。即从祇洹没至亿耳比丘所。问比丘曰。云何二十亿耳。汝发此念。又自陈说诸佛世尊弟子之中。勇猛精进吾为上首。然我于无漏法中心未解脱。然我先祖父母财业居产不可称计。我今学道而不克获。宜还归家舍三法服。修于俗法五乐自娱广施贫乏。修戒精进何为自苦乃至于斯。汝审有是语乎。对曰如是世尊。佛告二十亿耳比丘曰。我今问汝内法之义一一报吾。云何二十亿耳。汝本在家时善调琴瑟与歌和歌与琴和。声响一类乃成其曲不乎。对曰尔也世尊。云何二十亿耳。若琴弦急缓者为成曲不乎。对曰不也世尊。云何二十亿耳。若琴弦不急不缓为成曲不乎。对曰如是世尊。世尊告曰。修行比丘勇猛精进便生。慢怠。若懈怠不精勤者复生懒惰。是故汝今亦莫极精勤亦莫懈怠。处中行道。乃成其果有漏心便得解脱。尔时世尊说此语已。便从座起而去。尔时尊者二十亿在闲静处专念思惟自感恳恻。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着三法衣出家学道修无上法。尽有漏成无漏于无余泥洹得阿罗汉。是故说曰专意不放逸也。习意能仁戒者。能仁者诸世尊。所谓戒者二百五十戒威仪内禁诸佛训诲一句一义。尽为禁律尽为戒。当习是舍是当离是就是。是故说习意能仁戒终无愁忧苦者。夫修行人内心懈怠不修无上道法。深着世累不离于俗。故生愁忧。复次违法失禁。亦生愁忧。复次行人受他信施贪餮无厌。亦不讽诵坐禅定意不修念道德。亦不教化佐助众事。如此之人便生愁忧。何者无愁忧。所谓五根得力于禅法无所缺损。便得越次至无为境入无忧堂寂然快乐。是故说曰终无愁忧苦也。乱念得休息者。所谓休息永灭不起。亦无生灭着断诸有热恼阴持入病吟而不起。由善习定乃至无忧之室专念不乱。恒有善念与善因缘。是故说曰乱念得休息也。

不亲卑漏法 不与放逸会

不种邪见根 不于世长恶

不亲卑漏法者。卑漏法者何者是。一切诸结一切诸恶行一切邪见一切颠倒。若有众生亲近如斯法者便具众恶。是故智者不当亲近。亦莫与从事。亦莫与谈对言语。亦莫与坐起行步。常当远离如避火灾。是故说曰不亲卑漏法。不与放逸会者。夫放逸人所修行业动生患祸。以恶知识为徒侣以十恶法以为援助。实非亲款像如朋友。佯涕堕泪谋图其罪。辞为甘美内如剑戟。如此放逸之人常当远离不与从事。先甘后苦圣人不习。是故说曰不与放逸会。不种邪见根者。夫邪见之为病其事万端。如契经所说无今世后世。亦无父母

世无罗汉。等得道者舍佛真言随俗美辞。造立诗颂虚称诈逸。行不合已舍本就末离实居诈所习颠倒云佛世尊辟支佛阿罗汉阿那含斯陀含须陀洹非真非有。谤毁六度称言非行。如斯之比最为邪见。何以故尔。谓真非真谓不真是真。佛在世时神口说曰。愚痴之人不应受者而受。反见诽谤云何言。非自陷于渊复堕他于深渊中。诸天世人不致其敬。若习外道异学符书咒术镇压求觅良日役使鬼神幻现奇术。如此辈事皆为邪术。有目之士不当修习也。佛譬喻说犹有人须蛇食啖处处求索之。乃克蛇以手捉尾。蛇反螫手毒遍身体忽便无常。皆由其人不巧捉蛇故以丧其命。今此愚人亦复如是。以非为真以真为非。是故说曰不种邪见根也。不于世长恶者。所谓世者有三。云何为三。一者众生世二者阴世三者三界世。众生世者一足二足四足乃至众多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亦非想非不想。是谓众生世。阴世者欲界色界五盛阴无色界四阴。是谓阴世。三界世者三千大千至无边界。复从一起数至三千大千世界。是谓三界世。若有众生习邪见者。便长于世生诸秽恶。长地狱世饿鬼世畜生世。不种邪见根者。不与此三世从事。是故说曰不于世长恶也。

正见增上道 世俗智所察

更于百千生 终不堕恶道

正见增上道者。诸有分别邪见根原永舍离之。正使前人化作佛形。其人前立演说颠倒谓为正法。持心坚固终不承受。何以故尔。以其正见难沮坏故。正使弊魔波旬及诸幻士化若干变来。恐善男子不能移动其心。倍修正见意不移易。此是世俗正见非第一义。是故说曰正见增上道世俗智所察也。于百千生者。如佛所说。吾未曾见行正见人。于百千生堕恶趣者吾未闻也。所生之处贤圣相遇。亦不堕地狱饿鬼畜生中。是故说曰于百千生终不堕恶道。

修习放逸人 愚人所狎习

定则不放逸 如财主守藏

修习放逸人者。执意迷固不顺正理。谓己所行是彼所行非。亲近玩习周而复始。如获重宝不能舍离。是故说曰修习放逸人也。愚人所狎习者。犹如愚憃小儿亦不别真伪白黑。所不应捉者便捉。何者是火毒蛇也。定则无放逸者。禅定摄思内外清彻经七大七。禅睡禅鞠法杖捡心坐禅。随时进趣不失禅法。云何名定。所谓定者。意不退还日进不却。三七二十一日寂然无想。大七者七七四十九日。于中精勤意不错乱便得禅定意乱失次。复从一始至七大七。禅睡者。以珂着头上以绳属耳睡则自寤。禅策者禅师手执禅策伺于睡者。以鞠往击得策转击余者用自觉寤。法杖复以杖寤于余者。展转相寤求于禅定。

是故说曰定则无放逸也。如财主守藏者。彼守藏者彼禅定比丘守护不舍。设有错乱寻摄其心。彼守藏主亦复如是。寻时瞻候伺察库藏。七珍杂宝众物牛羊仆财奴婢金银珍宝车碾马瑙之属真珠虎珀。寻时瞻候不使漏失。是故说曰财主守藏也。修习放逸人愚人所狎习定。则无放逸便能尽有漏。便能尽有漏者。彼修行人内自思惟。有漏之病多诸憍咎。漏诸结使布在三处。欲界色界无色界。我缘此憍缚着生死实见欺诳不至究竟。我今方宜要当捐弃。现者使尽未来未生。亦不造新复不习故。是故说曰便能尽有漏也。莫贪莫好争。亦莫嗜欲乐。思念不放逸。可以获大安。莫贪莫好争者。不习放逸亦不与俱。见有习者心不好乐。复劝进人使离放逸亦不亲近是故说曰莫贪莫好争也。亦莫嗜欲乐。外道异学叹说欲乐。异学自说欲为鲜净清净无瑕。当共食欲使诸根充足。习欲无罪。以秽法为净。所以然者。有形之人非欲不生者。无欲者岂有我乎。如来说曰此非真义。当共毁呰何复叹誉。所以然者。为欲谓母主生欲乐。是故说曰亦莫嗜欲乐也。思念不放逸可以获大安。尽脱出诸结使恬然欢乐。国王大臣长者居士。积财巨亿恣心自娱谓为受乐无穷。此习非安之法。当时甘心后必受苦。求出无期实为崄危。一切诸使永尽无余者。是为乃获大安者。不可移动更不涉历四境之难。以三达六通。虽有神足不能移安使至危崄。是故说曰可以获大安也。

不为时自恣 能制漏得尽

自恣魔得便 如师子搏鹿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未得尽有漏莫有所恃。此偈亦说不为时自恣。长养四大如虺同居。汝今比丘当念精勤求离牢狱。何缘放逸永失道栽。死经无数苦多乐少。云何于中复兴尘劳。生死炽然无回避处。云何于中仍兴放逸。是故说曰不为时自恣。能制漏得尽者。汝等虽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诸漏未尽欲爱未澌。虽不入地狱畜生饿鬼。欲未尽者未可有所恃怙。犹有大畏存在何者魔是也。弊魔波旬昼夜伺察人短世间放逸。心怀踊跃追逐人后使人退转。是故说曰自恣魔得便如师子搏鹿。犹鹿母初乳儿小逐母东西恋其子不能远逝。时师子兽王审知鹿母不能离子。时往搏撮鹿母子俱丧。所以然者。以其鹿母恋其子故。师子得便。欲未尽者亦复如是。闻此切教生厌患观诸法如幻如化。在闲静之处静寂思惟志不移易。欲爱心尽无复尘染。欲爱尽得阿那含道。即复前进亦不中悔。共相率励精究苦原。尽诸缚着逮漏尽通得阿罗汉。是故说曰不为时自恣能制漏得尽自恣魔得便如师子搏鹿也。

放逸有四事 好犯他人妇

危崄非福利 毁三淫劫四

放逸有四事者。着欲之人所游居处心常悦习畜以宝。用明者观察以为秽漏不获其德卧则不安好喜骂詈。地狱为四事。好犯他妇者众恶不可计。今身亦后身现世为人所见憎嫉。云何现身为人所憎。所以为人所憎者。或为王法所拘。或为夫主所捉。或闭在牢狱榜笞万端拷掠荼毒其恼无数。身坏命终生剑树地狱中。罪人在狱见剑树上。有端正妇女颜貌殊特像如天女。时诸罪人见彼女端正无双心欢意乐欲与情通。相率上剑树枝下垂。刺坏身体毒痛难计。欲至不至。诸端正女忽然在地。罪人遥见诸女在地。复怀欢喜。复缘树下剑枝逆刺。破碎身体肉尽骨存。高声唤呼求死不得。罪苦未毕复还生肉。皆由贪淫致此苦毒。如此经历数千亿万岁。受此毒痛亦不命终。要尽罪贪淫人狱其事如是。若复贪淫之人堕畜生中。或有时节淫起。或无时节淫起。淫有时节众生辈。虽犯于淫不犯他妻。淫意偏少不大殷勤淫起。或无时节众生者。在人间时淫意偏多犯他妇女。今为畜生欲意甚多。以是之故淫无时节。生在畜生受罪如是。贪淫众生堕饿鬼中。为淫勃故共相征伐乃至阿须伦与诸天共争皆由贪淫。犯他妻妇生饿鬼中受罪如此。贪淫之人生人中者。己妇妻女奸淫无度。游荡自恣不可禁止。若复强犯越法淫勃或尊或卑不避亲疏。虽得为人亦无男根。或有两形或无形者。或有一形亦不成就。如此淫勃之类。皆由犯淫无高下故。贪淫之人若生为天。遭五灾疫瑞应之变。己天王。女与他娱乐。天子见已内怀忧戚如被火然。我身犹淫玉女离索。心意炽然生不善念。于彼命终生地狱中。斯由不福利行生五道中。随形受苦其罪不同。是故说曰危峗非福利也毁三淫勃四者。是时淫勃之人恒怀惧心。知犯淫罪重没命不改。具三口意骂詈恶言。或淫勃之人先不与女人相识。往便犯之为女人所骂。或与女人相识先有言语夫主见者夫主所骂。是故说曰毁辱骂詈三地狱四也。入地狱中役使罪人其事非一。是故说曰地狱为四也。

不福利堕恶　畏而畏乐寡

王法重罪加　制意离他妻

不福利堕恶者。所趣恶道饿鬼畜生地狱道受苦无量。畏而畏乐寡者今出其事。昔阿育王弟善容出城游猎入深山中。见诸梵志裸形暴露以求神仙。劳神苦体望获梵福服食树叶。其精进意勇猛者。日服一叶。劣软弱日服七叶。或有服六五四三二一。食七叶者服七合水。六者六合。五合三二一亦复如是。若不得水七过吸风。六者六吸五者五吸。四三二一亦复如是。其中梵志或卧荆棘刺或卧灰土。或卧石上或卧于杵。王弟善容问梵志曰。汝等在此行道何患最盛。梵志报曰王子当知。在此行道更无余患。唯有群鹿至此两两合同。我等欲意即时炽盛不能禁制。王子闻已寻生恶念。此等梵志劳形苦体日曝火炙。命根危峗如有如无。犹尚淫欲不悉除尽。沙门释种子服食甘美。在好床坐着好衣裳者。

香华自熏岂得无淫劫意乎。阿育王闻弟论议即怀忧戚。吾有一弟与福同俱。云何反更生邪见心。我当方宜除其恶念。备受其报罪我不少。即入宫里敕诸伎从。各自庄严至善容王子所共相娱乐。豫敕大臣吾有所图。若我敕卿杀善容王子者。卿便谏我须待七日随王杀之。时诸侍女即往娱乐未经时顷。王躬自往语弟王子。何为将吾伎女妻妾恣意自娱。奋赫威怒以轮掷空。召诸大臣即告之曰。卿等知不吾未衰老。亦无外寇强敌来侵境者。吾亦曾闻古昔诸贤有此谚言。夫人有福四海归伏。福尽德薄肘腋叛离。如我目察未有斯变。然我弟善容诱吾伎女妻妾。纵情自恣事露。如是复有我乎。汝等将诣市杀之。诸臣谏曰。唯愿大王。听微臣言。王今唯有此一弟。又少子息无继嗣者。愿听七日奉顺王命。

时王默然听臣所谏。王复宽恩敕语诸臣今听王子着吾服饰天冠威容如吾不异内吾宫里作倡伎乐共娱乐之。复敕一臣。自今日始着铠持仗手拔利剑。往语善容王子曰。王子知不。期七日终正尔当到。努力开割五乐自娱。今不自恣死后用悔无益。一日适过臣复往语。余有六日。如是次第乃至一日。臣往白言王子当知六日已过。唯明一日当就于死。努力恣情五乐自娱。至七日到王遣使唤。云何王子。七日之中意志自由快乐不乎。弟报王曰。大王当知。不见不闻。王问弟曰。着吾服饰入吾宫殿。众伎自娱食以甘美。何以面欺不见不闻。弟白王曰。应死之人虽未命绝与死无异。岂当有情着于五乐游意服饰间耶。王告弟曰。咄愚所启汝今一身忧虑百端一身断灭不容食息。况沙门释种子忧念三世。

一身死坏复受一身。亿百千世身身有苦。追忆彼恼心意炽然。或复自忆入地狱中受苦无量。虽出为人与他走使。或生贫家衣食穷乏。念此辛酸故出家为道。求于无为度世之要。设不精勤当复更历劫数之难。是时王子前白王言。今闻王教乃得开悟。生老病死实可厌患。愁忧苦恼流转不息。唯愿大王见听为道。谨慎善修梵行。王告弟曰。宜知是时即辞王出家得为沙门。奉师教诫昼夜不息。次获证得须陀洹果阿罗汉果。六道清彻无所挂碍。是故说曰畏而畏乐寡也。王法重罪加者。时彼贪淫之人恒行秽浊王法所加。所有财产尽没于官。髡笞榜拷毒痛无量。或闭在牢狱经年不出。加以五系鞭杖日加。疮痍脓血臭秽难近。蝇虫噆螫避无处所。卧大小便求死不得。斯由淫劫不净之行。死入地狱求出甚难。

本性不自造 情知不自为

不虑邪径路 愚者念力求

本性不自造者。所应造者不造。所不应造者反更造。为人所讥。或随人语不自任己。由此致乱习放逸行。是故说曰本性不自造。情知不自为者。目自见事于己有损。毁败

正业牵致冥室。是故说曰情知不自为。不虑邪径路者。不可以思虑而获财产昼夜忧念。身不行者所愿不果无所成办。是故说曰不虑邪径路也。愚者念力求者。愚者所行少于智虑无有慧明。不能有所割断无有方便。处俗无俗义处道无道义。是故说曰愚者念力求也。

如车行道 舍平大涂 从邪径败

生折轴忧

如车行道者。昔有众人与十贾客相随采宝归家。时有一人乘车载宝。无价明月杂宝无数。车重顿踬失。伴在后进不见伴退。畏盗贼便随邪径御车涉路。行未经里数车坠深涧轴折毂败。又在旷野无人之处。椎胸唤呼怨诉无处。对车啼哭无方自致不求方计道为远近。复不修治朽车。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彼失伴之人。在于旷野毂破轴折对车啼哭。尔时世尊知彼众生应得度脱。即遣化人诣彼旷野。在虚空中结加趺坐。厄人仰见人坐空中。即向求愿我今在厄难之中。愿见救拔得至安隐方处。尔时化人即以神力。接彼财产及彼人身。忽然便在祇洹门外。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应受化人今在门外。汝等导引将诣世尊所。比丘受教即将入覲。其人见佛心开意解求为沙门。即得为道闻微妙法。解身无我万有皆虚。世间皆苦唯道是真。此大法中无复热恼。所有财宝尽施三尊。是我宿福遭遇福田。水火灾异不能伤害。心倍欢喜善心生焉。尔时世尊渐说妙法。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漏为秽行无数方便劝进修学。在大众中而说此偈。

如车行道 舍平大涂 从邪径败

生折轴忧

时彼比丘闻佛说偈。内自思惟。今日世尊独为我说法不为余人。所以然者。如偈所云。尽为我身所涉勤苦。如来悉知。倍兴恭敬于佛法众。心开意解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六通清彻所愿者果。已离三有不处生死。时彼众中复有众生。执意不固欲犯禁戒。习爱欲行违远威仪。不随正真之道。尔时世尊知彼众生心中所念。欲使大众忘忧除患去彼恶心安处无为。重与大众而说此偈。

离法如是 从非法增 愚守至死

亦有折患

是时世尊重告大众。犹彼商人舍平大涂而就邪径道路顿踬折轴之忧。今此众中异心众生亦复如是。欲离正法习增非法。愚人守死堕入恶趣。云何诸比丘在如来前而复面欺审尔不乎。若当老死对至无所恃怙。号天啼哭无益神识。泪如江河投于四海。不能制神不趣恶道。我今出现为诸众生除诸苦恼。夫人贪欲烧身灭族。今世后世所往不安。汝等

比丘彼当犯戒于现法中不获度世。恒沙诸佛所不能疗。诸比丘闻佛所说。肃然毛竖心怀战慄内自悔责。佛知其心应得受化。渐与说法去诸尘劳得法眼净。以次得证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六通清彻不处三有永离八难。尔时大众闻佛所说欢喜作礼而去。

行亦应正 非事莫豫 邪径增垢

诸漏兴盛 漏已炽盛 除邪漏尽

行亦应正者。一切众善德本善法者是谓行也。众法要藏昼夜亲近遂至无为。然彼群类舍正就邪。不应行者便行应行者而舍离之。方更玩习不善之法已习非法。离于善道与地狱相近。是故说曰行亦应正也。非事莫豫者。非事者放逸贪淫习于不要之行。是故说曰非事莫豫也。邪径增垢者。意习邪业心如猿猴舍一捉一。心如流河意不真实不住于善法。如头落发华无从住。是故说曰邪径增垢也。诸漏兴盛者。犹如芦苇竹聚亦如溪谷河涧水流盈溢。意不专一心恒放荡漏诸尘劳。是故说曰诸漏兴盛也。漏已炽盛者。前漏后漏有何差别。报曰不修善法意恒漏失日夜滋甚。不专其念放逸自娱诸漏更兴。是故说曰漏已炽盛也。除邪漏尽永求远离不与同处。诸佛恒沙过去不住。放逸众生被系不解。明者观此行已知为失道之本。复当思惟求获善法。欲自敬者先当敬法。是故说曰除邪漏尽。

诸有猗权慧 常念于身患

非事亦不为 应为而不舍

有念思智慧 永无有诸漏

诸有猗权慧者。诸佛世尊常所说法。适前人说不唐举事。或隐事而说不显其名。或与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又时显名而说又时隐名而说。然此一偈隐显不定。是故如来说法不指事而说。统为一切故说此偈。或为教授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意常勇猛不怀怯弱不舍本誓意常劝励不及道者。是故说曰诸有猗权慧也。常念于身患者。如佛经所说诸有念身者即名不死。诸有念身自致甘露。不念身者犯于甘露。思惟身本一一分别者。则致甘露所愿必果。有念身者广说如契经。尊者昙摩尸梨亦作是说。夫人一生中不怀众想念。彼人得善利多所饶益处世无众患由念身想故。在山有山想在家有家念不离身念者。是谓无上之人。若行若坐不离其念。是故说曰常念于身患。非事亦不为者。夫人意正所向皆达所非法事。亦不随顺不应亲近亦不亲近。不应广布者亦不广布。复不向人演说非法。常念舍离不与同俱。是故说曰非事亦不为也。应为不舍者。常顺时节不失明教。前后中间初不违失。是故说曰应为而不舍者也。有

念思智慧者。诸有形类专其一意思惟智慧以智断结。犹如田家子左手执草右手刈除。智慧之士亦复如是。执念坚固心不移易。智能分别慧能割断。识物别真谓之智。畅演玄鉴是谓慧。是故说曰有念思智慧也。永无有诸漏者。智慧所照明。是时诸结皆悉消灭已尽已除拔其根本更无生死。是故说曰永无有诸漏也。

所谓持法者 不必多诵习

若少有所闻 具足法身行

是谓持法人 以法自将养

所谓持法者。尔时佛告尊者大迦葉。汝今迦葉当诣大众教诲。后学分别演说深法之义。所以然者。汝所教诲则我教训。汝演法味则我演法味。是时迦葉白世尊言。如今新学比丘难可觉悟。今日晨旦有二比丘与共竞诤。一人论无是目连弟子。一人善说是阿难弟子。此二人者各执所见共相是非。我等二人当共捵义。谁有胜负义理多少。是时世尊敕一比丘速唤。论无比丘目连弟子。善说比丘阿难弟子。将至如来所。比丘闻佛教已即时唤。二比丘将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时世尊告二比丘。卿等云何曾闻如来吐此言教。在大众中与人捵义诤于胜负见此不耶。比丘对曰不也世尊。汝等愚人。何为大法诤于胜如。尔时世尊在大众中而说斯颂。所诵持法者不必多诵习若少有所闻具足法身行是。谓持法人以法自将养也。若有利根众生诵一句义思惟分别。尽诸有漏越次取证。得其道果永无爱欲能尽诸结。未获求方便使获。未得果证求方便令得果证。如此之人乃名多闻也。名曰持法。以法次法证法向法。一一思惟如法教诫无所违缺。是谓持法不必多诵习也。虽少所闻具足法身。

虽多诵习义 放逸不从正

如牧数他牛 不获沙门正

虽多诵习义者。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有异比丘从远方来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比丘须臾退坐前白佛言。我闻多闻比丘。齐几名多闻比丘。如来说多闻比丘限齐至几许。名为多闻比丘。佛言比丘吾前后所说不可称记。一者契经直文而说义味深邃。二者诵比次言语不失本文。三者记诸四部众七佛七世族姓出生及大般泥洹。复十六偰形梵志十四人取般泥洹。二人不取。弥勒阿耆是也。四者偈偈散在诸经义味深广义丰理弘。五者因缘缘是故说是。不缘是故不说是。六者出曜所谓出曜者从无常至梵志。采众经之要藏。演说布现以训将来故名出曜。七者成事所以言成者。如持律人记律所犯故名成事。八者现法所以言现者。记现在事目睹耳闻故名现也。九者生经所以言生经者。如孛鹿母前身。所更一生数生至百千生故名生经。十名方等方等者前略后广。无

事不包故名方等。十一名曰未曾有法。若尊者阿难以未曾有法叹如来德。十二者义经所以言义者。契经义偈义一一通达无复滞碍。多闻比丘齐此而止。复次比丘若族姓子信心笃信。受四句义讽诵通利法法成就。次法向法以法证法。一一思惟如法教诫无所违阙。比丘齐是名曰多闻。虽复多诵包识众经。不顺其法如其教诫。违法自用者于法有损。不名多闻。如来引喻告诸比丘曰。昔有一人多牧群牛。舍己群牛数他群牛以为己用己所有牛。或遇恶兽或失草野。日有损耗不自觉知。便为众人所见嗤笑。世之愚惑莫甚于卿。认他群牛以为己有。多闻比丘亦复如是。自不随顺正法言教。能劝进他行四事供养衣被饮食床卧之具病瘦医药复劝进人奉戒修福行善得报习罪受殃。此多闻比丘不随沙门禁律。为诸梵行所见嗤笑。皆共重集至比丘所呵止谏曰。汝为多闻古今分明演折幽奥。不能自正安能正人。犯沙门律违法越教。虽尔人生一世谁不志乱世谁无过。诸天神仙皆闻有愆。唯有智士百虑千失犹是上行。尔时梵行说此偈曰。

虽多诵习义 放逸不从正

如牧数他牛 不获沙门正

尔时多闻比丘素自聪鉴。犹如新衣易染为色。时多闻比丘改往修来洁心净意。诸漏已尽得阿罗汉果。六通清彻存亡自由所愿成就。

出曜经卷第五 无放逸品第四之余

说法虽微少 一意专听受

此名护法人 除去淫怒痴

众结永尽者 故名为沙门

说法虽微少者。少而有要义味相应。昔有二比丘在深山中学。一人多闻一人寡浅。时少闻者持戒完具所诵经文唯有一句。日日讽诵更不求受。时虚空神及山林神日日称善。愿乐欲闻道人所说。时彼多闻比丘。以己所知众妙之义甚深经句高声讽诵。山林诸神默然不对。亦不唱善。时多闻比丘。寻怀恚怒语彼山神。今此晚学比丘所学浅薄唯诵一句。天便称善哉。我今多闻义理甚深。采拾众经言词妙语。与汝诵习。然诸天神亦不应对亦不称善。天神报曰。比丘不自责方复责我。此少闻比丘言与行相应。汝今比丘虽诵三藏行与经。违佛所演出曜。亦有此偈。

说法虽微少 一意专听受

此名护法人 除去淫怒痴

此比丘与法相应。虽未尽淫怒痴方便令尽。汝虽多闻昼夜习淫怒痴贪着色声香味细滑法。此少闻比丘昼夜禅思念不分散。是故恒与称善。汝虽多闻意不专一。是故不称善。时彼比丘闻诸天语即怀惭愧自耻所作。山神由尚见我秽行。况神通得道而不观见耶。我今自改思惟妙智。不复兴念着淫怒痴。如其所行言行相应。诸天日日称善无量。夫人履行随朋友诱于善法得具足成就。尔时比丘执行精勤。得世俗妙法不净安般念四意止暖法顶法忍法世间第一法。以次得证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比丘得道已报谢诸天。遭蒙劝诱拔濯清渊。我今得道尽蒙神祇之力。多所饶益多所成就。复重与诸天说法心开意解得法眼净。是故说曰说法虽微少。

不放而得称 放逸致毁谤

不逸摩竭人 缘净得生天

过去久远无数世时有佛出世名曰迦葉。至真等正觉在世教化所度有缘众生已讫。于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尔时众生四部之众耶旬舍利起七宝塔兴敬供养。复经数世塔遂凋坏无补治者。是时义合邑众九万二千人。时瓶沙王最为上首。瓶沙王告诸大众。汝等各自劝励共造福德。佛世难遇人身难得。虽得为人或堕边地生邪见家。我等何为贪着世俗欢乐。不如开意修治朽故塔寺。诸人靡从受王教。令即共修治朽故塔寺。复共发愿。我等诸人心齐意同共治此寺。设有毫厘福德者。不堕三涂八难之中。便生天上人中同处不异。复闻将来有佛出现名释迦文。彼初说法使我大众最初得度。以王为首。是时九万二千人。随其世寿各各命终。尽生天上处忉利天宫。复经数世。阎浮利内有佛出世名释迦文至真等正觉。十号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紫磨金色圆光七尺。语声八种如羯毗鸟音。是时九万二千天。受天福已各各命终生摩竭国界。瓶沙王长年八岁系嗣王后以法治化。无有阿曲修治正法恩慈下及不害生命。分檀布施周穷济尼远行经过暂停息者尽供给之。是时儒童菩萨。舍八万婇女捐王重位。夜非人时舍国求道自剃头发。复脱宝衣所乘白马尽付车匿还国白王。生死苦恼忧劳无数。子今学道要求果证。若成所愿还当度王。是时菩萨转复前进。道逢猎师着其法服状如沙门。菩萨问猎者所著法服名为何等。猎师报曰。此名袈裟被着游猎群鹿见已谓为学道之人。皆来敬附各无恐惧。我等以次取杀用自存命。菩萨闻此倍兴悲慈。

夫人依四等 拔济众生类

袈裟如来服 除秽而造秽

我今有此着身天衣极细软好可共博贸。猎师报曰。王子生长深宫身体软细。不更寒苦恐坏王子身。菩萨报曰。但贸无苦。此是古圣贤人幖式。猎师报曰。王子宝衣价直无

数。今此袈裟无所任施何为苟欲博贸。菩萨报曰。意欲所须不计贵贱。猎师报曰。此衣垢秽脓血臭处不敢博贸。菩萨报曰。臭之与香开意见与自当浣濯。猎师即脱衣贸菩萨宝衣。是时菩萨着法衣手执藕华叶。入罗阅城乞食。尔时数千万众普集一处。逢见菩萨举手赞叹。或言。善来。或言。日月。或有叉手自归命者。或相问讯。为是天耶。梵耶。释提桓因耶。众人所围不容乞求。寻执华叶还至城外径至东山。人众追逐前后相次。时瓶沙王在高楼上。遥见人众追逐菩萨。即问左右此诸人众皆奔趣山为有何故。有一大臣审识菩萨。即白王曰。此是释种子辞家出学游荡在外。或能谋图国事当往诛杀。瓶沙闻已告彼臣曰。护卿种族勿吐此言。正使释子绍王位者作转轮圣王。我等便为臣佐。若使出家学道自致佛者。我等愿为上首弟子。最初说法先在其例。是瓶沙王车载饮食种种甘馔。往就山中与菩萨相见寻前礼足。自称姓字摩竭国界瓶沙王者我身是也。菩萨报曰。我先识矣何须致敬。瓶沙王启曰。今献微贡供食之余愿见纳受以示微心。菩萨默然受食食讫行清净水。王前白言。若使王子成无上道者。当见先度永离世苦。时瓶沙王礼足取别。菩萨进路到阿兰所。阿兰诸弟子等。遥见菩萨来即白其师。今有一人端正殊特径趣师门必求为弟子也。时阿兰即告弟子而说此颂。

吾观远来士 众相不缺漏

此必王世界 终不宗奉师

是时菩萨问阿兰曰。汝学积久涉苦无数为获何证而自娱乐。阿兰报曰。吾所游学度于色想上至空处。于其中间而自娱乐。是时菩萨便作是念。阿兰无智独吾有智阿兰无信独吾有信。阿兰犹尚得此空定。况我进学不成无上等正觉乎。是时菩萨思惟色想。反覆校计即获空定。即问阿兰。汝所获定齐是空耶复出空耶。阿兰曰。菩萨所学定意齐是而已。更无余定可狎习者。是时菩萨内自思惟。吾今宜可至郁头蓝弗所。即至蓝弗所问蓝弗曰。汝今在此学来积久为获何定而自娱乐。蓝弗报曰。吾所游学从不用处。至有想无想处。菩萨闻已即自入定。便获不用处至有想无想处。是时菩萨便作是念。蓝弗无智独吾有智蓝弗无信独吾有信。蓝弗犹尚能获此定。况我进学不成无上等正觉乎。菩萨舍此定已不由此法。得成无上等正觉。内自思惟说此偈曰。

众生贪自丧 乐获世俗定

轮转堕生死 祸灾入世冥

是时菩萨复自思惟此。非至要泥洹之道。我当更求出要之路。复向蓝弗说此偈曰。

我当暴尸骸 露现钩锁骨

要当方便求 生老病死本

是时菩萨便复前进在闲静处。勤形苦体日进一麻一米六年苦行。意欲起行起则前倒坐则却偃。是时兜术诸天下降卫侍菩萨。观见菩萨无出入息。或言命终或言灭度。悲哀感结而说斯偈。

本执弘誓心 拯世无边境

舍彼忉利宫 今方取命终

尔时有天前问菩萨。若使尊人厌患人间饮食精气。当以天上自然精气益菩萨力。是时菩萨复作是念。若我今日受天上精气。断人间食者则非其宜。是时菩萨便不受诸天所贡饮食精气。菩萨勤苦苦行已经六年。便自校计身中我今气力羸劣。夫成无上等正觉道不以苦行劳身然后成道。我今宜可饮食人间之食。食粳米蜜麨膏油涂身。是时菩萨便说此偈。

煎熬湿爱本 以心智断别

心为万想本 计身无有仇

尔时菩萨即如所念。人奉蜜麨乳糜膏油涂身。时菩萨左右有梵志二女供给所须。时彼二女榖五百牛乳饮二百五十牛。复榖二百五十牛乳饮百二十五牛。复榖百二十五牛。饮六十牛。榖六十牛饮三十。复榖三十饮十五。榖十五饮七复榖七。便为菩萨作食。乳沸出釜上一仞复还入釜。时有相师梵志。见釜乳沸还相谓言。若有立根得力食此乳糜者便成无上等正觉道。时二女人以金盂盛糜贡上菩萨。菩萨纳受食已澡漱以金器投于水中。释提桓因接取持诣天上。菩萨气力充体渡尼连禅水。是时水侧有一人。名曰吉祥。执剑刈草。菩萨直前语吉祥曰。见与少草敷地结跏趺坐。吉祥奉上草往诣树下躬自敷草结跏趺坐。发大弘誓我今已坐此树下终不坏坐要成无上等正觉道。乃起于座。是时弊魔将十八亿众并魔子萨陀至菩萨所。或兽头人身或一头两体。或为猿猴师子虎兕毒蛇恶兽魔鬼形体若干。担山吐火手执刀剑戈矛戟楯。侧塞虚空跳踔吼唤来恐菩萨。菩萨慈力一毛不动。便成无上等正觉道魔即退还。是时如来熟视道树目未曾眴。时有三贾客远涉道来欲还本土。诸天固遮不使时过牛车顿踬。诸天告曰。如来成道已经七日可往奉献饮食。即以器盛蜜酪酥往至如来所贡上饮食。是时如来不欲纳受。所以然者。若我舒手取食者与外道梵志不别。我今当观过去诸佛世尊为用何食。适作是念。诸天空中曰。过去诸佛皆用钵食发语已讫。四天王奉上四钵。非是巧匠所造自然成就。是时如来复作是念。今四天王奉上四钵。若我取一舍三取三舍一则非其宜。今尽取四钵拍为一钵。时彼贾人以蜜酥酪奉上如来。即为嗫愿。今所布施欲使食者得充气力。当令施家世世受福安快无病终保年寿终受吉祥。两足安隐四足安隐远来安隐现在安隐夜安隐昼安隐日中安隐一切诸

豰子安隐居家尽安隐无病内安隐。及诸一切眷属安隐。多诸净洁饮食治百秋见百秋。尔时世尊七七四十九日默然不说法。内自思惟。欲使前人自来请受。时摩竭人民闻菩萨已成佛道。昼夜恳恻追念如来。摩竭国界疫气纵横。应度众生八万人死尽生天上。尔时世尊渐复前进先降五。次二五次三十七次十三村人。尔时阎浮利地有六十罗汉如来六十一。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人间分卫两两为伴慎勿独行。所以然者。众生处世或有利根或有钝根。不遇沙门者便失泥洹。尔时世尊转诣郁毗黎梵志村聚。尔时世尊降千梵志转向罗阅城。瓶沙王闻如来转诣罗阅城人间分卫。即严四种兵欲出城外。诸天闭城门不使王出。王问左右何故不出城。虚空报曰大王当知。有缘众生幽系在狱。若王放大赦者乃得见如来耳。尔时大王寻放大赦牢狱系囚悉得开解。是时王寻得出城往迎世尊。如来遥见瓶沙即下道诣尼拘留树下坐。时瓶沙王即下步进往趣如来头面礼足。三自称字姓名我是摩竭国界瓶沙王也。世尊告曰。我先以知摩竭王耳。尔时世尊命王复坐渐与说法。使摩竭人民万二千人诸天八万诸尘垢尽法眼得生。是故说曰不逸摩竭人缘净得生天。

不欲致名誉 智者分别义

无逸义丰饶 智者所承受

不欲致名誉者。为诸贤圣正见之人。复为诸佛贤圣弟子所见叹誉。如此之人能去放逸习清净行。不放逸之人于诸善法增益功德多所饶益。夫人处世从今世至后世。与善法相遇遭贤遇圣闻法辄得蒙度。皆由不放逸得此名誉。在在处处绍继佛种正法久存。是故说曰不欲致名誉。智者分别义者。广学之人亦知俗义复知道义。云何知俗义。或习耕田种作或入海采宝或学书文辞或算计历数或学刻印封藏或为王者执使通致远近或和合二寇各处无为。如此俗义皆由不放逸得办此事。云何智者解了道义。坐禅诵经佐助众事。云何坐禅。夫坐禅。入定者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得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处识处不用处有想无想处。复得四等慈悲喜护神足天耳。知他人心智自识宿命。复见众生逝者生者不憍慢之人入禅定意。办此诸法成第一义。斯由不放逸也。放逸之人终不成办。是谓坐禅之人所获功德。云何诵经堪任诵习。契经律阿毗昙杂藏及外异学所诵经典。有人禀受不吝其义。若有外学来诘问者。便能詶答无有狐疑。放逸人不能习此法。放逸人者不能成办。云何佐助众事。是时无放逸人能劝四辈供事三宝兴起塔寺。或起讲堂冬温夏凉或作食堂修治补缺散华烧香香汁洒地供给当来过去现在众僧。不放逸之人能成办此事。放逸人者不能成办。是故说曰智者分别义。无逸义丰饶者。不放逸人饶财多宝。于世技术无所乏短。意欲施行出众人表。采致真珠车磲马瑙虎珀水精琉璃无价摩尼珠。此是俗间不放逸所得。出家学道得阿罗汉。获第一妙智见致身证。得空入空三昧。得无愿入无愿三昧。得无想入无想三昧。得此泥洹要路者。皆由不放逸也。是故说曰

无逸义丰饶也。智者所承受者。所以言智者。言无漏失。语常含笑不怀憍慢。便能兴致如此之德。无智之人不能成办。是故说曰智者所承受。

现在所存义 亦及后世缘

勇士能演说 是谓明智士

现在所存义者。不放逸人于现在法中。多获财宝自然受福。为人所念言从语用承受其教。放逸人则无是也。是故说曰现在所存义也。亦及后世缘者。不放逸人得为人次便能布施持戒守齐。见诸行道者伐其欢喜。以诸善法香熏身体。于百千世颜貌端容。是故说曰亦及后世缘也。勇士能演义者。随时应适不失其所。所谓勇士者佛及弟子是也。是故说曰勇士能演义也。是谓明智士者。能成就众法分别思惟为人。导将示人之善除人之恶。

比丘谨慎乐 放逸多忧愆

能免深海难 如象拔淤泥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国王波斯匿有一暴象。恒入军阵所在征伐无不降伏。然彼暴象饮酒过多没在深泥。将诸大象人众数千共挽此象不能移动。有一智人见而问曰。汝等众人何等作为。众人报曰。王家大象暴战没在深泥。以数千象力及以人众共挽不能移动。智人问曰。此象先时力为多少。众人报曰。此象战斗力无涯限。智人复告众人。汝等还舍象众吾能拔出使得无他。是时智人即集鼓角椎钟鸣鼓。像如战斗。复使众人皆着器仗。象闻鼓声谓为大寇入境共相攻伐。即从深泥越奔趣军众驰奔四面求索战斗。时波斯匿王问左右。拔象淤泥是谁之力。左右白王。有一远侨智人。设此权谋得免象难。王寻赏用以为辅佐。时有众多比丘眼见耳闻。便自校计象为六畜无有慧明。堕无闲处闻战斗声。便从淤泥而自拔济。然我众人没在生死之海。不离五道之难。有生老病死毒畏之患不能自拔。共相追逐一身灭坏。复受一身动与罪连。还转六趣求出无期。是时诸比丘日夜精勤不暇食息。如救火然如避劫烧炽然。诸法焚烧结使。如铁百炼成器必利。人亦如是。结去心存曜然大悟。得阿罗汉果。六通清彻存亡自由。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知诸比丘执志坚固信不怀悭各相克励。复知战象自拔淤泥。为后众生作大炬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阐扬大教远近听闻。在诸大众而说此偈。

比丘谨慎乐 放逸多忧愆

能免深海难 如象拔淤泥

比丘谨慎乐者。持行比丘心不放逸。内外清彻无有瑕垢。游志无为无染无污。是故说曰比丘谨慎乐。放逸多忧愆者。众畏之原首多诸愆咎。亡国破家无不由之。犹火犹贼

亦如毒药。放逸之人心意倒错堕入恶趣自入深渊。复教人入渊多诸恐畏初无欢乐之心。是故说曰放逸多忧愆也。能免深海难者。云何名为深海难。饿鬼畜生地狱。是欲从三趣求毫厘善而不可得。能自拔济者得须陀洹果。能拔饿鬼畜生之难以离世患不与罪俱。是故说曰能免深海难也。如象拔淤泥者。是时战象内心自念。吾前后来受王宠待甘美饮食。吾先服食与王斗战无不降伏。设我今日没在淤泥不自拔出与王进斗者。则我失由来之名。亦使一国被其毁辱。是故说曰如象拔淤泥。

比丘谨慎乐 放逸多忧愆

散洒诸恶法 如风飘落叶

昔佛在摩竭国界甘梨园石室窟中。是时众多比丘在彼众中日夜行道。树木繁茂荫厚昼闇各不相见。贼寇纵逸在彼暴虐。恐怖诸行道比丘。及至秋节风飘叶落。各得相见贼自隐藏。时诸比丘复作是念。荫厚叶茂寇贼纵逸外事如是内亦当尔。毛发爪齿形容殊妙。覆诸结使奸爱游荡。得伺其便。劫善本财货。众多比丘到时。持钵入城乞食。还诣精舍自敷座具。端意正心系念在前。思惟方便伐结使贼渐渐除垢。断欲爱色爱无色爱。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诸比丘共相笃励恳恻其心。各在闲静思惟校计。各除欲爱色爱无色爱。尔时世尊。欲使大法久存于世。为后众生作大炬明。阐扬大教远近听闻。在诸大众而说斯偈。

比丘谨慎乐 放逸多忧愆

散洒诸恶法 如风飘落叶

结使大聚智慧火然。斯不由师自然觉悟。后学众生能法此者学中之上。从师承受学不进者学中下也。如是比丘。当求上学勿为下学。

比丘谨慎乐 放逸多忧愆

结使所缠裹 为火烧已尽

昔佛在摩竭国界甘梨园石室窟中。是时众多比丘日夜行道。地中众草极大茂盛各不相见。贼寇纵逸在彼暴虐。恐怖诸行道比丘。及至秋节风飘叶落各得相见贼自隐藏。时诸比丘复作是念。荫厚草茂寇贼纵逸外事犹然。况复于内发毛爪齿形容端正殊妙覆诸结使。奸爱游荡得伺其便劫善本财货。众多比丘至时持钵入城乞食。还诣精舍自敷座具。端意正心系念在前。思惟方便伐结使贼渐渐除垢。断欲爱色爱无色爱。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诸比丘共相笃励恳恻其心。各在闲静思惟校计。各除欲爱色爱无色爱。尔时世尊。欲使大法久存于世。为后众生作大炬明。阐扬大教远近听闻。在诸大众而说斯偈。

比丘谨慎乐 放逸多忧愆

结使所缠裹 为火烧已尽

犹如野火烧尽茂草永灭无余。此亦如是除欲界结使亦无遗余。

比丘谨慎乐 放逸多忧愆

各各以次第 得尽诸结使

昔佛在摩竭国界甘梨园石室窟中。是时众多比丘日夜行道。到时入城分卫。道逢王者收估取利送诣王藏。诸比丘见已内自思惟。王者教令民悉靡从。况今如来有无量之藏何者是耶。所谓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八直行。有此诸道之法。得尽结使为良为美无过上者。是故说曰各各以次第得尽诸结使。

比丘谨慎乐 放逸多忧愆

义解分别句 行息永安宁

昔佛在摩竭国界甘梨园石室窟中。是时众多比丘。到时着衣持钵入罗阅只城乞食。见诸王子及长者子数十之众。共学射御筈筈相拄无空漏者。时诸比丘见已便作是念。此诸贵族子。学此射术者希望称誉兼俟外寇令敌不入国。虽学是术不成学术能以毫厘。四谛分别思惟系在心者乃为学术。众多比丘乞食讫还出城到精舍。澡洗手脚敷尼师坛。结跏趺坐系念在前。昼夜不息便获四谛。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诸比丘共相笃励恳恻其心。各在闲静思惟校计各除欲爱色爱无色爱。尔时世尊欲使大法久存于世。为后众生作大炬明。阐扬大教远近听闻。在诸大众而说斯偈。

比丘谨慎乐 放逸多忧愆

义解分别句 行息永安宁

比丘谨慎乐 放逸多忧愆

恋诤小致大 积恶入火焚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佛弟子名拘提。于罗汉果六反退还。至第七头自觉得证。即求利剑复恐退还自害其命。是时弊魔波旬驰奔四面求觅比丘。神为生何处不知神所生之处。往至问佛。奔趣四方求觅神识不能知处。求觅拘提亦不知处。世尊告曰。拘提比丘已取灭度神识处空与空合体弊魔闻已心兴郁毒。举身自投青莲香浴池中。池水涌沸水性鼋鲍之属尽皆命终。是时拘提比丘求于道果七反退转。诸罗汉等见其退转复恐却退。昼夜精勤修贤圣道而现在前。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诸得道比丘各自精勤于证恐退复还欲使大法久存于世。为后众生作大炬明。在大众中而说此偈。

比丘谨慎乐 放逸多忧愆

恋诤小致大 积恶入火焚

恚怒隆盛 冷水扬沸

恶至罪牵 受报无穷

昼夜当精勤 牢持于禁戒

为善友所敬 恶友所不念

昼夜当精勤者。何以故说精勤远离非法之相貌去离不善法精勤于善法精勤灭有漏邪见。颠倒狐疑犹豫皆悉除尽。复求方便去诸习结。是故说曰昼夜当精勤。牢持于禁戒者。身口意威仪善念修习。心如金刚不可沮坏。执戒牢固不为外邪得其便。禁戒者二百五十戒。牢持守护不为慢怠。防戒当如不度弃捐法。淫怒痴起息令不起。是故说曰牢持于禁戒。为善友所敬恶友所不念者。善友者正见之人。修于真正之法等成就者。尽为彼人所敬念恶无放逸。是故说曰为善友所敬也。恶友者恶知识。离彼此岸见诸善人。修道德者心怀嫉妒不欲闻见。是故说曰恶友所不念。

无念及放逸 亦不习所修

睡眠不求悟 是谓入深渊

无念及放逸者。多喜忘误性意错乱心所施为尽。为不善善念遂灭恶念增生。已生恶念便堕恶趣为人所憎嫉。放逸之人昼夜思念。吾当舍此至彼或生害心起若干念。是故说曰无念及放逸。无念及所修者。意常慢惰已生慢惰为道俗所弃。云何为俗所弃如佛契经说。长者子慢惰之人有六非义受罪之法。云何为六事。应速行而不行事。应挽行而不行饱食。应作而不作极饥。应作而不作极热。应作而不作极寒。应作而不作。是谓长者子慢惰之人。有此六非义受罪之法不得至无上正真之道。是谓俗所弃。云何为道所弃。于是比丘不诵契经律阿毗昙及以杂藏。不坐禅诵经佐助众事。于现法中不至究竟不肯修习。于道俗中永无所习。云何于俗无所修习。意不汲汲修习命财非命财。所谓命财者。象马牛羊奴僮仆使是谓命财。云何非命财金银七宝谷食田业养生之具。是谓非命财。藏置不牢为贼所侵。是谓俗所不修习。云何于道所不修习不守护诸根。前念生后念续念念恶随不容善想。如河于山而下流。有人意欲中断绝而不流者终不可得。放逸之人亦复如是。念念恶随。有人欲于前念后念中间生善心者终不可得。所以然者以其恶念念念相随。是故说曰亦不习所修也。睡眠不求悟者。犹如有人或时在众听法为睡眠所逼不能觉寤。或时与人言语辄便睡眠。唯有智者方宜谏谕。或以苦言谏谕。或以骂詈加彼。或以方便先嗔后喜。是故世尊出五鼎沸世为人演说生死炽然之法。设能分别知苦原本。则无复此

众患之法。不求巧便于诸善法。日衰日耗增有漏行。是故说曰睡眠不求悟。是谓入深渊者。戒有二业。云何为二。一者二百五十戒清净如真金。二者于诸善法不广修学求尽有漏得无漏证。亦复不求向须陀洹得须陀洹果。向斯陀含得斯陀含果。向阿那含得阿那含果。向阿罗汉得阿罗汉果。于斯诸法不肯狎习。便自堕于深渊不至究竟。是谓道者入深渊也。云何俗入渊。若人处俗不习乘象御马执钩掷索相斗峭伪应进应退尽不修习。便自沉没不能显其名德家业不成就。是故说曰是谓入深渊也。

常求除前愆 使不失其念

随时不兴慢 快习于善法

善法善安寐 今世亦后世

当求除前愆者。犹如曾入海人谙知入海孔穴道路所经过处。某处某处水浆某处博戏家某处淫种家。如此诸家当念远离。设至海中有果名摩檀那亦莫取食。设食此果者便不能采致珍宝。彼执律者亦复如是。示人径路常念避去非法之聚。设入非法聚者则不能采致深法。犹如有人素不明道意欲所趣。则有留碍亡失财物。能按大道不从邪径者便安隐归家。内法亦复如是。守护善法使外恶不入。常念思惟不去心怀。是故说曰当求除前愆使不失其念。云何随时不兴慢者。常念随时不兴于嫉慢。恒有勇猛心不怀懈怠。志离放逸诸法并集众善具足。犹如勇士能却外难着铠持仗。心不怯弱手执弓矢脚不移转。便不复畏外敌。比丘亦复如是。执心牢固兴弘誓意而自缠络除结使贼亦无疑难。是故说曰随时不兴慢也。云何快习于善法。所谓法者善不善无记。世尊说曰念除不善无记当修于善法。何以故不善法者令人入恶。无记法者令人堕愚惑之中。善法者令人生善处天上人中。或入无为泥洹境界是故说曰快习于善法。云何善法善安寐者。不复畏堕地狱饿鬼畜生。若人毁辱不怀畏惧。卧寐恬淡寤则常安。是故说曰善法善安寐。今世亦后世若在今世无有愁忧苦恼。何以故尔。以其善修法故。若生后世遭遇贤圣不离善处。斯由身身相续习善所致。是故说曰今世亦后世也。

思惟不放逸 为仁学仁迹

从是无有忧 当念自灭意

思惟不放逸者。去五缚着不住五处终日思惟导引比丘修持禁戒。戒有二业云何为二业。一者二百五十戒。二者柔顺戒。业出言柔软不复害人。受诸梵行人教诲之法所闻法教闻能遵奉。不失贤圣出要之路。是故说曰思惟不放逸也。为仁学仁迹从是无有忧者。定意不乱内怀慈仁加被众生。不习欲爱嗔恚愚痴。但念思惟去离出爱求入寂定之室。是故说曰为仁学仁迹。从是无有忧云何。当念自灭意常当专念守意不乱。莫求彼短幸望其

行。已得正定。外邪不入。弊魔波旬不得其便。或变其被服作父母兄弟来入。诡娆善男子者不能得其便。心已得定终不忘失无漏善法。已得善法便受如来名号。已受名号佛法便得久存。是故说曰当念自灭意。

善求出要 顺从佛法

当灭死众 象出华室

善求出要者。疾求方便善求伴侣。厌患生死贪欲远离。复求思惟恶露之观。虽处生死心不染着于生死。出要者出生死也。亦出三有更不受生。出要者。所谓出家学道。修无上道离于家业。出要者露精自暴不求覆盖。是故说曰善求出要也。顺从佛法者。云何顺从佛法守一正见不着邪部。与行相应不缺道心。行相应者何者是谓得阿罗汉。不缺道心何者是谓除诸结诸不善法无邪倒见。违此法者则不与佛法相应。是故说曰顺从佛法也。当灭死众者。云何名为死众百八结是也。求方便灭使不生。复重说曰云何为死众。所谓生老病是。亦求方便灭使不生。竖弘誓幢击四等鼓召受化人去生老病死。悬解脱幡布大音声遍满世界。普告蜎飞蠕动之类。吾今已成等正觉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有。如实知之。汝等亦当如我尽生死原入无畏城。无复众恼涉历生死。是故说曰当灭死众也。象出华室者。昔有一人捕得大象系以铁锁属王波斯匿。象甚匈暴伤害人民不可称计。或还害象破坏市肆生拔果树不可禁止。波斯匿王即遣人众围捕缚束闭在华室。系鞅不与食犹暴难禁制。是时王家更被暴象。皆着器仗有所征伐。夫象战法有所攻伐必同声唤。时彼系象闻知有外寇来侵境者。象怀嗔恚顿锁自掷踏坏华室驰走东西命敌而行。众人见已皆怀恐怖。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此暴象被系得脱自命大敌欲摧灭之自求永安。如来将欲现其勇猛为彼众生现其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在大众中而说斯偈。

善求出要 顺从佛法

当灭死众 象出华室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龙象出现必有所益。虽为畜兽宿识极深生八难处离于仁义。闻众多象被钾着仗欲攻外寇奉教齐唤。象王闻者顿系驰奔恐不免难。畜兽愚暗犹尚乃尔。况汝等比丘躬从如来。闻句义味义句身味。身不能断缚着结使远离生死自系牢狱。复告四部众。夫世间系者无有牢固为危为脆为磨灭法不能舍家断慈慕心去俗因缘自不念道复不教人自行其道。象之被系未经旬日便自求脱得处无为。汝等众生染着生死。追忆受身积如十方山岳。目睹死者泪如十方四海。人之遗发计如十方生草。犹尚不能得免众难。犹如重罪之人一岁三移出狱复入狱不自改愆求出无为。何为贪着放逸不求解脱。常处在

家业多诸秽污养妻畜子家之重鞅念求方术舍慈着心。时诸人民佥然心悟心开意解求出为道。我等以断世俗羁鞅。复当方宜断生死羁鞅。用意精勤昼夜不停。各各以次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是时如来见诸比丘各获道迹叹说善哉。为大族姓子行应真正。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被三法衣出家学道修无上梵行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有。如实知之。受人信施不唐其功堪能为人福田。不但我今赞叹汝身。诸得道者皆赞叹之。亦能自利复能利人。展转相利则佛种不断。正法亦久存于世若有众生以其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时惠施者获福无量不可称计。

若于此正法 不怀放逸意

断生老病死 越苦度彼岸

若于此正法者。内所修学皆谓正法。不怀放逸纵情自用更不涉胎受若干生。虽复受生生于中国尽其苦原。是故我说苦之原本。是故说曰。

若于此正法 不怀放逸意

断生老病死 越苦度彼岸

出曜经卷第六 念品第五

念喜生忧 念喜生畏 无所念喜

何忧何畏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外道梵志素少子息唯有一子卒便命终昼夜追忆不能饮食脱衣露形在墐啼哭恒忆亡儿行来进止处所。是时梵志出舍卫城到祇洹精舍。至世尊所共相问讯在一面坐。是时世尊告梵志曰。汝今梵志诸根不定心意倒错。有何事故乃至于是。梵志白佛。唯有一子舍我命终不能逐亡苟存而已诸根岂能得定意不倒错耶。少小养育冀望得力。今便舍我无常心意懊恼不能去怀。自死已来昼夜追忆不离食息脱衣露形在冢啼哭恒忆行来进止处所。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汝所言。皆由恩爱生愁忧苦恼。梵志白佛不如瞿昙所说世人恩爱皆生欢乐。时彼梵志闻佛所说亦不然可。即从坐起俨头而去。道经戏村见有二人对坐博戏。梵志见已便兴斯念。夫人处世高才智慧博古揽今敷于幽奥。

无有出此博戏之人。我今可以瞿昙所说向彼二人宣耶。时梵志即向二人说瞿昙所说言教。时彼戏人谓梵志曰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恩爱合会皆生欢乐。梵志心自生念我之所念与彼不异。即从坐起欢喜踊跃涉道而去。如是展转闻波斯匿王。时波斯匿王语末利夫人曰。卿颇闻瞿昙沙门所说恩爱合会皆生愁忧苦恼耶夫人白王。如王所说恩爱合会皆生愁

忧苦恼。王告夫人。汝是瞿昙弟子瞿昙是汝师。岂得不说恩爱合会生愁忧苦恼耶。末利当知。恩爱合会皆生欢乐喜情内发共相娱乐何以故说生愁忧苦恼耶。是时夫人前白言。愿听微言。以自陈启。若见听者敢有所宣。王报夫人恣汝所说。夫人白王。云何大王颇念婆耆利王女不耶。复念流离大将军不。复念禹翅刹利夫人不。王告夫人。我甚爱念婆耆王女流离大将军禹翅刹利夫人。

不去心怀。斯须顷夫人白王言。云何大王斯诸人等设当变易。各就后世当有愁忧苦恼不耶。王告夫人。彼等诸人变易迁转。甚怀忧愁痛切叵言。夫人白言。王念爱我不。王报夫人。甚爱于卿。夫人白言。设我迁转变易不住者王复当愁忧不。王告夫人。甚怀愁忧不去食息心意倒错。或成狂病。云何大王颇念迦尸拘萨罗国界人民不。王报夫人。甚爱敬念。所以然者。如我今日五乐自娱。皆由拘萨罗国界人民得此欢乐。云何大王若使拘萨罗国界人民变易迁转当生愁忧苦恼不耶。王告夫人。若无彼人民则无我身。那得不生愁忧苦恼乎。如今大王以自证明恩爱离苦怨憎会苦。如来所说正谓此义耳。时波斯匿王心开意悟。即敕夫人自今已后。我为瞿昙弟子。瞿昙为我师。我今末利。遥归命瞿昙沙门归命法归命比丘僧。

尽我形寿不复杀生。是故说曰。念喜生忧念喜生畏无所念喜何忧何畏。念喜生畏者。人得疾患瞻养病者恒生忧畏恐病不差。或欲至他方或为王使或入海采宝。家人畏惧恐行不全济。家人谏谕家有余财足毕命生活。何为远涉艰难采致贵货。设汝去者两头俱衰或行安住衰或行衰住安。是故说曰。念喜生畏也。无所念喜何忧何畏者云何。设无所念喜能除欲爱。何以故。以其欲界忧根坚固掘根甚难。是故说曰。无所念喜何忧何畏。有忧则有畏无忧何有畏耶。忧尽则畏尽五灭十八灭此之谓也。念喜生忧念喜生畏。念喜已离。遂舍狂惑。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梵志大种稻田。唯有一子在田守卫。时天大雹雨伤杀稻子并杀其儿。时彼梵志心怀苦恼驰走城市倮形露跣不避豪贱。展转以次到只桓精舍。

然彼梵志应得受化。如来玄鉴知应得度。即化祇洹门外尽为稻田。复作化人如梵志子梵志见已意即开悟稻田我子今故存在。横自劳苦在外驰走心意还定不复狂惑。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时如来见彼坐定。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习尽道四谛真如。尽为彼梵志一一说之。逆顺三昧空无想愿一一分别。使彼梵志曜然大悟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彼已得法成法无虚妄法无狐疑法自处如来众无所畏法。即从座起礼如来足。自今已始受三自归。归命佛归命法归命比丘僧。尽形寿不复杀生。是故说曰。念喜已离便舍狂惑心意还正皆由佛力。不遇佛者则不成办。

夫人怀愁忧 世苦无数端

斯由念恩爱 无念则无畏

夫人怀愁忧者。众生之类昼夜愁忧相对号哭。或时失性遂致狂惑皆由恩爱恋慕所致。是故说曰。夫人怀愁忧也。世苦无数端者。衣不盖形食不充口颜色萎黄身体垢坌五亲分离废诸伎术。皆由恩爱致此灾患。人在世间遇诸苦恼。亦由恩爱不能舍离。是故说曰世苦无数端也。斯由念恩爱者。生死久长苦本难寻。愚者处中不自觉知。人相恋慕非徒一类。或念父母兄弟宗亲知识。死者生者于中兴念。追号啼哭。是故说曰。斯由念恩爱也。无念则无畏者。人去想念无所恋慕则无愁忧苦恼。有家忧家有财忧财。有车乘鞍马则忧车乘鞍马。无车乘鞍马则无所恋。无想念者何者。是所谓欲爱尽人永断无余。何者断欲爱人。所谓径取阿那含不由二道是谓断欲爱人。无有想念永处究竟不还欲界。凡夫爱未尽虽获五通不离三有。若失神足恚怒隆盛弹指之顷还堕恶趣。方当经历劫数乃还复身。是故说曰。无念则无畏也。

是故不生念 念者是恶累

彼则无诸缚 无念无不念

是故不生念者。人生世间由念生恩爱由念变易。诸有愁忧苦恼皆缘念而生。是故说曰。不生念也。念者是恶累云何。犹世有狂夫身抱困病以其病故。或杀五生或杀百生以救病者谓蒙瘳降。不知病者受罪无数。或有病人杀生祠祀亦望救命。正使病人藏置百重铁笼里者。于一重间尽安卫守共相括证。不听司命来录死者此事不然。皆由恩爱致此灾变。或复有人知亲别久远来归家念彼人故。杀害虫兽不可称计共相庆贺以积殃祸之根。是故说曰。念者是恶累也。彼则无诸缚者。所谓缚者羁绊人。神不至无为如契经所说。夫人染着爱心未尽者有缘有因所趣生处。或彼终生此。有因有缘系所系缚所缚结所结。犹如智人及智弟子。若能作华鬘先作长绳为本因上织华鬘以花为缘得成华鬘。爱心未尽者亦复如是。有缘有因所趣生处彼终生此。有缘有因得果证之人。不复经此诸缚之难。是故说曰。彼则无诸缚。无念无不念也。以离恼热念而无恩爱。无为乐游戏第一义。是故说曰。无念无不念。

念为求方便 非义未设权

权慧致大义 自致第一尊

念为求方便者。欲得修习无上智慧分别深义无有欺诈。已成此慧终已无乱。是故说曰。念为求方便也。非义未设权者云何。非义与此深义亦不相应令人堕恶。不兴善根为诸智人所见嗤笑。若能改已往失者。令作将来福也。便为天人所叹誉权得消咎譬于当时殖善本于来世。是故说曰。非义未设权也。权慧致大义者云何。与善知识从事教人正见

不顺邪业。亦复不习外道异术承受其义。所谓义者无漏慧义禅义观义。是故说曰。权慧致大义也。自致第一尊者。诸佛世尊奉持禁戒不放逸人执心牢固不入邪聚恒以禁戒训诲众生常求三业。是故说曰。自致第一尊也。

莫与爱念会 亦莫不念俱

爱念不见苦 不念爱忧戚

于中生愁戚 消灭人根原

莫与爱念会者。昔有二人共相爱敬不能相离。行则俱进食则同甘。中共离别各在异处。后复追忆思共相见。屡遣信唤欲得同处。卿若不来益吾愁矣。此人怨家与彼人亲亲。彼其来唤宁可共赴其命耶。遂便从命相与共往。别久相见内怀欢喜。见彼怨家情愤不悦。在其隐处亲亲义言。奚复与我怨家游止同行我不喜见。得此言说爱着偏多便共俱还。其后思想复遣信唤如是再三。复语亲亲何故与彼人游处耶。其人报曰。爱至待厚退忘来言。即复报曰。思见所欢复见恶缘。我今何为乃尔恋着亲亲两不相适耶。即便捐家妻息出家学道。复有一人唯有一子为罗刹鬼所持。昼夜忧念不能舍离。时罗刹鬼全举小儿诣鬼住处经十余日。彼人不见其子昼夜忧念死而复稣。罗刹鬼复将儿还。父见儿喜不能自胜终日抱弄视无厌足。若见罗刹复怀愁忧衣毛为竖。复经十日罗刹鬼复将小儿还诣鬼国。父后追忆不离食息如是数反遂成忧疾。其父思惟人生忧恼其苦万端。我今宜可舍家为道。即便出家得在道次。尔时世尊欲度彼人等。示现权慧安处无为。在大众中而说此偈。

莫与爱念会 亦莫不念俱

爱念不见苦 不念爱忧戚

于中生愁戚 消灭人根原

世尊说曰。恩爱犹尚不可恋慕。况非恩爱而可亲近。时二比丘内自思惟。如来所训正为我等。宜自谨慎修无上梵行。昼则经行夜则坐禅。未经旬日即获道迹身能飞行眼能彻视六通清彻无所挂碍。于如来佛法为有反复。咄嗟恩爱不可恃怙。诸结使尽得罗汉果。善哉福报如影追形。福业冥报如油津衣。身自衰丧罪福不朽。

爱念就后世 朋友知亲多

长夜愁忧思 念离甚为苦

爱念就后世者。父母兄弟姊妹中表及诸知识男女大小。从今世至后世流转不停。是故说曰。爱念就后世朋友知亲多也。长夜忧思啼泣号哭蓬头乱发捶胸懊恼。是故说曰。

长夜愁忧思。念离甚为苦者。恩爱已离或在他方或复命终所求不得所念不从。是故说曰。念离甚为苦。

念色善色容 天身而别住

极乐而害至 为死王所录

念色善色容者。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上空界有天名欢乐。过差展转共集作倡伎乐终日无厌。由其欢乐过故从彼命终今生此间比丘当知复有天名曰喜笑。展转共集举声大笑终日无厌。以其笑过差故从彼命终来生此间。是故说曰。念色善色容也。天身而别住者。昼夜戏笑不计无常对至。谓为受天之福无有穷已。极乐而害至作倡伎乐举声大唤。皆是害本皆当捐弃。寿非久保便为死王所摄。随形料简科量罪福分别善恶。重罪付镬汤轻付鬲子。平正如水齐量如概。是故说曰。为死王所摄也。

若人处昼夜 消灭念爱色

自掘深根本 不越死径路

若人处昼夜者。专精一意断欲界欲爱永尽无余。昼则勤精夜则讽诵。是故说曰。若人处昼夜也。消灭念爱色者。已灭已尽度有至无无复恚怒。是故说曰。消灭念爱色也。自掘深根本者。或时掘念根或掘爱根或掘恋慕宗亲缚着之根。着勇猛服执智慧钁掘三毒根永使不生是故说曰自掘深根本也。不越死径路者。爱着田业财宝七珍皆为死径。心意恋着初不舍离亦是死径。当求方便超越死路至不死处。是故说曰。不越死径路也。

不善像善色 爱色言非爱

苦谓为乐色 放逸之所使

不善像善色者。善者意所贪乐终日玩习而不舍离为人称讥。如此众善除舍远离。为智者所讥为智者所弃为智者所责。是故说曰。不善像善色也。云何爱色言非爱。爱者无欺无诈。令人忧恼所欲不果遂生爱恋。是故说曰。爱色言非爱。云何苦谓为乐色。乐者身中诸根寂静不乱。志性安和不兴乱想。亦能使人生众苦恼。先欢而后忧。是故说曰。苦谓为乐想。放逸所使者。放逸之人心不常定与诸五亲共相娱乐。生欣怒心放意自恣。是故说曰。放逸之所使也。

夫欲自念者 不与恶共居

此则难获得 乐为恶根本

夫欲自念者。若人欲自爱身当先爱彼。不由此爱伤害生命。是故说曰。夫欲自念身也。云何不与恶人共居。世间多诸畏惧。与恶从事遂积重罪。不与恶共居者。身口意常

清净。是故说曰。不与恶共居也。此则难获得者。不修善本不教一切众生立于根门。亦复不能广化未悟。是故说曰。此则难获得也。乐为恶根本者。夫行恶人终无有乐心在杀害修不善本。是故说曰。乐为恶根本也。

夫欲自念者 善宜自守护

犹如防边城 深堑固乃牢

失三离三者 智者宜自悟

夫欲自念者。犹如边城常当守护。自防护身亦复如是。或畏外寇来入境内。复恐自下私窃叛逆。复畏内人与外情通。内心城者亦当如是。常当三事防护。恐外结使贼来入境内。复畏心所念法与外尘同。内不思惟挍计。尘劳心城危险难赏难护多诸恐畏。守护坚牢无有恐惧。心城亦如是。守护牢固无有恐惧。是故说曰夫欲自念者也善宜自守护犹如防边城深堑固乃牢失三离三者智者宜自悟也。

夫欲自念者 藏而使牢固

犹如防边城 内外悉牢固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是时世尊告诸比丘。若边境郭七业成就四食充实易护易满。外寇欲来攻者终不能得。除其内人与外通也。云何边境七业成就。于是边境鹿角外防牢固不可移动。是谓边城初业成就。外寇不能得坏。复次边城掘堑深广修饰极妙。是谓边城二业成就。外寇不能得坏也。复次边城造其却敽以俟战斗。是谓边城成就三业。外寇不能得坏。复次边城战具备足。弓弩机关飞轮水道融铁雷石戈矛利槊内备退道是谓边城成就四业者外寇不能得坏。复次边城四面安四种军象军马军车军步军。除其内人与外通者。是谓边城成就五业。外寇不能得坏。复次边城。瞻守门户持时晓夜解知号令即别善恶识者听入不识者不听入是谓边城成就六业外寇不能得坏复次边城高峻内外划治。除其内人与外通者。是谓边城成就七业。外寇不能得坏。云何边城裹四食充满外寇不能得攻。复次边城饶薪多水。除其内人与外通者。是谓成就初食。外寇不能得其便。复次边城丰饶谷米库藏充满。除其内人与外通者。是谓边城成就二食。外不寇能得便。复次边城饶稻麦豆。除其内人与外通者。是谓边城成就三食。外寇不能得其便。复次边城饶诸熟食。油酥脂膏鱼脯干肉。是谓边城成就四食。佛说此偈内外牢固奸宄寇贼不得其便。是故说曰犹如边城内外牢固。常当专意内无色想除外色。外无色想除内色。内外无色想除内外色也。

当自防护 时不再遇 时过生忧

坠堕地狱

当自防护者。执心不乱诸根寂定。目见生死灾害炽然修诸善法。知泥洹城清凉无为防护秽浊心垢之恼。是故说曰。当自防护。时不再遇者。于亿千万劫乃遇一良时。虽复遭遇或前或后或生中国与贤圣相遇诸根不缺宿种功德。遭值佛世汝等宿缘堪任断结越次取证。尽诸有漏成无漏行。是故说曰。时不再遇。时过生忧者。从无数劫积善所致乃遇良时。良时已过悔无所及。有八事中间不得向王有所陈启。云何为八。王遭丧难不得有所陈启。王身遇热患不得有所陈启。王饥未食不得有所陈启。王入深宫不得有所陈启。王或入库藏或侵他境不得有所陈启。王或与鼎臣共议不得有所陈启。有人发举阴谋之事不得有所陈启。王独坐静默意有所规不得有所陈启。俗间八事有所禁忌不得自宣。今此内法亦复如是。在八无闲不得兴发善心。云何为八。或遭丧难亲族死亡不得兴发善心。在八地狱十六鬲子刀山剑树火车炉炭受诸苦恼身烂心焦于其中间不容善心念道。或在饿鬼腹如泰山纵广数十由延。咽如细针长数十丈一寸千鬲。尔时意荒心念饮食。于其中间不容善心念道。若生六天一男服饰百亿庄严食以甘露玉女围绕视东忘西视右忘左。如数疾轮无有端绪。于其中间不容善心念道。若生边地夷狄之中。无佛法众不闻三法之音语。不真正心无笃信生在邪见。或生长寿天于其中间不容善心念道。或生中国手脚不具六情不完。或聋盲喑哑于其中间不容善心念道。或生佛后五无间处于其中间不容善心念道。若佛兴出于世其人在邪见家不信三宝。与颠倒相应。于其中间不容善心念道。是谓八不闲处。善不与恶俱恶不与恶善俱。佛告比丘如我今出现于世。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具足敷演道义。上中下善志趣灭度度未度者。是故说曰时过生忧堕地狱中。

遍于诸方求 念心中间察

颇有斯等类 不爱己爱彼

以己喻彼命 是故不害人

遍于诸方求者。心念十方何等众生不畏死不怀恐惧。复有何等众生不念乐不患苦。复有何等众生具一切众行。而自娱乐。是故说曰。遍于诸方求也。念心中间察者。心常忆念行业之本。行业有二种。一者净观。二者不净观智者净观不智者不净观。是故说曰。念心中间察也。云何颇有斯等类者。若大若小若好若丑。各自有性彼彼自相念如念己身无异。是故说曰。颇有斯等类也。不爱己爱彼者。人之受形四大俱等命根一类无有高下。彼命此命俱终变易。是故说曰。不爱己爱彼也以己喻彼命是故不害人也。

一切皆惧死 莫不畏杖痛

恕己可为譬 勿杀勿行杖

一切皆惧死者五道众生回转四流皆畏楚毒自护已命。世尊说曰。若欲护己者。不当行楚毒世间狂夫横行罪业。或以刀杖共相伤害。戏笑为恶号哭受痛怀毒阴谋祸及门族是故智者绝祸于未生。资福于无形。是故说曰。一切皆惧死莫不畏杖痛恕己可为譬勿杀勿行杖夫行杀者生辄短命是故汝等当避于杀也。

譬人久行 从远吉还 亲厚并安

归来喜欢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舍卫城里有人名曰钟磬。宗族五亲不可称限。己身贫匮乏诸财产衣不覆形食不充口。五亲相见皆佷头而过。钟磬自念五宿少福生不遇时。自知贫困五亲离薄。出则为人所笑入则为妻儿所责宁出此国造他方土死活由天安知余事。正使处他国土宁彼死亡不在此求活。时彼钟磬即出国界适他邦域。卖庸客作勤力生活。忆本穷悴为五亲所薄。昼夜勤勤不暇食息。渐渐积财无数。金银珍宝车碾马瑙珊瑚虎珀骆驼驴骡及以车舆载致珍宝归还本国。诸五亲闻钟磬多获珍宝还来归家尽出迎逆与家别久乱发鬓长衣裳垢坌步负钱财。五亲不识而问曰。钟磬今为所在。钟磬报曰。乃在于后斯须自到。五亲留待复问后人钟磬所在。后人报曰。钟磬最在前如是经久不见钟磬。钟磬但言在后。后人复言在前遂欲至家不识钟磬。时诸五亲捉钟磬奴指示钟磬五亲得与相见与卿别久各不相识人存形变乃至于斯。今我五亲故来迎卿何为面欺故言在后。钟磬报曰。我非钟磬。后车载宝货乃是钟磬。曩昔贫悴为诸五亲所见轻忽对面相见佷头而过。汝今何为求于钟磬。五亲报曰。我等接遇卿者。今日何由得致此财。虽尔五亲不多如本不及尽。往城外共相问讯。沐浴澡洗。更着新衣入城归家。至明清旦辞五亲。违远如来日久欲往礼觐问讯诸亲报曰。我等亦欲随从。是时五亲相将共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见众坐已定便说斯偈譬人久行从远吉还亲厚共安归来喜欢。尔时钟磬及诸五亲欢喜踊跃善心生焉即起长跪请佛及僧至家设供。如来默然受请。明日时到着衣持钵。比丘僧众前后围绕往造磬家各各次坐。钟磬手自斟酌行甘馔饮食。食讫行水更取小坐在如来前。而受咒愿。如来说偈。

好行福者 从此到彼 自受福祚

如亲来喜 起从圣教 禁制不善

近道见爱 离道莫亲 近与不近

所往者异 近道升天 不近堕狱

尔时钟磬及诸五亲闻佛所说心开意悟。即于坐上得尽信之法。

乐法戒成就 诚信乐而习

能自敕身者 为人所爱敬

乐法戒成就者。众生之类习于法教修诸善法戒成就者云何。若有众生奉持禁戒无毫厘失持此戒福。复生梵天受福无穷。此则缺戒不奉禁律。何以故。由其摸质天福故。若复有人奉持禁戒毫厘不失持禁戒福不求生天为梵身帝释。不求作魔王不求作转轮王典四天下。我今持戒之福求于无上等正觉。是谓名为戒成就。是故说曰。乐法戒成就也。诚信乐而习者。执信坚固常乐修习心不恐惧亦无乱念。一一笃信所行真实常处有记不处无记。出言至诚不说彼此。是故说曰。诚信乐而习。云何能自敕身。夫行善者自为己身以物惠施自爱其福。奉持禁戒舍放逸意求于济神为后世作桥梁。论经说义广采异同亦为己身。是故说曰。能自敕身也。为人所爱敬者。执行之人所游方域为人所敬叹说其德福。由人弘名称外被。是故说曰。为人所爱敬也。

为人所爱敬 皆由己所造

现世得称誉 后生于天上

为人所爱敬者。人之行全则名显。外来为数千万人所见尊奉。言从语用为人摽首。斯由积行无亏损故。是故说曰。为人所爱敬。皆由己所造者。人修善行求免厄难。受人信施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则不损耗于禁律法。内有真诚外能消化。是故说曰。皆由己所造也。现世所称誉者。为天人所叹德可敬可贵所游之方无所挂碍。是故说曰。现世所称誉也。后生于天上者。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七宝殿堂受福自然。是故说曰后生于天上。

教习使禀受 制止非法行

善者之所念 恶者当远离

教习使禀受者。在于法功德中教授正法。随彼所须而演其教。是故说曰。教习使禀受。制止非法行者。非法行者人所憎恶多兴乱念。众恶之原令人堕地狱饿鬼畜生。是故说曰。制止非法行也。善者之所念者。修善之人善德具足。终不使人至于恶道。是故说曰。善者之所念也。恶者当远离者。要知识者即是恶也。行不至要动与恶俱。心中所念以恶为首。是故说曰。恶者当远离也。

善与不善者 此二俱不别

不善生地狱 善者生天上

善与不善者。各自别异。一者妙。二者非妙。一者定。二者乱。一趣善道。二趣恶道。一得善誉。二致诽谤。是故说曰。善与不善也。此二俱不别者。从此人间终亦从行地死从此造业而致来变。是故说曰。此二俱不别也。不善生地狱者。恶知识人修不善行己所施为。亦欲使人同己。是故说曰。不善生地狱也。善者生天上者。所谓四双八辈十二贤士。修善本游虚无不乐世烦。是故说曰。善者生天上也。

戒品第六

慧人护戒 福致三宝 名闻得利

后上天乐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慧人欲求三法者。常当护于禁戒。云何为三法。一谓善者称之慎以法律。二者设得利养无能遏绝。三者身坏命终上生天上。是谓持戒之人。行此三法终受其福。尔时世尊在大众中而说此偈。

慧人护戒 福致三宝 名闻得利

后上天乐 常见法处 护戒为明

得成真见 辈中吉祥 持戒者安

令身无恼 夜卧恬惔 寤则常欢

尔时众会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戒终老安 戒善安止 慧为人宝

福盗不取

戒终老安者。持戒之人虽复年耆老朽。天龙神祇常随护助。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休勒人与非人鸠槃荼匹奢遮罗杀鬼。如此等类常护长老持戒之人。昼夜禁卫如影随形。是故说曰。戒终老安也。戒善安止者。若有众生信向如来信根成就。信有二业。一无狐疑信。二有根本信。在诸众中若沙门梵志婆罗门众梵众魔众。不能使持戒之人回心就恶。为天人所供养。是故说曰。戒善安止也。慧为人宝者慧者。亦名为光。亦名为明。亦名为炬。亦名为锭。亦名为眼。亦名为日。亦名为月。亦名为大火聚。亦名诸法之晖曜。犹如世人多财珍宝乃得居里。慧人宝者亦复如是。功德慧明二事具者乃名为人宝。是故说曰。慧为人宝也。福盗不取。犹如杂阿含契经说。有天至如来所而问斯义。何物火不烧何物风。不飘何物风不动何物水不渍何物地不败。何物王盗贼暴雷所不损。何物在库藏不守不耗损。尔时世尊告彼天曰。福火不烧。福风不动。福水不渍。福地不败。福王贼不劫。暴雷无所害。福致诸库藏。不守亦不损。尔时诸天闻佛所说欢喜踊跃。复以

此偈赞颂如来。

善哉世最胜 为现世光明

我等修善行 得受诸天福

是时诸天复重以颂问曰。

何终为善 何善安止 何为人宝

何盗不取

世尊以颂报曰。

戒终老安 戒善安止 慧为人宝

福盗不取

时彼天人闻佛所说戢在心怀。即从坐起绕佛三匝。忽然不现还于天上。

修戒布施 作福为福 从是适彼

常到安处

修戒布施者。施有二事。若持戒牢固兼行布施于天世间自然受善报。若施持戒之人多获果报。是故说曰。持戒布施也。作福为福者。或复有人持戒完具。不广多闻所获功德盖不足言。若复有人持戒完具加复大智多闻惠施。彼者获福无量。是故说曰。作福为福也。从是适彼者。从今世至后世心常欢悦心无悔吝。是故说曰。从是适彼。常到安处者。冀望具足自然欢乐心意悦豫。自知戒具布施清净必受功报不堕邪部。昼夜欢喜不怀热恼。施持戒人及多闻者亦复如是。是故说曰。常到安处。

比丘立戒 守摄诸根 食知自节

寤意令应

比丘立戒者。执志坚固不可沮坏。不为色声香味细滑法所牵。是故说曰。比丘立戒也。守摄诸根者。具足眼根耳鼻舌身根意根皆悉具足无所缺漏意不错乱亦无他念。尽随诸根修其妙行。是故说曰。守摄诸根也。食知自节者。量腹而食亦不畜积亦不贪餮。尊者昙摩难提说曰。多食致患苦少食气力衰。处中而食者如称无高下。尊者僧迦罗刹造立修行经亦作是说。犹如多捕众鸟藏在大器。随时瞻视养食以时。毛尾既长随时剪落选其肥者日用供厨。中有一鸟内自思惟。若我食多肥则致死。若饿不食复致丧身。宜自料量少食损肤衣毛悦泽当从笼出。如其所念即便少食。衣毛悦泽便从其愿。彼修行人亦复如是。内自校计如我多食便自瞢瞢不得修道。不获思惟善法。诸恶法日夜滋甚。贪欲嗔恚

愚痴皆由多食。不获至竟。佛契经说多食之人有五苦患。云何为五。一者大便数。二者小便数。三者饶睡眠四者身重不堪修业。五者多患食不消化。多食之人有此五苦自坠苦际不至究竟。是故佛说食知自节也。悟意令应者。昼夜警悟系意在禅。若睡欲至时当舒一脚垂于床下。若睡缠绵不解。当垂两脚到于床下。若睡重当经行。经行睡重者以水洒面。若复不解仰观星宿以寤其志。初夜中夜后夜令无懈怠。是故说曰。寤意令应。

意常觉悟 昼夜力学 漏尽意解

可致泥洹

意常觉寤者。身口意常得觉寤。淫怒痴至寻能除断。不遇烦恼所游安隐。是故说曰。意常觉寤。昼夜力学昼习夜亦尔夜习昼亦尔。初夜中夜后夜亦复如是。持心专一无他异念。唯从于道思惟心所念法。是故说曰。昼夜力学。漏尽意解者。意勇刚强乃能尽漏。持心懈慢者。不能尽漏不能精勤于行。是故退转堕于凡夫部。然彼行人昼夜精勤如救头然。持心勇捍不虑崄难。志崇断结灭漏为先。是故说曰。漏尽意解也。可致泥洹者。众行已办世患诸恼永不复生。求入泥洹大化诸结缚着染污人者隐而不起。趣泥洹境无有挂碍。舍现在业入泥洹境。是故说曰。可致泥洹也。

慧者立禁戒 专心习其智

比丘无热恼 可果尽苦际

慧者立禁戒者。戒不移动善住牢固亦不可移。慧者除去愚闇终不处在愚惑之中。犹如猛将身被重铠。手无剑者则不能克定强敌。有剑无铠者亦复不能降彼强敌。若使猛将身被重铠手执利剑。前后固崄与贼共战必有所办则无狐疑。修行之人亦复如是。身被戒铠心无慧剑者。则不能坏结使原首。正使有慧身无戒铠。则不能坏其结使。若彼猛将身被戒铠心执慧剑。前后固崄与结使共战必能果办。是故说曰。慧者立禁戒也。专心习智者。以慧炼心寻究诸垢。犹如矿铁数入百炼之炉。柔可为刚伪可为真。犹如大海日夜沸动浊滓下沉变成宝珍。人亦如是昼夜役心不止便获果证。是故说曰。专心习智也。比丘无热恼者。虽复天地融烂形。处其中终不热恼无所伤损。何以故。比丘立根得力志不退还所愿必果。比丘者坏诸结使永尽无余。身被袈裟手执应器。到时诣家正惭愧颜。获施无粗细愿及灭度故曰比丘。是故说曰。比丘无热恼也。可果尽苦际者。尽其苦原永灭无余。更不复涉历苦难。从是苦灭功福日滋。是故说曰。可果尽苦际。

以戒降心 守意正定 内学止观

无忘正智

以戒降心者。常系心不失亦不游荡纵逸。是故说曰。以戒降心也。守意正定者。定有三品。或善不善无记。护善定者不使不善定得伺其便。恒念思惟吾今已获正定要究竟原本。何缘使不善定错乱其间。是故说曰。守护正定也。内学止观者。常念系心念明除去闇冥为示炬锭观察爱根推寻痴本止而不生。是故说曰。内学止观无忘正智者。智之所照无往不在。心念智随如两牛共一轭。犹如漏尽通役形轻重。以身持心以心持身。身心已应所适无碍石壁皆过。斯为炼心入微炼微入身。心念形随无所触碍。是故说曰。无忘正智也。

蠲除诸垢 尽慢勿生 终身求法

勿暂离圣

蠲除诸垢者。意中诸垢缚使缚着诸受阴入已尽已灭无复茎节枝叶。是故说曰。蠲除诸垢。尽慢勿生者。憍慢增上慢执意持心制慢使灭。阴种结种二迹俱灭。是故说曰。尽慢勿生也。终身求法者。夫言身者。皆是形器之数结。亦名身阴身聚身养生之业。亦名为身象马车步四色兵众。亦名为身。身中甚者莫过结身。能坏结身求正法者是谓离缚。不处有为不念七处三观真佛弟子与坚信坚法相应能坏结聚。是故说曰。终身求法也。勿暂离圣者。常念从贤圣绍继宗徒。心所喜乐贤圣所居其事有三智。诸结使尽一智也。有余泥洹界二智也。无余泥洹界三智也。是故说曰。勿暂离圣也。

戒定慧解 是当善惟 都已离垢

无祸除有

戒定慧解者。彼修行人。戒品定品慧品三业具足以自缨络。摧结使聚何往不坏。犹如国王财富人盛才技过人。便能安恤国民外寇不加。今此行人亦复如是。三业具足坏结使寇亦无疑难。戒为立志定捡乱心慧断结使。是故说曰。戒定慧解也。是当善惟者。思惟三品昼夜履行初不远离。是故说曰。是当善惟也。都已离垢者。所弘究竟知生死苦。于中拔济极净无瑕亦无诸垢。是故说曰都已离垢也。无祸除有者。已离苦恼鼎沸之患尽诸三有。更不受胎如实知之。是故说曰。无祸除有也。

着解则度 余不复生 越诸魔界

如日清明

着解则度者。行有六品。欲界色界无色界结聚缚垢。欲界所出痴慢愚惑以自缠络。是故说曰。着解则度也。余不复生者。彼修行人思惟观察如实知之即求方便求灭彼结生死已尽更不受胎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是故说曰。余不复生也。越诸魔界者。六天以下皆是魔界。多诸苦恼闭塞道心不令人至无为之处。阎浮利内有异类众生。名曰摩佉。昼则

隐藏处在生熟藏间堕魔部界。是谓欲界为魔所害多诸患祸。贤圣之人越于邪境。是故说曰。越诸魔界如日清明者。犹如日明无有五蔽。云何为五蔽。一者云。二者烟。三者尘。四者雾。五者阿须伦手。无此五患者即日月清明。修行比丘亦复如是。离五阴盖。云何为五盖。一者贪欲盖。二者嗔恚盖。三者睡眠盖。四者调戏盖。五者疑盖。修行比丘离此五盖者。即得清明内外通达如紫磨金。是故说曰。如日清明。

狂惑自恣 比丘外避 戒定慧行

求满勿离

狂惑自恣者。愚惑凡夫所行卒暴。犹如猿猴舍一取一。心如疾风驰念万端。是故说曰。狂惑自恣也。比丘外避者。持行如水忍恕如地。所谓比丘不猗豪族能自制情闭塞六门乃谓比丘。是故说曰。比丘外避。戒定慧行者。戒品定品慧品昼夜精勤不兴放逸。欲度巨海当乘大舫。欲趣灭度当须戒定慧行。损不善法增益善法。违此正教不顺法律者。则于佛法圣众便有相累。是故说曰。戒定慧行求满勿离也。

既不自恣 又不想念 是故舍慢

如是不生

既不自恣者。不驰于色声香味细滑法。是故说曰既不自恣也。又不想念者。心所念法于其中间唯修定意。亦不想念色声香味细滑法。是故说曰。又不想念也。是故舍慢者。内思止观制去意乱。恒入定意不得布现。憍慢色声香味细滑法。是故说曰舍慢也。如是不生者。犹如彼不在色声香味细滑法。心所念法亦复如是。心之所念犹如天雨如车翻弃谷。心所念恶复多于彼。是故说曰如是不生也。

智者学牢固 于诸禁戒律

直趣泥洹路 速得至灭度

智者学牢固者。承佛教诫受师训诲去邪就正。心常坚固不为弊心沮坏。是故说曰。智者学牢固也。于诸禁戒律者。随时行道守护禁戒。智者所修非愚者所行。是故说曰。于诸禁戒律也。直趣泥洹路者。永息无为亦无终始寂灭无生。是故说曰。直趣泥洹路也。速得至灭度者。中间无碍犹河暴溢尽趣于海。是故说曰。速得至灭度。

华香不逆风 芙蓉栴檀香

德香逆风熏 德人遍闻香

昔佛在罗阅只迦兰陀竹园所。尔时尊者大迦葉在耆阇崛山中。然大迦葉生长豪族。身体柔软食则甘细不曾粗麤。意所开化多愍贫穷。至贫家乞得食粗恶食便生疾。内风变

动遂成暴下。是时世尊告大目连。汝今随我问诸疾人。对曰如是。世尊即将目连诣耆阇崛山。时大迦葉独坐闲房无有瞻病之人。如来即往诣大迦葉窟。迦葉见佛欲从坐起。尔时世尊告大迦葉曰。汝今抱患但坐勿起吾自有坐具自随。尔时世尊知而问迦葉曰。汝今独空房无有瞻视病者。云何能乐此空山中。时释提桓因在迦葉后立。时大迦葉白世尊曰。而说此偈。

舍天王位 为德不惓 心怀欢喜

枸翼瞻视

尔时世尊告释提桓因而说此偈。

天身性清净 香熏以自涂

云何降神意 瞻视臭秽身

尔时释提桓因叉手合掌而白佛言。重说此偈。

最胜今当知 戒香无等伦

我今嗅功德 不计丑陋形

然今世尊天上诸香增炽结本长益尘劳。贤圣戒香断诸结使闭塞祸门不漏诸欲。然今世尊如此凡香流转生死涉历劫数。不能令人永入寂静。贤圣戒香亿千百劫时时乃有。尔时世尊微察释提桓因而说此偈。

善哉天帝因 今意甚希有

能于放逸中 摄意修德本

尔时世尊因此法本处在大众而说此颂。

华香不逆风 芙蓉旃檀香

德香逆风熏 德人遍闻香

夫世间诸华香尽顺风香不逆风香。戒德之香亦逆风香亦顺风香。世间华香齐熏欲界不熏色界。或直熏一方不熏三方。持戒之香香彻十方。华香逼近乃别。持戒之香上彻一究竟天。是故说曰。华香不逆风德人遍闻香。

旃檀多香 青莲芳华 虽谓是真

不如戒香

旃檀多香者诸世所说。沉水木槚旃檀都良此是根香。华香者。青莲芙蓉瞻卜须干提末须干提华至解脱华纯日精华分陀利华。如是众华数十百种于持戒香百倍千倍万倍巨亿万倍不可以譬喻为比非心所思非意所度。今此众香随人一世现身娱乐。不能随人至于后世。持戒之香现世蒙祐于百千劫未曾唐捐。是故说曰。虽谓是真不如戒香也。

华香气微 不可谓真 持戒之香

到天殊胜

华香气微者。旃檀木槚中国所贵边土所无。戒德之香上熏过诸天。下彻十方弥满世界无不闻者。是故说曰。华香气微不可谓真持戒之香到天殊胜者。忉利诸天纵情放意所念自由犹尚叹誉。持戒之人修善得福为恶堕罪。诸在戒品定品慧品解脱见慧品度知见品可敬可贵为无上道。何以故。如此之人为人导师牵示正路。开人愚冥令见慧明。是故说曰。持戒之香到天殊胜。

戒具成就 定意度脱 魔迷失道

魔不知道

戒具成就者。四部之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斯戒具清净无有毫厘缺漏。魔王虽有豪势统领欲界于中独尊。然不能知四部之众所获果证。亦复不知从何道果得尽漏结。是时弊魔口与心语。此诸黑服之士。剃发露譬偏袒右肩修禅习定。或有进至离我浊境。或有往还不由我教。或有永灭不知神识所处。或有舍寿知识所趣。是故说曰。魔迷于道魔不知道。

此道为究竟 此道无有上

向得能究原 禅定是缚魔

此道为究竟者。安隐无为快乐无穷。趣向一道至泥洹门。是故说曰。此道为究竟也。此道无有上者。于此道更无有上。诸天龙鬼敬心承事兴致供养。尊者舍利弗有一沙弥名曰纯头。长年八岁得六神通飞腾虚空至阿耨泉。有五通梵志名曰须拔。亦至彼泉。时彼耨泉守泉青衣鬼。驱逐五通梵志。瓦石打掷不使逼近神泉。纯头沙弥乘虚空至。彼青衣神鬼数百之众皆前迎逆。或前收摄衣者。或持净水洗手足者。或以净巾拂拭首面者。或以香汤沐浴身体者。须拔梵志放声说曰。我今以得五通神德无量。力能移山住流回转。天地犹掌回珠。自学道以来百二十余年。劳形苦体形神疲极。或事五明四处然火日光上照。或卧灰粪。或卧荆棘崄难之中无道不学。然更驱逐不得至泉。然此黑衣小儿年在七八未离乳哺。身体秽臭故存。然更待敬过重迎逆承事用何等故。时青衣鬼语梵志曰。今此

学士形年虽小行过三界。得贤圣八品道。汝今无是故不兴敬。有一婆罗门名曰阅叉。兴立一寺亦名阅叉。恒供给酥油供寺然灯。时有远方婆罗门来至阅叉寺中。又闻阅叉梵志高才明德。偏信佛法建立神庙与共相见共相问讯。时有一沙弥复来迎。取油酥供寺然灯。众多梵志语阅叉婆罗门曰。汝审向色衣人礼耶。言语未讫沙弥已至。即复礼之。众多梵志语此梵志曰。汝出四姓才艺过人天文地理无不观练。神咒感灵无事不克。今此色衣之人出众多姓种非真正。何为违本法而向恭礼。又卿梵志执行清净自修。内藏图谶秘记行道成福何愿不克。文字章印无不周悉。佛行寡鲜有何可贵。舍本取末是我所疾。盖闻沙门寒贱巧诈繁滋。幻惑世人所行短促。齐荣一身不能延致梵福。正使相见正可擎拳而已。何为五体投地恭敬作礼耶。我等亲见甚怪所以。况先学大人岂能恕卿此罪耶。阅叉报众多婆罗门曰。诸人静默听我所说妙偈之颂。

贤圣德难量 八直无上道

是为沙门梵 如来口所宣

睹此形虽小 以果贤圣道

是故今自归 梵志何为嗤

是故说曰。此道无有上也。向得能究原者。须陀洹斯陀含能断欲界缚诸缠阴入。是故说曰。向得能尽原也。禅定是缚魔者。入定坐禅之人。乐处闲静志崇一意。计出入息执意牢固。能断魔缚反缚于魔。入定之人能使役鬼神如意即至。佛契经亦说我于天上人间遍观察之。缚中牢者不过魔缚。然为漏尽罗汉所见摧辱。于当来变更不受生。是故比丘当作是学当求方便断魔牢缚。

出曜经卷第七 学品第七

护身恶行 自正身行 护身恶者

修身善行

护身恶行者。何以故说身恶行。自知内过知他人过故名恶行。恶已充具颜色变异。或以手拳相加毁坏形体。此恶众事今世后世不获安隐。或堕饿鬼畜生中形貌丑陋。若生人中才不及人。有异梵志为犬所啮。梵志恚怒身心炽盛。要治恶犬使不暴虐。父母告曰。梵志犹犬啮婆罗门。婆罗门复可啮犬不也。梵志报父母要当治犬使不纵毒。父母告子不随我教恣汝所为。是时梵志捉犬反缚以杖捶打。打时有二非义草索伤犬足复令失粪。此众生类亦复如是。诤小致大以用害身。诸佛世尊大慈加被训诲众生令不诤讼。然众生类不从其教嗔恚所缠。复生二非义为众苦所缚。当复经历地狱饿鬼畜生之恼。虽得为人

形貌丑陋。如是众恼不可称记。是故世尊说护身恶行。护身恶行已获何功德。答曰。获二功德名誉善本。云何为二。若处在天宫受福自然七宝殿堂悬处虚空。若生人中颜貌端正见者欢喜皆来归仰。在大众中为数千万众所见尊奉。如月独明众星回附。是故说曰。护身恶行。自正身行者得何功德有何名誉。答曰。于现世中亦得名誉。若使身灭命终亦得名誉。云何于现身中而得名誉。若于今身进止行来。为数千万众所见供养。若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自正身行复有何功德。答曰。凶弊邪魅暴恶鬼神不能得便。怨仇伺捕不能得捉。于是颂曰。

怨仇弥满世 欲求得其捉

种恶还自加 犹蛇反自毒

形为苦本心为祸首。是故世尊说曰。自正身行也。护身恶者何以故说。恶行所趣非真如所说恶财恶子恶服恶处恶土此皆名恶。或缘知亲作恶。或缘非知亲作恶。是故如来说护身恶者也。修身善行者。善行有二业如所说。善财善子善服善处善土身修善行。于佛法圣众父母尊长尽行恭敬无他越逸。是故世尊说修身善行也。

护口恶行 自正口行 护口恶者

修口善行

护口恶行者何以故说。自知内过知他人过故名曰恶行。若已嗔恚发口骂詈虚生过吝。使数千万众皆生恶念。而不自觉亦复不知。后受恶报咸共怀嗔恚。彼骂者后入地狱饿鬼畜生受苦无量。若生人中多被诽谤言不信用。能守护口者自致福报亦生天上快乐自然。若生为人不被粗言。是故说曰。护口恶行也。自正口行者为得何等功德。答曰。为数千万众所见叹誉。传相告语此人良谨与行相应言不粗犷。不求彼短不讥彼失口齿端严言不强吃。是故说曰。自正口行也。护口恶者者其义有二。或当贤圣默然。或当法说义说。夫欲出言先当自理。言致败身非独一人。若吐粗言为人所疾进止行来无人敬待。是故说曰。护口恶者也。修口善行者。诸修善行之人心怀仁慈吐言柔软不伤人意为众多人所见爱念。是故说曰修口善行也。

护意恶行 自正意行 护意恶者

修意善行

护意恶行者。于意三行最为上首。意一念顷能使城郭村落尽为丘野。如契经所说。云何居士汝颇闻有流沙空。野随沙门空野闲静空野不。长者白佛。闻有流沙旷野随沙门空野闲静空野。佛告居士。云何居士谁造此流沙空野随沙门空野。长者白佛。皆由神仙意念

恶故。咒术所作有此流沙空野随沙门空野。如修行经说。十九人执修正行唯有一人不应在闲静之处。以其口业心。恶持行之人不许此人在旷野间。即告彼人曰。汝心怀恶所念不善。宜在人间诵习经典佐助众事。役心乱意应成道果。汝设在空之中欲求空意意方念乱恒。生不善自致灭亡不至善道。不护意者随意所种入地狱饿鬼畜生中。设得为人辄堕卑贱为人所疾见则不欢。能护意者。若生天上。封受自然金床玉机七宝殿堂。若生为人人所爱敬。是故说曰。护意恶行也。自正意行者。意所驰念难禁难制。由意生念能使成事。身危妙行退转垂办之证转为凡夫。是故说曰。自正意行也。护意恶者。息意寂然不生想着修意正行敛意专一。是故说曰。护意恶也。修意善行者。意念善行身修正法口宣其教二事由意乃至无为。是故说曰。意修善行也。

身弃恶行 及口恶行 意弃恶行

及诸秽恶

身弃恶行者。舍身恶行永灭无余。是故说曰。弃身恶行也。及口恶行者。口所宣说不陈恶法亦莫布现恶事。是故说曰。及口恶行也。意弃恶行者。意不念诸不善法不生害心于众生类。是故说曰。意弃恶行也。及诸秽恶者。诸外不善法与意并者。既不自利又不利人。尽当求灭不令使生。是故说曰。及诸秽恶也。

身修善行 口善亦尔 意修善行

无欲尽漏

身修善行者。身不造恶行。身行有三。不杀生。不盗。不淫劫。修此三业正其身行供养佛法及众僧。扫洒补治故坏塔寺。是故说曰。身修善行也。口意亦尔者。口有四过。不妄语不粗言不斗乱彼此不绮语。赞叹说佛功德叹法及比丘僧。承事父母师友长者。是故说曰。口善亦尔也。意修善行者。意有三过。不生嫉妒恚痴邪见。但生众善功德不随倒见堕邪部界。是故说曰。意修善行也。无欲尽漏者。无欲之人无量旷大无限之用。尽漏者诸阴盖持入不复。兴起是故。说曰无欲尽漏也。

身修善行 口意亦尔 于今后世

永生善处

身修善行者。问曰。上已身修善行有何不及复更重演。报曰。如来所化受教若干。或有欲广闻其义。或有欲略说旨要。略旨要者粗举五阴苦形。欲广闻其义者。一一断别身口意行。各随次第以其事类证而解之。复有欲闻广说略说。是故如来广演此偈如所说。身修善行者是谓广说。口意亦尔者是谓略说。如来观前众生意之所乐。便演其义令得

受化。亦使受化人所愿充满。凡诸善行饶益众生多所成就。是故说曰。身修善行口意亦尔。于今世至后世长夜受乐食福无穷永生善处。受福有二俗福无漏福。是故说曰。永生善处也。

慈仁不杀 常能摄身 是处不死

所适无患

慈仁不杀者。终不杀害触恼生类。不劫略他财。不淫犯他妻。所谓仁者得履贤圣善法。是故说曰慈仁不杀也。当能摄身者。昼夜谨慎以身御行如护吉祥瓶。宁自丧身分受刑斩。不托形命造不善行。昔有栴陀利家生七男。六兄得须陀洹道。小者故处凡夫。母人旃陀利得阿那含道。兄弟七人尽受五戒为佛弟子。彼国常仪方俗旧法旃陀利法要当行杀。国中设有男女杀盗淫欺及余重罪。尽使旃陀利杀之。时国主召彼大儿。今有应死之徒。汝行杀之。其人即向王拜求哀自陈。愿大王弘恕。身受五戒为佛弟子不敢行杀。守身谨慎不念邪非。宁自杀身不以犯戒杀害蚁子。时王奋赫天威嗔恚隆盛。告其人曰。卿为国民我为国主。不从吾教方更信佛浮说。寻敕傍臣速将此人诣市杀之。其人复白王曰。身是王民心是我资恣王所欲杀便杀之即将诣市而枭其首。王问傍臣。向应死人更有谁存。臣报王曰。余有强弟六人。王敕左右随次召来复敕杀人。其人报曰。身受五戒为佛弟子不敢行杀。王嗔怒盛复取杀之。如是尽唤兄弟六人。皆言受戒不敢行杀。王嗔恚盛尽使杀之。次复召小弟母子俱来。王见母来倍复嗔恚。前杀六子母不送行。今召小子何故便来。母白王曰。愿听微言以自宣理。前六子者尽得须陀洹道。正使大王取彼六人碎身如尘者。终不兴恶如毛发。今此小者处在凡夫。身虽修善未蒙道法润身。是故我念子未得道。或能失意畏王教令。自惜形命毁戒行杀故送来耳。彼当毁戒随王教令。不仁行杀身坏命终入泰山地狱。怜愍子故是以送来。王复问母。前死六子尽得须陀洹道耶。答曰尽得。王复问母。母身为得何道。母答曰得阿那含道。王闻斯语自投于地。诸臣扶起以水洒之。久乃醒寤称怨自责。我为自造。无量罪根。放心建意杀六须陀洹。身意烦恼坐不安席。即自严办香油酥薪。取六死尸而耶旬之。起六偷婆兴敬供养日三忏悔意愿灭罪渐渐微薄。复出财货给彼老母。至于斋日数数忏悔。冀得罪薄免于地狱。是故说曰常能摄身也。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守护禁戒无所缺减。凡夫人虽守护戒。心如飘风不能恒定。是故说曰常能摄身。是处不死者。得果之人舍男子身还得男子身。舍贤圣身还得贤圣身。终不怀忧畏地狱饿鬼畜生。阿那含身即彼天上不还世间。阿罗汉永无愁恼。诸累已尽入无为境惔然寂灭。是故说曰是处不死也。所适无患者。于彼无为境终无烦恼。亦无愁忧苦患。亦无死亡恋慕。是故说曰所适无患也。

不杀为仁 常能慎言 是处不死

所适无患

不杀为仁者。终不信谗毁之人于中起害心。是故说曰不杀为仁也。常能慎言者。若被骂詈粗言恶语。计皆空寂音响无形。犹如贤圣终无恚怒。设有所为斯皆权化非实恚怒。或意内自念不发于口。设发于口寻怀惭愧。是故说曰常能慎言。是处不死所适无患也。

不杀为仁 常能慎意 是处不死

所适无患

得向之人。设遭百千苦恼。身堕回波深渊。若堕火坑炽焰之中。终不怀惧令心变易。昼夜调心不令越逸。犹如得胜怨仇死而加毒。得向之人心除结使犹怨不尽。复重思惟。彼修行人观心成败五阴所趣。移有漏心至无漏境。无常苦空无我。已获无漏守护不失。何以故。彼修行人每自思惟。从永劫以来染着生死。流转刀剑世中。恒修此意造罪无端。为意役使如人使奴仆。我今已胜调伏心识。今重守护使不越逸。是故说曰。不杀为仁常能慎意是处不死所适无患。

慎身为勇悍 慎口悍亦然

慎意为勇悍 一切结亦然

此处名不死 所适无忧患

夫言勇悍者。博古揽今高才明德技术备具。与智相应舍诸恶法。身所修行不处贪欲。是故说曰慎身为勇悍也。慎口悍亦然者。口所吐言先笑后语不伤人意。是故说曰慎口悍亦然也。慎意为勇悍者。意已柔调不兴恶念。是故说曰慎意为勇悍也。一切结亦然者。问曰。身口意行三事已办。有何缺漏而云一切结亦然耶。答曰。如所说应来往进止缝作补绽。应为而不为。此皆身所应行阙而不行。彼修行人能具此诸行。是故说曰慎身为勇行。口行有余者。应随贤圣教律。而不为不习男音女音。彼此音皆悉不习。是谓口余行。何谓意有余行更造有缘受生之分。此是意余行。彼执行人能见此诸行。身口意余行尽能具足。是故说一切结亦然也。此处名不死者。灭尽泥洹无终无始无来无往无生灭着断。是故说此处名不死也。所适无忧患者。所以言有忧者。由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奴婢仆使象马车乘国财妻息。皆生忧患。无此则无患。是故说所适无忧患也。

护身为善哉 护口善亦然

护意为善哉 护一切亦然

比丘护一切 能尽苦原际

护身为善哉者。能一意守护身。诸天世人称叹其德。天龙鬼神八部之众尽叹其德。昼夜祐助劝成究竟。是故说护身为善哉也。护口善亦然者。若有习非弊恶之业。或被骂詈为人所毁。执心护口终不还报。诸天世人皆共称善。是故说护口善亦然也。护意为善哉者。若人杖棰割截形体复被骂詈。彼执行人持心洁净不兴恚怒。诸天世人皆称其善。是故说护意为善哉也。护一切亦然者。于身口意外诸余行谨慎摄护是故说护一切亦然也。比丘护一切者。执行比丘护身意及余外行。威仪礼节悉皆备具。是故说比丘护一切也。能尽苦原际者。以具此行岂当趣恶道耶。尽断地狱畜生饿鬼道人中苦人中痛能悉断之。是故说能尽苦原际。

护口意清净 身终不为恶

能净此三者 便逮神仙道

护口意清净者。于三毁败中。寿败劫败结败。此名三败。释迦文佛出现于世。在浊世中人寿百岁。翼从弟子不守护口过多犯禁律。圣人在世犹尚毁戒。况千载末能存戒律耶。佛契经说。后千岁末正法欲没尽时。有七秽行显布于世。云何为七。若有人百岁持戒。弹指之顷为恶知识所坏。二者久行慈心。弹指之顷为嗔恚所坏。三者薄贱威仪不随其教。四者互相是非诤于胜负。五者在国城村落。斗乱彼此传东至西。六者贪着利养遂致疫病。七者从凡夫至罗汉。皆被毁辱而取灭度。所以致诽谤者皆由不护口故。尊者满足阿罗汉说曰。恒训化饿鬼。往诣饿鬼界。见一饿鬼形状丑陋。见者毛竖莫不畏惧。身出炽焰如大火聚。口出蛆虫脓血流溢。臭气远彻不可亲近。或口吐焰火长数十丈。

或耳鼻眼身体支节放诸火焰长数十丈。唇口垂倒像如野猪。身体纵广一由旬。手自抓掴举声号哭驰走东西。时尊满足问饿鬼曰。汝宿作何罪咎今受此苦。饿鬼报曰。吾曩昔在世时。出家作沙门。恋着房舍悭贪不舍。身持威仪出言臭恶。若见持戒精进比丘辄复骂辱。或戾口弄。或偏眼视。或戾是作非。或戾非作是。自恃豪族谓为不死。造诸无量不善之本。宁以利刀自割其舌。如是从劫离劫甘心受苦。不以一日之中诽谤精进比丘。尊若还阎浮利地者。以我形状可戒敕诸比丘。善护口过勿妄出言。设见梵行持戒比丘者。念宣其德。自受饿鬼形以来。经数百岁数千岁数万岁数千百万岁受如此苦恼。我却后命终当入地狱中。是时饿鬼说此语已。举声号哭自投于地。如泰山崩天翻地覆。

斯由口过故使然矣。能守护口过者受福无穷。迦葉如来出现于世敷演法教教化已周。于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泥洹后时有三藏比丘名曰黄颜。众僧告敕一切杂使不命卿涉。但与诸后学说诸妙法。时三藏比丘内心轻蔑不免僧命。便与后学敷演经义唤受义曰。速前象头。次唤第二者。复曰马头。复次骆驼头。复次驴头。复次猪头。次唤羊头羯羝头。次唤师子头次唤虎头次唤禽头次唤熊头。如是唤众兽之类不可称数。三藏黄颜口出

如此无量恶言。虽授经义不免其罪。身坏命终入地狱中。经历数千万劫受苦无量。余罪未毕从地狱出生大海中受水性形。一身百头形体极大。异类见之皆悉驰走。尔时世尊见众多比丘互相是非不慎口过。或吐言粗麤以致忿怒。或所说似戏发起旧怨。

或以智陵人彼人不信伏受。或说种类所出卑贱用作嫌吝。尔时世尊知诸比丘彼此者多恐后堕罪。即以神足接诸比丘。诣于大海见彼受罪兽一身百头。欲使诸比丘改往修来。问彼罪虫曰。汝是黄颜不耶。虫即报言实是。如是至三。报曰实是。时诸比丘即前长跪白世尊曰。我等未曾闻此为因何义。频问此兽审是黄颜耶。唯愿世尊敷演其义。令未悟者使得开解。如来三达无不观察。过去当来现在事皆悉解明。其有难诘如来义者。随时发遣永除疑网。尔时世尊。与诸比丘说曩昔本缘。昔古久远无数世时人寿二万岁。尔时有佛出世名曰迦葉如来至真等正觉十号具足。敷演法教旷济无涯。教化已周于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泥洹后时有三藏比丘名曰黄颜。众僧告敕一切杂使不命卿涉。与诸后学说微妙法。

时三藏比丘内心自大。轻蔑于人不免僧命。便与后学敷演经义。唤诸受义人名目众兽之类。虽授经义犹不免罪。身坏命终入地狱中。经历数千万劫受苦无量。余罪未毕从地狱出生彼大海。受水性形一身百头。是故比丘当精勤护口。出言柔和勿吐粗语。汝观此兽由其恶言故便致此罪。时诸比丘闻佛教诫。又见彼兽形苦如兹道心遂固。悔本所习心念口言形之大患。能摄口心者终无恶声流布于外。是故说曰护口意清净也。身终不为恶者。若身行恶为诸佛世尊所不称记。若生地狱饿鬼畜生中受苦难计设身修善立诸德本为诸佛世尊所见叹誉。若生天上封受自然。若尽苦际于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是故说曰。身终不为恶也。能净此三者身行口行意行。此三业净为获何果。答曰。为天龙鬼神八部之众所见尊奉。

便为得至灭尽泥洹。不为凡夫所共牵连。逮得仙人道。所谓仙人者。诸佛世尊是也。所演言教一言片辞。上中下义尽趣于道。是故说曰。能净此三者便逮仙人道。

口品第八

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无数大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时有栴摩那只在舍卫城里。时摩那只宿旧怨深。罪识不除。身带木杅以衣覆之。出舍卫城至只桓精舍。遥见世尊与无数大众而为说法。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今日要当在大众中毁辱瞿昙沙门。令我等师得致供养。在于大众而说此偈。

说法甘悦人 口出无量义

使我怀妊身 不羞此宜适

尔时世尊出柔。软响声如羯脾鸟亦如梵音。而说斯偈。

妄语地狱近。摩那只报曰。作之言不作。佛复报曰。二罪后俱受。是行自牵往。时大众中多诸外道异学裸形梵志。信佛者少。习邪者众。闻此女语皆共信用。此女孤独少失父母。如其所说必实彰审。其信佛者内自思惟。昔佛在宫。舍王重位捐弃婇女。出家学道成最正觉。岂当有心与此秽陋之女与共从事。时释提桓因在如来后。执扇而扇。内自思惟。此弊梵志女云何乃兴此意诽谤如来。即化为白鼠啮木杼糸断声震。大众无不见者。其中不笃信者悉皆愕然。此为何声乃震四远。其中信佛之人闻此音声。欢喜踊跃佥然同悦。寻有一人从坐起手执木杼语彼女曰。此是汝儿耶。时地自开全身入阿鼻地狱中。时女宗族追慕啼泣不能舍离。不信佛者即起忏悔。其中信者共相告曰。诽谤之报其罪如是现验如兹。岂云后世妄语地狱近者本无而言有。实非而言是。曾不经历自言数涉。如此之类堕八大地狱。入十六鬲子。是故说曰妄语地狱近。作之言不作者。其罪有二。一者实作而犯之。二者妄语作而言非。此罪最重其报无量。是故说曰作之言不作也。二罪后俱受者。其二重罪殃祸之本亡身丧命。智者所不为。是故说曰二罪后俱受也。是行自牵往者。世人造秽行与身作累。后受其报亲族不救。经历劫数乃得解脱。是故说曰。是行自牵往也。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斩身

由其恶言

昔佛在罗阅只城耆阇崛山。时尊者舍利弗大目犍连。食时着衣持钵正其威仪。下灵鹫山顶入城乞食。食后还出罗阅只城。未至其所。道逢暴雨。雷电霹雳。道侧有神寺。房舍深邃。先有放牛女人于此止住。时舍利弗目犍连入寺便住不见女人。女人遥见舍利弗等。即便失精堕地。时瞿波利比丘复从后来。舍利弗遥见。来语目连曰。不与愚从事得离恶人快。今此比丘是恶知识宜可出避。即与目连出彼寺庙涉道而去。瞿波利后至入于庙内。见有女人颜貌端正。作弄女姿像如犯淫有不净在地。咄曰。祸灾未曾所见。云何舍利弗目连等自称智慧神足夸世独步。神通智达谓为第一。今乃与此放牛女人犯淫交接。斯现事如是。世岂有圣人耶。我今躬自见不从人闻。得是欢喜即出寺庙。徒跣涉雨至世尊所。

头面礼足在一面立。时瞿波利比丘前白佛言。舍利弗目连等。纂行极弊造凡夫业。适从城出道遇暴雨入寺避之。见目连等与牧牛女人交接。我躬见之实不虚诳。女人今故在寺现可验之。尔时世尊三称瞿波利字而告之曰。止止比丘勿吐斯言。可发善心向舍利弗目连等。所以然者。此二贤人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时瞿波利复重白佛。我今实信如来如所教敕。然舍利弗目连所行秽恶。实见淫劫犯于梵行。佛复告瞿波利。止止比丘无令

于如来前自坠命根。舍利弗目连者行过三界净如天金。岂当有此淫欲意乎。瞿波利白佛。诚如来教。但弟子躬见犯欲。若今如来不见信者知复如何。说此语已即前礼足涉路而去。还至静室复自思惟。舍利弗目连身犯秽行我实见之。然今世尊特不见信。时四天王夜非人时。

往至瞿波利所。谓瞿波利曰。舍利弗目连等贤善之人。三界福田无有过者。何为兴念诽谤自坠罪苦。比丘问曰卿是何人。报曰。护世四天王。比丘报曰。汝等诸天何为舍自然伎乐来至此山。四王报言。故为比丘来至此耳。可发善心于彼二贤比丘告王。但还宫殿。不相豫事。天即还宫。去未经时释提桓因复从后至谓比丘曰。可发善心于彼二贤。比丘报释提桓因曰。且守汝天福。不豫汝事。时拘翼复道而还。富梵天复来到比丘所。语比丘曰。可发善心于彼二贤。比丘答曰。汝是何人。报曰。吾是富梵天。比丘告曰。世尊不记汝得阿那含耶。报曰如是。汝设得阿那含者何由至此乎。富梵天即便还去。即其夜瞿波利举身生疱大如芥子。转如胡豆渐如桃杏。亦如鼻罗果等。疮遂坏败脓血流出臭秽难近。

身坏命终入阿浮度地狱中。千具犁牛而耕其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守护口过慎勿诽谤。夫诽谤之生皆由贪嫉。昨瞿波利比丘来至我所云。舍利弗目连等。习近恶智与女人交接。吾寻呵制。止止比丘勿出此言。可发善心于舍利弗目连所。如是再三。波利比丘谤心遂炽。释提桓因富梵天及四天王。皆来到波利比丘所。殷勤谏晓曰。可发善心于彼舍利弗目连等。波利比丘即复报曰。各还汝天宫。吾躬自睹彼二贤秽行。如是何为干豫其事。且还速归。勿复重宣。寻即各还其所于夜波利比丘身生疱疮即取命终。脓血流出入阿浮度地狱中。千具犁牛而耕其舌。是故比丘当兴勇猛摄护身口意过。见诸精进比丘共相敬待如视我无异。是时世尊在大众中。而说斯颂。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斩身

由其恶言

夫士之生者出母胞胎宿行不同意性殊异犹如有人手执利斧入山斩伐林木华果药草毁坏成功。今此人间亦复如是。人生于世不能守护口过。为心所使。造不善本皆由于舌。端正丑陋长短好恶。亦由心念口发致此重罪。是故比丘心秉牢固守护其口。如是比丘当作是学。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誉恶恶所誉 是二俱为恶

好以口会斗 是后皆无安

誉恶恶所誉者。彼瞿波利比丘叹誉调达功德。体性柔软行业真正。多闻广慧慈悲四等。育养众生。如此之类应当毁呰不应叹誉。是故说誉恶恶所誉也。是二俱为恶者。舍利弗目连比丘。修清净梵行众德具足。永离尘埃不与欲会。广博多智明达三世。然瞿波利比丘。愚心不革执意牢固。兴致诽谤云。舍利弗目连比丘造诸恶业。如此之类应当叹德不应兴谤。何以故。舍利弗目连者。持戒多闻为人导师。处在大众转无上法轮。逮得罗汉诸漏已尽。然彼恶人兴致诽谤不叹其德。是故说曰。是二俱为恶也。好以口会斗者。夫人处世罪苦万端。或因淫嫉致吝。或因博戏致恚。罪心已固不虑后缘。出言招祸以灭身本。渐当入泰山地狱饿鬼畜生。涉诸苦难无有穷已。虽得为人诸根不具。聋盲喑哑为人所轻。或在边地佛后。皆由口过身受殃罪。犹木生火还自焚烧。口为祸门。舌为殃本。二事机发。败毁形命。是故说。好以口会斗。是后皆无安者。众生处在欲界。为颠倒所惑。愚无慧明。为爱缚所系。憍慢缠身悭嫉心深。不达五识身乐。不知苦之所兴。永处闇冥不求灯明。是故说。是后皆无安也。

诤为少利 如掩失财 从彼致诤

令意向恶

诤为少利者。昔有众多比丘。时到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见数十博戏之人对坐共戏。一人得胜一人不如。彼得胜者捉不如者剥脱衣裳。五毒加形痛不可忍。众多比丘见已入舍卫城乞食。乞食已收摄衣钵。更正衣服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诸比丘具以此事白世尊曰。向入城乞食。见二戏人对面博戏。一人得胜一人不如。其不如者既失衣裳。身被毒手。痛不可忍。佛因此本为诸比丘而说偈曰。诤为少利也。言少利者。犹如大海取其一滴。减须弥山如芥子许。损大地土如米许。复损虚空如蚊许。比丘极为少不。白佛言甚少。博戏虽小亦复如是。百倍千倍万倍巨亿万倍不可譬喻为比。是故比丘由小致大遂及诤讼。亲变为疏骨肉离索。若复有人诽谤贤圣持戒比丘及谤毁如来。虚而无实。其后受罪。亿佛不救。是故说诤为少利如掩失财从彼致诤令意向恶也。

百千尼罗浮 三十六五狱

诽谤贤圣者 依口发愿恶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瞿波利比丘者。自招祸患入尼罗浮地狱中。尔时狱卒阿傍以铁刚钳拔出其舌长数百丈。舒展平正以铁钉钉之。以千犁牛犁铧火然用耕其舌。一日之中百千万终死而复生。所以然者。以其恶罪未除故。当复经三十六五地狱受苦无量不可称记。从彼狱出当受畜生饿鬼。复当经历数千万劫毕其罪苦。若其为人聋盲喑哑六根不具。语不真正多被诽谤。若行道路横为人打。是故比丘当勤修道德。慎莫诽谤贤圣比丘。

诽谤贤圣者其受如是。如是比丘当作是学。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无道堕恶道 自增地狱苦

远愚修忍意 念谛则无犯

无道堕恶道者。虚而不实亦复不见正事可依诳生非祸。犹如旃摩那者瞿波利比丘等。虚而不实诽谤贤圣及舍利弗目连比丘身受其报亿劫不息。是故说曰。无道堕恶道也。自增地狱苦者。当入百千尼罗浮地狱。当复入三十六五阿浮地狱。身入其中毒痛无量。舍地狱身受地狱身增地狱苦。是故说曰。自增地狱苦也。远愚修忍意者。恒怀恐惧闻犯禁制衣毛为竖。远离愚暗忍诸不忍。是故说曰。远愚修忍意也。念谛则无犯者。去垢止病莫若四谛。能专意不乱思惟形器内外无主。乃得离此诽谤之声。是故说曰。念谛则无犯也。

若猗内藏 依贤圣活 愚者堕恶

犹愿邪见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与数千万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有异比丘即从坐起。偏露右臂叉手合掌前白佛言。如来莫说休息泥洹。如来出要贤圣妙法。如来于现法中闲静无为而自娱乐。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观此愚人自坠恶趣永灭形寿。不但今日呵制如来。乃往久远无数世时。于毗波尸如来所。亦复呵制使不说法。不但呵制毗波尸如来。乃复呵制尸弃如来使不说法。次复呵制毗舍毗如来。次复呵制拘楼如来。复次呵制拘那含牟尼佛。次复呵制迦葉如来。我今第七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复来呵制使不说法。如此愚人端心正意不呵制如来者。即应此座上坐诸尘垢尽得法眼净。是时世尊在大众中。说此偈曰。

以失今良会 更立誓愿求

终不见圣谛 况欲见究竟

比丘当知。此愚痴凡夫之人。于贤圣道捡自丧形命离于佛法圣众。若猗内藏者。如来深法之藏无所染着。其事有三。一者三界缘对结使永尽无余亦名阿罗汉。二者不复生灭更无萌兆趣生熟藏三者于天人世兴致供养悉能消化。使前施者受福无穷。是故说曰若倚内藏也。依贤圣活者。贤圣有二。一者善根成就名曰贤圣。二者无漏成就名曰贤圣。如此贤圣不猗邪见而求活。乃依深法妙智而求活也。是故说曰依贤圣活也。愚者堕恶者。犹如彼比丘呵制如来使不说法。休息泥洹如来出要贤圣妙法。如来于现法中但当闲静无为而自娱乐。何为与大众说法。如此比类。愚不识真自招祸恶。愿乐汤火以为屋室。此人不当与坐起言语。是故说曰愚者堕恶也。犹愿邪见者。怀犹豫见习颠倒久与边见相

应。如彼契经所说。佛告长者夫邪见之人自犯身行如所说。犯口所行如所说。犯意所行如所说。兴意想念流驰万端。尽兴邪见不可亲近。消灭善本增益恶种。所以然者。长者当知。邪见为病迷于正法。犹伊叉桓子帝多罗子尸婆犁子种散于地。随时长养渐得水润火温风动地持后得长大。食之极苦粗涩秽臭不可食啖。邪见之人亦复如是。自犯身行口行意行。是故说曰犹愿邪见也。

竹芦生节 还害其躯 吐言当善

不演恶教

竹芦生节者。竹芦生节粗而且长。若遇暴风倚互相撑各入其节。节自枯朽更不复生。彼比丘所说亦复如是。自招其罪不为他人。是故说曰竹芦生节还害其躯也。吐言当善者。言当慈仁哀愍一切。是故说曰吐言当善也不演恶教者。有吐言教不善之法后趣恶道。人身犹尚可行言辩通达时乃有耳。是故说曰不演恶教也。

从善得解脱 为恶不得解

善解者为贤 是为脱恶恼

贤圣解不然 如彼愚得解

从善得解脱者。夫至解脱无为之处。言当用善。巧言善语者。为人所敬所至到方多所饶益。是故说曰从善得解脱也。为恶不得解者。常怀愁忧心意烦恼恒怀恐惧。是故说为恶不得解也。善解者为贤者。言解脱未必是解脱。或能被系王者所拘。所谓解脱者心身俱解脱。是故说善解者为贤。是谓脱恶恼者。缚有二缘今身易后身。今身者桁械考掠及诸五毒之痛。复被结使缚流转五趣。于中能自拔济乃为善解。是故说解脱恶恼也。贤圣解不然者。贤圣有二业。一者善本成就。二者无漏成就。彼贤圣人所吐言教不自伤损后无苦恼。是故说贤圣解不然也。如彼愚得解者。愚人习行好着邪道不随正路。以自牵往趣三恶道。是故说如彼愚得解也。

比丘抱损意 不躁言得忠

义说如法说 是言柔软甘

比丘抱损意者。比丘护口意。自能收摄。语不烦重。若处道俗处中而说不娆彼此。是故说曰比丘抱损意也。不躁言得忠者。少言多中不离佛语。世俗烦闹意恒远离。是故说曰不躁言得忠也。义说如法说者。具足而说句身味身无所缺漏。是故说曰义说如法说也。是言柔软甘。出无量义解悦人意所说无厌足。如天甘露善心无怒。亦不选择彼豪族种此卑家种。平等而说无增减心。是故说曰是言柔软甘也。

善说贤圣教 法说如法二

念说如念三 谛说如谛四

善说贤圣教者。贤圣出教必有所由。接度众生无不有济。是故说贤圣教也。法说如法二者。贤圣教中正法所居非法所居。何以故。说法之时广布贤圣道长益善根。说非法时增益不善根善法有损。善说贤圣教。第一句法说如法说是故说法说如法二也。念说如念三者。出言柔和为人所爱念。出言粗犷为人所憎恶。欲为人所念者当自念其善。虽处畜生闻其恶言皆怀愁戚。昔有二人各畜力牛。一人自夸欲得与彼牛掬力。若不如者。要金钱五百。试牛并耕一牛力实胜之。其牛主骂曰。弊牛努力。牛闻其骂。即便卧地。输金钱五百枚。复至后日主责牛曰。名汝为快牛。乃使我失钱令我惭愧。牛报其主曰。更可试之。当尽我力当还倍得彼钱。即复更耕。如牛所言倍得彼钱。畜生尚识善恶之言。况人当不识善恶言乎。是故说念说如念三也。谛说如谛四者。好学之士畏惧生死五道患难。既损耗不益前人。如斯之类塞泥洹路开地狱门。如来欲现真妙之义。谛说如谛四也。

是以言语者 必使己无患

亦不克众人 是为能善言

是以言语者。言先自惟不自克伐。使今世后世必无苦患。若今身为恶犯王者法。或财产田业没入于宫。或为盗贼劫掠。居业日耗所愿必乖。若至后身死入地狱畜生饿鬼。地狱五毒不可堪忍。畜生刍蒿负重为役。饿鬼饥馑形孌极苦。若欲吐言当念谨慎。使今世后世永无苦患。为无数众生见辄爱念。死生天上受福自然。是故说曰是以言语者必使己无患也。亦不克众人者。或有狂夫妄谗良善。使彼兴恚以致丧身。言说真诚不讥彼短则无所克。是故说曰亦不克众人也。是为能善言者。人修善行言必有验。或说泥洹趣要正路。顺从佛教种天之福。是故说是为能善言也。

言使投意可 亦令得欢喜

不使至恶意 出言众悉可

言使投意可者。人之处世当习方俗。或相颜而出语。或听彼进趣而后报。恒适彼人意良宜得所。或现威怒怯怕时人。或现羸弱伏从于人。将护其意令彼得所。是故说曰言使投意可也。亦令得欢喜者。出言向人必使有益。前人闻者倍用欢喜。不被骂詈来彼骂辱。是故说曰亦令得欢喜也。不使至恶意者。不施怨于人造不善行。亦不种地狱饿鬼畜生之行造恶业者。当受三报。是故说曰不使至恶意也。出言众悉可者。与人从事恒当谦恭卑下。正使言论得胜。当自鄙不如。是故说曰出言众悉可也。

至诚甘露说 说法无有上

谛说义如法 是为立道根

至诚甘露说者。与人说法当修诸功德。如来法者甚深微妙。善住安隐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泥洹为灭尽。能意御乱。与人说法不怀懈怠。是故说曰至诚甘露说也。说法无有上者。出言真正辄有所度。趣道之要由是通达。是故说曰说法无有上也。谛说义如法者。如念真实本际清净。亦不颠倒不怀虚诈。如法者名句身句味句。真如法性亦不变易。是故说曰谛说义如法也。是为立道根者。无漏善法永离尘垢。至解脱门逮无碍道。是为立道根也。

说如佛言者 是吉得灭度

为能断苦际 是谓言中上

说如佛言者。说四意止究生死原系念专意。或说意断精进不懈。或说神足兼逮定。或说根义于中逮慧根。或说力义成就于力。或说觉意令达觉法。或说八直道分别八道。亦复说若干众法名身句身味身如来。或说八十千诸度使众生类乘此度而度彼岸。是故说曰说如佛言者。是吉得泥洹者。永寂之处吉无不利。脱众苦患离诸结使。亦复脱于生老病死忧戚难祸。是故说曰是吉得泥洹也。为能断苦际者。所谓苦者五盛阴。身牵致冥室不睹慧明。苦有八相。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阴苦。阿僧祇众生涉历苦涂至永寂处。如今众生履行妙观。越苦境界至无为岸者。皆由佛恩。是故说曰为能断苦际也。是谓言中上者。所出言教无能过上。亦非二乘所能逮及。旷济无量亦无边福。是故说曰是谓言中上也。

出曜经卷第八 行品第九

一法过去 谓妄语人

不免后世 无恶不更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像如经行。渐渐以次至罗云房中。时罗云遥见世尊。即从坐起更拂拭坐具清净水。世尊至房偏踞罗云床。取清净水洗手足。留少残水告罗云曰。汝见留此水不。唯然已见。佛告罗云。沙门执行亦复如是。不知惭愧无有耻辱。罗云当知。设有比丘。如此行者。无恶不更无痛不遭。犹此恶垢水不可净用。尔时世尊躬自写水于地告罗云曰。汝见吾写水在地不乎。唯然已见。其有至诚执意妄语不知惭愧无有耻辱。如此之行无恶不涉。尔时世尊手执水器覆地语罗云曰。汝见我覆此器不。唯然已见。若有至诚执意妄语人。不知惭愧无有羞辱。如此之类无恶不涉。尔时世尊告罗云曰。汝今当作是学。弹指戏笑之间不得妄语。况至诚妄语乎。如是罗云当作是

学。是故说曰一法过去谓妄语人。二百五十戒威仪内禁七法所说。犯一法者则受其愆。是故说曰一法过去谓妄语人也。不免后世者。已舍后世功勋善本。夫人妄语众人证知。况言重作罪涉历艰苦无不周遍。是故说曰不免后世无恶不更。

宁啖烧铁 吞饮洋铜

不以无戒 食人信施

宁啖烧铁者。犹如铁丸猛父烧赤。取而吞之。烧唇烧舌烧咽烧腹下过虽有此苦自致死亡。不缘此入地狱饿鬼畜生受苦无量。是故说曰宁啖烧铁吞饮洋铜也。不以无戒食人信施者。不持戒人外荷法服内怀奸诡。信无实行自大憍人。少有所知夸世自誉。受人信施谓宜应尔。不虑后世万毒加形。见诸持梵行人兴轻蔑心。死辄堕恶身口意不具。亦不修威仪礼节。出入行来违失禁限。见人得养生嫉妒心。死辄受困无罪不受。是故说曰不以无戒食人信施也。

若人畏苦 亦不乐苦

勿造恶行 念寻变悔

若人畏苦者。己身畏苦不得施苦于人。施苦于人者后受其报。是身如地随其所种各获其果。众生之类亦复如是。随其种罪后受其报。人心不同犹如形像。罪苦追身无有脱者。是故说曰若人畏苦亦不乐苦也。勿造恶行者。不得为恶加被一切。夫人自利乃得利人。不能自益安得益人。若处闹中若在闲静。若大若小。可见不可见。当远离于恶如避劫烧。是故说曰勿造恶行念寻变悔也。

至诚为恶 已作当作

不免于苦 欲避何益

至诚为恶者。或复有人已作当作方作。已作过去方作现在当作未来。三世作恶不知苦至。是故说至诚为恶已作当作也不免于苦者。众生之类心好为恶。不知后罪报至。若于现身犯王者禁。随罪轻重料简决断。此内法禁亦复如是。习恶不自觉纵情弛意是。故说不免于恶欲避何益也。死王阎罗遣狱卒阿傍。迎罪人魂神。身被五系。将至阎罗王所。王问罪人。汝颇见第一天使不耶对曰不见。王问罪人。云何男子。汝生在人间时。经过村落城郭郡县。见诸男女父母怀抱未能离大小便。父母推燥处湿。沐浴澡洗濯浣衣裳。汝为见不。对曰已见。王告罪人曰。汝何不作是虑。于现法中见善恶报当自谨慎。净身口意修诸善法。罪人报曰。处在人间放意自恣愚不识真。本我所造今受其报。王告罪人。

如卿来语。卿本自造今当受报。使放逸人知禁制难犯。汝所作罪业非父母为。亦非兄弟五亲沙门婆罗门所造。尔时阎罗王以此第一天使教诫。次复第二天使教诫之。汝颇见第二天使不耶。对曰不见。王问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间经过村落郡县城邑。见诸男女疾病困笃坐床褥上或坐或卧。罪人报曰。已见。云何男子。汝何不作是念。于现在法中其罪如此。当自谨慎净身口意修诸善法。罪人报曰。处在人间放逸自恣愚不识真。本我所造今受其殃。王告罪人。如卿所说。卿本自造今当受报。使放逸人知制难犯。汝所作罪非父母为。亦非兄弟五亲沙门婆罗门所造。亦非诸天世人教卿所作。尔时王以此第二天使教诫已。次与第三天使重教诫之。汝颇见第三天使不耶。对曰不见。王问罪人。

云何男子。汝在人间经过村落城郭郡县。见诸老人柱杖呻吟行步脊偻头白齿落饮食苦竭命在旦夕。汝为见不。罪人对曰。唯然见之。王问罪人。云何男子。汝何不作是念。于现法中其事如此。当自谨慎净身口意修诸善法。罪人报曰。处在人间放逸自恣愚不识真。本我所造今受其殃。王告罪人。如卿所说。卿本自造今当受报。使放逸人知禁制难犯。汝所作罪非父母为。亦非兄弟五亲沙门婆罗门所造。亦非诸天世人教卿使作。时阎罗王以此第三天使教诫已。次以第四天使重教诫之。汝颇见第四天使不。对曰不见。王问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间经过城郭郡县村落。见诸男女有终亡者。或死经一日二日乃至七日。身体膖胀脓血流出。或为乌鹊虎狼所见啖食。汝见不耶。罪人报曰。

唯然见之。云何男子。汝何不作是念。于现法中其事如此。当自谨慎净身口意修诸善法。罪人报曰。处在人间放逸自恣愚不识真。本我所造今受其殃。王告罪人。如卿所说。卿本自造今当受报。使放逸人知禁制难犯。汝所作罪。亦非父母兄弟五亲沙门婆罗门所造亦非诸天世人教卿使作。时阎罗王以此第四天使教诫已。次以第五天使重教诫之。汝颇见第五天使不。对曰不见。王问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间经过城郭郡县村落。见诸男子偷盗作贼为王所缚。或截手截脚或截耳截鼻或生剥其皮或拔头筋或以锯锯颈或以长橛刺臆从口出或融铜灌身或支节解其形或倒悬于树。经于七日以箭射杀。或生革络头反缚野地上弃之旷野。或开腹抽肠以草充之。汝为见不。对曰。唯然见之。云何男子。

汝何不作是念。于现法中其事如此。当自谨慎净身口意修诸善法。罪人报曰。处在人间放逸自恣愚不识真。本我所造今受其报。王告罪人。如卿所说。卿本自造今当受报。使放逸人知禁制难犯。汝所作罪。亦非父母兄弟五亲沙门婆罗门所造。亦非诸天世人教卿使作。时阎罗王以此第五天使教诫已。即以罪人付狱卒。将诣镬汤所随罪轻重。使入百三十六镬汤。经历劫数受苦难量。是故说曰欲避何益也。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间

莫能于此处 避免宿恶殃

昔佛在释翅瘦迦惟罗越国尼鸠类园中。尔时流离王集四种兵。欲往攻伐舍夷国。将诸营从退父王位自立为王。有一恶臣名曰耶利。白流离王。王本为王子时。至舍夷外家舍。到佛精舍为释子所毁辱。时王见敕若我为王便启此事。今时已到兵马兴盛。即敕严驾欲往报怨。佛知其意先至道侧坐枯树下。时流离王躬率兵马。往伐舍夷国。道遇如来即前礼觐前白世尊。此间多诸好树枝叶繁茂。何以舍之坐枯树下。佛告王曰。五亲荫厚不可舍离。昔此树茂枝叶炽盛。曾经过此得树荫力。王寻退还。还诣兵众告语上下。我等宜还不应前进。所以然者。如来今日为彼五亲。必佐神力不可攻伐臣佐白王。如来岂能恒坐树下乎。如来见流离王去后。知此宿缘不可得避。此宿命智观其所由。观诸释种必当受苦即从坐而去。还至比丘僧中在众而坐。时大目连见如来怜愍五亲如有忧悒。往到佛所前白佛言。今流离王攻舍夷国。念其中人当遭辛苦。欲以方便救接彼国。一者举舍夷国着虚空中。二者举舍夷国着大海中。三者举舍夷国着须弥山腹里四者举舍夷国人。着此地下他方世界。令流离王不知其处。佛告目连。知卿虽有此智德神足无量。安隐舍夷国人耳。何能安处宿对人耶。于是目连礼已便退。尔时世尊与诸大众。敷演其义。欲使正法久存于世。示现宿对永不可避。大众闻其所说怅然悲泣。愍流离王当报宿缘。在于大众而说颂曰。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间

莫能于是处 避免宿恶殃

众生有苦恼 不得免老死

唯有仁智者 不念人非恶

众生有苦恼者。若见他人非法之事觉寤。比丘专念五法。然后兴发人意。云何为五。一者谓为前人契经不流利。二者戒不成就。三者定意不具。四者愚无黠慧。五者诸漏不尽。是故说曰众生有苦恼不得免老死也。唯有人智者。欲止彼人当自谨慎。己自为秽复止他者。为人所讥嗤其所为。是故智者终已远离。缚中牢者莫若缘对。缚处在泥犁无有系缚者。随罪轻重各受其报。是故说曰唯有仁智者不念人非恶也。

妄证求赂 行己不正 怨谮良人

以枉治士 罪缚斯人 自投在坑

妄证求赂者。或有众生不自量己内不思惟。恒求人短。见非则喜见善不从。所行众事以邪为正。是故说曰妄证求赂行己不正也。怨谮良人者。或有良善之人。意在贪学。衣不盖形食不充口。为愚者所轻障塞其德不使显现。缘是致咎。复当经历百三十六地狱。从一地狱至一地狱。其中受苦不可称计。以融铜为食。以釜汤为室。以脓血为盛馔。以髓脑为脂泽。毕彼罪已来入畜生。受形若干志趣不同。或高或下。食以刍草担负重载。皆由先世抵突所致。若生饿鬼以空气充腹以针刺腹。内气泄出寻还满腹。犹如罗縠观空表里悉现。是故说怨谮良人以枉治士也。罪缚斯人者。行对追身如影随形。奔趣五道涉苦无量。所至到处不离四缚五结。设处为人恒在牢狱系闭。身被考掠求死不得。是故说曰罪缚斯人自投于坑也。

夫士为行 好之与恶 吝自为身

终不败亡

夫士为行者。一切有形众生之类。心念口言身口意行。是故说夫士为行也。好之与恶者。或善不善若好若丑若苦若乐。或苦痛乐痛。斯名善恶皆由行兴。是故说好之与恶也。各自为身者。人为善恶若苦若乐若好若丑尽。当受报无免之者。善生天上恶入地狱。是故说各自为身。终不败亡也。夫善恶之行犹形影相追。受对由行终不毁败。正使天焦地融须弥崩颓海水枯涸日月堕地星宿凋落善恶之报终不毁败。于是颂曰。

动转屈申 影常亲附 或起或住

不离其形 不但影随 形亦随影

犹行善恶 终不相离 是故说终

不败亡也

好取之士 自以为可 没取彼者

人亦灭亡

好取之士者。夫人自善其身不当念彼长短。亦莫讥别。择地取要。若诡欺于人虚妄不实。于百千生没彼生此。恒为人欺展转受报不离缚着。随本作行今受其报。如种果树苦得苦果甜得甜果。善恶之报亦复如是。善受天福恶报地狱。是故说曰好取之士自以为可没彼取者人亦没亡也。

作恶不起 如兵所截 牵往不觉

己堕恶道 后受苦报 乃知前习

作恶不起者。愚人思虑不与善俱。昼夜兴想杀盗淫劫犯十恶行。是故说作恶不起也。如兵所截终不还变有回顾心。何以故尔。愚人自作是念。檀越施主素自贫匮。悭嫉之人反更富贵。是以愚者见此讥变。执意遂坚心不开悟。是故说曰作恶不起如兵所截也。牵往不觉己堕恶道者。不知现世后世所作善恶诸不善行。不虑后当无有覆护。是故说曰牵往不觉己堕恶道也。后受苦报乃知前习者。昔有居士戒敕家人以雉为食。先持雉肉着釜中。然后方觅火煮之。不觉蛇堕釜中居士食法。要当问师。师曰此。不可食不。从师教遂便食之。经宿蛇毒内发。方更问师。师曰。不从我命知当如何。尔时医师向彼而说颂曰。

贪味遂食毒 不从吾往言

为毒之所困 后乃自觉悟

尔时世尊告众会人。当为是离是。夫人为恶死入地狱。修行善者受彼天福。然此众生者有来久不计无常迁变之事。不受如来真实至教。谓恶为善以是为非。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愚心不开悟 习恶不从吾

受苦地狱痛 后乃忆真教

后受苦报乃知前习者。地狱烧炙痛。饿鬼饥馑苦。畜生常重苦。是故说曰后受苦报乃知前习也。

凶人行虐 沈渐数数 快欲为之

罪报自然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拘萨罗国波斯匿王在闲堂空室自生想念。何等众生不自念己。时王复重思惟。诸有身口意念恶颠倒者。是谓斯人不自念己。云何众生而自念己。若有众生身口意行清净。是谓斯人为自念己。尔时王波斯匿即从闲堂静室起。即严驾羽宝车将诸营从至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须臾退坐前白佛言。向在闲堂静室自生心念。何等众生自念己。何等众生不自念己。时我世尊复重思念。诸有身口意念恶颠倒者。是谓斯人不自念己。云何众生而自念己。若有众生身口意行清净。是谓斯人为自念己。尔时世尊告波斯匿曰。如是如王所言诸有身口意行不清净者其人则不自念己。若有身口意清净者。则为自念己。所以然者。大王当知。诸有不自念己为自减损兴不善法。诸有身口意行清净者。则自为己。所以然者。以其人修清净行故。尔时尊者马声便说斯偈。

夫人习恶者 不虑后世缘

为恶自受殃 殃身永不灭

是故说曰凶人行虐沈渐数数快欲为之罪报自然者。所生之处受其恶报。生地狱中榜笞无量。饿鬼中愚惑为苦。生畜生中偿罪为苦。若生人中行缺为苦。是故说曰快欲为之罪报自然也。

凡人为恶 不能自觉 愚痴快意

后受郁毒

凡人为恶不能自觉者。凡夫愚人恒怀愚惑恣情为恶不能改更。亦不知后受其报。犹如有人行过山崄。两边崄峻闭眼而过。不知身危或致命终。此凡夫人亦复如是。生盲无智亦不知后当受报。是故说曰凡人为恶不能自觉也。愚痴快意后受郁毒者。有智之士明眼视瞻。犹如一趣之道有大火坑。行人经过先不谙道。明者指授语行人曰。中道有大火坑不得经过。卿等可于此息意勿复前行。诸人意勇不信其语。各共进前皆堕火坑。受痛甚苦号天唤呼悔亦无及。自相谓言。智人所敕不从其教。今受苦痛知当诉谁。此众生颠倒亦复如是。一向趣人道为智人所诃。止道多艰难有郁毒痛。卿等设欲前进必遇此患不免其难。是故说曰愚痴快意后受郁毒也。

夫人行恶 还自炽然 啼泣流面

后受其报

夫人行恶者。纯恶不善不念不喜。是故说夫人行恶也。还自炽然者。若人怀变悔心知有愁忧之恼。昼夜忧思以致烦热。是故说曰夫人行恶还自炽然也。啼泣流面者。昼夜悲泣逢头乱发举声悲泣。是故说啼泣流面也。后受其报者。酸苦无量不可爱乐。兼有愁忧苦恼艰难无数忧虑百千是故说后受其报也。

吉人行德 相随积增 甘心为之

福应自然

吉人行德者。犹如有人行应得至。为天人所恭敬。叹誉其德。称扬善名。四远皆闻。无数诸人皆来供养。是故说吉人行德也。相随积增者。昼夜喜庆无有忧愁。心意欢悦无有烦热。是故说相随积增也。甘心为之福应自然者。若生天身福应自然。宫室百亿五色玄黄快乐无极。若生人间五乐自娱作倡伎乐。以自欢悦心意怡然不兴乱想。是故说甘心为之福应自然。

戏笑为恶 已作身行 号泣受报

随行罪至

戏笑为恶者。善恶之行皆有轻重。身口意造非独一类。或依己身戏笑为恶触娆众生不安其所。或以瓦石刀器共相伤害。或合会彼此由致斗讼。犹如世人好喜斗羊斗鸡斗驼斗牛斗人斗象。或以骂詈来往。见以欢喜不能自胜。若其寿终啼哭受苦。是故说戏笑为恶已作身行号泣受报随行罪至也。

恶不即时 如磿牛乳 罪在阴伺

如灰覆火

恶不即时者。夫人造行报不即应。昔有异国生即应草若以彼草。着乳中者。即成为酪不移时节。是故说曰恶不即时如磿牛乳也。若不尔者其义云何。答曰。愚者被烧然后乃悟。罪在阴伺如灰覆火者。犹若以灰覆火。人不觉足往蹈之。渐渐热彻乃知烧足。此众生类亦复如是。当行恶时甘心悦豫。若寿终后身堕恶道五毒加治。乃自觉悟方知罪至。是故说罪在阴伺如灰覆火也。

恶不即时 如彼利剑 不虑后世

当受其报

恶不即时者。或有众生习其恶本。寿经百年自恃年寿谓为无罪。自相谓言。人之为恶皆谓有罪。我躬行之方便延寿。诸有屠儿猎师自兴诽谤谓。沙门瞿昙行不真实好行妄语虚辞万端。教敕弟子言。诸有杀生伤害人物者。身坏命终当入地狱畜生饿鬼受苦无量。是故世尊躬说偈曰。

恶为恶所缠 为恶不自觉

至恶知恶至 受恶恶根原

时彼屠儿闻佛所说犹不改更。是故说曰。恶不即时如磿牛乳。不虑后世当受其报。报对卒至乃知为恶复当经历地狱饿鬼畜生。是故说不虑后世当受其报也。

如铁生垢 反食其身 恶生于心

还自坏形

如铁生垢者。犹如净铁及明净镜。莹治净洁无有尘垢。然其人藏隐不牢。或在土中或在湿地便生重垢。触便碎散不任本用。犹如利刀人所爱敬。恒自防备不离其身。中便忘误安置不牢。便生尘垢本铁不存。追惟此刀乃无有价。一朝坏败不可任用。是故说如铁生垢反食其身也。彼修行人亦复如是。为贪欲所覆闭。不虑后世殃亹众恼。与恶知识从事。不以善为友。缘是故殃自毁其根。不修梵行淫勃不净。已自招患而受其报。是故

说曰恶生于心还自害形也。

信品第十

信惭戒意财 是法雅士誉

斯道明智说 如是升天世

信惭戒意财者。世傥有人族姓男族姓女有此信财。惭愧戒意财者。便为亿百千众生于中独尊贵。为人所敬众生乐从不能去离。是故说曰信惭戒意财也。是法雅士誉者。诸佛世尊及辟支佛。皆逮度无极众行不缺。为贤圣所誉。是故说是法雅士誉也。斯道明智说者。明智之人聪明黠慧。能演其道畅说旨要。云何名为道。道者是谁。所谓道者无形无声寻迹不可睹。智者所履非愚所习。清净所修非秽浊所行。是故说曰斯道明智说也。如是升天世者。人欲求福安处无为。有信有惭闻施慧智。皆生天路。或有人偏有信。因信生天者其福不广。或以惭愧因惭愧生天。或以戒因戒生天。或以闻因闻生天。或以施因施生天。或以慧因慧生天。其福不广受福微少盖不足言。或有众生但持戒生天者。唯有一天女一伎乐己身为三。或有诸天共一器食。若持一行而生天者。举手食黑覆口食之。若众行具足而生天者。举手食白在众显现而不匿藏。众戒具足惭愧戒闻生彼天者。玉女营从不可称计。七宝宫殿所欲自恣。作倡伎乐极自欢悦。是故说如是升天世也。

愚不修天行 亦不誉布施

信施助善者 从是到彼安

愚不修天行者。悭嫉妒疑意性局短无惠施心。亦复不造后世良祐福田。复无勇猛诸善德本。是故说曰愚不修天行也。亦不誉布施者。愚痴之人自不布施见施便怒。好修恶业不行善法习近愚法。如所说。愚不好施智者所忌。愚人执心意性刚强。虽欲惠施意终不悟。慧人分别知之不要。是故说曰亦不誉布施也。信施助善者。智人财施意不怯弱。信施受福悭嫉为病。是故说曰信施助善者也。从是到彼安者。若从此间上升于天。天上独王。生于世间豪贵无极。由是自致入灭尽泥洹。无有生老病死诸患。寂然永息亦不着断。是故说曰从是到彼安也。

信者真人长 念法所住安

近者意得上 智寿寿中贤

昔佛在阿罗毗鬼界处。彼国中时有暴鬼名阿罗婆。恒啖生人日数十人奴婢悉尽。时彼国界人民自相谓言。我等为此恶鬼所食。死者狼籍在者无几。我等宜可求谢彼鬼。家家以次日送一人供彼厨宰。然后乃有生路耳。时彼人民如其所言求鬼得恩日送一人。先

遣奴婢无复遗余。次遣儿息。时有那忧罗父长者。素鲜儿息即日生一男儿。颜貌殊特世之希有。面如桃华视之无厌。次应食鬼复是其日。时彼长者饶财多宝象马七珍不可称计。金银珍宝车碾马瑙珊瑚琥珀水精琉璃。无价宝物充满库藏长者躬自在街巷求买奴婢。以供彼鬼而不能得。尔时长者向天地诸神自归求哀。奈何亡我所天。吾今日唯生一子满我誓愿。今日次食彼恶鬼。复遥归命如来世尊。当见哀愍拔斯苦难。尔时世尊三达六通。知长者心意烦炽无所恃怙。以其神力至彼鬼界。正值阿罗婆鬼大集鬼众至四王所。时有诃陀罗鬼。将乘虚过彼鬼界上。尽其力势不能得过。内自思惟计吾力势。能移山飞岳倒覆天地。神力所接无所挂碍。吾常由此经过亦无艰难。今日何为有此踬顿。即从空下诣彼鬼舍。遥见世尊光相明着。即前礼足右绕三匝便退而去。到彼大集鬼界。语阿罗婆鬼曰。汝今贤士快得善利。所以然者。瞿昙大沙门在汝界住。恶鬼闻已嗔恚兴盛。心口自语吾行不在。便为沙门所见轻易。语彼轲陀罗鬼曰。吾今还家与沙门共斗。设我得胜则无沙门。若我不如便当自丧不行于世。阿罗婆鬼将军还诣本界。到已语世尊曰。速出沙门不须停住。如来如其语出。还入沙门。如来如其语入。如是至三。世尊告曰。吾以从汝意三出三入。更有进退不从汝意。鬼曰世尊。若沙门不出者当问沙门义。若不报义者。当破沙门腹而饮其血。当使沸血从面孔出。当捉汝臂掉着江表如来告曰。吾亦不见沙门婆罗门梵魔众圣天若非天能破我腹及使沸血从面孔出。汝欲问义者今正是时。吾当与汝一一分别。即以说偈问如来曰。

人业何者上 何行致欢乐

何要出要者 何寿寿中上

世尊以偈告曰。

信者真人长 念法所住安

近者意得上 智寿寿中贤

时彼阿罗婆鬼闻佛真实之义心开意解。即前五体投地自归如来。我今自归大沙门足下。归命法归命比丘僧。自今已始不复杀生。愿为优婆塞。世尊告曰。善来贤士。可从如来修奉五戒。于现法中获无量果报。鬼白佛言。自受鬼身以来。恒食生人不食死人肉血。设当修奉五戒者。云何得全其命。佛告鬼曰。去此直北有无量众生。彼国常宜国主大臣父母宗族。有死亡者以刀画面。或画胸唇血出如涌泉汝可食之。又不毁戒得全性命。即受五戒为优婆塞。尽其寿命不得杀生。亦不念杀亦不教人杀。能者报曰优鼻。为优婆塞尽其寿命。不得不与取。不得念取不得教人取。能者报曰优鼻。为优婆塞尽其寿命。不得淫勃犯他妻妇。不得教人淫勃。能者报曰优鼻。为优婆塞尽其寿命。不得妄语不

能教人妄语斗乱彼此。能者报曰优鼻。为优婆塞尽其寿命。不得饮酒。不得尝酒。不得教人饮酒。能者报曰优鼻。时阿罗婆居土那忧罗父躬抱其儿沐浴澡洗。更着新衣将来至鬼界付与鬼将军。尔时彼鬼受已付佛。佛复受已复付其父。以其手手相付。字曰手宝。由儿因缘故说此偈。信者真人长念法所住安。近者意得上智寿寿中贤也。佛契经说。告诸比丘。若见豪贵长者。饶财多宝七珍具足无所缺乏。当念亲近微说道教论施论戒生天之德。如此众行信为原首。是故说曰信为真人长也。念法所住安者。念法之人当受快乐。乐有二义。一者世俗乐。二者第一义乐。世俗乐者天上世间。第一义乐者。贤圣四禅以为乐也。念法之人获此二乐。是故说曰念法所住安也。近者意得上者。生死流转周而复始。唯贵信义真实为上。若人妄语生辄宗族不和穆死入地狱。千具犁牛而耕其舌。生饿鬼畜生苦恼无量。设生为人恒被诽谤言不信用。是故说曰近者意得上也。智寿寿中贤者。受诸果证于世无限。永舍生死寿。前进贤圣之寿。贤圣寿者心常游在百千定意。应机之辩问便能报。是故说曰智寿寿中贤。

信财乃得道 自致法灭度

善闻从得慧 一切缚得解

信财乃得道者。贤圣无疑信终不离三宝。一向念佛修罗汉业。至心念佛所造功德。若人信心向百须陀洹向百斯陀含向百阿那含。不如信心向一阿罗汉。信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皆得生天。信阿罗汉者则信泥洹径路。是故说信财乃得道自致法灭度也。善闻从得慧者。承受师教从本至竟。究畅义味执义思惟不失本际。昔有一比丘名婆耶罗。好习奇异搜求妙术。从师受法义理不失。比丘学术未尽师法。师外遇客醉酒还归。却踞其床床脚即折。恐师颠倒以身担床。终竟一夜至晓。问其弟子。卿作何等。弟子答曰。师昨醉归踞其床床脚折。弟子以身担床耳。师感其意我有技术尽当教卿终不惜也。技术已备师复试其意。师饮盐汤即吐在地。使弟子食之。弟子即欲食之师捉止之卿术已成吉无不利。方忆佛语教诫之言善闻从得慧。信哉斯言一切缚得解者。尽能断诸七使九结诸缚。持入十二因缘。永尽无余已舍已离。是故说曰一切缚得解也。

信之与戒 慧意能行 健夫度恚

从是脱渊

信之与戒者。彼修行人执信守戒持心无乱想。具足二业者。便为众生所见尊奉。在大众中独步无匹。犹如满月处在众星。若有亲近修笃信心。所生之处多饶财宝。象马七珍无所渴乏。斯由信心难沮坏故。设复行人守戒不缺怀抱玩习昼夜孜孜。犹人抱剑履冰。守护禁戒无所缺漏。便为无数众生而为上首。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是故说曰信之与

戒也。慧意能行者。身口意无所伤损。思惟止观摄诸乱意。如来说偈三业具足。端坐一意多诵无厌执事劝佐。是谓三。复有三业。一者惠施。二者持戒。三者思惟。是谓三。信者属施戒摄不杀定摄思惟。是故说慧意能行也。健夫度恚者。健夫者谓立根得力已入贤圣境。怨恨恚怒永息不生。内外清彻犹天琉璃。所作已办更不处胎。众智具足内已洁净外化无悋。是故说曰健夫度恚也。从是脱渊者。能具此众德者斯人希有。所以然者。以其脱缚着故。正使命终名称远布。是故说从是脱渊也。

信使戒成 亦寿智慧 在在能行

处处见养

信使戒成者。谁成就信戒。答曰。贤圣人须陀洹斯陀含。凡夫人者已成复失。所以然者。皆由贪欲嗔恚愚痴所致。与恶知识从事所致。不与善师从事所致。失时失果失人。须陀洹斯陀含者。不为此所蹈践。正使作佛形像来试其人者作若干变化。心不移易不为彼屈。昔舍卫城里有最胜长者。多饶财宝象马七珍库藏充满。然为人悭贪不肯惠施。其有乞者不听入内。守瞻门户牢固门户。七重皆作重关。石屑涂壁恐鼠穿墙。以铁笼盖屋以防飞鸟家不畜狗恐损米谷。尔时世尊告阿难曰。汝往诣彼降最胜长者。是时阿难敬奉佛教。即着衣持钵诣舍卫城到长者家。语长者曰。如来恒说。夫人布施给穷乏者得五功德。云何为五。一者寿。二者色。三者力。四者乐。五者辩。其有施者获此五德。

长者自惟。吾闻瞿昙沙门高才博学所演经典八万四千亿象所载不胜。今日多闻弟子来至我家。但说布施。贪着财货。斯是乞士之法。非是贤智。尔时阿难广采经义。随时适彼长者。然其长者心如刚铁不可移易。语阿难曰。今日欲中有受请处为欲乞食。阿难报曰。亦无请处今当乞食。长者寻语阿难。日已欲中宜知是时阿难即起舍出。更诣余家乞食。还至世尊所白世尊曰。悭贪长者执意坚固不可降伏。明日清旦佛告阿那律曰。汝往诣彼降伏悭贪长者。阿那律受教即往长者家与共相见。渐与长者说微妙法。如来至真等正觉恒说此法。夫人布施给穷乏者获福无量。现世后身封受自然。长者复念。吾闻阿那律者舍豪族位出家为道。恒受五百钵食供养然无厌足。今复来诣吾家劝我布施。

复是乞人非贤士之法。寻语阿那律。日欲逼中宜知是时。阿那律即起舍出。更适余家乞食。还至世尊所白世尊曰。悭贪长者执意坚固不可降伏。佛复告大迦葉。汝往降伏悭贪长者。迦葉受教诣彼长者家与共相见。复与长者说微妙法。如来至真等正觉恒所说法。若人布施获五功德。所生之处人所爱敬。长者自念。斯人昔在家时。九百九十九具梨牛耕田。六十箪金粟一箪三百四十斛。黔毗罗国第一贤女以为妻室。舍彼豪贵今作沙门。何为至他家如乞人所说叹誉布施贪着财货。迦葉无数方便而为说法。意不开解亦不移易。语迦葉曰。今日欲中。有受请处为欲乞食。迦葉报曰。亦无请处今当乞食。长者

语迦葉宜知是时。即起舍出更诣余家。还白世尊。其人热心意难沮坏。佛复告目连。

汝往诣彼悭贪长者。目连受教即往至彼长者家。与共相见与说布施。如来至真等正觉恒说此法。夫人布施给穷乏者获福无量。现世后身封受自然。佛告比丘。若有众生知施果报者。最后钵中遗余已不取食。开意惠施值贤圣良祐福田者。吾证明此其德无量。长者自惟。吾闻此人神足无碍。能移山飞岳翻覆天地。或移他方世界来入此土。众生之类无觉知者。不能与吾现一神足。方说布施之福。将由悭贪故存于怀。斯是乞人非是贤士。目连复说法。不释其意。语目连曰。今日欲中。有受请处为欲乞食。宜知是时。即适余家。佛复告舍利弗。汝往诣彼悭贪长者。即复受教诣彼长者。与共相见在一面坐。告长者曰。夫智达之士当分别四法。云何为四智。一者分别布施。二者亲近善知识。

三者当离悭嫉。四者念修智达。长者自惟。吾闻斯人年至八岁越众论上。尽堕诸幢无敢当者。长年十六究尽阎浮利地书籍。无事不开博古览今演畅幽奥。天文地理书记图谶。梵志历术尽皆通达。瞿昙沙门弟子之中智慧第一。谓为当说智慧微妙之教。今乃复说布施之德。复是乞人非贤士也。语舍利弗。为有请处为欲乞食。宜知是时。舍利弗即还至世尊所。前白佛言。其人悭贪执心牢固。积薪至天以火焚烧。融消其心意故不革。唯愿世尊躬降屈神诣彼长者。示佛威力除去悭心开发愚惑。尔时世尊。犹如力士屈申臂顷。至长者家坐于中庭。最胜长者见世尊至。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告长者曰。夫人布施获五大功德。长者白佛。云何布施得五大功德。佛告长者。第一施者谓不杀生。

是谓长者第一施也。若有众生。持不杀戒。则于一切众生慈心覆盖。亦无恐惧。是谓第一施也。长者自念。夫人杀生皆由贫贱。吾今家内饶财多宝所欲自恣。何为当复杀生。此语善矣。当顺其教。即白佛言。愿身自归当受佛戒。尽其寿命不敢犯杀。佛复告长者。不犯不与取。若有众生持不与取戒。则于一切众生慈心覆盖。亦无恐惧。是谓第二大施。长者自念。窃盗人物者皆由贫贱。吾今家内象马七珍金银杂宝车磲马瑙珊瑚琥珀充满库藏。何为盗窃人物。斯言善矣。当顺其教。即白佛言。愿身自归当受佛戒。尽其寿命不犯盗戒。佛复告长者。若有众生不犯盗者。则于一切众生慈心覆盖。亦无恐惧。是谓第二施也。佛复告长者。不得淫劫犯他妻女。若有众生持不淫戒者。则于一切众生慈心覆盖。

亦无恐惧。是谓第三大施。长者自念。已无妻者则犯淫劫。吾今家内婇女营从动有万数。意欲幸纳意犹不遍。况当犯他妻女。斯言善矣。当顺其教。即白佛言。愿身自归当受佛戒。尽其寿命不犯淫劫。佛复告长者。若有众生不犯淫劫。则于一切众生慈心覆盖。亦无恐惧。是谓第三大施也。佛复告长者。不得妄语是谓大施。长者自念。夫人处

世所以妄语者。以其贫贱不能自存。是以虚称诈逸诡调为业故妄语耳。吾今家内积财无数居一亿里。岂当妄语耶。斯言善矣。当顺其教。即白佛言。愿身自归当受佛戒。尽其寿命不犯妄语。佛告长者。不犯妄语者。则于一切众生慈心覆盖。亦无恐惧。是谓第四大施。佛复告长者。不得饮酒。是谓第五大施。长者自念。夫人饮酒三十六失。亡国破家莫不由酒。

若我饮酒客来烦闹。又损我酒加致斗乱。斯言善矣。当奉佛教。即白佛言。愿身自归当受佛戒。尽其形寿不犯酒失。佛告长者。若有众生不犯酒者。则于一切众生慈心覆盖。亦无恐惧。是谓第五大施。时彼长者内自思惟。如我外道异学内禁所犯。若弟子事师承受教诫。不问多少要当报恩。供养财宝给其所须。躬自入库选择白氎。取不妙者欲以献佛。其所选者捉辄极妙。如是数十反覆不能得弊者。心口共争悭贪深固意不开解。正值尔时阿须伦与忉利天共斗。或阿须伦得胜诸天不如。或诸天得胜阿须伦不如。尔时世尊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见诸天阿须伦共斗。复见长者施心悭心共争。或施心得胜悭心不如。或悭心得胜施心不如。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施与斗共集 此业智不处

施时非斗时 速施何为疑

最胜长者闻如来说偈。内怀惭愧即出白氎跪受咒愿。尔时世尊渐与说微妙之法。讲论妙行。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漏为大患。长者闻已。即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得法获法法法成就分别诸法。于如来法逮无所畏。即从坐起头面礼足前白佛言。自今已始愿为优婆塞尽形寿不杀。如来默而可之。归命佛归命法归命比丘僧。受三自归命已。如来即从坐起而去。佛去不久。弊魔波旬化作佛形像。来至长者家。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紫磨金色圆光七尺。长者见已内自念曰。如来向出还其何速。敬意如见佛而为礼之。不审如来有何教诫。伪佛告曰。吾谓长者高才博智分别机趣。谛念长者愚惑无智。吾向所说四谛者实非真谛。斯是颠倒外道所习。长者寻觉知为诈伪。即报之曰。止止勿语。吾获慧眼立牢固地。正使汝化亿千万身来至我所。欲使退转我心者。其事不然。岂当以萤火之光与日竞明。田家埠阜欲比须弥。鸱鹭乌鹊金鸟并飞。以汝秽形欺诈伪身。设是幻师不应久停。若是波旬宜速还归。弊魔波旬闻是语已。惭形愧影即还复身。复道而去。若有众生信戒成就。终不为魔所沮也。况当须陀洹斯陀含有退还乎。此事不然。住凡夫地未在道检。见此幻形则有退转。则不成就凡夫人者先成而后退。是故说信使戒成也。亦寿智慧者。能究竟施其间不有乱想。须陀洹见谛所断八十八使。以施心永断无余。除欲界七死七生色界无色一死一生。其余生者永尽无余。斯陀含者。以

施心见谛所断八十八使淫怒痴薄。除欲界一死一生。其余生者永尽无余。阿那含三界见谛所断结。欲界思惟所断结。以施心永尽无余。舍欲界生。除色界无色界一死一生。其余生者永不生也。无复悭嫉意不想念贪着世荣。众智具足寿不中夭。是故说亦寿智慧也。在在能行者。慧人执行以教化为本意。欲所适东西南北。辄有所益兴起佛事。是故说在在能行也。处处见养者。已至彼界便为众生所见供养。在在处处分流法化。是故说处处见养也。

比方世利 慧信为智 是财上宝

家产非常

比方世利者。世利谓阎浮利地人身。何以故说世利。谓阎浮利人以其阎浮利内出诸佛世尊辟支佛阿罗汉神仙得道者行度无极。人于此间身行善口意行善。复于此间信根成就。知有佛法僧。无复愚惑染世尘劳。正使寿终后无遗患。是故说比方世利也。慧信为智者。有信有智则能具足八十千行。信御心本智璎珞身。信致大富智成果证。是故说慧信为智也。是财上宝者。宝中真者。谓智慧宝也。最胜最上无有过者。极上微妙不可譬喻为比。是故说是财上宝也。家产非常者。世财虽多会有衰丧者。石室城内有三居士。一名阇利异姓人也。二名晡陀满。三名婆波那。此三人亲兄弟也。多财饶宝财产无极。象马七珍无所乏短。县官盗贼水火灾变不能侵欺。有一婆罗门。持伊罗钵龙斋。冀望富贵饶财多宝。时龙现身语婆罗门。汝今何为勤身苦体食风饮露断谷除味。在此持斋为何所求。婆罗门报曰。所以在神泉与龙斋者。冀望大富获致珍宝。龙王报曰。汝不闻乎。吾有二号。一名伊罗钵。二名财无厌。既名无厌复从吾有所求耶。婆罗门报曰。设不惠者便于此命终不能徒还。龙王即出紫磨好金以报婆罗门。石室城内有豪富长者。出自天竺姓某字某。汝往至家以此金与从彼求财。时婆罗门得金便去。至彼长者家出金示之。长者见金告语藏之勿令人见。将诣内馆召诸五亲。此人远送斯金与我。五亲饮食欢娱藏金库内。库中杂物尽没入于地还彼龙库。不但一家左右。七家财物亦复尽没于地。声闻外布彻。彼三居士复闻龙王与梵志金至石室城。使七豪贵人库藏尽没入于地还至龙宫。时三居士自相谓言。我等三家资财无数库藏充满。以法获致不枉滥人。终不为水火盗贼王法所夺。国人闻之谓为夸谈言与行违。普共聚集诣彼三家。问居士曰。七家财宝尽入龙宫。闻卿三人自相谓言。家业财宝以法获致不榄人物。以何为证可得知不。时三居士各出十斤分为六段。将诸人民及七家亡失财主。往至龙泉以金投泉。水皆涌沸犹如镬汤。龙王惊惧即遣龙女。出金还归报谢使还。顺法财者以理成办。终不为水火盗贼所见侵欺。非义财者枉滥人物得以非道。便为盗贼水火王者所夺。彼七家者即是其义。是故说家产非常也。

欲见诸真 乐听讲法 能舍悭垢

此之谓信

欲见诸真者。若有信心坚固。往见贤圣造诸精舍塔寺。礼觐高德法师。问讯听受乐闻讲法如契经所说。若有人着俗乐家无所乏。造者便有五阙。云何为五。于是其人乐以家里谈论。若至众中便闻师教。夫人执行应当贤圣。默然其人心悔誓不至众。吾所好乐者众人见呵。于我无益复至众为。以不至众便不见圣。以不见圣便不闻法。以不闻法便坠堕凡夫趣三恶道。是谓斯人于贤圣律第一阙也。复次斯人意所爱欲者。常自在前。会至众中闻诸法师说。其滓秽其人心悔誓不至众。吾所好乐众人见呵。于我无益复至众为。以不至众便不见圣。以不见圣便不闻法。以不闻法便坠凡夫趣三恶道。是谓斯人于贤圣律第二阙也。复次斯人知亲远行心常爱敬。行至众中便闻师教。远游妨乐知亲企望。离师离众不至究竟。其人心悔誓不至众。吾所好乐者众人讥论。于我无益复至众为。以不至众便不见圣。以不见圣便不闻法。以不闻法便坠凡夫趣三恶道。是谓斯人于贤圣律第三阙也。复次斯人知亲为众摈弃。行至众中便闻师教诲责知亲。其人心悔誓不至众。吾所好乐众人讥论。于我无益复至众为。以不至众便不见圣。以不见圣便不闻法。以不闻法便坠凡夫趣三恶道。是谓斯人于贤圣律第四阙。复次斯人知亲命终。追慕悲哀不离食息。行至众中便闻师教。身死神离当更受胎。其人不信谓为永灭其人心悔誓不至众。吾所好者其人讥论。于我无益复至众为。以不至众便不见圣。以不见圣便不闻法。以不闻法便坠凡夫趣三恶道。是谓斯人于贤圣律第五阙也。是谓五阙。不至大众之所致也。是故说曰欲见诸真乐听讲法也。能舍悭垢者。垢中深者悭嫉为首。染污人心不至于道。止人施心断诸德本皆由悭嫉。若彼行人心如死灰持意如地。设遇财宝终不贪欲。计彼财物瓦石不异。唯信于道不习颠倒。是故说能舍悭垢此之谓信。

信能渡河 其福难夺 能禁止盗

野沙门乐

信能渡河者。信直至心所向无碍。如所说近行若远游为人所诳。前实艰难欺言无患。斯人信已涉路而进。虽遇艰难通达无患。有一直信人欲渡江水已至岸所。问行人曰水为深浅。答曰齐踝而已。执信而渡实如所言。正使斯人戢信。命终所生之处无违言者。众人敬奉言是福人。是故说信能渡河也。其福难夺者。昔有一人犯于王法。家产诸物尽没于官。王敕其人送汝家产财簿尽诣于官。其人赍福德名簿送诣于官。王问其人。吾敕汝送家产财簿。乃送福德簿耶。其人报曰后身家产簿者此簿是也。今身家产簿随王所录。王闻斯语心开意悟息而不录。是故说其福难夺也。能禁止盗者。昔舍卫城里有一长者。笃信三尊慈仁惠施。苞育众生赒诸穷乏。时天暴雨电雷霹雳盗窃忽至劫掠财物。长者

寻觉语彼贼曰。汝莫持去吾欲与沙门。贼闻斯语眼则随闇手便不举。贼帅相告寻退而去。是故说能禁止盗野沙门乐。

沙门数至 智者所乐 及余笃信

其间欢喜

沙门数至者。见沙门者心开意解。给施所须随时问讯。四事供养衣被饭食床褥卧具病瘦医药。是故说沙门数至智者所乐也。及余笃信者。比近村落见其造福。皆佐欢喜普共修善。是故说及余笃信也。其间欢喜者。或从远来躬自亲奉同发欢喜。出入行来观其威仪礼节。是故说曰其间欢喜也。

若人怀忧 贪他衣食 彼人昼夜

不得定意

若人怀忧者。昔佛未出世时。尔时九十九种道普皆兴盛。如来出世众邪自灭。弟子翼从皆得供养。外道异学内怀憎疾发心妒忌。见人得利养者烦怨苦恼诽谤而行。是谓外道生嫉心也。或复有人。于内法中虽复出家染道不精勤。于道外像持律内行不纯。见人得利养者。兴嫉妒心吾亦出家汝亦出家。汝独受福吾不得养。犹二罗汉功齐行满俱无增减。一人招致利养追身不离。一人家家乞求不自给足。便自生念兴相似疑。吾独何为不见供养。彼独何福恒受利养。无垢道心犹尚兴想。况于凡夫能不生嫉。唯有得佛三界特尊。毁辱之不以忧戚。供养者不以加欢。持心如地亦无增减。是故说若人怀忧贪他衣食彼人昼夜不得定意。

若人能断 尽其根原 彼人昼夜

而获其定

若人能断者。畏将来罪不生后世缘。尽其根萌无复生兆此亦如是。若能断意根本所念昼夜安隐。定意不乱心之所念随意即至。是故说若人能断尽其根原彼人昼夜而获其定也。

无信不习 好剥正言 如拙取水

掘泉扬泥

无信不习者。亦不亲近亦不承事。言谈往反设共从事者。善法有减增诸不善。如拙取水者从高山求。唐劳其功不获致水。正使掘地得水扬泥不可任饮。是故说无信不习好剥正言如拙取水掘泉扬泥。

贤夫习智 乐仰清流 如善取水

思冷不扰

贤夫习智者。贤夫者谓佛弟子。常当亲近承事供养。随时瞻视不使有乏便获大福。戒身未具者。便能具足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见慧身。犹如有人渴爱于法昼夜思虑。唇口焦烂追寻不舍。犹水澄清冷而不浊。彼修行人亦复如是。众德具足慈悲四等。恩及一切广及众生不自为己。秽浊结使已尽。不生阴持入热无复根本。更受冷阴无复熅气。是故说贤夫习智乐仰清流如善取水思冷不扰也。

信不染他 唯贤与仁 非好则远

可好则学

信不染他者。染者为沉重结使。淫怒痴具足入骨彻髓。如此染者常当远离。所以然者。以其患重不可习故。是故说曰信不染他也。唯贤与仁者。以得仙道离世八业。修行清净己身无染复不染他。所以然者。以其染本不可近故。是故说唯贤与仁也。非好则远者。斯是弊友远之如舍厕。如避恶狗奔逸暴牛。如离恶马狂醉之象。如避奸道贼寇。是故说非好则离也。可好则学者。如此人等皆是贤圣奉律之人。可敬可贵。天人所尊。犹澄清水冷而且甘。犹人渴乏求毗沙门。获致财宝无所患恨。犹人须华当诣园圃。须珍宝者当诣大海。是故说可好则学也。

无常欲爱 无放逸念 戒善学口

行信为本

出曜经卷第九 沙门品第十一

截流而渡 无欲如梵 知行已尽

逮无量德

截流而渡者。流者结使之本。漏出色声香味细滑意法。犹如江河诸流尽趣于海。凡夫结使亦复如是。漏出尘劳色声香味细滑意法。彼修行人执智慧剑。断而使住不复漏出结使缠缚。是故说截流而渡也。无欲如梵者。思惟断欲犹如梵志昼夜精勤。劳形苦体曝露尸骸。日夜翘足仰事日月。愿生梵天。受彼天福为梵豪尊。便于此间专精一意。思惟断欲修清净行。是故说无欲如梵也。知行已尽者。无欲之人内外清净练精。其心无复尘垢。是故说知行已尽也。逮无量德者。如此之人受供无量。施一切凡夫人。不如施一须陀洹。所以然者。毕当尽一切生死。更不处三有故。斯陀含阿那含。众行具足功德无量。施百须陀洹。不如施一斯陀含。施百斯陀含不如。施一阿那含是故说逮无量德。

智者立行 精勤果获 行人执缓

转更增尘

智者立行。或时诵习精微。入定坐禅诵经佐助众事。执意勇健不怀怯弱。昼夜孜孜不怀懈惓。是故说智者立行精勤果获也。行人执缓者。夫人出家要犹精勤。昼则经行夜则禅定。不能顺从佛教佐助众事礼拜塔庙。方更懈怠不勤三业。遂堕凡夫不至究竟。是故说行人执缓也。转更增尘者。凡夫人行不牢固。淫怒痴增以出家学受他信施。不能思惟道德。方更虚论万端行不真正不诵习受。是故说转更增尘也。

夫行舒缓 善之与恶 梵行不净

不获大果

夫行舒缓者。人欲建行要当究竟。所愿毕果终不中退。然彼行人心意舒迟不能究竟。亦复不能诵习有所成办。不坐禅诵经佐助众事。是故说夫行舒缓也。善之与恶者。人欲习行为善为恶。要当建志必果所愿。意欲趣善必成其善。意欲趣恶必成其恶。习垢多者结使随之。习善多者结使寻灭。或复苦行具诸威仪。劳形苦体曝露尸骸。仰事日月五火自炙。卧寝荆棘断谷服气。或食果蓏欲成所愿。是故说善之与恶也。不净梵行者或复持戒模贸天福求生梵天。或求帝释六天魔王。复以戒福求作圣王典主四域。是故说不净梵行也。不获大果者。果中上者解脱果也。最上最尊无与等者。但受报果不受证果。是故说不获大果也。譬如执薪草。执缓则伤手。沙门不禁制狱录乃自贼。犹如学术战斗相势乘马御车飞轮掷索拨桥马蹈比当了知。复当次学在家田业。收拾藏举望风烧野。收刈苗谷知草刚软。刚者牢执缓则伤手。软者缓持无所伤损。是故说譬如执薪草。执缓则伤手也。沙门习行亦复如是。习戒不牢违失禁法。或修或舍。若有学人先不学戒入定径路分别慧明。或全失戒本。或漏脱半。皆由不随善知识习近恶知识。便生地狱中。是故说沙门不禁制狱录乃自贼也。

譬如拔薪草 执牢不伤手

沙门禁制戒 渐近泥洹路

譬如执薪草者。凡学之法当尽师术。才伎六艺尽当备具。犹如战斗当有战具。安脚定心手执弓矢。随意所趣必果其心。及获家业收拾藏举。薪草苗谷亦复如是。是故说执牢不伤手沙门禁制戒渐近泥洹路也。沙门持戒难动如山不可移转。不为外邪所见沮坏。已离恶知识。与牢固善知识从事知泥洹所趣。斯亦复是沙门禁戒灭尽泥洹也。

难晓难了 沙门少智 多诸扰乱

愚者致苦

难晓难了者。学道求佛难。出家遇师难。实为难晓上法妙业贤圣所学。是故说难晓难了。沙门少智者少智人者。不得为沙门或处在居家。染着非要不能舍离。或同釜窖漏坏不完不能舍离。或同床褥秽漏不净不能舍离。设有一妇盲跛憔悴不能舍离。是故佛说蝇困于蜘蛛网。鸟困于罗。象困刚锁系。恶马困于策。学人观此已能永舍居业。捐弃妻息除去五欲永离八法。便得为道不着世累。少智之者犹蝇投网鸟入罗里求出甚难。是故说沙门少智也。多诸扰乱者。或以道心无数百千方便劝语前人。使出家学不肯信用。心如藕叶水不着污。不但劝出家亦复劝持八关斋。亦不信用。不但劝八关斋。弹指之顷使念其善亦不信用。况能舍家学道此事不然。犹如国主赦囚出狱牢系罪人。厌患狱者闻辄寻出如避火灾。愚人乐狱恋慕不出。如来出现于世放大慈赦。又遍三千大千世界。解俗缚着牢固之结。渐当离彼生死。其中智人有目之士。闻大慈赦音者。即舍家业出家为道。愚痴少福心不开寤。染着世累不肯出家。虽闻赦音不入其心。是故说多诸扰乱愚者致苦。

沙门为何行 如意不自禁

步步数着粘 但随思想走

沙门为何行者。修沙门法息意不起。愚人起惑谓为沙门当趣何行。于中息心不乐出家。是故说沙门为何行也。如意不自禁者。当禁制不令色声香味细滑法得入。犹如收苗家恒遮畜生不令侵暴。如钩调象人心亦复如是。恒当将御不令色声香味细滑法得其便。是故说如意不自禁也。步步数着粘者。其中行人执意不牢。犹如轻衣随风东西。亦如轻羽得风则移。兴念众想流驰万端为三想所牵。云何为三。一者欲想。二者恚想。三者怪嫉想。是谓三想。难御难制去无踪迹来亦无形。想为心使求定难获。是故说步步数着粘但随思想走也。

学难舍罪难 居在家亦难

会止同利难 艰难不过有

比丘出家心恒着俗。追念家业不修福事。中间自念有变悔心。何为出家修沙门法。怀抱忧虑如人遭丧。鹿惊奔走执意多误。心如猿猴彼心不定亦复如是。但念色声香味细滑法。违失戒律进无道心退念家累。遂自积罪不至永寂。是故说学难舍罪难居在家亦难会止同利难者。如契经所说。佛告比丘侨寄他乡难。素贫乞求难。会止同利难。汝今比丘若造家乞者。恒自下意莫随彼娆。设得好丑勿生是非。是故说会止同利难也。艰难不过有者。经历地狱有畜生有饿鬼有。佛告比丘。汝等所以出家者。欲断三有不生三有。捐弃家业永舍妻息。皆欲灭有不愿生有。汝等比丘积有以来。经无数世涉苦无量。是故

说艰难不过有。

袈裟被肩 为恶不捐 恶恶行者

斯堕恶道

袈裟被肩者。或有人学道外被袈裟内行不纯。昔有众多比丘。居在山薮无人之处。村落郡县追饷无量。其中比丘贪着鲜洁。所被衣裳极细微妙。昼夜谈论心不离欲。时彼树神山神。观诸比丘心意所趣。皆兴欲想欲制止之。即现人身。而说颂曰。

畏死而怀惧 假名为沙门

身被僧袈裟 如老牛长尾

尔时众多比丘。闻天说偈嗔恚隆盛。寻报天曰。我等是汝老牛耶。时彼天神报道人以此偈。

吾不称姓字 亦不选择人

其中秽行者 吾故说此人

是故说袈裟被肩也。为恶不捐者。彼修行人成就恶法。贪欲无忌不守护身口意诸根不具。纵姿自由不自收摄。是故说为恶不捐。恶恶行者。昼夜为恶勤而不怠。如佛说瞿昙契经。佛告阿难。吾善逝后。当来之世。有名种姓比丘。不修立戒习诸恶法。身被袈裟不自禁制。是故说恶恶行者。斯堕恶者以恶自缠。不能离恶死。后便入三恶道。是故说斯堕恶道也。

至竟犯戒人 葛藤缠树枯

斯作自为身 为恚火所烧

至竟犯戒人者。无毫厘戒存在心怀。亦无清白之法。如彼契经所说。佛告阿难。吾不见调达有毫厘清白法存在心者。设当有毫厘善法存在心者。吾不记调达入地狱。犹如有人溺堕深厕不能动转。复有慈哀人欲济其命。观彼人身颇有净处屎尿不污。吾欲捉而挽出。遍观其人无处不污。无毫厘净处。至竟犯戒人罪与彼同。是故说至竟犯戒人也。葛藤缠树枯者。犹如萨卢好树枝叶繁茂。为葛藤所缠凋落枯死。是故说葛藤缠树枯也。斯作自为身者。自招其祸以自克伐。为众所嫉不叹其德。是故说斯作自为身也。为恚火所烧者。北方雪山有草名伊罗叉天分含毒。随风所吹草木悉死。海水有鱼其名自害。在水岸侧卧深草。中风吹草动触彼鱼身。恚毒炽盛身体浮肿。再三触身身坏自终。是故说为恚火所烧也。

所谓长老 不以耆年 形熟发白

蠢愚而已

所谓长老者。不以耆年。形骸老朽以离少壮不知法禁。亦复不知善恶之法好丑进趣。亦复不知戒与不戒犯与不犯。不知轻重。不知二百五十戒威仪进趣。形熟面皱肌皮舒缓。犹如老牛老象。虽为年至蠢愚而已。可谓食年非智慧年。不诵契经律阿毗昙。不观三义徒自受苦。是故说所谓长老不以年耆也。形熟发白蠢愚而已者。形骸已熟命在旦夕。当往至彼阎罗王所。为王所诘无言可对。存在世时愚心自缠不作善果。徒寿于世不观三业。是故说形熟发白蠢愚而已。

谓舍罪福 净修梵行 明远清洁

是谓长老

谓能舍罪福者。生天人中是谓为福。入地狱畜生是谓为罪。其人已断更不复生。尽其根原不种当来有。是故说能舍罪福也。净修梵行者。贤圣八道亦是梵行。依此梵行得至善处尽苦原底。是故说净修梵行。明远清洁者。彼长老者成就老法。昔波斯匿王治化无外远近敬附。六师相率至王波斯匿所。切教王曰。沙门瞿昙夸世自称谓为第一独步无侣。王可造沙门所语彼沙门。汝今瞿昙审成无上等正觉道耶。若彼报言成等正觉者。王当以此言报之。不兰迦葉等少出家学年在耆艾。形熟神疲犹不得佛道。汝今学以来日浅。二十九出家。自云六年苦行。云何能成等正觉乎。时波斯匿王受六师教诫。往至世尊所共相问讯。在一面坐须臾退坐前白佛言。瞿昙沙门审成等正觉道耶。佛报王曰如王所言成等正觉。不兰六师等。少出家学道。于今积年形神俱乏不能得成无上道。况瞿昙少在王宫。五欲自恣不更寒苦。年二十九出家求道。夸世自称成无上道耶。佛告王曰。世有四事最不可轻。何谓为四。一者毒蛇嗔恚兴盛口吐毒火焚烧山野。有形之类皆被其毒。是谓一不可轻。二者火虽小亦不可轻。焚烧万物。是谓二不可轻。三者比丘年虽盛壮亦不可轻。神足自在变化无常。权慧化人亦无穷极。是谓三不可轻。四者王子虽小亦不可轻。所以然者。斩断自由随意出教无不从命。是谓大王四不可轻。时波斯匿王闻佛教诫欢喜踊跃。即从坐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是故说明远清洁是谓长老也。

所谓沙门 非必除发 妄语贪取

有欲如凡

所谓沙门非必除发者。昔佛在罗阅只城竹园迦兰陀所。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摩竭国界快得善利。遭遇如来贤圣弟子围绕。于此国界罗阅只城。夏坐九十日。尔时名声彻十六大国。闻如来叹说。贤圣弟子及比丘僧。国界人民倍怀欢喜。兴敬供养衣被饮食床褥卧具病瘦医药。有无量众生在家穷乏。昼夜救命不能自存。见诸比丘受自然供。既自营

已复无官私。思惟权宜各自相率出家为道。既为沙门不能纂修法教诵契经律阿毗昙。亦复不坐禅诵经佐助众事。受人信施论不要事。佛告诸比丘汝等本在家时。不理家业乏于衣裳。见诸比丘得自然供养。汝等贪着故出家为道。形如沙门心如饿虎。有何道德饶润我法。尔时如来便说此偈。

世称卿沙门 汝亦言沙门

形虽似沙门 如鹤伺于鱼

佛告比丘。剃除须发着三法衣。受他信施谓法应尔。报应一至亿佛不救。其中利根捷疾智者。即自改往修来承如来教。诸有钝根不能改更。遂自招祸。是故说所谓沙门非必除发也。妄语贪取有欲如凡者。汝等比丘与恶智相应。永离善法实非沙门。自称为沙门。外视法服似如沙门。如来复说此偈。

如离实不离 袈裟除不除

持钵实不持 非俗非沙门

重云而无雨 苗茂不获果

比丘离比丘 如昼灯无光

是故说妄语贪取有欲如凡。

所谓沙门 恢廓弘道 息心灭意

粗结不兴

所谓沙门者。昔有愚人志性游荡不别是非好恶。见数十人舁死者出城。复值众人以香华散于死尸。时彼愚人还家寝卧。先有郁金华裹悬于屋栋。绳解华散堕于愚人上。愚人举声唤家室告曰。吾今已死何不舁我捐弃。家人问曰。汝云何为死。报曰汝不见华散我身上乎。家室答曰不。以华散身上谓以为死。所谓死者无出入息。身如枯木。风去火弃神识断去。身体刚强无所复任。如斯比者乃谓为死。汝虽言死像死而不死。此比丘众亦复如是。汝今比丘像比丘非比丘也。真实比丘者。威仪具足见小隙畏惧。况于大者。众行不阙志趣三道。佛辟支佛阿罗汉道。具足威仪戒律如此之比乃谓沙门。汝等剃除须发外被袈裟内怀奸宄。所谓沙门恢廓弘道也。息心灭意粗结不兴者。诸弊恶法已尽已灭更不复兴。粗者谓结中根本。根本已除则无枝叶。是故说息心灭意粗结不兴也。

谓能舍恶 是谓沙门 梵志除恶

沙门执行 自除己垢 可谓为道

谓能舍恶是谓沙门者。已息诸恶如契经所说。佛告比丘。如人称卿皆云沙门沙门。诸比丘对曰。如是世尊愚人皆云沙门沙门。佛告比丘。若应尔者当执沙门行。若为梵志当持梵志行。是故比丘行如沙门亦如梵志。所以然者。沙门梵志其行清净。意欲所愿必如所念。云何为沙门梵志法。所谓沙门梵志法。身行清净或复作是念。我所作已办已成。口意亦复如是便得养寿。是谓沙门梵志法。梵志除恶沙门执行。梵志修行恒以贡高为首。自恃技术自相谓曰。吾等婆罗门从梵口生。刹利种者从梵天齐生。毗奢种者从梵天胁生。输陀罗种者从梵天脚生。以梵为父贡高夸说自谓第一。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梵志法者其实不然。修梵行人至竟清净除不善法。今诸梵志为身招祸。畜妻养子男女列堂已行不纯。反更称说吾从梵天口生。是故说梵志除恶沙门执行也。自除己垢可谓为道者。修行比丘自除己垢。诸恶不善法永尽无余。游戏于贤圣八品道。是故说自除己垢可谓为道。垢有三品上中下。垢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如此缠结染污人心。尽当舍离修清净行。或有梵志兴邪见。意谓为内无尘垢病由外来。或入江水或入三华池。或入人非人泉。沐浴澡洗除去外垢。不能除心缚着。世尊说曰。夫人习行至竟清净除尘垢者。当执无上等智能去其垢。何以故。身外尘垢为人所疾。以第一义除心垢者。诸天世人所见尊敬。人间尘垢令人堕地狱畜生饿鬼。人间尘垢虽以香华薰之犹故复生。已舍诸结使戒香所薰终以香香莫不闻者。是故说曰自除己垢。可谓为道。

道品第十二

八直最正道 四谛为法迹

是道名无为 以锭灭爱冥

八直最正道者。云何名为正直。四谛为义处为四为缘果为四。以聚故为四。若义故为四者是谓三也。记苦则无习记习则无苦。是谓一尽二道三苦。缘果为四者是谓五。由苦有缘亦缘有果。道亦如是尽谛为五。若以聚为四者是谓八。先从欲界断苦。后色界无色界为二。乃至道亦如是。立此义已复有说者。从缘果义名为五。苦者亦由缘亦由果尽名苦迹。有迹贪迹慜迹也。有难者道亦有缘有果尽名苦迹。亦名有迹亦名慜迹。何以故。此中不立二谛。答曰制彼论故亦有因缘也。于彼苦习兴二论。亦无苦亦无习。欲制此二论故有苦有习。道者有缘有果。则生一论言无道也。欲制此一论故有道。是故说有四谛非五谛。更有说者以聚故立此论言有八。答曰。以聚义一相。欲界苦色无色界苦尽集聚已。欲界行缘色无色行缘尽集已兴出生相。欲界行尽色无色行尽尽集已名休息相。欲界行对色无色行对尽集已名出要相。是故说名为四谛。如慧所观者。知有累无累念知出要。是故说四谛为法迹。是道名无为者。安隐泥洹灭尽无为尽舍诸苦。是故说是道名无为。以锭灭爱冥者。爱有亦有三。欲有色有无色有。彼牢固爱缚着爱主生乱想多诸苦恼

由何而断。答曰贤圣八道永断不生。是故说以锭灭爱冥。

慧离诸渊 如风却云 已灭思想

是为慧见

慧离诸渊者。非图一类渊有若干。或言风尘或言深水。尘者污人身体老少不别。令人目视不明衣裳垢坋。上弊日月使无精光。妨人远视真伪不别。时龙王慈愍愍世愚惑。欲使离此诸难。便降凉风细雨。掩尘灭雾曜然大明。是故说慧离诸渊如风却云也。彼执行人专精一意灭内尘想。想者有三。欲想恚想痴想。此三想者亦不为尘主生乱念。败坏智慧不至究竟。遮智慧目不睹四谛。垢染法身使不清明。能制此意不兴诸想。是故说已。灭思想是为慧见。

智为世长 恢乐无为 智受正教

生老死尽

智为世长者。为最为上为微为妙。亦名三义。云何为三。一为事义。二为见义。三为缘义。亦名眼义首义道义觉义贤圣出要义。以此普照诸法。犹如外物有所照明。外物者日月星宿衣服宫殿。名入一界入一入入一阴入一道入一界色界也。入一入色入也。入一阴者色阴也。入一道者现在道也。以此智慧光明照十八界十二入五阴。当来过去现在世以智慧普有所照。多所饶益多所成就。是故说智为世长也。恢乐无为者。乘此智慧远离生死。善能分别不怀犹豫。亦复分别四谛。不怀狐疑。是故说恢乐无为也。知受正教生老死尽者。所以受苦者由其有生。若无生者何有苦哉。犹如培的众箭竞射。是身如是众苦染着。是故说智受正教生老死尽也。

道为八直妙 圣谛四句上

无欲法之最 明眼二足尊

道为八直妙者。外道异学意欲习道。断谷绝粮以为净行。或卧灰粪不著文饰。或露形倮跣形体不覆。或卧棘刺枕石漱流。或编发为衣。或观树叶习算咒术。或事水火日月星辰。或投高山或入深水谓为成道。世尊说曰。此非真道非至要处。非善知识所习。此道非妙非贤圣所习。如此众道。贤圣八品道为最为上。是故说道为八直妙也。圣谛四句上者。犹众多外道异学皆修妄谛。在闲静处日夜苦行。或事山鸟秃枭鸱鸮。或事獐鹿鸡狗蛇蚖。谓为真实得至灭度无为无作。得至泥洹至解脱门永离忧恼。世尊说曰。此非真道非至要处。真实谛者四谛是也。得至无为灭尽之处。是故说圣谛四句上也。无欲法之最者。如契经所说。三事最第一也。一为佛二为法三为众。所谓法者有为法无为法。爱尽无

欲灭尽泥洹。真实法者最尊最上无能过者。是故说无欲法之最也。明眼二足尊者。诸有众生无足二足四足及众多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乃至非想非无想如来。于中最尊最上无能过者。是故说明眼二足尊也。

一切行无常 如慧所观见

若能觉此苦 行道净其迹

一切行无常者。变易不停不可恃怙。犹电过目琢石见火焰现已灭。是故说一切行无常也。如慧所观见者。知之秽漏非真非实。为磨灭法皆归灭尽。是故说如慧所观见者。若能觉此苦者。厌患此苦意不愿乐。念求解脱永欲舍离。是故说若能觉此苦也。行道净其迹者。常念修持无上正道见谛所断能净其迹。是故说行道净其迹也。

一切众行苦 如慧之所见

若能觉此苦 行道净其迹

一切众行苦者。从欲界上至有顶斯是苦际。若在欲界求离苦难。若在色界数变易苦。若在无色界受行为苦。是故世尊说生死炽然一切为苦。流转五趣不免其苦。谁当乐此众苦之中。是故说一切众行苦也。如慧之所见者。夫博学之士探古知今。三世通达如掌观珠皆悉分明。是故说如慧之所见。若能觉此苦者。以知此苦欲得远离。意常厌患不与同处。是故说若能觉此苦也。行道净其迹者。唯有贤圣道能净苦迹。是故说行道净其迹也。

一切众行空 如慧之所见

若能觉此苦 行道净其迹

一切众行空者。众行转变不可恃怙。亦不常住生生即灭流逝不停。苦空无我空性自尔。亦非不尔。是故说一切众行空也。如慧之所见者。犹如大士观彼净水。自见其形皆悉分明。彼修行人亦复如是。观诸众行起者灭者无所挂碍。是故说如慧之所见也。若能觉此苦者。从初积行乃至成道。其间涉苦不自觉知。为苦所惑不至究竟。如吾今日成得人身。遭遇佛世贤圣相值。长夜染着五盛阴身。今乃自觉知为非真。如我今日观此五盛阴众苦集凑。是故说若能觉此苦也。行道净其迹者。以苦未知智而灭其迹。至竟清净而无瑕秽。尽苦原本令得清净。是故说行道净其迹也。

一切行无我 如慧之所见

若能觉此苦 行道净其迹

一切行无我者。无欲无作故一切法无我。以不坚固故一切法无我。不自由故一切法无我。是故说一切行无我。如慧之所见者。慧之所鉴照察。三十七道品之法。犹如有人照于明镜。悉自见形无所挂碍。此亦如是以慧观察皆悉分明。是故说如慧之所见也。若能觉此苦者。彼修行人长夜之中。为此五盛阴身所见侵欺。计是我有我是彼所。以实观之便生厌患能离解脱。是故说若能觉此苦也。行道净其迹者。住十五心以见谛道断无常苦空无我永尽无余。以其四行由苦而生苦谛。所录苦未知智断。是故说行道净其迹。

吾已说道 爰箭为射 宜以自勖

受如来言

吾已说道者。或有众生懈怠慢惰自相谓言。若使如来神力自在者。何能不使我等早成道果。又复不能躬自执道内我形中。犹如契经所说。有异梵志来至世尊所。而问斯义说偈曰。

我观天世人 梵志行清净

今我重自归 解我狐疑滞

此为何义。说曰彼梵志者受性顽钝懈怠慢惰。欲使瞿昙沙门与我说道早成其果。使我体中结使速得灭尽。世尊说偈报曰。

吾不解脱卿 净行世梵志

欲求极妙道 如是得度流

此为何义。报曰梵志已欲求道不假他得。若假他得者。我坐树王下。则能灭一切众生心意结使。亦以大慈加被众生。梵志当知不究病根错投其药。欲蒙祐者其义不然也。此亦如是已不修道望彼果报。除己结使此义不然。犹如梵志良师达鉴审病根原随病所生而投其药。便得瘳愈终无错谬。此亦如是以贤圣道观病根原而投其药。身中结使永得除尽。或有比丘内自思惟。如来出现于世。大慈大悲广被众生。何须劳苦躬自行道。为结使所逼不能得度。若使如来普慈一切。自当为我演说道教。何故不独与我除去结使。尔时世尊知彼心中所念。是故说吾已说道也。爰箭为射者。我先觉知后与人说。犹如医师先学方略审病根原毫厘不失然后投药。此亦如是先成道果知己结使永尽无余。然后与人说结使病一一分别。乃投道药永无尘噎。以无上利箭射彼结使。是故说爰箭为射也。宜以自勖者。演道之人为人说道直趣一向。不随邪曲者成道则易得受果证。如来世尊。亦复如是与人说。道者无形无为无作。安隐灭尽泥洹。出言如教亦无虚妄。犹如父爱子随时瞻养推燥去湿。复以甘馔饮食食彼诸子。诸子放逸不从父教。贪着五欲不从正教。如来世尊亦复如是。广与众生演甘露法。复以善权方便重说微妙法。众生不肯承受。是故

说宜以自勖受如来言也。

吾已说道 除爱固刺 宜以自勖

受如来言

夫如来言教终不复重出言成教。更不重演所说。安详终不卒暴。所畅法本与义相从。观前受化应问。何法辄往度之。已说当说随时布现。是故说吾已说道。除爱固刺者爱之为病。坠人恶趣不可恃怙。于中自拔御以止观不兴爱心。犹如毒箭入人胸掖不可得拔。此爱箭亦复如是。入人心识不可得拔。是故说除毒固刺也。宜以自勖者。常念精勤求其巧便。志趣无上终不中悔。亦不退转。是故说宜以自勖也。受如来言者。如来出世所演言教。上中下善义理深邃。众德具足得修梵行。是故说受如来言也。

是道无有余 见谛之所净

趣向灭众苦 此能坏魔兵

是道无有余者。长阿鋡契经说。七佛如来等正觉。亦说七世父母种族姓号。寿命长短翼从多少。神足智慧遗腹儿息。毗婆尸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人寿八万岁生婆罗门种。取要言之。侍者名无忧。集说戒时忍辱为第一。广说如契经。式弃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世时生婆罗门种。人寿七万岁。略说其要。侍者名吉祥行。集说戒时眼莫视非邪。广说如契经。毗舍婆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世时人寿六万岁。生刹利种。略说其要。侍者名休息。集说戒时不害亦不杀。广说如契经。拘留孙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世时人寿五万岁。生婆罗门种。侍者名佛堤。集说戒时譬如蜂采华。广说如契经。拘那含牟尼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世时人寿四万岁。生刹利种。略说其要。侍者名吉祥。集说戒时亦不触娆。彼广说如契经迦葉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世时人寿二万岁。生婆罗门种。略说其要。侍者名等睹。集说戒时。诸恶莫作。广说如契经。如我今日释迦文佛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世时。人寿百岁。生刹利种。略说其要。侍者名阿难。集说戒时。护口为第一。广说如契经。尔时世尊说七佛根原七世父母名号姓字翼从多少。说戒本末。时诸比丘闻佛所说。各生此念。过去诸佛姓族名号各各不同。翼从弟子亦有多少。所行道禁亦有差别。道以不同法亦当异。如来世尊知比丘心中所念。即于大众而说斯偈。

是道无有余 见谛之所净

趣向灭众苦 此能坏魔兵

过去恒沙诸佛。亦以此道而自觉寤。将诸翼从坏破结聚。竖解脱幢击大法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有。如实知之已。入无忧之境。无复生老病死。寂然泥洹。亦无起灭无复往还。是故说是道无有余见谛之所净也。趣向灭众苦者。向斯陀

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直行成就觉行成就等业成就。志不颠倒渐至于道。是故说趣向灭众苦也。此能坏魔兵者。魔有诸缚何者是。欲界行结染着人者。于中求便永断无余。灭重灭。坏重坏。尽重尽。打重打剥重剥越魔。局界入色无色界。是故说此能坏魔兵也。

唯是更无过 壹趣如渊流

如能仁入定 在众数演道

唯是更无过者。直至无为径趣泥洹。越过生死中不退还。住生死岸顾瞻众生。欲与同归。已得至彼更不还转。是故说唯是更无过也。壹趣如渊流者。犹如澄静泉深且清彻。亿百千众生。怀饥渴者皆能充足。亦无饥渴之想。以法味润之除去结使此亦如是。依贤圣道亿百千众生饥渴于道。以甘露法味充饱一切。永无饥渴想。兼除结使终无热恼。去不善行更不复生。是故说一趣如渊流。如能仁入定者。释迦文佛如来至真等正觉。系意入定有四事因缘。云何为四一者于现在法而自娱乐。二者游戏法供。三者扶危救羸定意不乱。四者劝进必至究竟。是故说如能仁入定也。在众数演道者。欲使弟子不错其众。救拔生死安处无为。沐浴清净不染尘垢。永离轮转不兴八法。亦复不造四百四病。是故说在众数演道也。

一入见生死 道为得祐助

此道度当度 截流至彼岸

一入见生死者。谁能觉知生死原本。维卫世尊本履菩萨行。乃能觉知生死原本。后与弟子演说微妙法。谁能分别滓浊法。唯有一入道乃能觉知。是故说一入见生死也。道为得祐助者。菩萨处众起大慈悲。愍一切众生如母爱子。演甚深道令得解脱。是故说道为得祐助也。此道度当度者。于过去世佛辟支佛声闻。尽以此道度爱欲海。是故说道为得祐助也。此道度当度者。当来诸佛世尊。如弥勒比度不可计阿僧祇众生。是故说此道度当度也。截流至彼岸者。现在释迦文佛如来至真等正觉。度不可计阿僧祇众生。是故说截流至彼岸也。

究竟道清净 以尽生死本

辩才无数界 佛说是得道

究竟道清净者。究竟有二义。一名事究竟。二名定究竟。事究竟者。所作事办必然不疑。定究竟者。游戏诸定。从一定起复入一定。如是经历数千万定。意欲有所感动随意成办。是谓定究竟。以此正行蠲除心所念法断诸结使。令得清净。犹如尘垢衣浣令清净。此亦如是。以八解脱清净水。洗浴心垢永无尘曀。是故说究竟道清净也。以尽生死

本者。人有生分必当有老死。亦由生众生流转回趣五道。亦由神识迁转不停。是故说以尽生死本也。辩才无数界者。如来神德适化无方。以辩才慧游于无量无数刹土。观察众生有利根钝根。有虚有实。有修正真行者。不修正真行者。如来皆悉知之。是故说辩才无数刹也。佛说是得道者。夫言世界皆有三义。一者阴世。二者器世。三者众生世。阴世者。所谓五盛阴是。器世者。三千大千刹土是。众生世者。谓有形之类乃至四生。皆名众生世。谁能分别了知此生。答曰。唯有如来至真乃能知耳。犹如有目之士掌中观阿摩勒果。斤两大小悉能了知。如来等觉亦复如是。观众生类心意根本悉能分别。是故说佛说是得道也。

驶流澍于海 翻水羡疾满

故为智道说 可趣服甘露

驶流澍于海者。有大河。名曰恒伽。从阿耨大泉出。从牛口流。新头大河者。亦从阿耨泉。从师子口出。婆叉大河亦由阿耨大泉。从马口出。私陀大河者。亦从阿耨达泉。从象口出。恒伽河者。梵志所事以为师范。外道异学自相谓言。若有学人去恒伽河百由旬外。遥三称扬恒伽名者。恒伽恒伽恒伽者。虽住百由旬外。一切众恶尽如蛇脱故皮。恒伽水者悉归于海澄净无众秽。是故说曰驶流澍于海也。翻水羡疾满者。以至于海昼夜不息。从海复至入焦炭山。从焦炭山复至雪根本山。如是渐渐还至本原。昼夜流逝周而复始。海亦不满流亦不停。是故说翻水羡疾满也。故为智说道者。诸佛世尊皆名善逝。至泥洹灭尽处。已得至彼。无有生老病死愁忧苦恼。亦复无有饥寒勤苦。尽离此苦故曰善逝。是故说故为智说道也。可趣服甘露者。可趣至泥洹境涉求甘露。犹如江河驶流皆名海。具成办海业。此贤圣法律亦复如是。渐渐得至泥洹境界。是故说可趣服甘露也。

前未闻法轮 转为哀众生

于是奉事者 礼之度三有

昔佛在婆罗奈国仙人鹿野苑中。河名婆犁。因彼名故故名婆罗奈国。仙人鹿野苑者。诸有神仙得道五通学者。皆游学彼国。纯善之人非凡夫所住。时彼国王出野游猎。值群鹿千头悉入网裹。王布步兵围绕一匝。群鹿惊惧有失声唐突于弶。或有伏地自隐形者。释迦文佛昔为菩萨时。生彼群鹿中为众导首。告诸群鹿。汝等安意。勿怀恐惧。吾设方便向王求哀。必得济命各令无他。时鹿王即向人王下膝求哀。王遥见之敕诸左右。各勿举手伤害此鹿。鹿复举声跪向王曰。今观王意欲杀千鹿一日供厨。今且盛热肉叵久停。愿王哀愍日杀一鹿以供厨宰。不烦王使鹿自当往诣厨受死。肉供不断鹿得增多。王问

鹿曰。汝在群鹿中最为长大耶。答曰。如是。最为长大。王复问鹿。汝审实不。答曰。

审实。王即舍鹿摄阵入城。时菩萨将鹿五百。调达亦将鹿五百。日差一鹿诣王供厨。时次调达遣鹿诣王。值一鹿母怀妊数月。次应供厨。鹿母向王自陈哀苦。次应供厨诚不敢辞。今垂欲产与子分身。我次应至子次未至。愿见差次小听在后。调达恚曰。何不速往。谁能代汝先死。鹿母哀泣悲鸣唤呼。辄就菩萨自陈启曰。怀妊日满产日垂至。愿王开恕听在后次。分身适讫。自当诣厨。菩萨问鹿。汝主听汝自陈不。答曰。主不见听。菩萨闻已八九叹息。慰劳彼鹿。汝且自安勿怀恐惧。吾今代汝以供厨宰。菩萨鹿王即召千鹿恳切诫敕。汝等各各勿怀懈慢。亦莫侵王秋苗谷食。调达闻已嗔彼鹿母。汝死应至何为辞訴不时就死。时菩萨寻语调达。止止勿陈此言。鹿母诚应次死。但为愍彼胎子未应死耳。

吾今当代济彼胎命。菩萨所念。群鹿跪向菩萨各各自陈。吾等愿欲代王受死。王在我存得食水草。随意自游无所畏忌。王遂意盛舍而诣厨。群鹿追逐随到王宫。鹿王就厨自求供宰。厨士见鹿王分明识知。即往白王。鹿王入厨次应供宰。不审大王为可杀不。王闻斯语自投床下。诸臣水洒扶令还坐。王敕诸臣。速将鹿王来。吾欲见之。寻将至王所。王问鹿曰。千鹿尽耶汝何为来。鹿白王言。千鹿孚乳遂成大群。日有增多无有减少。复向人王说鹿根原。王自垦责自怨不及。吾为人王。不别真伪枉杀生类。乃至于斯王告大臣。普令国界其有游猎杀害鹿者当取诛戮。即遣鹿王将诸群鹿还山自安。复令国内不得食鹿肉。其有食鹿肉者当枭其首。因是立名鹿野苑也。尔时世尊在鹿野苑中而转法轮。

是故说前未闻法轮也。转为哀众生者。最初与五人说法。及与八万天人。反覆说四谛真如法。本所未闻本所未见。亦非沙门婆罗门释梵诸天魔若魔天所能转者。是故说转为哀众生也。于是奉事者。诸天世人所见恭敬。处阎浮利地流化教授。从六天已下皆蒙济度。问曰。何以故但与天人说法。不与余处说耶。答曰。诸天及人得成道果越次取证。众知自在除就八关斋法。除鬼神三自归。犹如畜兽佉频阇罗鸟勤精梵行。昔有三兽处在深山。一者象。二者猕猴。三者佉频阇罗鸟。象语二兽。我等三兽不相敬待。各无礼节。今当推让。谁应耆旧推为上首。时有大树高而且广。荫五百车。猕猴自陈。吾昔食其栽。象言。吾食其树。猕猴言。应推我为年耆。象即举猕猴负于脊上。佉频阇罗鸟复自陈曰。

吾昔游雪山北食甘美果。于此大便处即生此树。吾应宿旧。应在上首。猕猴复负脊上。从国至国。从村至村。斋戒自守共相敬待。设得饮食推让老者。城郭村落人民见者怪未曾有。四面云集。问其原由。三兽自陈昔所经历。象虽形大年幼处小。敬上二兽如

子事父。人民感兽各生善心。鸟兽犹然。况我人乎。共相劝励上下相事。举国人民孝敬者众。自可有此孝顺之义。但不能越次取证成其道果。唯有天人最可奉敬。是故说于是奉事者也礼之度三有者。兴敬众生在在处处见如来形承事礼敬。却行久久乃回心不离佛。三有者。欲有色有无色有。谁能度此三有。唯有佛世尊乃得度耳。次有声闻弟子。承佛威神得度三有。是故说礼之度三有也。

三念可念善 三念当离恶

从念而有行 灭之为正断

三念可念善者。随时兴念食息不废。常当念善具众德本。渐得越次受诸果证尽生死原。尽有漏成无漏。是故说三念可念善也。三念当离恶者。已离恶念获何功德。答曰。不为心垢所染污。除诸结使染着。亦不为彼结使所使。是故说三念当离恶也。从念而有行者。有觉有观游戏初禅乃至第四禅。除弊恶心诸不善法。日进其行终不退转。是故说从念而有行也。灭之为正断者。以断智慧智以此灭之。云何为灭。或为乱想抑制善心。不随行三十七品。覆蔽诸道果不得露现。犹如风尘卒起覆蔽日月不睹光明。龙降甘雨随时掩尘。便睹日月精光。此亦如是。以贤圣甘露灭心尘垢。曜然大悟无复微暧。贤圣道果皆悉露现。是故说灭之为正断也。

三观为转念 逮获无上道

得三除三窟 无量修念持

三观为转念者。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昔我未成佛道时。兴三不善念欲念恚念害念。问曰。尔时菩萨云何生欲念恚念害念耶。答曰。菩萨苦行六年。勤劳从苦起退。自还念昔日所更。追忆本时歌笑伎乐作倡。由是便生欲想。复闻调达窃自兴意欲。夺宫人婇女。尔时便生恚想。二垢和同于中便生害想。复次菩萨从苦行起。难陀难陀波罗二女。以苏麻油涂菩萨身。诸女天身极自柔软状如天女。于彼便生欲想爱想。时菩萨便作是念。设彼五人给使我不舍。吾去者何由。使此女以油涂吾身。尔时菩萨便兴恚想亦兴害想。二垢和同于中便生害想。尔时菩萨复生是念。我今已生欲想自损亦损他人二事俱损。自损者。诸善功德尽舍而去。是谓自损。云何损他人。若食他信施衣被饭食状卧具病瘦医药不能消化。遂增尘劳不获果实众德有阙。是谓损他也。取要言之。二垢和同者便生害想。是时菩萨厌患二事。求灭不善想。以忍之力降魔劳怨。永弃乱想不生恶念速成道果。是故说三观为转念也。逮获无上道者。云何为无上道。所谓无上道者。答曰。志求出要无欲想无恚想。是故说三观为转念也。逮获无上道者。菩萨坐树王下。弃三十四意。成无上道。所谓无上道者。出过世间天人上。三千大千刹

土蜎飞蠕动之类。于中最上无有过者。如彼契经所说。七微为一忽。所谓微者。不长不短。不圆不方。不高不下。无形不可睹。非眼识所摄。所以然者。以其微细不可见故。唯有转轮圣王。补处菩萨贤圣天眼通者。乃能见耳。正使有法过此极微细者。如来通达即觉即知。是故说逮获无上道也。得三除三窟者。住于四禅入清净定。不兴想着结使。疾灭系意不忘进修不懈。游志三四专一除结。是故说得三除三窟也。无量修念持者。住初禅地思惟念持。或于四禅摄内外法。亦有念持。初禅内有不定想。有觉有观炽燃似火焚烧法体。外有不定想为火所烧。二禅内有不定想意爱似水。外有不定想为水所渍。第三禅内有不定想。犹风有出入息。外有不定想便为风所动。第四禅中内无不定想。不为外法所摄。已得念护除内不定想无量者。于诸初禅地无量地种所系。入此三昧定者亦复如兹。无量无限不可称计。阿僧祇人成就众行。是故说无量修念持也。

能除三有垢 摄定用缚意

智慧禅定力 已定摄外乱

能除三有垢者。从欲界至色界无色界。名曰众垢之室。众生所居处也。能求巧便离三有者。是谓上尊道出过三界。是故说能除三有垢也。摄定用缚意者。不使粗心游逸在外。恒专心意不令外色得便。由其三昧难沮坏故。是故说摄定用缚意也。智慧禅定力者。以智慧利戟。无所不任断诸结使尽其源本。是故说智慧禅定力也。已定摄外乱者。已身入定能摄外人。是故说已定摄外乱也。

积善得善行 处处得名誉

逮贤圣八品 修道甘露果

积善得善行者。夫欲学道当用渐渐。如初禅所行二禅所行三禅为妙。三禅所行四禅为妙。是故说积善得善行也。处处得名誉者。如彼昼度树契经所说。忉利诸天遥观世间。某村某落某甲弟子以信坚固。出家学道剃除须发着三法衣。生死已尽。所作已办。梵行已立。更不受胎。如实知之。是故说处处得名誉也。逮贤圣八品者。如彼学人一趣贤圣八品道。灭尽泥洹无为无作。是故说逮贤圣八品也。修道甘露果者。彼修行人躬自行道。欲至无上安隐之处。服食甘露无终无始。所谓甘露者。灭尽泥洹是。若有学人得至彼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是故说修道甘露果也。

出曜经卷第十 利养品第十三

芭蕉以实死 竹芦实亦然

駏驉坐妊死 士以贪自丧

昔佛在罗阅城竹园加兰陀所。尔时有比丘。名曰调达。聪明广学。十二年中坐禅入定心不移易。十二头陀初不缺减。起不净观了出入息。世间第一法乃至顶法一一分别。所诵佛经六万。象载不胜。后意转转退渐生恶念。意望供养深着世利。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须臾退坐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愿说神足之道。我闻此已当善修行。使我得神足已。游至他方处处教化。尔时世尊告调达比丘曰。汝今且置神足。何不学四非常。非常义苦义空义无我之义。是时调达比丘便生此念。如来所以不与我说神足义者。恐有胜己耻在不如。调达即舍如来。往至舍利弗所。白舍利弗言。唯然贤者。愿为我说神足之道。我闻此已当善修行。使我得神足已。游至他方处处教化。尔时舍利弗谓调达比丘曰。

汝今且置神足。复用学为。何不修四非常。非常义苦义空义非身之义。时调达比丘内自思惟。此舍利弗比丘者。自称智慧第一。如吾观之。犹如萤火比于日月吾所诵习无与等者。犹尚不解神足之道。况复舍利弗比丘岂能解乎。即便舍去至大目揵连所。语目连曰。吾闻族姓子。神德无量神足变化无所挂碍。愿为我说神足道。我闻此已奉而修行。游至他方处处教化。目连语比丘曰。止止调达。何用此神足道为。吾闻始行之人。先学四非常。苦义空义非身之义。复当精修四禅。尔乃得神足道耳。调达闻已即兴恚怒。此目连者自夸神足无与等者。所以不与我说神足道者。恐神足有胜。如我若得神足。彼便无有名誉。是故不与我说神足道耳。调达比丘内自思惟。吾今在在处处学神足道。

人皆不肯教我。吾自有弟。名曰阿难。多闻博学众德具足。大慈四等无所不覆。明古知今三世通达。吾今当往问神足道。设授我者当善修行。是时调达便至尊者阿难所。语阿难曰。吾闻卿善解神足之道。可与吾说。吾得神足已。游至他方处处教化。是时阿难便与说神足之道。调达闻已。在闲静处。专心一意以粗入微。复从微起还至于粗。以心举身以身举心。身心俱合渐渐离地。初如胡麻转如胡桃渐离于地。从地至床从床至屋从屋至空。在虚空中作十八变涌没自由。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水。东出西没西出东没。四方皆尔。或分身无数还合为一。是时调达复作是念。吾今已得神足。石壁皆过无所挂碍。吾今宁可化作婴孩小儿。形貌端正头上五处面如桃华。在阿阇世太子膝上。

或笑或号现婴儿能。然太子阿阇世独知是调达身。终日玩弄无有厌足。或呜嗽唾或擎身传左右手中。时太子阿阇世内自思惟。调达神足胜彼瞿昙沙门。能作无数变化。时阿阇世日给五百釜食。随时供养不令有乏。尔时众多比丘。见阿阇世太子日给五百釜食供给调达。共相率合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世尊言。向者人间分越。见阿阇世供给调达五百釜食。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诸人勿兴斯意。贪利调达供养。所以然者。调达

所得供养。自陷于罪亦陷他人。堕于深罪二俱堕罪。比丘当知。所谓自陷罪者。犹如彼芭蕉树。愚人求实不能克获。竹芦亦复如是。駏驉怀妊二命俱丧。夫士贪货后自丧亡。调达比丘亦复如是。贪着利养。由此利养自致丧亡。佛告比丘。今当为汝说譬。智者以譬喻自解。

昔有群鹙游在深山各各孚乳。鹙告其雏曰。汝若学飞玄在虚空。见地如槃慎勿上过。所以然者。上有随蓝风。伤害于汝。头恼支节各在异处。时雏儿不随父母教诫。飞越过量为风所吹丧命。支节异处。汝等比丘勿兴斯意。调达比丘如是受殃近在不远。比丘复当知之。犹如群龟告语诸子。汝等自护莫至某处。彼有猎者备获汝身分为五分。时诸龟子不随其教。便至其处共相娱乐。便为猎者所获。或有安隐还得归者。龟问其子。汝等为从何来。不至彼处乎。子报父母。我等相将至彼处观。不见猎者唯睹长线而追我后。龟语其子。此线逐汝后者由来久矣。非适今也。汝先祖父母皆由此线而致丧亡。诸比丘当知。犹如野狐。昼夜伺求大便畜兽粪除已自食讫。复自于此大便而去。调达比丘贪致供养亦复如是。

已自陷罪复陷他人。诸比丘莫贪着供养。如彼调达比丘。复引喻来。昔大月支国风俗常仪。要当酥煎麦食猪。时宫马驹谓其母曰。我等与王致力。不计远近皆赴其命。然食以草刍饮以潦水。马告其子。汝等慎勿兴此意。羡彼酥煎麦耶。如是不久自当现验。时逼节会新岁垂至。家家缚猪投于濩汤举声号唤。马母告子汝等颇忆酥煎麦不乎。欲知证验可往观之。诸马驹等知之审然。方知前憋为不及也。虽复食草。时复遇麦。让而不食。时诸比丘白世尊曰。调达为人。其德云何。乃能致斯供养。佛告比丘。汝等莫兴意贪着利养。如是不久自当见调达现验之事。尔时世尊观察此义。为后世众生示现大明。亦使正法久存于世。尔时世尊处在大众而说斯偈。

芭蕉以实死 竹芦实亦然

駏驉坐妊死 士以贪自丧

芭蕉以实死者。皮皮相裹叶叶相连。欲求其实终不可得。彼树常宜根生一芽树便辄死。竹芦实亦然。是故说芭蕉以实死竹芦实亦然也。士以贪自丧者。所谓士者勇猛大将能却外敌内奸不起。如此之比乃名大将。然彼大将思虑不出众人之表。贪入深阵不能自出于中自丧。或复有人内实怯弱外现勇悍。设遭战斗之日见敌便惧。赏赐之际思在上首。调达比丘亦复如是。受人信施日啖五百釜食自称勇悍。能与结使众敌共战反招祸患。是故说士以贪自丧也駏驉坐妊死者。犹如駏驉欲深固情交通自致其祸既自丧身复杀其子。不能自安安能安人。调达比丘由此利养身坏命终入阿鼻地狱。所谓自陷于罪。云何亦陷他人。使阿阇世太子所施财货不可称计。然不致果报不获其福。是谓亦陷他人。二罪

交集故致丧身。是故说駏驉坐妊死。

如是贪无利 当知从痴生

愚为此害贤 首领分在地

如是贪无利者。调达比丘。学致神足为已招祸。设不得神足者。其罪盖不足言。既贪利养不至究竟。是故说如是贪无利也。当知从痴生者。皆是凡夫人志不坚固。或从正入邪不自觉知。设得信施快自喜庆。不虑后缘当受其报。是故说当知从痴生也。愚为此害贤者。诸善之法皆是贤人所习。非是愚者所学。是故说愚为此害贤也。首领分乎地者。谓调达比丘。通出入息起不净想。乃至顶法亦复如是。以其神通贪着利养自陷乎罪。是故说首领分乎地。

愚人贪利养 求望名誉称

在家自兴嫉 常求他供养

愚人贪利养者。不能明鉴善法。内自兴嫉外望供养。欲使四部众随时致敬。是故说愚人贪利养。求望名誉称者。昼夜伺捕国王大臣一亿居士。猗豪力势贪求名称。观察前意随形应适。趣欲悦彼以获利养。或时在众虚谈万端欲现己智。独望尊贵。余者处卑。内怀悕望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余者不得利养。调达比丘所诵经典。六万象载不胜。十二年中恒处岩薮空闲山间。持戒牢固如护吉祥瓶。以其贪着利养故。所造功德尽为恚火所烧。是故说求望名誉称也。在家自兴嫉者。或有在家居士。家累自随每兴忌妒。吾今不欲见持行清净之人。设有梵行清净人。来至我家者。不经日夜暂息。便进各还本居。复重生念。设欲住者恒乏利养。是故说在家自兴妒也。常求他供养者。彼习行人复作是念。我今名在道检行出人表。当令蜎飞有形之类日来供养。衣服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使令余者不得其养。设见余人兴致利养者。横生妒嫉如失宝藏。是故说常求他供养也。

勿猗此养 为家舍罪 此非至意

用用何益

勿猗此养者。彼执行之人勇猛精进少欲知足志趣牢固。常乐闲静思惟恶露不净之观。其间思惟善念。夫人处世贪着利养者。自增慢惰渐坠于罪。是故说勿猗此养也。为家舍罪者。或在国王长者一亿居士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不令诸人知我在某处家。论说神德戒行备具。是故说为家舍罪也。此非至意者。捐弃恶缘修无量定。设遭遇恶违本誓愿。所行事业不自为己。是故说此非意至也。用用何益者。亦复自隐不令人知。我持戒精进修阿练行。一坐一起复不使知。漏尽意解勇猛强记。辩才捷疾智慧无量。不欲闻人

称誉己德。是故说用用何益也。

愚为愚计想 欲慢日用增

异哉夫利养 泥洹趣不同

愚为愚计想者。愚人计想念念兴恶。但求他养己行不均。在众人中独尊独贵兴致礼敬。愿令余者卑贱。是故说愚为愚计想也。欲慢日用增者。夫中直之人厌患利养。戒闻施惠众德具足。解脱知见无观不入。功德已具堪任受养。福度前人已能消化复能济彼。是谓续如来种绍继贤圣。是故说欲慢日用增也。异哉夫利养者。非法之义。兴利养者日损日减。非至要处舍正就危者。当知非贤圣道教。是故说异哉夫利养也。泥洹趣不同者。至泥洹终其道不同。先学俗中妙法。次习贤圣道法。以次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是故说泥洹趣不同也。

能谛知是者 比丘真佛子

不乐着利养 闲居却乱意

能谛知是者。彼修行人知人利养至为难消。身有瑕隙受彼重施。犹彼朽车轮轴不牢载以重载。必坏败车定矣不疑。此亦如是。以无戒身受人恩施。必自坠堕恶趣。是故说能谛知是也。比丘真佛子者。过去诸佛弟子翼从成就此德。当来诸佛世尊弟子亦当成就此德。云何名为佛弟子耶。答曰四也。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如斯四部弟子一向承佛教诫。正使外邪众恶化作若干形像。来试四种弟子者。终不能得其便也。所以然者。以其真实谛故。凡夫下劣不得称为弟子者何。答曰。所以不称者。以彼人心犹豫不定故。或时承受佛教。或时着外道异学。如斯之类不得称为佛弟子。此贤圣弟子信根牢固。一向承受佛教敬奉三宝。此乃得名佛弟子也。或有说者于如来所得无疑信根。是故说比丘真佛子也。不乐贪利养者。何以故。皆由如来言无二故。如佛契经所说告诸比丘。利养甜美内人恶趣不得至道。能离此者可成果证。问曰。已得阿罗汉果。有何不具而复修道。答曰。根门未具分别故。于退转法当求方便至不退根不退根人。当求方便进至念法人所。念法人复当求方便至护法人所。护法根人。当求方便至定住根人所。定住根人。当求方便至无碍根人所。如是渐进功德之业。犹如不动牢固之行自致无愿无想空定。是故说不乐贪利养也。闲居却乱意者。常当五闲净法。一为喜。喜已所得。二为安。安止众生。三为自守。守行不失。四为念。念定不乱。五为待。待善去恶。所谓欲界者众乱之原。善求巧便勤求解脱。愿不生欲界。是故说闲居却乱意也。

夫欲安命 息心自省 不知计数

衣被饮食

夫欲安命者。安命有二事。一为身命。二智慧命。有身命则有慧命。设无身命何有慧命。如是行人常当自护将育慧命。是故说夫欲安命也。息心自省者云何。息心而自省己。所谓省己者戒闻施惠。是为妙法。若在第一义。便逮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是故说息心自省也。不知计数者。昔有一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叉手白佛言。唯然世尊。听诸比丘露其形体。人间游化与世殊异岂不快耶。佛告比丘。咄愚所白不入圣律违于道教。倮形露体者外道异学尼乾子法。非我贤圣法律所应之行。设当我众倮形游世者。与彼畜兽有何差别。则不知尊卑贵贱父母宗亲。复有异比丘。往至世尊所。白佛言。唯然大圣。听诸比丘着织发衣。佛告比丘。斯是外道异学所服衣被。非我贤圣法律所容受也。愚人当知。着织发衣者有五瑕秽。云何为五。一为臭秽二为难近三为饶虱四为饶虮。五为热时佐热。寒时佐寒。夫为道士披僧伽梨者。过去诸佛贤圣标式。是故说不知计数也。衣服饮食者。已说僧伽梨复说衣被饮食耶。报曰。所谓衣被者。泥洹僧僧祇支安陀卫郁多罗僧。所谓饮者甘蔗浆黑石蜜浆蒲桃浆石蜜浆。所谓食者。食本有五穄粟黍麦黍麦头麸。正根本食者粳米为首。种种饮食者恶生畏。王请一比丘敕太官。与比丘精细饮食令如吾食。比丘食已辞王出外。王问比丘饮食讫耶。答曰已讫。王意自念。比丘所食必当粗恶。观色不悦必然不疑。重请明日更食。比丘辞还精舍。明日更来。王躬自斟酌若干甘馔食彼比丘已。问比丘曰。云何道士食为甘美耶。比丘答曰如食所食。王内兴恚吾躬自具食。道士故言如食所食。王复重请比丘。明日更食以苦酒煮蔾豆食之。食已问曰。云何道士食为甘美耶。答曰如食所食。王问道士食好饮食亦言如食所食。得斯恶食亦言如食所食。将有何故愿闻其意。比丘答曰。

如笮瞻卜华 出油用膏车

臭脂膏致远 岂贵好以丑

百味食续命 支形得行道

苦酒蔾豆食 全命何假彼

时王闻已内自惭愧无颜仰瞻。我之所为极为可耻。乃兴恶意触娆贤圣。犹如愚人不自顾虑。便自兴意叉须弥山不损于彼而自伤手。以小升斗欲量海水。我今所行其犹如此。自以褊狭小意。量度贤圣王。复思惟夫修行人不自为己但欲支命。得修行道亦复不望现身受报。今身施好后获好报。施秽得秽如影随形。是以智者当清净施。莫怀妄想。是故说衣被饮食也。

不自望利 不谄于人 不依他活

守己法行

不自望利者。昔诸比丘初学日浅。贪着乞求所在分越得食。皆恶粗弊不甘。所游乞处正使得食。或迟或疾意转欲退不堪习行。内怀忧戚渐兴权诈。转习世法不复论讲契经律阿毗昙。世尊告曰汝等比丘。当观宿缘皆有果报。犹如尸婆罗比丘。阿那律比丘。功德满足不求自至余。虽有福不相为。譬能知宿缘有高下者。不当兴意起憎嫉心。是故说不自望利也。不谄于人者。行当专一身心相应。外现愚惑内智勇猛。心念口发无所差违。奸伪邪意常当远离。昔罽宾国拘秀那罗村。时有一人好事谄伪奸者。彼有塔寺名婆槃那。有一比丘恒给众僧清净水。此比丘皆欲现权诈佯如奸宄集聚阿练。比丘皆着百补纳衣。其色若干。往至彼村与主人相见。相问讯讫各一面坐。其人悲泣五体投地。谓诸道士。

为从何来而至贫家。为从莲华池来。为从他方世界。为从神仙山来。意甚爱敬即请诸比丘。愿明日于贫家食。诸比丘报曰。吾等所以来者。正为君一人耳。今以相造岂得受余人请耶。虽尔欲求度人之首良祐福田者。斯有尔许人无有过者。即入家内敕诸仆使。速办种种甘馔饮食。有诸神人道士来造我家吾欲食之。时诸比丘报语主人。贤士竟为知不。我等涉学积有年岁。经行进止常有法则。六时行道不与常同。意欲经行清旦至暮暮达平晓。日出则食不违典律。彼众中上座入语檀越。吾一人者名曰一坐一食。饭食诸馔及以果蓏。一时赍来吾当咒愿。檀越闻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办具种种诸馔饮食投于钵中。别上果蓏前受咒愿。复以酥饼蜜和麨别贡上座。望道士食已钵中遗。吾得食之必获其福。

比丘受食咒愿已讫问檀越曰。颇有甘浆美饮不。檀越报曰。如贫家中浆有数种。蒲桃甘蔗石蜜诸浆种种皆有。不审尊者上座为须何浆。道人报曰。向所论浆。生来不饮初不历口。吾所问浆淳清重。甘储在积年味不变者吾乃饮耳。檀越闻已甚怪所以。咄咄祸灾乃置此变。吾生斯念谓诸道士皆获六通罗汉清澈。今观其踪正是大贼。檀越寻语道人。自少以来酒不过口。岂敢以酒施于道人。道人即以奢勒里钱语檀越曰。家若无酒可持此钱为我酤来。檀越闻已以手掩耳。咄咄甚为可怪。何意道士持生业自随。此诸人等皆是赖鞮。道士有何道心。即语道人别更使人。吾非汝仆使乃令吾酤酒室。赖鞮道人吾先不谙堕汝欺中。我今终不为汝所诳。比丘报曰。止止檀越勿兴斯谤。

吾等所以来者。欲觉寤卿一人耳。汝前后以来费耗财货施不值主。檀越若下意者听我说譬喻。报曰大佳愿欲闻之。可善听之。犹如善射之士。百步射毛时时乃中。或高或下或左或右不中其的。若以地为的而取射者。高下东西南北。所射皆着终不失地。今此大众

亦复如是。不选择施者必值真人。若选择施者时时乃值。多有空出费而不益。大众之中四果备足四双八辈十二贤士。皆悉具有欲取珍宝。当诣大海至须弥宝山。欲求贤人得道罗汉者当诣大众。檀越明听更说一譬。开意受持明者。以譬喻自解。昔此贵邦有一侨士适南天竺。同伴一人与彼奢婆罗咒术家女人交通。其人发意欲还归家。辄化为驴不能得归。同伴语曰。我等积年离家吉凶灾变永无消息。汝意云何为欲归不。设欲去者可时庄严。

其人报曰。吾无远虑遭值恶缘。与咒术女人交通。意适欲归便化为驴。神识倒错天地洞燃。为一不知东西南北。以是故不能得归。同伴报曰。汝何愚惑乃至如此。此南山顶有草名遮罗波罗。其有人被咒术镇压者。食彼药草即还服形。其人报曰。不识此草知当如何。同伴语曰。汝以次啖草自当遇之。其人随语如彼教诫。设成为驴即诣南山。以次啖草还服人形。采取奇珍异宝。得与同伴安隐归家。檀越当知此亦如是愚惑之人。一向直信施求罗汉得道者何曰可果。所在推觅终不可值。欲求真人罗汉者。当从大众索之。以次供养必值贤圣获果不疑。檀越复当明听。昔佛在世大爱道瞿昙弥亲佛夷母。以金缕织成衣奉献如来。佛告大爱道。夫欲施者当诣大众。何为独向我耶。吾亦是大众之一数。

亦有微分可持此金缕织成衣往施圣众。如来三界特尊。犹尚不能偏受信施。辞让圣众不自专己。檀越颇闻此界南城内婆槃那寺主。给施众僧水者不乎。檀越报曰。久闻消息生年已来不睹其形。今方乃知贤圣之人。比丘答曰。前后已来奸伪虚诈诳惑万端。侵欺檀越如我比者非徒一人。自今已始若欲设福。当诣大众所求果报如愿克获。时彼比丘即说颂曰。

毒蛇擎持颈 被服虎斑文

行如鹤伺鱼 闭塞寂无声

内无四等心 欺诈于主人

是故离谕谄 以真练精神

如来广普教 三界廓然明

所以致利养 由有贤圣道

施者忘悭贪 尽心事三宝

是以离欺诈 以法成其性

尔时檀越即从坐起五体投地敬礼圣众愿受忏悔。今蒙润泽昔所未闻。虽言父母尊长犹不能导引。真要遭蒙圣恩永除心垢。自今已始设当惠施不问多少。尽当诣众不敢自专。今重自归愿诸贤圣尽为我师。当以四事供养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是故说不谄于人也。不依他活者。昔调达比丘将五百比丘。受王重养供给什物。随时瞻视不失其意。此五百人皆仰调达得致利养。自无功德不足为贵。要当己身备具众法。自致供养乃可为贵。是故说不依他活也。守己法行者。法者诸善之法恒念备具。不于余人受教授。沙门白衣以己内教授。息心令常精勤不失法度。恒随正法不堕邪部。是故说守己法行也。自得不恃不从他望望彼比丘不至正定自得不恃者。夫人执德而不见其德。为而不见其为。自不恃德陵彼无德调达门徒。已实无德虚受信施。皆兴愿求独尊无等。是故说自得不恃也。不从他望者。调达弟子各立限制。不得共相诽谤。称叹名誉一人不说逐出众外。正说无德强说有德。是故世尊告诸比丘。各各自守慎莫虚称功德。行不合己则致其殃不致究竟。是故说不从他望也。望彼比丘不至正定者。意常侥幸有所希望。心意不专不履正行。于中终不能得出受定意。夫人入定要当专意无他异念。是故说曰。望彼比丘不至正定也。

夫欲安命 息心自省 如鼠藏穴

潜隐习教

夫欲安命者。所谓安命者。众善普集阐扬幽玄以为营命。非但衣服饮食而已。是故说曰。夫欲安命也。息心自省者。戒闻惠施智慧解脱。解脱见慧而自璎珞。是故说曰。沙门自省也。如鼠藏穴者。夫穴处之虫深则牢固无所畏惧。不为恶人弊虫所见侵害。不为暴火溢水所见烧溺。是故说曰如鼠藏穴。潜隐习教者。尽具沙门内禁之法潜居隐处。心意游寂节食知足。人若非人不得其便。是故说潜隐习教也。

夫欲安命 息心自省 趣得知足

念修一法

夫欲安命者。夫人所以周流四海。超越崄难遂增艰苦。无毫厘之善。是故说曰夫欲安命也。息心自省者。食知止足不广殷勤。设欲得衣被饭食床卧具。终无荣冀。是故说曰趣得知足也。念修一法者。云何为一法。所谓一法者于诸善法而悉知足。是故说曰念修一法也。

约利约可 奉戒思惟 为慧所称

清洁勿殆

约利约可者。谨慎其行不为流耶所屈。设得利养先劝施大众然后自受。当为四部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或为国王大臣一亿居士豪富长者。日夜咨受恒以推让为先。然后自表。是故说曰约利约可也。奉戒思惟者。专意奉戒毫厘不犯。出入行来不失威仪。持心修戒如经火难。是故说曰奉戒思惟。为慧所称者。诸有智人志崇高显耻不上及。见有执行之人共相扶佐成就其行。便共称叹誉其名德。是故说曰为慧所称也。清洁勿殆者。昼夜精勤坐卧经行不失本业。清旦至暮暮经达晓。思惟止观食息不废。是故说曰清洁勿殆也。

比丘三达 解脱无漏 寡知鲜识

智者忆念

比丘三达者。利根高德无疑解脱弃八除入。是谓一明亦名一达。诸漏已尽是谓二明。得诸神通是谓三明。复有说者。诸漏永尽是谓一明。知所从生是谓二明自识宿命是谓三明。是故说曰比丘三明也。解脱无漏者。彼执行人已去老死。死有四义。一为结使死二为阴死三为至竟死四为自在天死。是谓四死。三达比丘永降二魔。云何降二魔。一者结使魔二者天魔。是故说解脱无漏也。寡知鲜识者。己身智慧广普无崖。然不与人间周旋。不与知识往反唯有智者乃能分别。是故说寡知鲜识也。智者忆念者。为诸梵行所见爱敬。知其神力信得自在无所挂碍。是故说智者忆念也。

其于饮食 从人得利 而有恶法

从供养嫉

其于饮食从人得利者。皆由前身好喜惠施。颜貌端正面如桃华。生豪族家饶财多宝。先笑后言和颜悦色。神识了朗聪明智慧。高才博学无事不知。所至到处增益法事。是故说其于饮食从人得利也。而有恶法从供养嫉者。或有学人展转相承而得供养。互相法则从一人得养。后人效之复来供养。亦不能分别智慧深浅道德多少。有智慧人反更轻慢巧诈虚名。反更恭奉以真为伪以伪为真。转相是非共兴诽谤。我智慧才技出过于人汝所知浅。各伺其便枉杀良善死者无限。令诸智人隐而不出。愚惑恶人在世纵逸。是故说而有恶法从供养嫉也。

多集知识 强服法衣 但望饮食

床卧之具

多集知识强服法衣者。或巧伪之人着补纳衣。外阳下密内共同情人间同处安行法步自不离前。是故说多集知识强服法衣也。但望饮食床卧具者。其有清信士女。出逢见者皆兴恭敬善心生焉。当见之际如华开敷见日鲜明。心意哀愍不能去离。然彼人虽被纳衣

心如豺狼。如狸伺鼠。无戒受施不惟道德。欺惑世人不以经戒。众生奔趣如柱崩颓。犹渴须饮裸者得衣。心意敬待立望其福。谓为良祐福田不复是过。是故说但望饮食床卧具也。

当知是过 养为大畏 寡取无忧

比丘释意

当知是过养为大畏者。利养为病入骨彻髓。死堕恶趣必然不疑。多诸恐畏终已无安。若处人间多诸危害。欲自防护复无善助。住则畏死去则畏贼。是故说当知是过养为大畏也。寡取无忧比丘释意者。或有族姓男女执信牢固。捐舍妻息出家学道。剃除须发着三法衣。到时持钵广福众生。得食粗细咒愿施家。缘是蒙祐尽得度脱。然少于知识。不广周旋。捷疾辩才应适无方。复为天龙鬼神八部之众所见尊待。来听正法受三自归。无数鬼神诸尘垢尽得法眼净。是故说寡取无忧比丘释意也。

非食命不济 孰能不揣食

夫立食为先 知是不宜嫉

非食命不济者。一切众生有形之类。依食得全其命。或有贪着饮食。以其贪故伤害众生数千万众。复有众生心无慜吝。于诸饮食不大殷勤。所以然者皆由起八大人念。饮食知足取支形命。是故说非食命不济也。孰能不揣食者。人得饮食便有出入息。神识得定进经行道。虽有四食揣食为先。进趣行来皆能成办。是故说孰能不揣食也。夫立食为先者。彼修行人意常观食。食从何来为从何去。一一分别由食成果。是故说夫立食为先也。知是不宜嫉者。或有行人深山隐处独乐闲静。骐驎戴一独无伴侣。各住只居亦无徒众。所以不乐贪在世者。见讥知微防虑未然。患出于对水溢于原。设无对者则我无患。是以圣人教人闲居不处愦闹。则无复有憎嫉之想。是故说知是不宜嫉也。

嫉先创己 而后创人 击人得击

是不得除

嫉先创己者。犹如有人没在污泥。不能得济拔彼厄难。己不能度安能度人。当求方便免济其厄。是故说嫉先创己也。而后创人者。己既得度复求方便济彼未度。是故说而后创人也。击人得击者。皆由人心未去是非。此现法报犹仰睡虚空还下着面。不能计彼。音响寂静无形为人所骂。但有音声吾耳往听了无形质。何为空寂法中横生喜怒。愚人无虑自生识想。互相是非遂致丧亡。是故说击人得击也。是不得除。愚人执意至死不改。设遇利养计为己有。于中生嫉不能广及。是故说是不得除也。

出曜经卷第十一 忿怒品第十四

不怒而兴怒 不造而行恶

彼受其苦痛 今世亦后世

昔佛在拘奢弥瞿师园中。尔时彼村众多比丘好喜斗诤。恶眼相视共相毁辱。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止止比丘勿共斗诤。所以然者。比丘当知怨不息怨忍乃息怨。是如来正法。何以故。过去久远无数世时。迦尸国王。名梵摩达。拘萨罗王。名曰长寿。时梵摩达王即集四兵。象兵马兵步兵车兵。攻伐长寿王土界。时长寿王闻外境有军马至。复集四兵。象兵马兵步兵车兵。出往迎逆与共战斗生擒梵摩达。身摧破大众语梵摩达曰。赦汝生命归汝本国。自今以去更莫叛逆。时梵摩达得还本国。未经几时复集四种兵。象兵马兵步兵车兵。往诣攻拘萨罗国求共斗战。长寿王内自思惟吾先与共战斗擒获己身摧破大众。不能自改既往之失。今复来战侵我土境。长寿王轻将数骑往与共战。为梵摩达所破。

轻走得脱及将第一夫人。侍臣有一。隐处深山无人之处。藏形灭迹恐有知者。时长寿王复重思惟。吾居深山无方自存。当习诗颂歌咏游处人间乞丐自存。如其所念即习歌颂。兼学弹琴鼓瑟。音响流利与琴相入。在在处处以得自存。时梵摩达王第一大臣出梵志种。闻此国界寒俭乞士夫妇二人。游在人间弹琴鼓瑟乞丐自存。即遣人唤欲听音乐。乞者到家共相慰劳即设音乐。大臣闻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告乞人汝等夫妇二人孤穷倮露恒乏衣食。可住我家教习后生。常当供给不令乏短。时彼乞士第一夫人垂垂欲产。内生此心语其夫曰。我向生念。愿得四种兵众围我数匝。得好帏帐而寝其中。洗利刀汁欲得饮之。君能办不。夫报其妻我等。二人为梵摩达所坏。亡失国土那得办此四种兵众。

及好帏帐洗利刀汁。其妻语夫设不办者。正尔取死复用活为。尔时大臣即唤乞士在前作乐。声与琴合琴与声合。或时琴与声违声与琴违。大臣问曰观卿作乐。而有不悦身有患耶。心有所念乎。乞士报曰。身无苦患。唯心有所念耳。问曰汝何所念可说情故。答曰我所将妻怀妊。日满垂产在近欻生此念。欲得四种兵众。围绕数匝寝好帏帐洗利刀汁而欲饮之。得便存活不得便死。审当尔者我用活为。大臣报语卿且自宁勿怀忧虑。当设权计办四种兵。即如其语办四种兵。围绕数重寝好帏帐饮洗刀汁。即生男儿颜貌殊特有豪贵相。大臣见已踧向夫人三自称善。举声说曰。拘萨罗国复生圣主系嗣王位自今炽盛。告己兵众莫传此语。及使彰露当诛戮之。时梵摩达窃闻长寿弹琴鼓瑟人间乞求。

即遣人捕得闭在牢狱。长生太子渐长成人。诣诸大臣豪贵长者。自诉求愿口出斯言。愿诸贤士行檀布施分德立善。设有毫厘福者。尽施长寿王早得解脱毕此苦原。梵摩达王。窃复闻知长寿太子长生者。游在人间与父乞恩劝人修善。愿及父身早免苦难。梵摩达王嗔恚兴盛。即出长寿王诣于都市。长生后执利剑高声白父。我堪此间脱父厄难。长寿王报曰。止止童子。夫人立行亦莫见短亦莫见长。傍人闻之谓为长寿王知死逼近狂有所说。长寿报傍人曰。其中智者童子。乃当识吾往言耳。即于市上斩为七段。长生太子见己身中沸血遍满身中。嗔恚内盛不敢显外。复诣诸大臣所求哀请恩。我父无过横为贵主所杀。形尸暴露捐在都市。无人殡藏收拾形骸。愿诸贤士与我收舍起七偷婆。华香供养如世常法。

即如其语收拾供养起七偷婆。长生太子内自思惟。梵摩达王暴虐无道。侵我境土夺我民众。复取父王都市斩杀。我宜逃走出此国界。捕得我者不免此患。即将夫人出国逃走到他方土。复习琴瑟歌声调和。在在处处乞丐自存。渐渐以次还入本国。梵摩达王闻有乞士将母自随。弹琴鼓瑟家家乞索。音响清和见莫不欢。即遣人唤将入深宫。昼夜听乐乃无厌足。形命相委如同产子。时梵摩达出外游猎。长生太子御车游猎。恒导险难无人之处。不按正路不附兵众。太子自念。昔破我国劫夺我民枉杀我父。今不报怨何日可果。复御猎车转入深山。时梵摩达疲顿欲得懈息。即告御者可于此顿。吾今疲极欲小止息。即如其言住车止息。王告御者汝坐。吾欲枕汝膝上。王即枕而眠。长生太子内自思惟口发斯语。

此梵摩达王暴虐无道。侵我境土夺我人民。枉杀我父思欲报怨。正是今日。若不杀者何日可果。时长生太子即拔利剑俟王颈项。退复追念昔我父王临终时教诫我曰。童子当知夫人立行宜唯贵信义。违父遗意者则非孝子。又敕我曰。汝莫见短亦莫见长。设当杀此王者违我父教。即还内剑息恚不兴。时梵摩达王于梦中惊忽然觉寤。身体流汗衣毛皆竖。长生太子问其王曰。向如安眠何为惊寤。王告御者汝欲知不。我向安眠。梦见长寿王儿长生。右手执剑左捽吾髻。以刀俟我项曰。吾欲报怨汝知不乎。即于梦中复重悔责。昔我父王临欲终时殷勤教敕。夫欲胜怨唯当以忍。以是之故于梦惊觉。御者白王还安眠勿复惊惧。王欲知不。长寿王子长生者我身是也。昔我父王以法治化不枉人民。

王自暴虐。侵我境土夺我人民枉杀我父。思欲报怨于此深山正得王便。今不报怨何日可果。向实拔剑俟王颈。退复追念父王教诫。童子当知夫人立行唯贵信义慎莫念恶。恶加人形终不得解。设我违父遗意者则非孝子。欲崇父教诫故即便内剑耳。今原前憍不录其罪。欲还将王早归国界。得至彼已任王刑斩。即共载车还本宫殿。普集大臣而告之曰。卿等云何设见长寿王太子者卿等如何。其中或有说者。设当见者先截手足却取杀之

。复有说者。当生剥其皮尔乃却杀。复有说者。当以火炭箭射之。异口论者不可称计。时梵摩达王告诸群臣。长寿王太子者今此人是。卿等勿兴恶意生杀害心于此太子。所以然者。我由此人得存命根。尔时梵摩达王。即沐浴长生太子。

着王者服头戴天冠妻以一女。还立为拘萨国王。佛告比丘。古昔诸王检意自守。修忍如地视怨如赤子不造怨仇。况汝等诸族姓子。以信坚固出家学道。剃除须发着三法衣。不能行忍互相是非。以小致大共相毁辱。为是宜不于彼众中斗讼。比丘前白佛言。唯愿世尊。暂屈威神至彼比丘众中。乃当知曲直耳。彼人自恣骂詈不虑禁法。我等有何不如能默然忍之。尔时世尊观彼比丘不受其教。即腾上虚空还本精舍。复集圣众说斯颂曰。

不怒不兴怒 不造而行恶

彼受其苦痛 今世亦后世

无过而强生过者。今世后世而受其痛。

先自漏罪 然后害人 彼此兴害

如鸟堕网

先自漏罪者。或有众生心识倒错。数兴恶念不能禁制。是故说先自漏罪也。然后害人者。夫人兴恶结嫌积久常求方便。思惟计数。然后乃得发恶于外。已生恶念不得思惟道德。是故说然后害人也。彼比丘兴恶者。复以偈报之。

多结怨仇 祸患流溢 实无过咎

怨者何望

是故说彼此兴害也。如鸟堕网者。昔有鹰王搏撮群鸟获得一鸟。名伽频阇路。高飞远翔诣高山顶。时伽频阇路并说斯言。是我身过当复告谁。设我恒守本业旧居者。则不为汝所擒。鹰王问曰。本业旧居在何所乎。雀报鹰曰。高山绝岸深涧石聚则我旧墟。若在彼者终不为汝所擒。鹰告雀曰。今且放汝听归本居。观吾力势为能获汝身不。时鸟雀得归住两石间。遥语鹰王汝设可者暂下共战。鹰王闻已恚怒炽盛。鼓翼奋势。从空中下欲搏撮之。鸟入石间鹰摧翅翮于此命终。是故说如鸟堕网罗也。

害人得害 行怨得怨 骂人得骂

击人得击

害人得害者。众生处世志趣不同。己身行恶自然不祐。举手打人仍更自害。是故说害人得害也。行怨得怨者。复有暴恶众生。昼夜念恶常伺人短心常思惟。某村某家。劫

夺我牛强取我财。杀我知亲侵我田业。要当伺捕方便报其重怨。思惟挍计不去心怀。设复出家道心未固学日既浅。内心思惟某甲比丘曾共止住。取我坐具针筒钥拇沙门六物至今不还。但思惟诸物不念修道。不知后报卒至为身招祸。是故说行怨得怨也。骂人得骂者。若有骂詈反得其辱不自观省。皆由愚惑缘致斯骂。不知受报亦复不久。修行人。所修彼行人者分别前人。计骂尽寂了无形质。若人骂我知之为空。吾耳往听悉无所有。彼虚我寂谁有骂者。是故我今忍而不起。夫人骂詈法自有极。四大为形不久居世快意斯须。不知久久涉苦无量。是故说骂人得骂也。击人得击者。夫人相嫉毁人善行。性无常则喜怒无恒。或有愚人不遇师训既不广学。志性闇钝结怨在心终已不解。如斯之人不当与坐起言语饮食欢宴。人欲之造见则不吉成事倾败不果本愿。是故说击人得击也。

斯何沙门 不知正法 寿既短促

复结怨为

斯何沙门者。夫言沙门者。履行清虚离世八业志崇清净乃谓沙门。如今卿等沙门荷佩法服不能禅寂。六情闭塞五欲世间荣宠心求染着。设遭毁辱悔欲就俗。夫为沙门若遭荣宠不以增欢。设遇毁辱不以加戚。尔乃名为沙门。是故说斯何沙门也。不知正法者。是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虽出家学种姓若干意行不同。或畏王法而出家者。或避重役而共出家。如斯之心不可亲近。已能出家当修正业。六时行道昼夜不废。复当思惟福度众生。设欲饮食意愿一切不独为己。汝等诸人虽言为道行与愿违。过去贤圣所以教人。法衣表识者欲令除内秽垢。卿等秽人假被法服。污染真形坏败表识。是故说不知正法也。寿既短促者。佛告比丘生处五浊。虽云百年卧消其半。命多危险受四大身如蛇蛰聚。一增百病共相危害。乐少苦多忧患万端苦痛难量。不能端意思惟以来真道方便兴起慢嫉履凡夫行。是故说寿既短促也。复结怨为者。人身难得佛世难值像法难遇。虽得为人不能练精进行禅燕。役神方更随时进趣与世同流又不广显三宝训悟后学。三涂八难何日当空。是故说复结怨为也。

人相谤毁 自古至今 既毁多言

又毁讷讱 亦毁中和 世无不毁

昔佛在罗阅城竹园迦兰陀所。尔时调达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须臾前白佛言。我观如来颜色变易诸根纯熟年过少壮垂朽老迈。唯愿世尊自闭静室禅定自娱。四部之众愿见付授我当教诫。如世尊无异。随时供养四事不乏。尔时世尊告调达曰。咄愚所启不虑后殃。舍利弗目连比丘。由尚不付授众僧。况汝嗽唾弊恶之人可付授圣众耶。尔时调达内兴妒嫉。闻世尊语已倍生恚怒。如来今日赞叹舍利弗目连比丘。而更轻贱小

弟。要当求便丧灭师徒使此国界众生不睹其形不闻其声。是时调达比丘。即从坐起礼足退归。在在处处巧言伪辞。诳惑于俗劝诱世人得数十人。在在处处共相劝勉取要言之。尔时世尊与无央数大众。围绕而为说法。尔时调达告己弟子曰。汝等莫听瞿昙所说。

所以然者。所说不随正法。吾有一一深经好义当以相教。恒求方便欲坏乱如来圣众。尔时世尊告调达曰。止止调达慎勿兴意坏乱圣众。后备受报其痛难忍。尔时调达执意牢固不改其行。尔时世尊知彼意正终不可回。便以宿命通。观过去无数阿僧祇世因缘宿对所经历事。是时调达将五百弟子。如来自观为菩萨身。复将五百弟子俱游宝积山侧。菩萨门徒宽仁柔和。教以正法修持禁戒。出入进止不越其序。调达众者己行不均。门徒弟子尽法师。则出言粗麤语辄兴恚。与弟子论如怨斗讼。弟子厌患不堪侍从。尽舍调达往就菩萨。菩萨得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并自称说吾有千弟子众德具足。与世殊绝谁能及者调达得是极兴恚怒即发誓愿。此人今日诱我弟子坏我门徒。正使此人后成无上等正觉时。

我当坏彼徒众如今无异。如来观知调达比丘。必坏圣众定无有疑。如来即从坐起舍众而去。何以故。有五事不得坏乱众僧。一者如来目前不得坏乱众僧。如来威神不舍本誓故。二者如来般泥洹后。不得坏乱众僧。设有人言。我今成佛逮最正觉。当以此问之。释迦文佛在时汝为所在。三者未曾有恶时。不得坏乱众僧。四者比丘不竞利养。不得坏乱众僧。五者知慧神足弟子和合。不得坏乱众僧。诸佛世尊常法神足智慧弟子。一日之中圣众终不空缺。如来以宿命智观。必知调达当坏乱众僧。如来即舍而去。调达在后与众说法。若有众生事我为尊。承受教诫当习五法。何以故。行此五法早得解脱。何假沙门瞿昙说八直行。云何为五。一尽形寿常守三衣。二尽形寿常当乞食。三尽形寿不得食肉饮血。

四尽形寿常当树下露宿。五尽形寿不得获持金银宝物。诸有比丘修此五法者。早得解脱尽有漏成无漏。何假沙门瞿昙八直行耶。调达说是语已即从坐起。五百比丘寻从而去。左面弟子名曰铿荼陀婆。右面弟子名曰瞿婆离。归本所居。弟子前后围绕而为说法。舍利弗目连比丘后往彼众。调达见已举声称善。善来舍利弗目连比丘。吾获大利知我成佛三界独尊。智慧神足弟子自然响应。尔时调达即移瞿波等左右弟子坐。舍利弗目连安处左右。尔时调达像如如来。告舍利弗目连曰。吾患脊痛小欲安睡。卿等二人与圣众说法。尔时调达右胁着地欲得睡寐。天神强挽调达左胁在地。天神复厌诳有言语。鼾声现外秽气远彻。尔时尊者目连以神足力飞腾虚空作十八变。坐卧经行涌没自由。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

或身下出火身上出水。东没西涌四方亦尔。尔时目连从空中还就本坐。尊者舍利弗告众会人。如来之身神德无量。具一切智前达无穷却睹无极。如来法者得现法报快乐无为。智者之所修学。非愚者之所习。如来圣众者。戒具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就可敬可贵。承事供养为众生良祐福田。尔时诸比丘各生此念。我等愚惑不识真正。舍实就华弃本逐末。今日观二贤所说。世之希有我等宁可舍此调达。就如来众不亦快乎。舍利弗知其心念即从坐起。彼五百比丘亦皆俱起。随舍利弗目连后追随而去。时瞿波离比丘以右脚蹋调达曰。弊恶调达何为耽睡。舍利弗目连二人将汝弟子去尽。尔时调达觉寤甚怀忧戚。是故说人相谤毁自古至今。乃至世无不毁也。

断骨命终 牛马财失 国界丧败

复还聚集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昔长寿王身分为七段。亡国失土由尚忍怨不起。共相尊敬还立国土如本无异。汝今比丘当以道德自持共相忏悔。大者以法小者承受。汝等云何不知正法。当念忍辱叹说忍力。所行真正叹说真正。比丘当知吾所以从无数阿僧祇劫。积行已来修六度无极行檀修施。头目髓脑国财妻子持戒忍辱精勤一心。皆欲除贪除嗔怒想。是故说断骨命终国界丧败也。

人若骂我 胜我不胜 快意从者

怨终不息

人若骂我者。人自思惟彼人骂我。不随禁律枉侵良善。是故说若人骂我也。胜我不胜者。彼自思惟如我法者则我得胜。不如法者则我不胜是故说胜我不胜也。快意从者。作是思惟者遂增怨仇不谛思惟。是故说快意从者。怨终不息者。如此之人心如刚铁不可沮坏。是故说怨终不息也。

不可怨以怨 终已得休息

行忍得息怨 此名如来法

不可怨以怨者。是时世尊告诸来会。吾自追忆无数劫已来。怨能息怨人身难得佛世难遇。犹如忧昙钵华时时乃有。难得为人出家学道亦不可果。汝等已得人身诸根不缺堪任受化。何为于正法中共相诤竞。是故说不可怨以怨。终已得休息也。行忍得息怨此名如来法者。夫人行忍寂默为首。听彼已报闻彼骂已还以骂报。如是之比怨终不息。弱名忍强亦名为胜。是故说行忍得息怨此名如来法也。

若得亲善友 共游于世界

不积有遗余 专念同其意

若得亲善友者。或有众生礼仪成就于行不缺义味成就忍行成就皆由朋友成就身行。是故说若得亲善友。共游于世界者。如此善友从劫至劫共相追随不以为苦。是故说共游于世界也。不积有遗余者。夫人意等不计财货。亦复不选择知亲。正使朋友出在卑贱。善色恶色若好若丑不得选择。是故说不积有遗余也。专念同其意者。发心起行齐同其善笃信向佛。是故说专念同其意也。

设不得亲友 独游无伴侣

广观诸方界 独善不造恶

设不得亲友者。所谓亲友者。行齐德同俱造于善乃名亲友。不造善行者不名为亲友。如世常言人无有伴侣。如驴牛俱修不善行不得名为善友。是故说设不得亲友也。独游无伴侣者。宁独游处快修善行。不以弊恶与人共俱。是故说独游无伴侣也。广观诸方界者。人欲观化触类所见。渐以益智闻语不惑。是故说广观诸方界也。独善不造恶者。是以智士乐静不居乱闹。昔有敌国大王兴兵相攻。邻国闻之臣启王曰。外有贼寇逼近土境。王曰。无苦无所堪任。贼复前进臣复白王。贼已逼至转来到城。王言无能侵我。贼遂入城固守城郭。臣复白王贼寇逼近。王宜防备出共斗战。王言无苦终不害我。外冠转进直趣宫殿。臣复白王。贼今已至王欲云何。时王沐浴更着新衣自负粮食。出见敌国邻王而告之曰。城郭宫殿是卿所有。吾欲入山且修道德。食足支命衣足盖形。尔时王便说颂曰。

吾今此衣食 自求欲隐形

舍位卿为王 且欲求多福

宁处岩石间 粗衣弊恶食

食果数息定 麋鹿共相娱

不以处王位 考掠苦毒病

智者畏后世 终不造恶缘

观卿兴兵众 欲来伤害吾

是身为朽器 时杀勿枉众

时彼敌国王闻是语已熟自思惟。复以此偈报曰。

快哉大觉士 依法而自将

被一切德箭 摧破我兵众

虽怨智慧胜 亲友愚何益

是以慧为首 智慧广济度

时敌国王即退军马。将己兵众归还本国。宫殿屋舍尽还本王。是故说广观诸方界独善不造恶也。

忍辱胜怨 善胜不善 胜者能施

至诚胜欺

忍辱胜怨者。两剑所俟必有伤损。遇毒毒治必死不疑。唯有忍者能去其怨。是故说忍胜怨也。善胜不善者云何。卿等颇闻火之禀性有冷义耶。对曰无之。此亦如是怨欲息怨终不可得。何者能息。唯有善者乃能息耳。是故说善胜不善也。胜者能施修善之人行无缺漏。意不起想果能惠施。结怨之人为身招祸。死入地狱受苦无量。共相伤害死而复生。若生人中颜貌丑陋。为人轻慢所愿不果。是故说胜者能施也。至诚胜欺者。智者行身不犯口过。出言应律无所触娆。正使身死不以妄言绮语而求苟活。经历生老涉苦无量。目见耳闻怨仇最重。是故说至诚胜欺也。

学无朋类 不得善友 宁独守善

不与愚谐

学无朋类者。夫人广学当凭善知识。从初发意至得道。皆凭善知识乃得成就。若遇恶友行必遇恶。是故说学无朋类也。不得善友者。或复学人遇恶知识。昼夜斗讼行恶为业。是故说不得善友也。宁独守善不与愚谐者。设无朋类。当自建意念在闲静去离愦乱。设闻斗讼者。常当远离心不愿乐。是故说宁独守善不与愚谐也。

乐戒学行 奚用伴为 独善无忧

如空野象

乐戒学行者。夫修行人心乐闲静。恒以禁戒自缨络身。尔时世尊告拘苫鞞比丘。谏喻止讼。比丘闻已不受佛教。佛知其意即从坐起。飞腾虚空十二由旬。还本精舍至大众中。而说颂曰。

乐戒学行 奚用伴为 独善无忧

如空野象

尔时世尊便作是念。拘苫鞞好喜斗讼各相谤毁。吾今已离之。正使我闻拘苫鞞比丘在其方者。吾当避之而就他方。尔时有一象王离诸群索居。独游旷野心自思惟。得离诸象及诸宗亲。独游在此何以快哉。我在象中时群多纵逸。蹋蹈水草然后吾乃得食。今日独行得清水好草亦无忧虑。尔时世尊见彼象心中所念。便于大众而说颂曰。

一象于象众 六牙而备具

心念与吾同 独善而乐静

一象于象众者。如来身者亦名龙象。彼象者亦名龙象。如来世雄三界独尊。象者龙中独尊。是故说一象于象众也。六牙而备具者。牙者象之威怒自缨络身。功德者如来相好。如来见彼拘苫鞞比丘自生厌患。象者患厌群众。是故说独善无忧如空野象也。

惟念品第十五

出息入息念 具满谛思惟

从初竟通利 按如佛所说

出息入息念者。安者谓息入。般者谓息出。彼修行人当善观察二甘露门。一者安般二者不净观。或有行人但修安般或修不净观。彼修安般者。思惟分别出息入息。息长亦知息短亦知息煴亦知息冷亦知。意若错乱复从一始。从头至足分别了知。设复错者复从一始。如是经历返覆数过自知意至。吾今捉息皆得自在。欲使气息从左耳出如意不难从左耳入。亦复如是从右耳出入。或从鼻出入皆能随意。最后回息从顶上出随意者成数息法。设不成者脑盖发坏即取命终。如是学人经十二年。或有成有不成者。复次行人分别思惟不净观。往至城外丘旷墟间。观死人尸骸谛熟分别。此尸我形有何差别。复还至精舍或坐床或敷坐具。或复露坐内自思惟。经忆墟间死尸暴露。我身与彼等无差别。如是经历过十二年。有得定者不得定者。是故说出息入息念也。具满谛思惟者。夫人定意善察分别。一数二随三止四观五还六净。是故说具满谛思惟也。从初竟通利者。昼夜孜孜初不懈息。数缺则从一始。是通利不受六情染外尘垢。是故说从初竟通利也。按如佛所说者。如来所以遗十二部经。剖判要义皆为后生。未开悟者众智自在除去希望。是故说按如佛所说也。

是则照世间 如云解日现

起止学思惟 坐卧不废忘

是则照世间者。犹如秋时明月。无有五蔽在众星中光明独照。此亦如是得安般定者。在众修行人中。威神独显颜貌光曜无与等者。是故说是则照世间如云解日现也。起止

学思惟者。以得安般定意。身意铿然不动不为外邪所沮。心亦如是不随外尘兴于邪念。是故说起止学思惟。坐卧不废忘者。彼修行人已得三昧定意亦常思惟。若坐若卧终日学习初不暂舍。是故说坐卧不废忘也。

比丘立是念 前利后则好

始得终必胜 誓不睹生死

比丘立是念者。所谓比丘永息万想意不驰骋。执志牢固端摄诸情意。常在定不求余念。是故说比丘立是念也。前利后则好者。先得安般数息禅定。后能越次取证超过三界。身中诸结永尽无余。净如真金永无微翳。是故说前利后则好也。始得终必胜者。已具知断化缘已遍。己身度有更不受当来形。是故说始得终必胜誓不睹生死也。

若见身所住 六更以为最

息心常一意 便自致泥洹

若见身所住者。比丘比丘尼及新学者。男弥女尼优婆塞优婆夷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种。执志坚固趣道不难。是故说若见身所住也。六更以为最者。闭塞诸根眼耳鼻口身意诸根澄净不乱。守护六情不受诸见。是故说六更以为最也。息心常一意者。彼修行人数出入息观诸毛孔一一分别终无错谬。犹如明眼之士于明镜中自睹面像。是故说息心常一意也。便自致泥洹者。断诸使流永离世俗。便逮泥洹不动不变。无复往还染着诸界。是故说便自致泥洹。

以有是诸念 自身常建行

若其不如是 终不得意行

以有是诸念自身常建行者。如彼执行之人。昼夜精勤意不迷误。进前求道如遭劫烧救护头燃。初中竟夜亦不废忘。是故说以有是诸念。自身常建行也。若其不如是终不得意行者。生死长远亦无端绪。解知泥洹已离三界过去未来现在。是故说若其不如是终不得意行也。

是随本行者 如是度爱劳

若能寤意念 解脱一心乐

是随本行者。初入道者。或时先教安般守意。或时先教不净观。须观彼行者心之好乐。是故说是随本行者也。如是度爱劳者。爱为病根难掘难拔。何以故。爱难掘爱难拔。犹此爱本涉历生死。遍满三界。增益四生。回趣五道。谁能觉者唯黠慧之士。乃能觉了三界五道受苦之恼。是故说如是度爱劳也。

若能寤意念 解脱一心乐

应时等行法 是度老死地

若能寤意念者。彼修行者。系意在明不敢睡寤成诸道果。要由觉悟不从睡寐而得道也。虽复觉寤系意不专不成道果。意既觉寤加心专正。便越三有至无余界。是故说若能寤意念也。解脱一心乐者。彼修行人已得定意众德具足。不得定人不能具诸德行。昔有淫逸之人。意专女色不能去离觉寤。思女姿颜欲与言语交通。眠寐梦想容貌携手共游。时妇遇疾骨消肉尽形骸独立。尔时彼家恒有知识道人往返。其妇白道人曰。我今所患日夜困羸。将其意故欲陈我情为可尔不。时道人曰但说无苦。设有隐匿之事。我当覆藏不使彰露。妇人白言。我夫禀性淫欲偏多。昼夜役娆不容食息。由是生疾恐不自济。时彼道人告妇人曰。若汝夫主。近汝身者。便以此语其夫曰。须陀洹法礼应尔耶。后果如所言夫主来近。妇寻语曰。夫为须陀洹道为应尔耶。夫闻妇言甚怀惭愧内自思惟。我将不审是须陀洹乎。即便息意在闲静处思惟校计。成斯陀含阿那含果。自知已得道迹。便不复与女人从事。妇人问夫。汝今何故永息欲心不与吾从事。夫告妇曰。吾审见汝已何由复共往反。妇语其夫。汝言审见我。我有何咎。我恒贞良不犯女礼。何以见骂。乃至于斯妇人即集五亲宗族。告语之曰。今我夫主意见疏薄。永息亲情不复交通。复见骂詈称言见我。今于众前便可说之。夫言且止须我引证乃得自明。夫主还归彩画好瓶。成满粪秽牢盖其口香华芬熏。还至彼众告其妇曰。审爱我不。若爱我。者可抱弄此瓶如爱我身。妇随其语抱瓶玩弄意不舍离。夫主见妇已爱着此瓶。即打瓶破臭秽流溢蛆虫现出。复语妇曰。汝今故能抱此破瓶不耶。妇答曰。我宁取死终不能近此破瓶。宁入火坑投于深水。高山自投于下。头足异处终不能近此瓶。夫告其妇。前言见汝。正见此事耳。我观汝身剧于此瓶。从头至足分别思惟。三十六物有何可贪。尔时复重说偈曰。

勇者入定观 身心所兴尘

见已生秽恶 如彼彩画瓶

是故说解脱一心乐也。应时等行法者。夫修行人凭善知识。或诸天卫护外邪不入。求道甚易无所畏难。犹如远行之人迷失大道反从小径。惺寤之士告其人曰。此非正道时可变悔从彼正路。时迷路者从其言教。还复大路安隐得归。彼修行人亦复如是。凭善知识获致正道。是故说应时等行法也。是度老死地者。犹人涉路多诸恐畏。或遇虎狼盗贼。或遭奸邪恶鬼。或值道路崄难侧身傍过。如此众难数百千变。复值水浆乏短。其人自念设道路有一难犹尚回过。况复多崄。即自建意昼夜不息。得越彼难安隐得归大失财宝。彼修行人观察三界皆悉炽燃。欲得远离求无为道。是故说是度老死地也。

比丘寤意念 当令应是念

都佮生死弃 为能作苦际

比丘寤意念者。昔有商客经过旷野。道路疲极竟夜眠睡。群贼相率欲来劫夺。时彼虚空神天。于虚空中。以偈告商人曰。

觉者谁为眠 眠者谁为觉

谁知谁分别 见报如其义

尔时商客中有优婆塞。是佛五戒弟子即报之曰。

我觉我为眠 我眠我为觉

我知我分别 欲知此是义

天复问曰。

云何觉为眠 云何眠为觉

云何知分别 吾欲闻此义

时优婆塞即报天曰。

觉圣八道者 三佛之所演

于彼觉寤法 我为在眠寐

不觉八道者 三佛之所说

于彼眠寤法 我为在觉寤

是谓神天我觉我为眠。我眠我为觉。我知我分别。欲知是此义。天复说曰。

善哉觉为眠 善哉眠为觉

善哉知分别 善哉闻此义

时优婆塞闻此义已即报天曰。遭蒙天恩安隐得归。天迷盗贼不知商人止顿处所。令诸贾客得度险路。是故说比丘寤意念也。当令应是念者。彼修行人执意精勤。意之所愿无事不果。清净无瑕秽不行放逸。身着精进衣心怀慧明。愚痴闇冥无由得现。是故说当令应是念也。都佮生死弃者。彼修行人复以方便断诸结使。缘着诸缚。弃重弃剥重剥打重打。去离生老病死。是故说都佮生死弃也。为能作苦际者。于现法中越凡夫法。不处中般泥洹生泥洹行无行般泥洹不上流究竟般泥洹。如斯学人于现法中般泥洹。舍此五泥洹。何以故。佛契经杂阿含所说。我今比丘不说少许生分。下及弹指之顷况复多乎。何

以故。受生分苦由是流转不免于苦。比丘当观犹如粪除。少许常臭况复多耶。是故比丘当求方便断受生分永离三有。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拔生根本无令滋蔓。诸修行人闻佛所说承受教诫。于现法中。拔其生本不复受。是故说为能作苦际。

常当听微妙 自觉寤其意

能觉之为贤 终始无所畏

常当听微妙者。与人说法甚为难遇。具足诸根亦复难得。遭贤遇圣亿世乃值。世尊说曰。吾昔积行亿百千劫时乃闻法。虽得闻法分别义味复不可遭。告诸来会专精一意听微妙法。是故说常当听微妙也。自觉寤其意者。世尊在世与无央数百千之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时有一人于彼大众眠寐睡彻。于上比丘一人。告彼睡比丘曰。何不觉寤听如来说法。方更睡寐惊动大众。汝何不观如来妙法。美于甘露除人万患。其人闻已默然不对。是故说自觉寤其意也。能觉之为贤者。觉此睡眠犹天之与地。亿千万倍不可以譬喻为比。或有行人阴盖所蔽瞪懵着睡。诸天扶佐数来觉寤。伺命狂象蹋三善根苗。无常炽火烧生类根栽。人中尊者今日出现。普照三界无不蒙光。结使贼寇盗窃善财。如此众变不可称记。皆由睡眠不觉寤故。是故说能觉之为贤也。终始无所畏者。夫人觉寤万邪不能干。不但行道之人觉寤为贤。世凡夫人亦由觉寤成办众事。或时俗人于眠睡中忘失财货。怨家责主盗贼水火所见侵欺。或时行人瞪懵睡眠。应闻法时反更不闻。应成道果反更不获。应当诵习根义觉道。于睡眠中皆悉亡失。是故说终始无所畏也。

以觉意得应 日夜慕学行

当解甘露要 令诸漏得尽

以觉意得应者。彼修行人校计思惟。昼夜叹誉觉寤之德。慢惰之人复自叹说睡眠之要。是故说以觉寤其意得应也。日夜慕学行者。彼修行人精勤自役昼夜不息。前后中间不失次第。是故说日夜慕学行也。当解甘露要者。贤圣八品道。谓之甘露。灭尽泥洹。亦名甘露。彼修行人习学贤圣八道进趣泥洹。离八不闲贪乐意欲。寂静淡泊无为无作。是故说当学甘露要也。令诸漏得尽者。漏义云何。以何故名为漏义。答曰住义为漏义。渍为漏义渧为漏义。增上为漏义。非人所持为漏义。住为漏义者。欲界众生以何制住。答曰漏也。色无色界众生以何制住。答曰漏也。是故说住为漏义。云何渍为漏义。答曰。犹如以水。渍谷萌芽得生。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以三有水。渍宿行本结使。萌芽得生。是谓渍为漏义也。渧为漏义者。犹如涌泉屋漏。深渠沟涧母人慈重自然流溢。是名渧为漏义也。增上为漏义者。犹如人间共相尊贵。尊卑贵贱各有所在。上有明主下民不得东西纵逸。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为结使所制持。不能得离三界四生五趣。是谓增上为漏义

。非人所持为漏义者。犹如人为非人所持。狂有所说可避而不避。应离而不离。可持而不持。不可捉而捉。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为结使非人所持狂有所说。是故说非人所持为漏义。能断此诸漏者。于人天独尊意之所念必成不难。而获断智拔苦根本至究竟处。不受当来有。得无生忍。是故说能断此诸漏也。

夫人得善利 乃来自归佛

是故当昼夜 一心当念佛

夫人得善利者。世间利者。象马车乘国财妻息金银珍宝。车碟马瑙水精琉璃珊瑚琥珀。虽言是善利非真正利。欺惑世人。由是致忿亡国破家无不由之。不免地狱饿鬼畜生。能投命自归于如来所。便能得免地狱畜生之难。自归佛者。断有至无欲越次取证。随三乘行各得其愿。若生天上人中受自然福。若初发意志崇佛道者。复得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八贤圣道。是谓三十七品。是故说夫人得善利也。问曰何以故。但说人得果证。不说天龙阿须伦阅叉鬼神耶。答曰。人道于诸趣最尊最妙。专心一意便能断漏尽结越次取证。人道堪受贤圣道教故说人也。乃来自归佛者。云何名为自归。何以故说自归。答曰救护为归义。复次无畏为归义。脱难为归义。是故说乃来自归佛也。是故当昼夜一心当念佛者。人心所念流驰万端。弹指之顷造行无量。昼夜所思无有停息。于中自拔回意向善。一心念佛永无众想。是故当昼夜一心念佛也。

夫人得善利 乃来自归法

是故当昼夜 一心当念法

所谓法者。灭尽泥洹有恐惧者。令至无为。无恐惧者取道有何难乎。有为法者。为生老病死所见逼迫。灭尽泥洹无生老病死者。是故说夫人得善利乃来自归法也。昼夜一心念法者。夫言法者。现在获祐除诸热恼。智者所习非愚所行。是故说昼夜一心念法者也。

夫人得善利 乃来自归众

是故当昼夜 一心念于众

夫人得善利乃来自归众者。问曰无畏为归义。于大众中有恐怖者。何以故说自归于众。答曰。或有大众。已离五难无复恐惧。云何五难。一为生难二为老难三为病难四为死难五为不乐众难。离此五难乃可自归。云何名为众诸有异众外道。裸形从一至十乃至无数。如来圣众在诸众中为尊最上。是故说夫人得善利乃来自归众。是故当昼夜一心念众也。

能知自觉者 是瞿昙弟子

昼夜当念是 一心归命佛

能知自觉者。初自归法其义不定。今此念佛乃名为定。向佛牢固不可移转。是故说能知自觉者。是瞿昙弟子者。如来出瞿昙姓。观察将来未然事故说此义。于将来世当有众生。姓婆嗟无父母。忽然而生豪尊自贵在世自夸。如来欲止彼谤故。说瞿昙弟子也。昼夜当念是一心念于佛。一心念佛者。邪恶鬼众不敢侵近。是故说昼夜当念是佛一心念于佛也。

善觉自觉者 是瞿昙弟子

昼夜当念是 一心念于法

善觉自觉者。佛告诸比丘。当自观察于诸法要除去乱想。是故说善觉自觉者。是瞿昙弟子昼夜当念是一心念于法也。

善觉自觉者 是瞿昙弟子

昼夜当念是 一心念于众

善觉自觉者。佛告诸大众。汝等皆见一切大众。以智而见非为无智。以观而观非为无观。亦知我众清净不清净。是故说善觉自觉者是瞿昙弟子。昼夜当念是一心念于众也。

念身念非常 念戒布施德

念天安般死 昼夜当念是

彼修行人持戒完具清净无秽。犹如金刚不可沮坏。犹如须弥不可移动。是故说念身念非常念戒布施德念天安般死昼夜当念是。所谓念施者施有二种。财施结使施。结使施者名曰究竟施。不变悔。财物施者非至竟施。施已还悔。是故说念施也。所谓念天者。贤圣弟子昼夜念天。于此持戒得生彼处。习行功德不断信根。具众德本成就禁戒。是故说昼夜当念天也。当念身者。常观此身成诸不净瑕秽充满。是故说当念身也。至死亡念亦复如是也。

善觉自觉者 是瞿昙弟子

昼夜当念是 一心念不害

善觉自觉者。是瞿昙弟子者。一切众生皆念其命。爱恋妻息贪着家业。身口意所修。不害人者乃称明智之士。是故说昼夜当念是一心念不害也。昼夜当念是不起嗔恚者。

夫人嗔恚多起乱想心。如剑戟难制难持。生恚者不获其果。是故说昼夜当念是不起嗔恚也。昼夜当念是。愿欲出家不乐在家贪着五欲。彼修行人虽在家内。观欲如火意常厌患。昼夜思惟梦想出家。是故说昼夜当念是常念欲出家也。昼夜当念是坐禅一意定。初学三禅定为首。禅以摄意不兴结使。众想寂定念不流驰。是故说昼夜当念是坐禅一意也。昼夜当念是念持不受尘。常乐寂静不处人间。粗衣恶食不著文饰。趣自支形自足修道。是故说昼夜当念是念持不受尘也。昼夜当念是空不愿无想。恒观五阴身虚而不真不可恃怙。为变易法不得久停。计我无我况有身耶。是故说昼夜当念是空不愿无想。昼夜当念是去离愿求意。彼修行人。志求道德不自为己。亦不愿男相女形。亦不愿色声香味细滑法。是故说昼夜当念是去离愿求意也。昼夜当念是习学无想心。学人得无想定。具足贤圣法律。问曰。学人在诸地不见有我无我。何以故。不说具足贤圣法律。独说无想定耶。答曰。无想定者贤圣之奥室。入此室者不闻凡夫杂糅之行。是故说昼夜当念是习学无想心也。昼夜当念是入室而思惟。彼修行人初入行时学二思惟。一者断结。二者于现法而自娱乐。是故说昼夜当念是入定而思惟也。

善觉自觉者 是瞿昙弟子

昼夜当念是 意乐泥洹乐

所谓泥洹者。终始无忧亦复不见起当有尽。永离众患亦无热恼。无求无想无复五阴名色。不我有我不见名色。取要言之虚无想像智者教习。是故说善觉自觉者。是瞿昙弟子昼夜当念是意乐泥洹乐也。

出曜经卷第十二 杂品第十六

当念自觉寤 慎莫损其行

行要修亦安 不行行受报

当念自觉寤者。夫人有施为先。当内思惟校计熟思。

善思而思行 慎勿失其所

虑不失所者 失所怀痛忧

是故说当念自觉寤也。慎莫损其行者。夫人有所施为。事情已彰复还懈慢。不究其理不禅思惟。或时讽诵亦不通利。临欲试时舍众逃亡。是谓于学有损。习禅之人念不在定。流驰万端如彼猿猴舍一趣一。于贤圣法律乃有大累。是故先达之人教彼后生。卒成其道不使漏失。是故说慎莫失其所也。虑不失所者或有诵人。日诵十千解义百千。昼夜讽诵不失上下文句。一一分明理不远义入禅之寂。天雷地震万响俱作不能动其神。是故

说虑不失所者也。失所怀痛忧者。行不专己俱兴嫉意自坠于渊。皆由行不正故。是故说失所怀痛忧也。

人当求方便 自致获财宝

彼自观其义 意愿即果之

人当求方便者。世人多慕周旋四方。孜孜级级求救形命皆贪财货。诸比丘等复求方便。诵契经律阿毗昙及诸杂藏。坐禅比丘禅定入微。小七大七不失其次。耳锤法财已得功德增益其行。是故说人当求方便自致财宝也。彼自观其义意愿即果之者。世人思惟谁有富贵积财千万者。随所意念费耗财宝。学道之人捐舍妻息去离荣宠。自知功德具满。分别义理问则能答。彼坐禅人复自观见禅定寂静。得六神通飞腾虚空。作十八变勇没自由。不信道者睹已则信已。信道者遂进不退。是故说彼自观其义意愿即果之也。

坐起求方便 自求于定明

如工练真金 除去尘垢冥

不为闇所蔽 永离老死患

坐起求方便自求于定明者。所谓坐起者诸疑结使。是人怀懈慢不究其业。彼懈慢人虽言起立与坐无异。精勤之人虽言坐卧与立无异。是故说坐起求方便自求于定明也。常当专意求于定明。光无尽无处不照。是故说求于定明也。如工炼真金除去尘垢冥者。彼大众中工师巧匠集在彼众。犹如尘垢物为尘所蔽。未被刈除遂增污秽。今此人心亦复如是。为淫怒痴垢所染。亦无精光不得照曜。是故说曰如工练真金除去尘垢冥也。不为闇所蔽永离老死患者。彼修行人刈治尘垢无诸结使。终不为生所屈不为老所困。不为无常所召。是故说不为暗所蔽永离老死患。

不羞反羞 羞反不羞 不畏现畏

畏现不畏 生为邪见 死入地狱

不羞反羞者。或有行人年岁长。大不肯从小比丘承受教诫。小比丘所说随顺法教。长老羞耻内自思惟。为少年比丘所授。极怀惭愧藏颜无处。于彼不应起羞而羞。是故说不羞反羞也。羞反不羞者。彼修行人不诵习契经律阿毗昙及诸杂藏。虚受信施衣被饭食病瘦医药床褥卧具。是故说羞反不羞也。不畏现畏者。灭尽泥洹淡然无为。反更畏之不亲其行。彼泥洹中无生无老无病无死。亦复无天趣人趣地狱饿鬼畜生趣反。更畏之如所说。彼凡夫人未曾闻此本无今无已无当无。亦无恐惧安隐。亦复无众害诸变舍一切难。而更畏之。是故说曰不畏而现畏也。畏现不畏者。五道生死淫怒痴炽然为火所烧。渐增

生老病死愁忧苦恼不可称说。亦不畏彼更着三有。是故说畏现不畏也。生为邪见所谓邪见者。可羞不羞不羞反羞。可畏不畏不畏反畏。此尽名为邪见。造邪见业是谓生。为邪见死入恶道。作罪多者入恶道。作罪中者入畜生。作罪少者入饿鬼。是故说曰邪见堕恶道。

人前为过 后止不犯 是照世间

如月云消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彼时去国界不远有梵志子。名曰无害。常追逐师友。读梵志经典。所事师者耆旧长老。年过八十所纳妻妇。年幼少壮颜貌端正。女之礼节威仪备举。无害梵志子亦复端正丈夫姿颜世无双比。时彼女人淫欲炽盛。即捉梵志子无害手。吾敬卿德欲与情交宜可尔不。无害闻之。以手掩耳我宁丧命终不敢听。女答之曰。夫人饥渴给以食饮岂不笃意耶。我今淫火炽盛。须卿淫水灭之。岂不适我情耶。设当由汝丧我命根者。于此经典何用学为。无害答曰。我从母意犯梵志法死入地狱。岂不扛乎。时彼无害自扯走出门外。时梵志妇蓬头乱发以土自坌。裂坏衣裳坐地嘬哭。长老梵志行还见之问其妇曰。谁取汝打扑乃尔。妇答梵志是汝亲信弟子。梵志闻已内自思惟。吾今不宜彰露此事。彼人备闻害我不疑。当以权宜微以诱进乃获其身断其命根。即呼梵志子而告之曰。汝前后已来。所学咒术皆悉备具无有缺漏。然当选择良日祭祠诸神咒乃得行。左手援楯右手援剑。诣彼要道嶮路值人斩之。数满千人而取一指。如是成鬘咒乃得行。是时弊魔复遣鸠槃荼鬼。卫护其人使得行恶。断绝人路无复行人。渐渐乃至阇梨违尼园中。人民丘旷举国被灾。又少一指不充其数。无害亲所生母每生此念。吾子久在旷野。饥寒勤苦必然不疑。时母送饷躬诣彼园。无害遥见便生此念。吾受师训当办指鬘。今少一指不充其数。今值我母自来送饷。若我先食咒术不成。若我先杀母者当犯五逆罪。梵志子应从佛得度。如来三达见彼无害。兴五逆意杀母不疑。若审尔者亿佛不救。吾今宜往拔济其苦。使母子俱全岂不善乎。即化作比丘。手执应器视地而行。循彼径路直趣彼园。路侧行人诸牧牛者语曰。沙门止止莫从此路。前有暴贼。名曰指鬘。前后已来伤害人民不可称计。我等所忌不从此路。沙门单弱傥为贼所害者不亦剧耶。化人曰无苦。贼不害我。吾有禁咒足能制彼。使不害我。转复前进遂欲至园。指鬘遥见有比丘来。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吾愿果矣。必成指鬘又不害母。咒术成办权停我母及此饷食。杀彼比丘然后能食。执刀擎楯往逆比丘。无害素是壮士。走及奔马驰趣向佛。佛以神力令彼无害在地。顿缩佛地宽舒如是疲极不能及佛。指鬘举声唤沙门曰。止止沙门吾欲问义。比丘

答曰。吾自久住卿自不住。尔时指鬘以偈向比丘说曰。

沙门行反言住 我住反言不住

沙门当说此义 云何汝住我不住

尔时佛复以偈答曰。

指鬘我已住 无害一切人

汝为凶暴人 何不改罪过

广说如契经偈。尔时指鬘贼即以剑楯头上。指鬘投于深涧。叉手合掌向如来忏悔。复以偈赞曰。

自归大圣雄 欲觐尊沙门

今欲自悔过 久来所作罪

尔时世尊还现色相威神炳着。手执指鬘诣祇洹精舍告诸比丘。汝等将此指鬘度为比丘。即如佛教得为道人。清旦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分越。尔时城门里有一牝象。怀妊欲产不时得产。象主遥见比丘来即起迎逆。比丘若能使象时产者。可得入城乞。不能使象产者不得入城分越。比丘答曰。吾先不诵此咒。且小停住须吾还至世尊所受诵神咒。还当咒之使得产。时指鬘比丘即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世尊曰。向者入城分越。值城门里有象欲产责我咒术。象得产者然后得乞。唯愿世尊愿受神咒。使象得产使得分越。佛告指鬘。汝往彼所当以此言咒之。今至诚咒。自生以来初不杀生。持是至诚语使象得产无他。尔时鸯掘魔。从佛受咒术。即往咒象安隐得产。时诸人民皆称善哉。世间乃有此奇怪之事。此指鬘前后杀生不可称计。今方自咒从生以来初不杀生。持是至诚语使象得产无他。便得入城街巷人民见指鬘来。其中或父母兄弟妻息。为指鬘所杀者。皆前报怨。或以刀杖瓦石打指鬘极使牢熟。破头伤体裂坏。衣被钵盂亦破。即走出城竟不乞食。还至世尊所头面礼足自说缘本。佛知其意指鬘受缘报何其速哉。尔时世尊渐与说法。即于坐上得须陀洹果乃至罗汉六通清彻。尔时波斯匿王。即集四种兵。马兵象兵车兵步兵。欲往诣彼园与鸯掘魔共斗。出舍卫城中。道闻行人说。鸯掘魔大贼受如来教得为比丘。即停兵众入祇洹精舍。与如来相见。尔时世尊知王当来。即以神足隐鸯掘魔形使不显露。时王波斯匿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即知而问曰。王严备战具集四种兵为欲何至。王白佛言。界内有贼。名鸯掘魔依崄作贼暴虐无道。故集兵众欲往攻伐。中路闻人说。鸯掘魔受佛来化得为道次。不审其人今为所在。佛知王意即摄神足。使王见鸯掘

魔。王见恐惧面投于地。诸臣扶起以水洒之。佛告王曰。是王大幸遇此小恐。其人已得阿罗汉果。设当王诣彼深园见其本形。头戴诣鬘人血涂体。身执利剑颜色隆怒。王当见者心肝摧碎即丧命根。王白佛言。如来今日未降者降未度者度。云何世尊其人乃杀无央数人。云何得成罗汉果。佛言。无苦行有前后有熟不熟有初有终。尔时世尊观宿因缘。便于大众而说斯颂。

人前为恶 以善灭之 是照世间

如月云消

人前为恶以善灭之者。如彼指鬘。杀害无数千人。以贤圣八品道而灭其恶。诸恶已尽永无根本。究竟清净得不起法。是故说人前为恶以善灭之也。是照世间如月云消者。世间者其义有三。一名众生世。二名器世。三名阴世。犹如秋月众星围绕。于中独明光照远近。弊恶比丘诸恶已尽。修清净行。便于大众广有济度。是故说是照世间如月云消也。

人前为恶 以善灭之 世间爱着

念空其义

人前为恶以善灭之者。夫作恶皆由爱着。彼梵志妻。兴恶向无害皆由爱心。是故说人前为恶以善灭之也。世间爱着念空其义者。爱心深固流转三界。受四生分回趣五道。皆由爱着不能舍离。行人分别虚而不真知。皆空寂不可恃怙。是故说世间爱着念空其义也。

少壮舍家 盛修佛教 是照世间

如月云消

佛契经说。因象师喻。时象师教训少壮象。乐于旷野不被调御。即于旷野命终。复有中象不被调御于彼取命终。少壮比丘此亦如是。不被教训而取命终。长老比丘不被教训而取命终。比丘当知此亦如是。少壮象调御而取命终。中年象被调御而取命终。少壮比丘被教训而取命终。长老比丘被教训得贤圣法而取命终。少壮比丘盛修佛教无所漏失具足佛法。云何为具足。越次取证成无上果。是故说少壮舍家盛修佛教也。是照世间如月云消者。犹如秋月光明远照也。

少壮舍家 盛修佛教 世间爱着

念空其义

少壮舍家者。欲断爱着诸天阿须伦所见敬侍。加留罗干沓和等皆悉承事供养。是故说世间爱着念空其义也。

生不施恼 死而不戚 是见道悍

应中勿忧

生不施恼死而不戚者。自生以来不杀盗淫劫不犯诸邪。临命终时神识澄静亦不惊惧。亦复不见地狱畜生饿鬼。不见弊恶鬼。但见吉祥瑞应。是故说生不施恼死而不戚也。是见道悍应中勿忧者。彼见谛人已离五难。虽在忧戚之间淡然无为。亦不悲号哭泣生诸众恼。是故说是见道悍应中勿忧也。

生不施恼 死而不戚 是见道悍

在亲独明

生不施恼死而不戚者。自生已来不由父母兄弟宗亲五族而行恶法也。是故说在亲而独明。

断浊黑法 学惟清白 渡渊不反

弃猗行止 不复染乐 欲断无忧

断浊黑法者。云何名为浊黑法。答曰。一切诸使缚结尘垢。一切诸不善法退堕法。诸染着生死者。当断已断永断。是故说断浊黑法也。学惟清白者。云何名曰清白法。答曰。意止意断神足根力觉意八正道三十七品。正使有法离于生死得出要者。亦名清白法。是故说学惟清白也。渡渊不反者。何以故名为渊。所谓渊者流在界趣转增生死。由此渊故流转生死不可称记。堕三涂八难。是故世尊说当灭四渊求无上道。是故说渡渊不反也。弃猗行止者。云何为猗。所谓猗者猗欲不善法。是故如来说弃猗无著乃谓真行。是故说弃猗行止也。不复染乐者。不染五乐亲近贤圣律。终不舍离。是故说不复乐也。欲断无忧者。夫人不至于无为。皆由有欲染着女色。兴意思想念彼色貌发毛爪齿肥白端正。行人执意除去彼念。欲想便息不复炽然。是故说欲断无忧也。

爱欲意为田 淫怒痴为种

故施度世者 得福无有量

爱欲意为田者。犹如荒田秽地不数修治。菅草竞生伤害良苗。谷子不滋时不丰熟。人染着爱欲亦如是。是故说爱欲意为田也。淫怒痴为种者。夫行人习行常自观察。若人种德为施何处而获果报。答曰。施无空入者少。施空入者多。云何施无空入者少。答曰。诸在外道异学及裸形梵志尼乾子等。愚人好施于中望福。于十六分而不获一。犹如秽

田伤害善苗。秽行梵志伤害善根。为淫怒痴所覆不生道果。是故说淫怒痴为种故施度世者也。得福无有量者。叹说如来圣众施福之报。于大众之中有断欲人。所施虽少获福无量。所得果报不可称计。是故说故施度世者。得福无有量。

犹如秽恶田 嗔恚滋蔓生

是故当离恚 施报无有量

犹如秽恶田嗔恚滋蔓生者。何以故名为秽恶。所以名秽恶者。亦自毁己复毁他人。所以自毁者。嗔恚炽盛颜色变易本性改异。是谓自毁。复毁他人者。嗔恚炽盛毁损他人。乃至失其命根。是故说犹如秽恶田嗔恚滋蔓生也。是故当离恚施报无有量者。人不怀恚后受恚报。人由嗔恚亡国破家。皆由嗔恚。仁施福德施无恚者。获福无量。是故说当离恚施报无量也。

犹如秽恶田 愚痴秽恶生

是故当离愚 获报无有量

犹如秽恶田愚痴秽恶生者。犹彼盲人目不睹高原平地。亦不见善色恶色青黄赤白。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以无明闇法而自缠络。不睹四谛善不善法。覆蔽慧明及三十七道品。外道异学及诸梵志。痴所覆盖不识道真。如来圣众永无此患。是故说犹如秽恶田愚痴滋蔓生也。是故当离愚获福无有量者。彼修行人欲求无愚者。当从何求。答曰。当从如来圣众求。何以故。已其圣众观察本末。若大若小若好若丑。分别四谛眼明智觉毫厘不失施。彼如来圣众无有愚痴者。获报无量也。是故说当离痴施报无有量也。

犹如秽恶田 憍慢滋蔓生

是故当离慢 获报无有量

犹如秽恶田憍慢滋蔓生者。外道异学憍慢最甚。是故如来说偈曰。婆罗门憍慢滋多。从今世命终。当生六趣中。鸡猪狗狼驴五泥犁六施彼人者不获其报。是故说犹如秽恶田憍慢为滋多也。是故当离慢获报无有量者。于如来大法中除去憍慢。或时着衣持钵入村乞食。下意自卑如旃陀童女。身被宝衣价直百千。若诣他舍倚门侍立不敢入舍。侮慢比丘亦复如是。本出豪族自苦其形修乞士法。御心调意如执利剑。手执钵盂如世穷人。阎浮利人以发为饰。我沙门便取剃之。阎浮利人衣裳多贪。白净沙门染污为色。阎浮利人诸犯罪者逐着深山。沙门山薮为家。无欲之人执行如是。况得向果者心可移乎。是故说当离憍慢获报无有量也。

犹如秽恶田 贪欲为滋蔓

是故当离贪 获报无有量

犹如秽恶田贪欲为滋蔓者。人怀悭贪至死不改。或由悭贪伤夭命根。是故智者去离悭贪。是故说犹如秽恶田贪欲为滋蔓。是故当离贪获报无有量也。

六增上王 染为染首 无染则离

染者谓愚

六增上王者。所谓王者何者是。曰意也。以次数者则名六。逆数者亦为六。增上者。意动则五随走作五情。设使诸入尽意所造。如佛契经说。犹如五根各各有境界不相错涉。亦不相侵。意者。至此五处最为原首。侵彼五界。设使五情不得停住。于五事中最胜最妙。是故名为王。是故说六为增上王也。染为染首者。云何为染。所谓染者染色声香味细滑法。是故说染为染首。无染则离者。云何名无染。所谓无染者阿罗汉是。虽言须陀洹诸尘垢尽得法眼净。不永得净。罗汉者永已得净。是故说无染则离也。染者谓愚。愚人所习习。着色香味细滑法。应思惟者然不思惟。不应思惟者反更思惟。是故说染者谓愚也。

骨干以为城 肉血而涂之

根门尽开张 结贼得纵逸

骨干以为城肉血而涂之者。所谓城者以五阴身为墙。骨干垣壁以血染之。若当以内物现露于外者。便生恶露观。不染着身兴不可乐想。以其皮肤覆骨庄饰为形。智者观察无一可贪。是故贼骨干以为城肉血而涂之。根门尽开张结贼得纵逸者。眼根开张受于外色。曰谁开乎。答曰。由不思惟故。使结贼得入却善根财货。耳鼻口身心亦复如是。意根开张结贼得入。是故说根门得开张结贼得纵逸也。

有缘则增苦 观彼三因缚

灭之由贤众 不从外愚除

有缘则增苦者。前有因缘后生增苦。前无因缘苦何由生。犹如泉源出水成江河。此亦如是。因前有缘则有苦际。渐渐增长至四百四患。是故说有缘则增苦也。观彼三因缚者。犹如遇事人闭在作坊役使不住。此亦如是。五盛阴身以结使为缚。忧愁苦恼役使心识不得停住。复当经历四百四病。是故说观彼三因缚也。灭之由贤众者。夫欲信施当诣大众。施少获福多。犹如勇健丈夫能却外敌摧败彼众。乃名勇健加得赏赐过出众人。如来贤众亦复如是。如海纳万川不拒细流。有来供养者不存用喜。不供养者亦不忧戚。是故说灭之由贤众也。不从外愚除者。世愚惑人颠倒来久。计着吾我。着五阴身。计为实

身。犹如有人曾不被毒蛇螫而不避之。曾不被结使缚者而造其行。为外尘所染。是故说不从外愚除也。何以故名为杂。所以言杂者。偈义种种演说不同。余偈单义不与此同。是故说杂也。

水品第十七

心净得念 无所贪乐 已度痴渊

如雁弃池

心净得念无所贪乐者。系心于净恒求巧便欲得出要。观此生死如幻如化。常怀恐惧心如炽火。是故说心净得念无所贪乐也。如雁弃池者。知彼池水多诸畏惧又为猎者数来惊怖。鸟即弃池高翔避此众难。是故说如雁弃池也。已度痴渊者。痴渊所蔽入骨彻髓。便求方便永灭无余。是故说已度痴渊也。譬如雁鸟从空暂下求出恶道至无为处。譬如雁鸟者。畏诸众鸟飞在虚空。避此诸难自求无为。是故说譬如雁鸟也。从空暂下者。身能飞行远近无碍去危就安。是故说从空暂下也。求出恶道到无为处也。贤圣弟子如来等正觉。为人除恶求出恶道。修于善业离一切结。是故说求离恶道至无为处也。亦名灭尽泥洹无生灭着断。恒不变易亦不磨灭。彼得定修行人为老病所逼。四百四病恒切己身。厌患四大身。舍五阴形入无为处。

不修梵行 少不积财 愚者睡眠

守故不造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到时着衣持钵。将侍者阿难见阎浮界。二人耆老形变色衰偻步而行。见已世尊便笑。尔时阿难更整衣服。右膝着地长跪叉手白佛言。佛不妄笑。笑必有以。愿说其意。尔时世尊告阿难曰。汝颇见此二耆旧长老不。形变色衰。若此二人。于此舍卫国从少积财者。于舍卫国第一豪富。若当舍妻子弃捐居业。出家学道。即成阿罗汉。若小积财至足。今日于此舍卫城里。复在第二家。若出家学道。得阿那含果。此二人若在中年积财至今日。足在第三家。若出家学道者。得斯陀含果愍此。二人违前所愿。舍本随末。饥寒勤苦万患并至。尔时世尊观察此义。为后众生敷演大明。在于大众而说斯偈。

不修梵行 少不积财 如鹤在池

守故何益

犹如老鹤伺立池边望鱼上岸。乃取食之。终日役思不果其愿。用意不息自致亡躯。老有老法壮有壮力。鹤以老法行于壮力终日不果。但念少壮捕鱼。不觉耆年已至。今此

耆年长老亦复如是。自念力壮歌舞戏笑博弈戏乐。不虑今日年迈耆艾。抱膝蹲踞忆彼所更。不行老法但念少壮欺诈万端。是故说如鹤在池守故何益。

莫轻小恶 以为无殃 水滴虽微

渐盈大器 凡罪充满 从小积成

莫轻小恶以为无殃者。人为恶行虽小不可轻。蚖蛇虽小螫啮人身。毒遍其身以丧命根。毒药虽微人来得食见毒便死。此亦如是。为恶虽小妨人正行。不至究竟不虑于后当受其报。日复一日不肯改更不念远离恶遂滋长。是故说莫轻小恶以为无殃也。水滴虽微渐盈大器者。犹如大器仰承水漏。滴滴相寻溢满其器。是故说水滴虽微渐盈大器也。凡罪充满从小积成者。愚人习行从小至大。日日玩习不觉殃至。是故说凡罪充满从小积成。

莫轻小善 以为无福 水滴虽微

渐盈大器 凡福充满 从纤纤积

莫轻小善以为无福者。如有善人诣彼塔寺礼拜求福。或上明燃灯烧香扫洒。作倡伎乐悬缯幡盖从一钱始。复劝前人使发施心。一搏已上供养圣众。或以杨枝净水供给清净。或脂灯续明。如此小小亦不可轻。依彼心识获报无量。如然一灯除舍闇冥不知冥之踪迹。如烧极微妙香尽除臭秽不知所在。利剑虽小能断毒树。此亦如是。善行虽微能除重罪。往来人天不更苦恼。从此适彼受福无量现在可知。滴滴不绝遂满大器。勇者行福渐渐成就。是故说凡福充满从纤纤积。

犹如人渡河 缚筏而牢固

彼谓渡不渡 聪睿乃谓渡

缚筏而牢固者。犹彼众生欲渡深渊。或筏而渡或腰船而渡。或浮瓠或载小船。或草木为筏。皆得至岸而无挂碍。是故说犹如人渡河缚筏而牢固也。彼谓渡不渡者。谓爱渊犹如深渊流出成河。弥满世界流向三界。趣四生遍五道。复流至色声香味细滑法。是故说彼谓渡不渡也。聪睿乃谓渡者。所谓聪睿者佛辟支佛是。虽渡世渊不足为奇。何以故世渊无尽。渡爱欲渊者。乃谓为奇。是故说聪睿乃谓渡也。

佛世尊已渡梵志渡彼岸。比丘入渊浴。声闻缚牢筏。昔有两师大梵志。造立波罗利弗多罗大城。功夫已举庄饰成办。便请佛及众僧入城供养。未与诸门立号。梵志内心作是念。若沙门瞿昙从所门出。当名为瞿昙门。若复如来渡恒伽水。当名彼渡为瞿昙渡。尔时梵志复生是念。不审如来为欲载筏渡。腰船浮瓠小船为载河渡。尔时世尊知彼梵志

心中所念。即以神力及比丘僧忽然而渡。在彼岸立。尔时世尊在大众中。而说此偈。

佛世尊已渡 梵志渡彼岸

比丘入渊浴 声闻缚牢筏

说此偈已各还精舍。梵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是泉何用 水恒停满 拔爱根本

复欲何望

是泉何用水恒停满者。三有者假谓为泉。爱亦名为泉。水恒停满。一切诸结皆集爱泉。是故说是泉何用水恒停满也。拔爱根本复欲何望者。行人以能拔爱根本无复生死。犹如毒树究尽其根。无复出生亦无枝叶。爱亦如是。无复枝叶拔其根本。复欲何望者。更不受有更不复生。是故说复欲何望也。

水人调船 弓师调角 巧匠调木

智人调身

水人调船者。治牢固𢿱。治诸孔不使漏水。使众生类从此岸得至彼岸。弓匠修治筋角调和。得所火炙筋被用不知折。是故说水人调船弓师调角也。巧匠调木者。墨缕拼直高下齐平。意欲造立宫室成就。是故说巧匠调木。智者调身者。恒以正教不毁法律。搜求义味。求上人法。是故说智者调身也。

犹如深泉 表里清彻 闻法如是

智者欢喜

犹如深泉表里清彻者。所以说偈。智者以譬喻自解。或有深泉不清恒浊。或复有泉。深而且清。于彼自照面像悉现。是故说犹如深泉表里清彻也。闻法如是智者欢喜者。昔有国王。厌患世典疲倦俗业。往至塔寺欲听正法。时象力比丘得阿罗汉道。当次说法。时彼国王以巾覆头脚着履屣入众听法。罗汉比丘告彼王曰。昔佛有制。不得为着屣者说法。王内恚隆盛即脱履屣。罗汉比丘复告王曰。昔佛如来亦说此限。不得与覆头者说法。王闻是语遂兴嗔恚。内自思惟。咄今为此比丘所辱。此比丘故当见我头白秃。故欲辱我耳。若此比丘说法不入我耳者。当取斫头。尔时国王即却头覆。沙门速为我说法。比丘报曰。如来至真等正觉。亦说此教。不得为嗔恚者说法。王今嗔恚何由得说法。王当正意听说譬喻。犹如浊泉涌沸不停。王今如是。心意倒错何由闻法。尔时国王内自惭愧。即兴敬心。此比丘必是圣人。乃能玄鉴通达人心。即从坐起右膝着地头面礼足。白比丘言。唯愿圣尊与我说法。使此秽形永蒙荫覆。王即就坐欲得闻法。尔时比丘便以此

偈。向王说曰。

犹如深泉 表里清彻 闻法如是

智者欢喜

尔时比丘重与王说法。令彼王心欢喜踊跃。道根信心而不倾动。是故说闻法如是智者欢喜也。

忍心如地 不动如安明

澄如清泉 智者无乱

忍心如地者。犹如此地亦受于净亦受不净。地亦不作是念。我当舍是受是。智者执行亦复如是。若人叹誉不以为欢。有毁辱者不怀忧戚。见善不喜闻恶不怒。是故说忍心如地也不动如安明者。犹如安明独处众山。不为暴风所倾动。贤圣之人亦复如是不为阙四事心有增减。是故说不动如安明也。澄静如清泉智者。无乱者犹如澄静泉表里清彻。不为小流所娆浊。智者如是。内既无非外奸不入。心如金刚不可沮坏。是故说犹如澄泉智者不乱也。

出曜经卷第十三 华香品第十八

孰能择地 舍鉴取天 唯说法句

如择善华

如来所以演此偈者。欲以生言致难。然无能致诘者。佛还自说孰能择地舍鉴取天。唯说法句如择善华。佛以偈报曰。

学者择地 舍鉴取天 善说法句

能采德华

学者择地者。所谓向阿罗汉。云何名为地。所谓地者。爱种是也。学者执信择选善地。除爱根本自致成道。是故说学者择地也。舍鉴取天者。学人修行从此世间。上至诸天。披求爱本。永断无余。天龙鬼神。八部将军。其有爱者皆能除断。是故说舍鉴取天也。善说法句能采德华者。句身味身分别义理。一一剖判以无碍智。解诸缚着。犹如学人采致众华以为鬘饰。卖既得价。观者无厌。善说法句亦复如是。敷演玄微广采众妙。是故善说法句也。

断林勿断树 林中多生惧

断林灭林名 无林谓比丘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与无央数众说法前后围绕。时有一人。信心坚固。舍家妻子捐弃五亲。出家学道求为沙门。尔时彼人在大众中。心念宿旧五欲自娱。忆女颜貌如现目前。阴便动起心怀惭愧。即诣静处以刀断之。血流溢出迷闷不自觉知。尔时世尊告大众曰。汝等观此愚人。应获而不获。不断而便断之。夫欲断者当断结使诸缚。何乃断此形相。由是如来频说三偈。

断林勿断树 林中多生惧 未断林顷

增人缚着 断林勿断树 林中多生惧

心缚无解 如犊恋母

未断林顷增人缚着。未断结使缚着。诸想心使流驰不能专一。是故说未断林顷增人缚着也。心缚无解者。如苦行人常乐山薮。所以然者。皆由彼山得成道故。是故说心缚无解犹犊恋母者。犹如新生犊子。其心终不离母。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众结未尽为狐疑所追逐。是故说如犊恋母也。

当自断恋 如秋池华 息迹受教

佛说泥洹

当自断恋如秋池华者。爱之染神病无端绪。犹如莲华色鲜且好。其有见者莫不爱乐。及秋华萎人心皆离不复贪乐。是故说当自断恋如秋池华。息迹受教者。息迹者贤圣人受正教诫。初无差违。善法日增恶法日退。何以故。以佛说泥洹乐。泥洹中无苦恼众患切身。是故说佛说泥洹乐也。

如彼可意华 色好而无香

工言华如是 无果不得报

尔时世尊愍彼群生。欲演法教故说斯偈。夫说法人上中下善义理深邃。言行自违不获其报。是故世尊说不得其果。如来所以说此偈者。欲训后弟子。欲令师教严切现弟子义承受教诫。或时弟子不堪教戒。是故说如彼可意华色好而无香。工言善如是无果不得报也。

如彼可意华 色好而香洁

工言善如是 必得其果报

尔时世尊为诸人前。频而说斯法。彼说法人声响清彻言无忌难。为众生说法上中下善。义味具足净修梵行。义理深邃智者分别。已行专正训彼亦尔。皆顺于法不违义理。世尊说具得果报。是故说如彼可意华色好形香洁。工言善如是必得其果报也。

如蜂集华 不扰色香 但取味去

仁入聚然

尔时世尊。为分越比丘而说斯偈。彼与食人与处求。观见前人善色恶色若好若丑。见彼容姿熟视不离。见彼不端正者目不视之。闻彼香者以鼻嗅之。见彼秽者背而舍之。忆彼善色善香。还至房中昼夜思想。尔时世尊观见比丘心各如是。佛告比丘。汝等何不如蜂采华。但取味去不扰色香。汝比丘。善香恶香善色恶色若好若丑。何所加益。大家小家饶财贫贱。汝等如心便负彼人。如仁所行何不如是行。是故说如蜂集华不扰色香但取味去仁入聚然也。多作宝华结步瑶琦者。如彼工巧华鬘弟子。多集众华作华鬘。价以自存活。诸比丘见彼所行。便自造未曾有鬘。世尊说各造华鬘。汝等如是正是行时。造无数行乃得人身。何不作福德。而自修习布施思惟教诫。精进修戒持净梵行。是故说多作宝华结步瑶琦广积德者。所生转好也。

愚诵千章 不解一句 智解一句

即解百义

愚诵千章不解一句者。愚者无智无行无见无眼不修闻。但有浅智粗智贪食。彼千句不解一句。是故说愚诵千章不解一句也。智解一句即解百义者。智者有眼有见能细思惟。彼一义围绕义如此法应尔不应尔。是故说智解一句即解百义也。

犹如雨时华 萌芽始欲敷

淫怒痴如是 比丘得解脱

犹如雨时华萌芽始欲生者。犹如雨时天华得敷开亦不减。华叶堕落芽生益好。是故说犹如雨时华萌芽始欲敷。淫怒痴如是比丘得解脱者。汝等比丘不畏王故作道人。不畏贼故作道人。不畏责故作道人。不畏病故作道人。不畏役故作道人。汝等所以作道人者。患厌世苦作道人。欲离生老病死故作道人。为尔不。比丘答曰。如是世尊。汝等何不思惟去淫怒痴。远离结使不与从事。当吐当除当灭当获。何等当获二业。自为己为他人。自为己者以善熏身。为他人者若受人信施。衣被饭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则无有损。是故说淫怒痴如是比丘得解脱也。

如作田沟 近于大道 中生莲华

香洁可意

如作田沟近于大道者。所谓田沟者不净秽恶尽顺其中。人见患之不肯亲近。行则避之目不欲视。是故说如作田沟近于大道也。中生莲华香洁可意者。色成就香成就人见欢

喜当作是意。不问其地但观其华。云何于此处乃生极妙华。甚为奇特世之希有。是故说中生莲华香洁可意也。

有生死然 凡夫处边 慧者乐出

为佛弟子

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一日一夜六时观察。颇有众生。应从佛度反更坠他凡夫地。则于佛法有大阙减。以天眼见舍卫城里。有一旃陀罗儿客。除粪以自存命。尔时世尊。到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分卫。以次渐渐至彼旃陀罗家。时客除粪者。遥见世尊来。内怀惭耻即避世尊更诣余巷。如来忽然复往逆之。其人自念。吾担粪秽臭恶不净。今日何由得觐世尊。复欲避走诣一泽地。索断瓶破秽污净地。恐地主嗔意欲驰走。佛遥唤曰。吾今故为汝来复欲何趣。其人报曰。身体秽污不敢亲近尊颜。是故欲避之耳。尊今当知早丧父母。五亲凋落无有妻息。孤穷单立客除粪以自存活。不审世尊何所教诫。乃能慈愍与罪人共语。尔时世尊告曰。汝随我来欲度卿为沙门。其人白佛言。云何世尊。地狱饿鬼畜生亦得为道乎。尔时世尊告彼人曰。吾今永世以来修无数行求成佛道。正为罪苦人耳。尔时世尊即以神力。手执其人上升虚空。往至恒水侧沐浴彼人身体香洁。复以神力接至祇洹精舍。敕诸比丘。将此人度为沙门。受教即度为沙门。其人已得为道。内自思惟。吾出寒贱幸有微福得染道味。今不自求求于道者。后堕凡细复剧于今。即自劝励精勤日新。未经旬日便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六通清彻涌没自由。即诣一大方石。当中央坐补纳故衣。尔时王波斯匿。闻佛度旃陀罗儿客除粪者。王自思惟。佛出释种豪族姓家。左右弟子皆出四姓。长者种婆罗门种刹利种。来入宫室受人供养信施。五体投地接足而礼。今闻如来度旃陀罗种。我等云何屈伏礼敬。吾今当往责数如来。王自严驾出诣如来所。未到之顷。见一比丘坐大方石补纳故衣。有五百净居天围绕礼觐。王直前语比丘曰。今烦比丘往白世尊。王波斯匿在外欲觐世尊。比丘闻已即没入石中。从如来精舍地中出。前白佛言。王波斯匿在外欲见世尊。佛告比丘。汝今还从此地入。从彼石出。告王曰。宜知是时。即如佛教。从石涌出告语王曰。如来有教。大王宜知是时。波斯匿王复作是念。我今所以来者。欲问彼除粪人。今且舍置先问。此比丘云何得入是刚鞕石里涌没自由。亦当问此比丘为是何人。尔时波斯匿王。即除王饰前至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须臾退坐前白佛言。向者比丘为名何等。乃能有此神力。石里往反无有挂碍。佛告王曰。此是客除粪人。今有神力如是。尔时世尊以此因缘便说二偈。犹如秽污恶地田沟。深坑生香洁莲华。云何大王有目之士当取此华不乎。王白佛言。唯然世尊。华极香洁当取庄饰。秽污当观如母胎。于彼胎中。生功德华。时波斯匿王叉手合掌前白佛言。唯然世尊彼人快得善利。蒙圣垂教得在道次。既得为

道神足变化不可思议。自今以始。终身请此比丘供养四事不阙。是故说慧者乐出家为佛弟子。

如有采华 专意不散 村睡水漂

为死所牵

如有采华专意不散者。昔有众多人在野采华。采择妙者竞取好者。是故说如有采花专意不散也。村睡水漂为死所牵者。时彼人民采华疲惓归家睡眠。客水暴溢尽漂杀之。是故说村睡水漂为死所牵也。

如有采华 专意不散 欲意无厌

为穷所困

如有采华专意不散者。是时人民采致妙华。竞取好者奔趣东西。要获妙香以用欢庆。是故说如有采华专意不散也。欲意无厌为穷所困者。所以采取华者。欲以五欲自娱快自纵恣。莫知来变不观未然。来变进趣死日逼至乃知为困。是故说欲意无厌为穷所困也。

如有采华 专意不散 未获财业

为穷所困

如有采华专意不散者。是时人民穷俭多乏。采华往卖用自存济。是故说如有采华专意不散也。未获财业为穷所困者。其人殷勤所在求财。不称其愿不充悕望。便为穷所逼。舍此形当更受身。皆由无虑故舍形受形。是故说未获财业。为穷所困也。

观身如坏 幻法野马 断魔华敷

不睹死王

观身如坏者。犹彼坏器危脆不牢必当败坏。为磨灭法不可恃怙悉当归尽。渐渐积聚乃成堆阜。此四大身亦复如是。不可恃怙皆当归尽。为磨灭法如是不久当捐弃冢间。是故说观身如坏也。幻法野马者。犹如野马光焰炽明幻人眼目。人欲往就寻究不知所在。徒自疲劳无所克获解知诸法皆悉如是。无强无牢不可恃怙。是故说幻法野马也。断魔华敷者。所谓魔者称为自在天子。彼所著结发。以见谛思惟道往断。断已断当断。剥已剥当剥。打已打当打。是故说断魔华敷也。不睹死王者。见谛思惟道所应断结已尽无余。不复进趣向于自在天子。亦复不为天所牵连。是故说不睹死王也。

此身如沫 幻法自然 断魔华敷

不睹死王

此身如沫者。犹如聚沫不得久停不可恃怙。捉便消灭不可护持。此四大身亦复如是。无力无强亦无坚固。是故说是身如沫也。幻法自然者。犹如幻化之物诳惑他人。非真非实愚人染着谓为己有智者观察无一可贪。是故说幻法自然。断魔华敷者。见谛思惟所断结使永尽无余。更不适彼言而亲近之。是故说断魔华敷也。不见死王者。见谛思惟结已尽。独王三千。存亡自由更不为自在天子所拘录。是故说不见死王也。解身与贪。一而不异。学能舍牢有。如选忧昙钵。比丘度彼此。如蛇脱故皮。学能舍牢有者。有中牢者何者是。可谓五欲是。心意染着不能舍离。令此众生兴意染着。流转五道周而复始。一形毁坏复受一形。世间复有何者牢。所谓五盛阴身是。复使众生类终日玩习不能去离然彼学人执意牢固。能舍此牢有者。可谓贤圣能舍五盛阴身及五欲者。是谓应贤圣行。是故说学能舍牢有也。如选忧昙钵者。善别之人选择妙华求忧昙钵。形神疲劳不能克获。意便疲厌即舍而去。是故说如选忧钵也。比丘度彼此者。所谓比丘者。破诸结使毁辱形体。着衣持钵行乞度人。度彼此者。谓内外六情内六入外六尘。是故说比丘度彼此也。如蛇脱故皮者。贤圣人。三有牢者。为贤圣之道也。圣人能舍贤圣道。入无为泥洹城。是故说如蛇脱故皮也。

马喻品第十九

如马调软 随意所如 信戒精进

定法要具 忍和意定 是断诸苦

如马调软随意所如者。如有善调马之士。以策御马随意所如不失本彻。马性刚直复恐鞭捶。恒自将护以虑为失。是故说如马调软随意所如也。信戒精进定法要具者。比丘执行亦如彼马内。恒思惟恐有过失复。恐诸梵行人来见呵责。信心向佛法僧。精进牢固不可沮坏。意常入定分别诸法亦不漏失。是故说信戒精进定法要具也。忍和意定者。学人进行调御诸根不令放逸。于诸根门悉得自在忍力具足。若人毁誉称讥苦乐。不兴恚心亦无是非。是故说忍和意定也。是断诸苦者。有中有余无余尽能断入泥洹中。是故说是断诸苦。

从是住定 如马调御 断恚无漏

是受天乐

从是住定者。彼习定人收摄诸根执意不乱。心无他念心所念法亦不流驰。是故说从是住定也。如马调御者。如彼调马人。见彼恶马懈悋不调。着之羁鞅加复策捶。然后乃调随意所如无有疑滞。是故说如马调御也。断恚无漏者。诸恚已尽无复诸漏。更不受当

来有后不复生。是故说断恚无漏也。是受天乐者。诸天昼夜卫护罗汉说功德。舍天重位来至人间。称誉贤圣功德。展转远布无不闻者。是故说是受天乐也。

不恣在放恣 于眠多觉寤

如羸马比良 弃恶乃为贤

不恣在放恣于眠多觉悟者。如彼修行人心无放逸。叹说不放逸之德。乐于闲静不处愦乱。见放逸者劝使除贪。夫放逸人不获善本多失财货。于眠多觉悟。忆佛契经如来所说。若人睡眠多有所损。应成之物反更坏败。不应成物反更成立。皆由睡眠而有此变。是故说不恣在放恣。于眠多觉悟也。如羸马比良弃恶乃为贤者。犹如两马同趣一向。一马肥良走速。一者羸劣走不及伴。然彼羸者先得正道垂欲究竟。后良马。以进超过于劣马。此众生类亦复如是。有利根人贪着睡眠不肯修学。有钝根人意勤修学不着放逸。是故说如羸马比良弃恶乃为贤。

惭愧之人 智慧成就 是易诱进

如策良马

惭愧之人智慧成就者。如人习行耻不及众。得一望一转欲前进。于行阙一者便自羞耻。吾宿有何缘习行而不果获烦惋自责如丧二亲。意常欲离恶不善法。是故说惭愧之人智慧成就也。是易诱进如策良马者。尽能灭一切诸恶。永拔根原无复尘翳。如斯之人易进为道。是故说是易诱进。良马者彼御马人。调御恶马能令调良。豫知人意之所趣向。是故说如策良马。

譬马调正 可中王乘 调为人尊

乃受成信

譬马调正者。如彼王厩有三种马。一者上二者中三者下。餧食养育尽无差别。上马者王数观视。中马者遣人看视。下马者遣奴看视。是故说譬马调正也。可中王乘者。金银校具种种缨络。乘有所至行步安庠。如王所念终不违错。是故说可中王乘也。调为人尊者。处众人中为尊为上无有过者。最为第一无以为喻亦无俦匹。是故说调为人尊也。乃受成信者。闻彼讥谤不怀忧戚逆愍其人。后当受殃己终不嗔亦无恚怒。不生恶心向于前人。是故说乃受诚信也。

虽为常调 如彼新驰 亦最善象

不如自调

虽为常调者。犹如调马人少来知马进趣。良善驽钝悉皆了知。某者易调某者难调。某者性急某者性缓。能别此者乃谓善察。是故说虽为常调也。如彼新驰者。复知恶马不可调御。方始教习乘走东西。未经旬日复得调良。若志固不可调者。即付外人驮薪负草。是故说如彼新驰也。亦最善象者。最善象者意伏心调身体粗涩兽中最大。为人所爱观者无厌。是故说亦最善象也。不如自调者。人能自调御除非去邪。为诸天世人诸佛世尊神通得道者所见敬。是故说不如自调也。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调者

乃到调方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不能乘此乘至无畏境。亦复不能乘此乘至安隐处。复不能乘此至无灾患处。是故说彼不能乘也。唯自调者乃到调方者。人能自调御识神速到安隐处。不调者能使调。不正者能使正。永处无为。不复经历忧悲喜怒。是故说唯自调者乃到调方。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调者

灭一切恶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不能乘此乘去离地狱饿鬼畜生。亦复不能超越八难。是故说彼不能乘人所不至也。唯自调者灭一切恶者。人能自调众善普会。于诸结使最得自在。尽能灭地狱饿鬼畜生踪迹。是故说唯自调者灭一切恶。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调者

脱一切苦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乘此乘不能尽苦原本从此岸至彼岸。何以故。乘者非至竟乘非第一义乘。是故说彼不能乘人所不至也。唯自调者脱一切苦。永尽于苦无复生死。是故说唯自调者脱一切苦也。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调者

得至泥洹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不知踪迹。况当知泥洹有可见耶。此事不然。是故说彼不能乘人所不至也。唯自调者得至泥洹。解知泥洹亦自虚寂专意一向无他异念。是故说唯自调者得至泥洹。

常自调御 如止奔马 自能防制

念度苦原

常自调御者。念自调御去恶即善。如契经说。佛告咒那曰。自不调御意不专一故。调御余者此事不然。欲得调人先当自调。是故说常自调御也。如止奔马者。如彼调马人。调和奔逸马避危就安。是故说如止奔马也。自能防制念度苦原者。众行已具便不履苦越过苦表。何者苦表。灭尽泥洹是。彼无复众苦热恼。是故说自念防制念度苦原也。

自为自卫护 自归求自度

是故躬自慎 如商贾良马

昔佛在罗阅城竹园迦兰陀所。尔时耆域药王请佛及比丘僧。又除般特一人。所以然者。以彼般特四月之中不能诵扫帚名得。尔时如来及比丘僧。往到彼家各次第坐。耆域即起行清净水。如来不受清净水。耆域白佛言。不审如来以何因缘不。受水佛告耆域今此。众中无有般特比丘。是故不受水耳耆域。白佛此般特四月。之中不能诵。扫帚名得行道放牛牧羊人。皆诵得此偈。何故请此人。佛告耆域。汝不请般特者。吾不受清净水。时耆域承佛教诫。即遣人往唤般特。佛告贤者阿难。汝授钵与般特。佛复告般特。莫起于坐。遥授钵盂着如来手中。尔时耆域见神力如是乃自悔责。咄我大误毁辱贤圣。今日乃知不可犯其口言。即生恭敬心向般特比丘。乃不殷勤于五百人许。尔时世尊广说曩昔因缘。过去久远无数世时。尔时耆域身躬为马将。贩卖转易。时驱千疋马往诣他国。中路有一马产驹。其主即以驹与人驱马进路。寻进他国与国王相见。王问马将吾今观此千疋马。是凡常马。然其中有一马悲鸣声不与常马同。此马必生驳驹。其驹设长大者。价与此千疋马等。若我得此驹者诸马尽买。不得驹者吾不买马。马将报曰。自涉路已来。不忆马产驹。王告彼人。吾诵马相闻马母声。必知其驹好恶。马将追忆退还自念。近于道路此马母如产驳驹。即与中路主人。其驹未经旬日便作人语。语其主曰。若使马将来索我者。得五百疋马持我身与。不得五百疋马莫持与之。数日之中马将自至。近留马驹以相付托。君有养活劳苦。今以一疋好马赎之。愿见相还。其人答曰。吾本不强从君索驹。自君去后勤苦养活。若今以五百疋马赎尔乃相还。即如其言以五百疋马赎乃得本驹。佛告耆域。汝昔先薄贱马驹用持乞人。后以五百疋马赎取。先贱而后贵。今亦如是。请五百比丘。留般特一人。今反贵重般特。薄贱五百人。斯缘久矣非适今日。是故说如商贾良马也。

恚品第二十

除恚去憍慢 超度诸结使

不染著名色 除有何有哉

除恚去憍慢者。夫人嗔恚败善行人。所以竞利多少亡家破国种族灭尽皆由恚。以憍慢灭已灭当灭。是故说除恚去憍慢也。超度诸结使者。嗔恚憍慢结使为本。除本则无有枝叶。是故说超度诸结使。不染著名色者。尽除虽有名色存众生有乐想。皆由名色与共相毁訾。我色像名望胜卿。卿色象名望不胜我。是故说不染著名色。除有何有哉者。所谓有者结使名号。未能度有至无。为使所使为结所结为缚所缚。彼修行人以虚寂止观。永尽无余度有至无。是故说除有何有哉也。

降恚勿令起 欲生当制之

渐断无明根 修谛第一乐

降恚勿令起者。恚炽如火当念速灭。若令滋长者多所伤败。恚生则祸至。犹人把火逆风自烧身。是故说降恚勿令起也。欲生当制之者。欲心适生即求方便令不生。如彼毒蛇方欲出穴。即当制御令不暴逸。欲心如是。即生便灭使不滋长。是故说欲生当制之也。渐断无明根者。无明者世间之大冥。覆蔽心识。不得开舒。当求方便以勇猛心断根不生。是故说渐断无明根也。修谛第一乐者。行者所以不速成道。犹其淫怒痴染污身心。此三结使由四谛断不获谛。人不能除此三事。从无数世以来未曾获无为乐。得四谛者尔乃为乐。是故说修谛第一乐。

断恚得善眠 恚尽不怀忧

恚为毒根本 甘甜为比丘

贤圣能悉除 断彼善眠睡

断恚得善眠者。夫人嗔恚昼夜不睡。如遇蛇啮如病发动如失丧财货。此恚之相貌。人无嗔恚不见众恼。安卧睡眠天晓不悟。如服甘露心识淡然。是故说断恚得睡眠也。恚尽不怀忧者。人怀恚怒现在前时。昼夜愁戚如丧亲亲。如失财宝。恚已得除无复愁忧苦恼。是故说恚尽不怀忧也。恚为毒根本者。毒中根者莫过于恚。人当恚盛覆诸功德不得露现。是故说恚为毒根本也。甘甜为比丘者。已拔毒根本无复毒栽更生美药。如彼甘露去诸秽恶。是故说甘甜为比丘也。贤圣能悉除断彼善睡眠者。所谓贤圣者诸佛弟子。众恶悉除诸善普会。灭恚生本更不造新。意不兴念念此恚想。善得睡眠无复忧虑。是故说贤圣能悉除断彼善睡眠也。

人兴恚怒 作善不善 后恚已除

追念昔事 如火炽然

人兴恚怒作善不善者。如人为恚怒所缠。心意倒错无所识知。犹如盲者不睹高岸平地。彼恚怒人亦复如是。为恚怒所缠。不见善与不善好之与恶。是故说人兴恚怒作善不善也。后恚已除追念昔事如火炽然者。犹如失道之士时变为要。嗔恚之人速悔为上。内怀惭愧即自悔责。恚为虚诈何为兴怒。怒怒相报终无休已如火炽然。心意变悔羞为恚所使。是故说后恚已除追念昔事如火炽然也。

无惭无愧 复好恚怒 为嗔所缠

如冥失明

无惭无愧者。人之恚盛不别尊卑。无有惭耻。如颠惑狂。众人围绕终日嗤弄不自觉知。匿事发露诳言无本。是故说无惭无愧也。复好恚怒者。彼恚怒人行无清白心怀秽浊。无由得修梵行。是故说复好恚怒也。嗔恚所缠如冥失明者。彼恚怒人嗔怒炽盛。观昼如闇天地悉冥无所复睹。己无身光虽复千日竞照何益于己。是故说为恚所缠如冥失明也。

彼力非为力 以恚为力者

恚为凡朽法 不觉善响应

彼力非为力以恚为力者。所以嗔恚由非义兴。内自思惟。吾所行是彼所行非。会至众诘问前却。乃为小儿所嗤。方自觉悟退追不是。所谓贵胜理直则胜。嗔恚力者不可恃怙。亦无牢固。败人善性。是故说彼力非为力以恚为力者也。恚为凡朽法不觉善响应者。尽灭善本出语成恶。不虑前后触类兴骂语常粗麤以嗔恚为首。夫人有德远近称庆。必有善响所在流布。今论此人但闻恶声无有善响。虽少多有善为恚所覆不得显露。是故说恚为凡朽法不觉善响应也。

有力近兵 无力近软 夫忍为上

宜常忍羸

有力近兵无力近软者。自恃力势谓为第一。为弱者轻忍不还报。设当打捶亦不兴恚。力力相从羸羸相就。力者终不设意。于羸羸者。反更举意向强。是故说有力近兵无力近软也。夫忍为上宜常忍羸者。所谓忍者。不见过咎是与不是乃名为忍。不恃己强陵易弱者。设当轻易弱者。便为众人所见嗤笑。是故说夫忍为上宜常忍羸。

举众轻之 有力者忍 夫忍为上

宜常忍羸

举众轻之者。或有一人为众所轻。其中有黠慧者便能忍之。何以故。彼人单弱无所归趣。岂复在是一人当兴嗔恚。是故说举众轻之有力者忍也。夫忍为上宜常忍羸者。忍为第一力。世间无过者。虽神通鉴照成道相好皆是忍力。达明今世后世。彻照无外亦由忍力。是故说夫忍为上宜常忍羸。

自我与彼人 大畏不可救

如知彼嗔恚 宜灭己中瑕

自我与彼人大畏不可救者。夫人思惟先自察己。然后观彼相其颜色。即能分别。斯性弊恶斯性良善。恒自谨慎不造恶行。恐后世报受苦无量。从今世至后世无有解脱。是故说自我与彼人大畏不可救也如知彼嗔恚宜灭己中瑕者。知彼嗔恚颜色隆盛。己便默然内自思惟。设我与彼竞者则非其仪。我今宜默与彼诤为是故说如知彼嗔恚宜灭己中瑕也。

二俱行其义 我与彼亦然

如知彼嗔恚 宜灭己中瑕

二俱行其义我与彼亦然者。亦自为己复为他人。亦自护己复护他身。恒自思惟避于二事。一者恐现身受殃。二者恐后得报。是故说二俱行其义我与彼亦然也。如知彼嗔恚宜灭己中瑕者。躬见前人嗔恚隆怒。或见把持瓦石欲来见害。己亦防备瓦石拒。之如有一人手执白杖欲往斗诤。手所执杖即化为刀。其人见以即投。刀于地。时有国王在高楼上遥见此人。始以把草复化为刀。寻复见之即投于地。王寻遣信唤来诘问。汝何以故前如把草草化为刀。所以投刀于地。其人白王曾闻佛经言。佛告侍者。吾将沦虚寂灭无为。时后五鼎沸世。众生共诤捉推瓦石即化为刀剑。臣积善来久不敢为恶原首。是故投刀于地。王闻此语大自感激叹未曾有。即赏彼人给与民户。是故说如知彼嗔恚宜灭己中瑕也。

俱行二义 我为彼然 愚谓无力

观法亦然

俱行二义我为彼然者。常护己身亦护彼人。如护宝货。内自思惟降伏己心不娆前人。亦使彼人不来得我。彼此将护不令有失。是故说俱行二义我为彼然也。愚谓无力观法亦然者。愚者意闇不察来变。谓斗者常斗未始有解和者。常和未始诤说。智者观见非斗者必有损。虽得称胜莫若本无斗。是故说愚谓无力观法亦然。

若愚胜智 粗言恶说 欲常胜者

于言宜默

若愚胜智粗言恶说者。常恶同友坏败良善。发言恶至终日无善。恶恶相随积罪如山。同类叹誉各诤胜。如此名秽浊不至究竟。是故说若愚胜智粗言恶说也。欲常胜者于言宜默者。贤圣默然智者所叹。恶来加己不以为戚。若得荣宠不以为欢。骂不报骂行忍为业。若挝捶者默受不报。是故说常欲胜者于言宜默也。

当习智者教 不与愚者集

能忍秽漏言 故说忍中上

当习智者教。观胜己人慎莫违彼教。犹尚不与卑贱共诤。况复与胜己者诤乎。此事不然。何以故智慧之人为尊为上无有过者。是故说当习智者教也。不与愚者集。以类相从善入善聚恶入恶友。善者闻恶见则避之。恶者闻善便欲毁蔑。诸佛贤圣及诸得道者。叹说不斗诤之德。是故说不与愚者集。能忍秽漏言者。弊恶之人不自惜身为人所憎。性行卒暴与彼诤者为人所嗤。既自毁辱朋友不欢为人所责。云何以金宝身贸彼瓦石。是以智者以忍为默。是故说能忍秽漏言也。故说忍中上者。贤圣之人具足众业。善本无漏皆悉成就。见彼秽行自摄其心。我今何为复与彼同。遇圣无数由忍得成。昼夜防备如处炽然。意念修善日欲增多。若复过恶日损使灭。是故说忍中上。

恚者不发言 处众若屏处

人恚以炽然 终已不自觉

恚者不发言者。受此人形积无数行乃得成办。既得人身舌根具足。常当叹说佛法圣众。承事二亲敬奉师尊。昼夜诵习深妙契经。何以故。佛亦引喻。舌为剑戟招致殃祸。由舌蚩言丧灭门族。舌有十号言为殊异。为人重任未始离舌。是故说恚者不发言也。处众若屏处者。夫习学人常自谨慎护口过失。若在大众及在屏处。出言柔软不伤彼意。前言覆后理不烦重。是故说处众若屏处也。人恚为炽然终已不自觉者。如彼恶人喜怒发动。恚盖所覆不自照见。但自损辱无益于世。垢腻自缠不自拔濯。一日为恶乃积亿劫之殃况复终身行恶。望欲得道终已不可得。是故说人恚以炽然终已不自觉也。

谛说不嗔恚 乞者念以施

三分有定处 自然处天宫

谛说不嗔恚者。人行至诚人所恭敬。为数千万人所见念待。斯由不嗔致斯德也。乞者念以施。不怀悭吝有来乞亦不逆意者。此乃名曰开泰人也。乞者不为贪求欲后世缘缘积善满自然得圣道。是故说乞者念以施也。三分有定处自然处天宫者。三业是行不枯朽

。必生天上人中。往反周旋不处卑贱。犹如有人从观至观从园至园五乐自娱终无忧戚便能闭地狱饿鬼畜生门。开天人径路。转进功业便至无为是故说三分有定处自然处天宫也。

息意何有恚 自捡寿中明

等智定解脱 知已无有恚

息意何有恚者。学人息心降粗弊意。心如死灰身如朽木。见前恚乐不以经怀。心如安明不可移动。是故说息意何有恚也。自捡寿中明者。学人自检自养其寿。恒以无漏而自荣护。不贪世荣有悕望。是故说自捡寿中明。等智定解脱知已无有恚者。彼修行人平等解脱不以无等。无等解脱者。斯是世俗断欲人也。平等解脱人终无恚怒。所有恚怒结使之垢永已除尽。是故说等智定解脱知已无有恚也。

夫为恶者 怒有怒报 怒不报怒

胜彼斗负

夫为恶者怒有怒报者。行恶之人彼此受殃。犹野火行值前被然。先恚怒者令生恚怒。先恶心者令生恶心。是故说夫为恶者怒有怒报也。怒不报怒胜彼斗负者。昔波斯匿王宠养诸奴。遣使攻伐他国。善解战法所往皆伏。后诸妻妇请道人供养求愿。复为说微妙法。皆得须陀洹道。后征人还。妇等语诸夫曰。君征去后。我等请诸道人供养求愿。愿君安隐早归为我说法。我等已得须陀洹道。君等更可请之。即如妇言请诸道人供养说法。诸夫复得阿那含道。彼界复有贼寇。王教召诸群奴令往攻击。奴辈闻之内自思惟。我等各各皆得道谛。慈愍一切不害生类。云何当往攻伐彼敌。复重思惟设不应命受王教者。身自丧灭殃及妻息。宁就彼死不在存此罪及妻息。即皆严驾往向彼敌。诸天龙神感应。摧破彼众安隐还家。国主欢喜四远宁泰。是故说怒不报怒胜彼斗负也。

忍辱胜怨 善胜不善 胜者能施

真诚胜欺

忍辱胜怨者。昔阿阇世王集四种兵。往攻舍卫城。时波斯匿王复集四种兵。出外战斗摧破大众。生擒阿阇世。身将至如来所白世尊曰。姊子阿阇世。叛逆无道横兴恶意攻伐我国。本无怨仇自生怨仇。本无斗诤自生斗诤。今原赦其罪放还本国。何以故。为我大姊见放之。是故说忍辱胜怨也。善胜不善者。无功德人喜自称说。吾所知多彼所知少。实无技术称言有之。实无方略自言多方。临事之际摄腹如步屈之虫。若见智者无然独立。如死肉聚无复神识。是以智者劝人积学。学者宁神之宝宅。心意自在通达四远由学得成。营家立国法度邪非斯由学也。是故说善胜不善也。胜者能施者。所谓胜者胜彼悭

贪。人不立德本者嫉彼妒贤。见人惠施代惜财货。恒作是念。我施彼者后何所望。唯有立信之人乃能惠施。亦不选择不愿果报。乞者填门不立禁限。四远云集不距微细。是故说胜者能施也。真诚胜欺者。真诚行人宗室眷属。所在称扬无不闻者。妄语之人人见不欢人所憎嫉。是故说真诚胜欺。

无恚亦不害 恒念真诚行

愚者自生恚 结怨常存在

无恚亦不害恒念真诚行者。彼修行人知时知法。可避知避可就知就。所说真诚为世人所敬不诳惑人。是故说无恚亦不害恒念真诚行也。愚者自生恚结怨常存在者。愚人所习嗔恚为首。存在心怀未始舍离。犹如凿石作字文章分明。不为暴风所灭。是故说愚者自生恚结怨常存在也。

恚能自制 如止奔车 是为善御

去冥入明

恚能自制如止奔车者。恚怒即生还能制者。此名人中雄也。犹如马车奔逸。御者能止此名善御。是故说恚能自制如止奔车也。是为善御去冥入明者。此善御者非御车御。亦非象马御。所谓御者。能自摄意念不分散息心不起。志趣无为不着世累。为人重任作良祐福田。可敬可贵为供养最。是故说是为善御去冥入明也。

沙门及道 行斯爱念 新水华香

马恚为十

出曜经卷第十四 如来品第二十一

最正觉自得 不染一切法

一切智无畏 自然无师保

最正觉自得者。昔六师在世贪着利养。竞自称己独谓为尊。闻佛出世神德过人。六师云集各共结誓。我等六人世无等伦。近闻有佛出世。神德威力踰越我等。宜可同议心齐意等语不相违。然后乃得胜彼瞿昙。即遣一人往观如来。颜色视瞻为如人不。即往观见视无厌足。还白六师如其所见。瞿昙颜貌世之希有。威神光明踰于日月。如我所见无譬可喻。六人复念。其人出于王种。理应端正何足复怪。今且更遣一人往观瞿昙容仪无畏。为躁疾局促耶。即往观相。如师子王在群兽中无所畏难。还告六师。瞿昙在众。如兽中王。无所畏难。六人复念。愚人希更事故。贪彼光明故围绕之耳。此是常宜何足复怪。彼瞿昙者出自王宫。六万婇女昼夜娱乐。未更师法曾不造学。更可遣人往听所说。

颇有经理为如凡夫耶。即遣明达一人往观视之具闻所说。还白六人。彼瞿昙所演。达古知今前知无极却睹无穷。判义析理理不烦重。六师闻已复作是念。世多有人辩辞捷疾悦可人心。然不存理不可寻究。复可遣人往观瞿昙。众人闻其所说寂然听受为愦乱不听耶。即往观听。见诸大众渴仰闻法专一心意。渴仰如来目未曾眴。还白六师。瞿昙所演。味如甘露。众人渴仰听无厌足。六人复作是念。人集徒众。初心极猛久必退散复何疑怪。更遣一人往瞻瞿昙。义理深邃为浅薄无绪耶。即遣高胜一人往观瞿昙具闻所说。还白六师。瞿昙所演如海无崖我等所见如牛蹄水。今我一人且欲就彼求为弟子。焉知其余者。前后使人各共相将诣如来所。复有无数众生云隤竞至到如来所。即闻佛说此偈曰。

最正觉自得 不染一切法

一切智无畏 自然无师保

最正觉自得者。觉悟一切诸法。无细不入。无微不察。以神通力如实知之。是故说最正觉自得也。不染一切法者。利衰毁誉称讥苦乐。不为此八法所染。是故说不染一切法也。一切智无畏者。离一切患无复众恼。不为水火恶贼所见陷溺。超越厄难独善无忧。是故说一切智无畏也。自然无师保者。独王三千大千国土。无有俦侣。等者犹无。况欲出耶。是故说自然无师保。

志独无等伦 自获于正道

如来天人尊 一切智力具

志独无等伦者。我以天眼观三千大千刹土。颇有斯类与我等耶。遍而观之无有等者。况欲出耶。此事不然。是故说志独无伦也。自获正道者。吾求于道无师教授自然获之。亦无伴侣独步无畏。是故说曰自获于正道也。如来天人尊者。何故名为如来。如过去等正觉来。吾从彼来。于三阿僧祇劫执行勤苦。或施国财妻子头目髓脑能自拔济。从中来故名如来。复从如来法性就世间义故。谓如来如过去诸佛世尊。具足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殊胜之法大慈大悲。广度一切不离如性。我今亦尔故谓如来。何以故名为天人尊。曰所以称天人尊者。天人缘彼得修善本。越次取证成于圣道。尽有漏成无漏。三达神通无所挂碍。是故说如来天人尊也。一切智力具者。如来遗体力者。体有百二十节。一节有百二十八臂。神力是乳哺力非神通力。是故说一切智力具也。

我为世尊 断漏无淫 诸天世人

一群从心

我为世尊者。世者有三一者阴世。二者器世。三者众生世。何以故名为无著者。三义故名为无著。一者断结故谓无著。二者堪受人施故谓无著。三者三界无种。亦无根本

亦不复生故谓无著。是故说我为无著也。断漏无淫者。谓无上义无有过上者。亦无俦匹。觉悟一切诸法。无微不入无细不达。复为坐中众生解狐疑故说无上义。过去无数恒沙诸佛寿命极长。弟子徒众不可称计。国土清净无有瑕秽。谓为过佛神力多。我今日莫作斯观。所以然者。神通智力一而不二。但众生心自有增减。是故说断漏无淫也。诸天世人一群从心者。诸天世人沙门婆罗门魔。若魔天释梵四王。吾为独尊独悟无与等者。是故说诸天世人一群从心也。尔时六师弟子。闻佛说此偈已。心坚固者即求为道。心怀犹豫者。还至师所具白所闻。三界独尊典领十方实无等伦。宜各驰散各求所安。

我既无师保 亦独无伴侣

积一行得佛 自然通圣道

尔时世尊于树王下。为梵天所请即从坐起。诣波罗奈国。尔时忧毗梵志。遥见世尊来便作是念。瞿昙今日颜色容悦内外清彻。将有何故。师为是谁从谁学道。为学何法修何技术。尔时世尊即向梵志。而说此偈。

我既无师保 亦独无伴侣

积一行得佛 自然通圣道

我既无师保者。如来至真等正觉。观达三世无事不知。为后众生未觉悟者而说斯偈。吾善逝后当有比丘。一名摩诃僧祇。二名婆蔡审鞞。称言文殊师利。释迦文师欲除彼犹豫故。是故说此偈也。复有说者。诸外道异学各作是论。沙门瞿昙。从阿兰迦兰闻法。然后成道。欲除彼犹豫。故说我既无师保也。亦独无伴侣者。如来等正觉。观达三世当来过去现在。无事不察。当来二部比丘。一名摩诃僧祇。二名婆蔡审鞞。舍本就末有人界土则佛出世。下方地狱畜生饿鬼。上方天乐自娱终不出佛。如来所化无处不遍。若一处不遍不名为佛。彼二部者谓为不遍。如来神力登一须弥顶。如是所经历教化周旋无有穷极。是故说亦独无伴侣也。积一行得佛者。于此三世成最正觉。佛兴出世要在阎浮利地。生于中国不在边地。所以生此阎浮利地者。东西南北亿千阎浮利地。此间阎浮利地最在其中。土界神力胜余方。余方刹土转不如此。是故说积一行得佛也。自然通圣道者。舍热恼结使冷而无燃。人有忧心颜常不欢。无忧心者颜常和悦。如来世尊亦复如是。众患已尽无复热恼。是故说自然通圣道也。尔时有忧毗梵志前白佛言。君今自称为最胜耶。尔时世尊以偈报梵志曰。

己胜不受恶 一切胜世间

睿智廓无疆 开蒙我为胜

己胜不受恶者一切胜世间。能胜怨世称曰胜。此胜非为胜。断漏尽诸使。众结永尽乃称为胜。独王世界无能及者。是故说己胜不受恶一切胜世间也。睿智廓无疆开蒙我为胜者。世间恶法坠随罪恶者。吾已永灭得不起法忍。当来受有生爱十二牵连永灭无余。是故说睿智廓无疆开蒙我为胜也。尔时忧毗梵志前白佛言。瞿昙今日为欲何趣。尔时世尊复以偈报曰。

今往波罗奈 欲击甘露鼓

当转于法轮 未曾有转者

梵志问佛为审尔不。佛告梵志。如来言无有二。梵志闻已颔头叹吒而去。

智人不处愚 观世随而化

说于无垢迹 永息无有上

智人不处愚观世随而化者。谓佛及诸弟子先观世间。谁应得度谁不应度。周遍观察谁堪受化谁不受化。谁种解脱根栽谁不种解脱根栽。是故说智人不处愚观世随而化也。说于无垢迹永息无有上者。无垢迹者。贤圣八道。永息者灭尽泥洹。圣人降世接度群生恒以贤圣道。初不离无漏行。是故说说于无垢迹永息无有上也。

勇猛大吼 正法如来 法说义说

觉者永安

勇猛大吼正法如来者。勇猛者佛及诸弟子。释迦文佛勇猛超越九劫。是故名为勇猛。六师纵逸好修非法不按正律。如来所演如法所行越过世法。是故说勇猛大吼正法如来也。法说义说觉者永安者。人法非为法人所嗤众所憎恶。如来所说法说义说闻者欢悦。除忧热恼永无苦患。常得安隐心识淡然。是故说法说义说觉者永安也。

勇健立一心 出家日夜灭

诸天常卫护 为佛所称记

勇健立一心者。彼修行人定意一心无他余念。众德具足意不可坏。入定之人所愿必果。是故说勇健立一心也。出家日夜灭者。所谓出家不但舍妻息离五欲。求出欲界修上界道。初禅休息行无起灭。是故说出家日夜灭也。诸天常卫护者。入定之人诸天卫护承事礼敬。欲使增其功德。是故说诸天常卫护也。为佛所称记者。从此世界上至净居天。叹说立根人。阎浮利地众生快得善利。如来现在广说法味。所度众生不可称限。是故说为佛所称记也。

彼于天人中 叹说等正觉

速得而自觉 最后离胎身

彼于天人中叹说等正觉者。诸天世人恒咏佛功德。各献善心至于成佛未曾违离。是故说彼于天人中叹说等正觉也。速得而自觉者。人民之类叹未曾有。如来功德甚奇甚特。我等众人谓为如来在于斯坐。何图如来游于无量百千世界。教化众生不以为惓是故说速得而自觉也。最后离胎身者。最后受身临欲泥洹。佛自叹说告语阿难。如来此身更不受生。无为永寂不复起灭。阿难当知。吾观方域及上空界。更不受之生分毕矣。阿难我更不染俗。俗中躁扰吾不复更。是故说最后离胎身。

诸谓过去佛 及已当来者

现在等正觉 多除众人忧

彼杂阿鋡契经所说。昔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世人共会不相恭敬甚为苦哉。我恒发此念。世颇有人沙门婆罗门有胜我者。我当承事供养礼敬。然我观察沙门婆罗门。可恭敬者乎。时比丘我复作是念。昔我成佛由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八直行。我今承事供养如敬尊长。过去恒沙诸佛世尊。亦由此法成最正觉。当来恒沙诸佛。亦缘此法而得成道。我今现在如来至真等正觉。亦缘此法成于道果。我今躬自思惟分别此法。是故说诸过去佛及已当来者现在等正觉多除众人忧也。

尽共敬重法 已敬今敬者

若当甫恭敬 是谓佛法要

欲引三世恭敬故说此偈。

若欲自求要 正身为第一

恭敬于正法 忆念佛教诫

若欲自求要正身为第一者。人欲成道必自求要。进趣于道恭敬于诸法。追忆过去洹沙诸佛所说教诫。如现在前亦不漏失。是故说若欲自求要正身为第一恭敬于正法忆念佛教诫也。

诸有不信佛 如此众生类

当就于厄道 如商遇罗刹

诸有不信佛者。阎浮利地有众多贾客。共相率合入海采宝。正值回波恶风吹坏大船。复有诸人乘弊坏船。顺风流迸堕罗刹界。众多罗刹女辈。颜貌端正众宝自璎珞身前迎贾客。善来男子此间饶财多宝。随意明珠无价杂珍恣意取之无守之者。我等既无夫主汝无妻妾。可止此间共相娱乐。后得善风良伴归家不远。又诸君当知。海水昼夜回波无有

定方。若见左面有道者。慎莫随从。设于梦中左面道亦莫陈说。时商客中有一智达者。内自思惟此诸妇女所说左道事。不徒尔会当有缘。即设权诈窃为阴谋。向暮与女共卧交接。伺女已睡窃即起。进涉左道行数里。中闻一城里数千万人称怨唤呼。或呼父母及己兄弟姊妹妻息。云何舍阎浮利地就此命终。贾客闻已衣毛皆竖。还摄心意直前诣城。周匝观察见城铸铁垣墙。亦无门户出入处所。去城不远尸梨师树高广且大。即往攀树见城里。数千万人啼哭号唤。遥问城里人曰。何为称唤父母兄弟耶。城里人报曰。我等入海采致宝物为风所漂。又为罗刹女所诳堕此鬼界。闭在牢城。前有五百人渐渐取杀。今有二百五十人在。君莫呼此女谓为是人皆是罗刹鬼耳。其人闻已即还下树诣彼女村窃就女卧。明日晨旦语诸同伴。吾有匿事欲共论说各往闲静处。慎莫男女自随。诸人响应各诣隐处。即便告曰。卿等知不。昨夜吾欻生此念斯女人等何故殷勤说莫从左面道。见女睡眠窃起往观见大铁城。闭数百人嘷哭唤呼吾上树头遥问意故。众人报我为摩竭鱼所见坏船。恶风吹浪堕此鬼界。闭在铁城高数十丈。劝我还家善求方计卿等今日意欲云何。众人答曰。卿昨夜何不重问。彼人颇有权宜方计。众人及我身得安隐归家不乎。人即报曰。我昨夜退不问此事。今暮窃起当往重问之。说此语已各还所在。彼智达人向暮与女交接已。相女睡眠窃起诣彼树上。问城里人曰。颇有权宜方计。卿等诸人复及我身。得还阎浮利地不耶。城里人报曰。我等适生念欲还阎浮利地。此铁城便作数重不可败坏。死者日次无由得免。唯卿外人少有权宜。可得度脱还至本土。十五日清旦有一马王。从郁单越食自然粳米。来至此鬼界住高山顶。三自唤呼谁欲还归阎浮利地。卿等若闻马王声者。皆往礼敬求还本乡。其人闻是语已。即还伴中具陈情状。众人报曰今可去不。智者答曰。须十五日至。马王当来乃得去耳。未经数日马王便至在高山顶。三自唤呼谁欲还归阎浮利地。声极远震。商客闻已皆往至马王所前白王言。我等咸欲还本乡里。愿见将接得归无为。马王告曰。卿等专意听我所说。各欲归家还本乡者。心意专正便得归家。心不专正不得归也。此诸妇女各抱男女。追逐卿后啼哭唤呼。其中诸人兴恋慕心。正使在我脊上犹不得去。若能舍恩爱正心一意无所恋着。至心捉我一毛便得归家。如其所语诸妇女至。各语夫曰。诚可舍我贱身。何为捐弃儿女。先教儿女往抱父颈啼哭唤呼。舍我等为欲何去。心意恋著者便不得还。唯有大智师子一人即安隐还归。是故说诸有不信佛如此众生类当就于厄道如商遇罗刹。

诸有信佛者如此众生类安隐还得归皆由马王度唯有师子一人安隐得归余者由恋慕心皆堕厄难也。时罗刹妇抱其男女。往逐师子商客在在处处。告诸村落师子身者是我夫主。共生男女舍我逃走不知所趣。诸人闻已问师子曰。观卿妇女体性容貌人中英妙。儿女可愍何为舍之。师子报曰。此亦非人是罗刹鬼耳。住海渚中杀啖商贾不可称数。吾伴数百闭在铁城。唯我一人幸得免济。今此鬼女复遂我后。规欲害我恐不免济。说此语已转

复前行还至本国鬼亦逐后到其国土鬼往白王我与师子共为夫妇。生此男女后望得力。非图今日永已见舍。师子意不用我身当录取男女。我故年少岂更不能适趣耶。王召师子问其情实。卿妇幼少颜貌端正。男子殊异有君子相。何为舍之不肯纳受。师子白王。此非人形乃是啖人罗刹鬼。化作男女追遂我后。望人意倾欲取我杀。前将五百贾客入海采宝。尽为罗刹所啖食。唯我一人得免济耳。今复见逐将知如何。王告师子设卿不用可持与我。师子报曰。此实非人是罗刹鬼。备有愆咎后莫见怨。师子复语左右诸臣。斯鬼至此间必有伤害王。今不信欲内深宫。如是不久王及内宫尽当灰灭。王复嗔恚语师子曰。女中恣容如天玉女。何缘复称为罗刹鬼耶。速出在外吾自观察之。王将鬼女入内宫中。牢固门合已入一宿。明日食时宫门不开。诸臣共议王新纳妻。意相贪乐故门不开耳。师子说曰。不如来议。王及夫人并诸婇女。必为罗刹所食啖尽故门不开耳。即施高梯踰墙入内。见死人骸骨满数间舍。复见坑孔新出土壤。诸臣问师子曰。王今已死内宫丧亡。骨成于积不可识别。云何葬送王身。师子报曰尽聚诸骨一处焚烧。但言葬王余者不在其例。葬送已讫诸臣责师子曰。正坐汝身将罗刹鬼。杀王丧国宫殿灭亡。卿今意欲云何。师子答曰。吾先有言契。此非人身是罗刹鬼。备有愆咎后莫见怨。卿等何为复见责数。诸臣人民前白师子。王今已死更无胤嗣。唯愿师子当登王位。统理人民永得康宁。使我诸臣尊奉有处。师子告曰。若欲举我为王者当随我教。设不从我教尽为罗刹所啖。诸人异形同响咸皆称善即随王教。王告诸臣彼罗刹子女。睡眠有时当共集兵乘船入海攻击。即往攻击杀罗刹男女。大小不可称数无有遗在。复往破坏铁城出其中人。因彼住止人民。炽盛富乐自然。珍奇异物不可称量。因名彼城号曰师子迸落。诸罗刹鬼不在例者。移在山西。铁围东垂土俗常法。若一人不事佛者。当送山西付鬼啖之。自尔已来佛法炽盛得道无数。是故说诸有信佛者如此众生类安隐还得归皆由马王度。又彼国常仪国王生子。若十若百若至无数。尽出作道诵习佛经。三藏备举还复罢道登陟王位。梵语不通经籍不举。则不得陟王位也。住在外渚故。称师子渚国。

如来无等伦 思惟二观行

善观二闲静 除冥超神仙

如来无等伦者。如来处世神德无量。行过虚空所化无限。普引众生导示慧明。四等育养见者得度。是故说如来无等伦思惟二观行善观二闲静除冥超神仙也。

善获获自在 爱尽无所积

解脱心无漏 恩惠天世人

善获获自在者。众生处在荼炭。流转五趣回波七使。欲趣于道不知何路得至。是故如来不舍弘誓之心。拔济苦难普处众生类指示自在堂。是故说善获获自在也。爱尽无所积者。得四无畏永尽于爱。是故说爱尽无所积也。解脱心无漏者。心永得解脱无所挂碍。复获无漏永除诸垢。是故说解脱心无漏也。恩惠天世人者。一切众生皆来归仰。是以圣人应时适化救济无乏。是故说恩惠天世人也。

犹人立山顶 遍见人村落

审观法如是 如登楼观园

人忧除无忧 令知生死趣

犹人立山顶遍见人村落者。如有目之士遍见村落。行者坐者出入行来。啼哭歌舞喜笑皆悉观之如来世尊亦复如是。立智慧山顶。观五趣众生。黠者愚者有至无至。皆能分别而往化之。是故说犹人立山顶遍见人村落也。审观法如是如登楼观园者。如来天眼一切遍见乘高楼观一一分别难度易度可与言者与。言不可与言者而自默然。随其前人所念成道。是故说审观法如是如登楼观园也。人忧除无忧令知生死趣者。如来观察有忧无忧有少智多智。皆悉分别。教示众生令知生死之趣。是故说人忧除无忧令知生死趣也。

闻品第二十二

善闻好行 善好闲静 所行不左

安如沙门

善闻好行者。多闻学士为人所誉善哉善哉。人之有闻所行必善。是故说善闻好行也。善好闲静者。求出欲界色界无色界。不乐愦乱无所系缚志趣闲静。是故说善好闲静。所行不左者。身口意所行常顺正理终不左也。最胜最妙无有出者。是故说所行不左也安如沙门者。顺沙门行不逆沙门行。如彼所行所修。是故说安如沙门也。

愚者不觉知 好行不死法

善解知法者 病如芭蕉树

愚者不觉知好行不死法者。愚者所习恒习弊行。不别善法恶法。若好若丑尽不觉知。不计无常变易之法营一身之资谓千年不尽保物久常无有耗减。是故说愚者不觉知好行不死法也。善解知法者病如芭蕉树者。虽善解于法经耳便过。如芭蕉树遇风则叶落。病者顿极加以毒汤。是故说善解知法者病如芭蕉树也。

犹如盖屋密 闇冥无所睹

虽有众妙色 有目不见明

犹如盖屋密闇冥无所睹者。犹如造屋舍闭塞窗牖。内外致密冥然不见明。是故说犹如盖屋密闇冥无所睹也。虽有众妙色有目不见明者。彼屋舍里虽有众妙色罗列姝好。有目者入中永不见色。是故说虽有众妙色有目不见明也。

彼如有一人 智达广博学

不闻则不知 善法及恶法

彼如有一人智达广博学者。世傥有人优婆塞优婆夷刹利长者居士及诸庶人。心慧意朗先不闻者则知善恶之法。极智慧人。先不闻法者则无所别知。是故说不闻则不知善法及恶法也。

犹如人执烛 悉见诸色相

闻已尽能知 善恶之所趣

犹如人执烛悉见诸色相者。犹如智达之人手执明灯尽能分别好恶诸色。是故说犹如人执烛悉见诸色相也。闻已尽能如善恶之所趣者。彼知学人闻法即知善恶诸法。近法远法有记无记尽能了知。是故说闻已尽能知善恶之所趣。

虽称为多闻 禁戒不具足

为法律所弹 所闻便有阙

虽称为多闻禁戒不具足者。多闻博智善分别法。于禁戒不大殷勤触有所犯戒律不具。是故说虽称为多闻禁戒不具足也为法律所弹于闻便有阙者。戒律之人以法弹举。斯人犯律不行正法为人所讥行惭愧事。是故说为法律所弹于闻便有阙也。

行人虽少闻 禁戒尽具足

为法律所称 于闻便有阙

行人虽少闻禁戒尽具足者持戒完具无有缺失不广习学。是故说行人虽少闻禁戒尽具足也。为法律所称于闻便有阙者。彼持戒人为人所称。某甲某村有持戒人可敬可贵。昼夜精勤行道不废。不广博学达古知今于闻便有阙。是故说为法律所称于闻便有阙也。

虽少多有闻 持戒不完具

二俱被诃责 所愿者便失

虽少多有闻持戒不完具者。既自少闻戒律不具。为众多人民所见嗤笑。人修人本必全一行。云何斯人尽拔善本。或有兴念怜愍彼人。身后长夜受恼无量。是故说虽少多有闻持戒不全具二俱被诃责所愿者便失也。

智博为多闻 持戒悉完具

二俱得称誉 所愿者尽获

多闻戒具足不犯于众恶。便为天世人龙鬼神阿须伦真陀罗摩休勒等。悉见恭敬承事尊奉。是故说智博为多闻持戒悉完具二俱得称誉所愿者尽获也。

多闻能奉法 智慧常定意

如彼阎浮金 孰能说有瑕

多闻能奉法者。思惟正法无所缺漏。分别一句义演出无量。复能略说还至一句。是故说多闻能奉法也。智慧常定意者。分别慧明欲尽有漏至无为处。亦无造作成就贤圣无漏智。心常禅寂而无乱想。是故说智慧常定意也。如彼阎浮金者。余弊恶金多有瑕者。此阎浮金内外无瑕亦无尘垢。是故说如阎浮金也。孰能说有瑕者。犹如戒行清净人。内外清彻行无玷缺无所违失。无有能讥彼行人者。是故说孰能说有瑕也。

诸有称己色 有叹说名德

斯皆谓贪欲 然自不觉知

佛契经说。如来世尊先当成二业。一眼知色二耳知声。愚者错闻一者谓如来着色。二者谓如来贪声。如来声者如梵羯毗鸟。佛言不尔。吾所说异义不如此。智者分别解如来义。如来积行于阿僧祇劫。先净眼耳声。然后方修余行。是故说诸有称己色有叹说名德斯皆谓贪欲然自不觉知也。

内无自知 外无所见 内不见果

便随声往

昔王波斯匿集四种兵。夜非人时出城游行。时有一比丘名罗婆那拔提。寂然闲静呗声清彻。令四种兵莫不闻者。时波斯匿王于彼众中便生此念。若我明日见此呗比丘者。当赐三百千两金。王复渐近内自思惟。声音如似近然复不见。转复前进见其人。身在一函里。便赐三贝珠。是故说。

内既知之 外无所见 内见果实

便随声往 内既不知 外有所见

二果俱成

便随声往 内有所知 外有所见

彼有朗智 不随声往

时波斯匿王前白佛言。向呗道人今为所在吾欲观之。佛告王曰。欲见者勿兴懈慢。佛即遣信唤比丘来。王寻见之生变悔心。悔夜所许极为奢侈。寻与三枚贝珠意犹欲悔。王白佛言。今此比丘本行何德得此妙声。复作何行受此小形。唯愿世尊敷演其义。尔时世尊即以宿命智。观察当来过去现在。便告王曰。往昔久远世时人寿二十千岁。人民之类共相敬待谦逊承事。时世有佛名曰迦葉。在世游化教诫周讫便取灭度。是时国王臣民兴恋慕心。即起偷婆高而且广。其人尔时亦在其侧称言。造此偷婆河为高广。即夜以一铃悬于佛图竿寻发誓愿。若我后生在在处处。声响清彻上彻梵天。遭遇彼圣得尽诸漏。于弟子中声响清彻。缘昔吐言嫌寺广大。由此果报受身极小。复以鸣铃悬寺上。蒙此果报得致妙声。内既知之者。自观己身内无所有。若好悉能分别。内自知者知内六根。是故说内自知之也。外有所见者。便观外身一一分别。若见剥割斫刺亦无所觉解知虚诈。又言。外有所见者。外见六入。是故说外有所见也。彼有朗智者。分别内外身一一思惟。善察无滞解知所有。以智观之悉无所有。是故说彼有朗智也。不随声往者。人之声响乱人善念之原首。彼入定者外声不入内乱不出。解知彼声犹如空等。是故说不随声往也。了知四偈义各如是。

耳识多所闻 眼识多所见

闻见不牢固 事由义析理

耳识多所闻者。或闻佛经。或外道异学歌咏诗诵。好者便受恶者舍离。是故说耳识多所闻也。眼识多所见者。眼识亦多所见。若好若丑善色恶色。是故说眼识多所见也。闻见不牢固事由义折理者。若见闻念知尽能了别。见当说见闻当说闻。是故说闻见不牢固事由义折理也。

智牢善说快 闻知定意快

彼不用知定 速行放逸者

智牢善说快者。彼善思惟。言不错乱承受不忘失则应行此行。是故说智牢善说快也。闻知定意快者。皆由闻故然后得定。已得定意所适无碍。是故说闻知定意快也。彼不用知定速行放逸者。放逸之人转能行恶不顾后缘。不念后世犹如以谷子投火。欲望苗干者事终不然。犹如小块塞江。欲以止流者终不可得。放逸之人意行暴虐。欲求毫厘善者吾亦不见。是故说彼不用知定速行放逸者也。

贤圣乐于法 所行应于口

以忍思惟定 闻意则牢固

贤圣乐于法者。乐应贤圣法。未始去离终已玩习意无厌足。皆是诸佛贤圣之所演说。是故说贤圣乐于法也。所行应于口者。行如禁法无所违失。是故说所行应于口也。以忍思惟定者。受人教诫一心奉行。不兴憎嫉彼此之心。闻其善言甘心禀受。昼夜诵习不离定意。是故说以忍思惟定也。闻意则牢固者。佛所说法从初至竟。上中下义终日讽诵初不忘失。是故说闻意则牢固也。

我品第二十三

当学善言 沙门坐起 一坐所乐

求欲息心

当学善言者。昼夜诵习善言好语。采取众妙度世之要。是故说当学善言也。沙门坐起者。比丘常当作是念。分别上下不侵他坐。斯是食坐斯是行道坐。吾当坐此舍此。是故说沙门坐起也。一坐所乐者。专其一心求于定意。分别诸情摄取诸根。一坐心乱者非为一坐。意不外驰。便能超越度魔境界。是故说曰一坐所乐也。求欲息心者。藏匿心识不摄心者多诸思想。若更受形趣三恶道。地狱畜生饿鬼中。不遇三宝诸佛世尊。不值清净诸梵行人。不知惭耻。当从一生至百千生。求欲息心则无生死。是故说曰求欲息心也。

一坐一卧 独步无伴 当自降伏

只乐山林

一坐一卧者。降伏内外生死炽然。虽复一坐一卧。心意不定非为坐卧也。复当思惟三有之难。恒当系意使不分散。是故说曰一坐一卧也。独步无伴者。在众若野心恒一定。若行若坐心不驰骋。如彼行人随时乞食。内自思惟食所从来。受施之人求报其恩自知止足。复当念佛身相功德。持意忍辱亦不分散。有如是心者便可入村求度众生。不兴乱想。如彼山林而不有异。是故说曰独步无伴也。当自降伏者。恒自息意令不驰散。常能挍计内外诸物以能降伏。便为诸天世人承事供养。八部鬼神随时拥护为佛世尊所见叹誉是故说曰当自降伏也。只乐山林者。持心专意恒乐空闲。虽入大众意如空无。天雷地动心不错乱。然后乃应如来圣典。是故说曰只乐山林也。

千千为敌 一夫胜之 莫若自伏

为战中胜

千千为敌一夫胜者。或有众生。一人胜千不自降者则非为胜。便为堕落不至究竟。能自摄意内外降伏。乃得越次至无为境。胜诸怨仇无所畏忌。乃谓为胜。能灭三界结使

。根本永尽无余名为健夫。三界结本已灭无余更不造新。或有众生一人胜千。或胜万人非为健夫。何以故犹在生死不远八难。是故说曰。千千为敌一夫胜之莫若自伏为战中胜也。

自胜为上 如彼众生 自降之士

众行具足

自胜为上者。夫人在世。能自降伏精神不错。复为天龙鬼神揵沓和阿须伦迦留罗旃陀罗所见供养。天魔波旬虽统六天。亦不能得其便。是故说曰自胜为上也。如彼众生者。如彼修行人既自慕学。复能使人执行。此心内不兴垢外尘不入。乃应净清无为。处是故说曰如彼众生也。自降之士众行具足者。人有十名号亦不同。或言众生。我人寿命有形之类。皆名众生。如斯之辈能自降伏不生外想。实谛第一义无形不可见。欲求无为道者。念自降伏不生十八本持不漏诸界。斯亦复名自降之士。诸根具足功德备具。随时行道不失时节。是故说曰自降之士众行具足也。

非天犍沓和 非魔及梵天

弃胜最为上 如智慧比丘

非天犍沓和非魔及梵天者。或有世人祭祠诸天欲求恩福。或事犍沓和修其净行。或事魔天望得豪尊。或事梵天谓天为道。外道异学心想梵天。众生根本皆由梵天而生。以是之故事于梵天。如来说曰此非真道自既迷惑。复使他人内于邪迳。亦非坚固不可恃怙。所谓真正道者智慧比丘是也。执心清净不漏诸结。为人说法无彼此心。意如虚空不可沮坏。利根速疾亦不滞碍。意之所念无往不克。是故说曰非天犍沓和非魔及梵天弃胜最为上如智慧比丘也。

先自正己 然后正人 夫自正者

乃谓为上

先自正己然后正人者。夫人修习自守为上。昼则教诫夜则经行。孜孜汲汲终日匪懈。然后训诲众生安处大道。如佛契经所说。佛告均头。如人己自没在深泥。复欲权宜拔挽彼溺者。此事不然。犹人无戒欲得教诫前人者。亦无此事。广说如契经。如器完具所盛不漏。人神淡泊堪受深法。亦能教化一切众生。其闻法者莫不信乐。是故说曰。先自正己然后正人。夫自正者乃谓为上也。

先自正己 然后正人 夫自正者

不侵智者

夫人习行不唐其功毕竟其学。不辞劳苦以己所信平等无二。勤加精进日有新业。附近明智不亲弊友。夫人有智。皆由明哲成人之慧。非师不克。是故说曰不侵智者也。

当自克修 随其教训 己不被训

焉能训彼

当自克修随其教训者。如人习行备具诸行。戒闻施慧以自庄严。念定三昧尽诸有漏。然后乃得训诲一切。其闻法者自归笃信不怀狐疑。是故说曰当自克修随其教训也。己不被训焉能训彼者。如人修学素无善师。无有将导便致踬碍。遇善师者能自修责。必获所愿无事不克。犹如善御。马将随马良善。善者育养。恶者加捶。然后乃知善恶有别。方之贤愚亦复不异。善者生天恶者入狱。方当经历毕诸罪苦。其间艰难何能具宣。如人出行必求良祐。意欲所至无愿不获。是故说曰当自克修随其教训己不被训焉能训彼也。

念自克修 使彼信解 我已意专

智者所习

念自克修者。恒当专精使意不乱。灭十迹行应身口意。使无数众生莫不渴仰。迟闻所说欲修奉行。是故说曰念自克修也。使彼信解者。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闻正言教心意信乐终不违逆。是故说曰使彼信解也。我已意专智者所习者。如人习术意专乃克。若失良师便自坠落不能自拔。出入进止为天世人所见爱敬。若至他方异域刹土。见者心欢终不中退。是故说曰我已意专智者所习也。

为己或为彼 多有不成就

其有觉此者 正己乃训彼

为己或为彼多有不成就者。人之习行以己所修邪见之业。复以己智授彼使学此。则坠堕不至无为。如复有人己身专正习正受行。以己所见教训前人。受者信解不唐其功。是故说曰为己或为彼多有不成就也。其有觉此者。明人所习当究本行如佛所说。不能自利焉能利人。习行之人当念观察思惟非常苦空非身。悉解非有彼无我空。岂有身也。是以圣人示人轨则。导以微教布见切禁。是故说曰其有觉此者正己乃训彼也。

身全得存道 尔时岂容彼

已以被降伏 智者演其义

身全得存道者。由彼习行之人专精克己。为尊为贵为无有成。进止行来不逢凶虐。恒为诸天世人天龙鬼神揵沓和阿须伦旃陀罗摩休勒。所见供养卫护其身便不遭患。是故说曰身全得道存尔时岂容彼也。已以被降伏智者演其义者。如人慕修深奥之法。得第一

义越过三界。便得成就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贤圣八品道。是谓如来甘露法门。所愿者得四事供养。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是故说曰已以被降伏智者演其义者也。取要言之偈成三句。其文一同。但益智者获其法一句也。法谓二义。一名字礼义体。第二者。所谓第一义四沙门果是也。智者得其戒此二句也。戒有二种。一名二百五十戒二名无漏身戒。智者被叹誉此三句也。此亦二义。一者俗所叹誉二者为内藏所叹誉。所谓俗者。言语辩才和颜悦色不伤人意。其闻法者欢喜承受乐闻其法。无漏身戒者。所行不左常遇贤圣。离八不闲处。其有见者心开意解。共相告令欢说其德。智者闻其名此四句也。或有学人俗闻其名道闻其名。智者获其乐。乐有二种俗乐道乐。在俗受其福德。为檀越施主所见念待受其供养。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道乐者。受禅定福根力觉意贤圣八道。智者获其慧。慧有二种。或有俗慧。或有道慧。所谓俗慧者。分别名字众不滞碍。所谓道慧者。得须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罗汉道。得诸根具足空无相愿。是故说曰智者获其慧也。智者获其心。心者众行之本。若心不正流驰万端。外着色声香味细滑法。若能降伏摄心不乱。便能成就无为道果。然彼行人服其心意思惟。曩昔为心所惑。劫数难量经历生死皆由于心。然我今日觉心所为。更不造新为心所使也。智者获其道。众生流转从劫至劫不可称记。如契经所说。众生入地狱者。多于大地尘土。如我今日越过三界。以天眼观众生之类。蜎飞蠕动共相伤害无有竟已。由如陶家脚蹴轮转成其坏器。或轮上坏者。或在地坏者。或入陶坏者。人亦如是。是故学人当念慕修。又复引经。吾以天眼观众生。生天者如爪上土。盖不足言。是故说曰智者获其道处天久游观。若有众生久生天者。胜后生天三事。何谓三事。一者天寿二者天色。三者福禄。是故说曰处天久游观也。处天久受福共相娱乐视东忘西。是故说曰处天久受福也。处在宗族中如日贯云。出为父母兄弟姊妹。中外所见爱敬。断诸一切缚。尽能断一切。诸结使永尽无余。缚着爱染悉皆除弃。是故说曰尽能断一切诸结使处忧。不已忧心解是非解知无常。恩爱别离世之常法。有乐必苦生当有死不生则无死岂可避。以是义推忧为是谁乐所从来。是故说曰处忧无忧心如死灰澹然。无为尽灭一切恶趣。所已恶趣者。地狱饿鬼畜生。边地夷狄之中。亦名恶趣。是故说曰灭一切恶趣也。脱一切苦恼脱八苦根。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恩爱别离苦所欲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阴苦。行者于中脱此众苦。泥洹为第一。无为无作无有众变。是故名为泥洹也。

出曜经卷第十五 广演品第二十四

虽诵千章 不义何益 宁解一句

闻可得道

虽诵千章不义何益者。夫人在世多诵广学不晓义理。亦复不了味义句义。犹如有人多负草木至百千担。正可劳苦无益时用。是故说曰虽诵千章不义何益也。宁解一句闻可得道者。如昔有士多贮财货饶诸谷食。意欲远游便以家谷粜之易宝积珍无量。后复以珍宝多易好银。意复嫌多便以好银转博紫磨金。意复嫌多时以好金转无价如意摩尼宝。所愿毕果终不差违。此亦如是虽多学问不解句义。解一义者所获必克。是故说曰宁解一句闻可得道也。

虽诵千章 法义具足 闻一法句

可从灭意

虽诵千章法义具足者。人多修学义味成就。然复不能思惟义趣。便自坠落不至究竟。是故说曰虽诵千章法义具足也。闻一法句可从灭意者。世多有人博学多闻。能思一句至百千义。义义相次不失其绪。以渐得至无为大道。是故说曰闻一法句可从灭意也。虽复寿百年毁戒意不定。不如一日中供养持戒人。虽复寿百年毁戒意不定者。夫犯戒之人不护三事。坐禅诵经佐助。如斯之类不可亲近。虽久在世积恶无量。死入地狱受无数苦。火车炉炭刀山剑树。畜生饿鬼亦复如是。是故说曰虽复寿百年毁戒意不定也。不如一日中供养持戒人者。持戒之人。修行定意一日功德无数无量。不可以譬喻为比。久处于世积德无量。若生于天自然受福。是故说曰不如一日中供养持戒人。

虽寿百年 无慧不定 不如一日

黠慧有定

虽寿百年无慧不定者。世多有人不知惭愧。与六畜不别。犹如骆驼骡驴象马猪犬之属。无有尊卑高下。人之无智其譬亦尔。愚闇缠裹莫知其明。是故说曰虽寿百年无慧不定也。不如一日黠慧有定者。黠慧之人深入法典。从一句义至百千义。思惟反覆不以为难。是故说曰不如一日黠慧有定也。

虽复寿百年 懈怠不精进

不如一日中 精进不怯弱

虽复寿百年懈怠不精进者。如世有人意恒懈怠所愿不成。既自坠落复使他人没在生死。自陷溺者失五分法身。不至无为大道之处。自迷于道转教他人没在生死。若受檀越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不能消化。从生至死堕于地狱饿鬼畜生。虽得为人边地佛后世智辩聪八难之处。所以然者。皆由前身不积德也。是故说曰虽复寿百年懈怠不精进也。不如一日中精进不怯弱者。或有世人勇猛精进解世非常。人身难得佛世难遇。生值中国亦复难遭。诸根完具亦复难得。于贤圣法中求作沙门。亦不可得闻真法言。复不可得有智

之人。能解此者当念精进求于道果。得至泥洹亦复不难也。已以办具便能成就无漏法身。是故说曰不如一日中精进不怯弱也。

虽复寿百岁 不知生灭事

不如一日中 晓了生灭事

虽复寿百岁不知生灭事者。人在世间无明自缠不能得解。计百年之中积罪无量。亦复不知生者灭者。虽得出家为道。在如来法中不了生灭。恒在凡夫之地不至无为也。斯非比丘沙门之业。远如来藏不近佛篋。是故说曰虽复寿百岁不知生灭事也。不如生一日晓了生灭事者。人之在世观达诸法一一虚无。生者不知所以生。灭者不知所以灭。一一别之能知根本。临死之日亦不畏惧无所怖难。所生之处神识不错。遭贤遇圣闻法得度。是故说曰不如一日中晓了生灭事也。

取要言之。观痛所从生。夫人处世不知痛灭所兴。虽为比丘。不达沙门之行。是故说曰观痛所从生也。当观有漏尽。人之习行不达有漏。便当留滞三界五趣。流转生死无有出期。智者习行观此有漏。知所从生知所从灭。生不知所以生。灭不知所以灭。渐渐得至无漏境界。复当观察不动行迹。若复有人不能观察不动行迹者。便自堕落坠乎生死。虽处沙门非沙门行。虽处婆罗门非婆罗门行。由四事因缘虽深奥法者。若复学人。观察了知不动行迹。意不倾动亦不移易。渐渐得至登无为岸。复当观察不死行迹。如人在世不知死生。死为神徙风去火次魂灵散矣。身体侹直无所复中。然此习道之人。荷服法衣剃除须发着三法衣。不能观察死之为死生。之为生。亦复不能修清净梵行。所谓不死行迹者。灭尽泥洹。是以得入中无为之处。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澹然快乐。是故说曰当观不死行。复当观察清净行迹。道之清净非秽浊。所学道能去垢。非习垢所学次当观察天形像。法不可睹见习上人迹。于一切诸法最上最尊无能及者。所谓灭尽泥洹是也。行人观察甘露行迹无饥渴想无烦热想。其不睹者永坠生死不达本。无获甘露者。福业具足以己施彼。无所吝惜也。

虽复寿百岁 山林祭祀火

不如须臾间 执行自修慕

虽复寿百岁山林祭祀火者。昔有梵志劳形苦体。在于旷野深山之中祭祀火神。随时瞻拜不违其文。选择净薪采取好葩。烧种种香以用供养望得恩福。时彼梵志退自念言。我在此山习学奇术。念事此火以经百年。今当自试知火恩福。若识恩养证验当见。设不尔者复祭祀为。时彼梵志意不远虑。即以两手前探炽火。寻烧手臂疼痛难言。梵志自念。吾祭祀火经尔许年。唐劳其功损而无益。将是我身招此患苦。尔时彼山有学道比丘相

去不远。知而问曰梵志当知。火者体热不别恩养尊卑高下。卿欲知者吾有圣师三界独尊。行则蹑虚无所挂碍。坐则扬光照彻十方。宁可与卿往彼亲觐。备得闻其深奥之法。从此岸得至彼岸。梵志闻已心开意解。便与道人往至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世尊观彼梵志应得度脱。在大众中而说斯偈。

虽复寿百岁 山林祭祀火

不如须臾间 执行自修慕

尔时梵志。豁然心解诸尘垢尽得法眼净。佛告梵志。卿前在山百年事火祭祀诸神。唐劳其功不至究竟。汝今乃知真道之处。不如须臾间执行自修慕。世人执愚至死不克。百年事火不自觉寤。抱愚投冥不能自改。若能自觉知之非真。恒常思惟。知病所兴为所从来为所从去。悉了非真实法。若复受他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便能消化不令有失。承事供养名华捣香杂香缯彩幢旛。如是之福不可称计。百岁事火。不如须臾弹指之顷一行慈心。其福最尊为无有上。难称难量不可以譬喻为比。犹如芥子仰比须弥。牛迹之水与海挹量。爪上末尘自称胜地。萤火之虫与日竞明。慈心之德其事如此。况复百年修德具足乎。乘此之福经百千劫。未曾坠堕在凡夫地。众人仰望莫不敬奉。皆由前世积行所致。是故说曰不如须臾一行慈心也。

从月至其月 愚者用抟食

彼不信于佛 十六不获一

从月至其月愚者用抟食者。或有生类贪着饭食以养其形。不虑后世殃祸之灾。四大之体其性不同。神处其中识别是非。智者识真愚者倒见。不知今世后世。善恶之行展转三涂八难无有出期。是故说曰从月至其月愚者用抟食也。彼不信于佛十六不获一者。若有众生一日半日。一时半时弹指之顷。笃信于佛意不移易。其福难量不可称计不可以譬喻为比。福至冥报无形无像。忽然自至功祚无穷。是故说曰彼不信于佛十六不获一也。取要言之。彼不信于法十六不获一。亿千万劫时闻法声。所谓法者灭尽泥洹是也。如契经所说。告诸比丘今当与汝说三第一之尊。一者佛为第一之尊。二者法为第一之尊。三者僧为第一之尊。彼云何佛为第一之尊。诸有众生之类。无足有足一足二足四足至众多足。

有色无色有想无想。乃至非想非无想。如来于中为尊为最为无有上。是以比丘其有众生笃信佛者。为信第一之尊。以信第一之尊。便受第一之福。以受第一之福。便生人天第一豪尊。是谓名曰佛为第一之尊。彼云何法为第一之尊。所谓法者。有为法无为法。灭尽无欲无生灭法泥洹法者。为尊为最为无有上。其敬法者。为敬第一之尊。以敬第

一之尊。便获第一之福。以获第一之福。便生天上第一豪尊。是谓名曰法为第一之尊。彼云何僧为第一之尊。诸有大众大聚大会翼从之徒。如来圣众为尊为最为无有上。是以比丘其有众生笃信僧者。第一之尊。以信第一之尊。便受第一之福。以受第一之福。便生天人第一豪尊。是谓名曰僧为第一之尊。不以慈心者十六不获一。众生之类昼夜含毒嗔恚所缠共相茹食。

由怀忿怒向乎二亲。岂当有慈加被众生乎。此事不然也。是故说曰。不以慈心者十六不获一也。不愍众生者十六不获一。由如境界方域。其中众生名号姓字不可称计。若有入慈定之士。于中教化周穷济乏。不择好丑亦不兴想。斯可施与。斯不可与。平等无二一而不异乃谓真施。是故说曰。不以慈心者十六不获一也。或有国土称。其众生名曰蠕动之类。于中勇猛不辞勤劳。适彼国界供给所须不令阙减。是谓施心。蠕动之类不以神祇故。十六不获一。不以正法故。众生自坠堕外道异学尼犍子等。自称为尊。以铁鍱腹跨行世间。自相谓曰。此诸释种沙门道士世之狂夫。露头左衽自称为尊。我等观察。正是不祥之应世人狂惑。何为尊事。若有众生施此人者。后得秽恶不净之报。梦想见之寤则遇恶。

况当行道与共相见。是故世尊告诸比丘。能于正法信心不断。遭遇百千艰苦众难心不变易。一意信向不习倒见。尔乃名曰如来正法。其不信者于十六分未获其一。其有信心向正法者。其福无量不可称计。百倍千倍万倍巨亿万倍。不可以譬喻为比。何以名曰十六分不获一也。所以论十六者。谓十六者。谓十六大国也。此阎浮境仁义所居。无有出此十六大国。博古揽今敷演深奥。随时决断永除狐疑使无犹豫。十六国名其号一为鸯伽。二者默偈陀薄沙王。三者迦诗。四者拘萨罗波斯王。五者素摩。六者须罗吒。七者恶生王拔蹉。八者拔罗忧填王。九者遏波。十者阿婆檀提忧陀罗延王。十一者鸠留。十二者般遮罗阿拘岚王。十三者椽难。十四者耶般那。十五者剑桴(本阙十六)。此十六大国包识万机。

众事不惑众辩捷疾。学不烦重畅达妙义。寻究本末演布无量寻之难穷。斯出十六大国之中夫修行人不能施。心仰慕妙义者。但当游行历十六国。威仪礼节自然修成。不加于师无有摸则也。

若人祷神祀 经岁望其福

彼于四分中 亦未获其一

若人祷神祀经岁望其福者。想外道异学颠倒邪见执愚不寤。祭祀神祠乃经一岁。其中费耗生民之货亦不可计。以若干种甘馔饮食焚烧于火。谓为获福反更遇祸。斯由执愚

不自改更。至令死后入于闇冥。不睹大光智慧之明。是故说曰于四分中亦不获其一也。是故圣人训之以渐道之以路。获诱愚惑至安隐处。须臾行善胜彼一年也。

亲品第二十五

无信怀憎嫉 斗乱彼此人

智者所屏弃 愚习以为乐

无信怀憎嫉斗乱彼此人者。夫人在世信心不固。亦复不信佛法圣众真如四谛苦习尽道。积财至天犹不可恃怙。舍寿之日财不自随。皆由今身不惠施故不造功德毕故不造新。犹如有鸟素贪肉食。山树有叶其像肉色。昼夜伺捕延颈仰望。在树像肉堕即为叶。迷惑所缠不自觉寤。如是不息丧命于彼。所以然者。皆由贪心不自改更故。此间闻语传至于彼。设从彼闻复传于此。斗乱彼此使不成就。意中兴嫉转生尘垢。是故说曰。无信怀憎嫉斗乱彼此人也。智者所屏弃者。智人知礼节避嫌远疑。不处惑乱之中。弹指之顷不与从事。况当至竟与共游乎。所谓智者明古知今。博通众事防虑未然。所行不左心口相应言无有失。分别深义意不倒错。从一句义演布无数愚者所惑。是故说曰。智者所屏弃也。愚习以为乐者。设复有人善心劝谏诱进童蒙。训之以道使见道门。不从其教反更疑惑。以地狱为堂室。不虑后世殃祸之根。教行恶业不从善教。转复堕落地狱饿鬼畜生之中。是故说。曰愚习以为乐。

有信无憎嫉 精进信多闻

智者所敬待 贤圣以为乐

有信无憎嫉者。如复有人笃信佛法圣众。至意信解苦习尽道。不怀谀谄心意柔软。承事敬待诸梵行人。昼则勤受夜则经行。孜孜汲汲不失威仪。和颜悦色先笑后言不伤人意。是故说曰。有信无憎嫉也。精进信多闻者。人之修行精进为上。况复广学采取多闻戒闻施慧广布一切。安处无为宁处道场。以己所见演示前人。是故说曰。精进信多闻也。智者所敬待者。常当亲近承受。不及戒身不具足者令使具足定身慧身见身见解脱身。不具足者令使具足。是故说曰。智者所敬待。贤圣以为乐者。夫人修行追贤逐圣不辞寒苦。正使遭遇七千亿难能舍身命。虽遭斯苦不分其意。是故说曰。贤圣以为乐。

不亲恶知识 不与非法会

亲近善知识 恒与正法会

不亲恶知识者。彼修行人遭恶知识者日增恶行。堕入地狱饿鬼畜生。正使行清意洁随恶染其素。由若有人爱犬猪羊心不远离。猪犬随逐亦不相离。猪犬所乐粪除为上。厕

溷为浴池共相染污。亲恶知识者亦复如是。共相追逐终以无善。是故说曰。不亲恶知识也。不与非法会者。非法人者五无救罪。无戒无信无闻无慧无施。如此之人不可亲近。其有追逐以为伴者。堕入恶趣不至善处。是故说曰不与非法会也。亲近善知识者。学有日新出言柔和心意相应。设有之造不伤人意。先笑后言文句相应。是故说曰。亲近善知识。恒与正法会者。所谓正法会佛辟支佛声闻是也。更无众生出于佛者。除佛以更无众生出于辟支佛者。除佛辟支佛更无众生出于声闻者。其有信心向此三者得至究竟。不坠三涂厄难之处。是故说曰。恒与正法会也。

行路念防虑 持戒多闻人

思虑无量境 闻彼善言教

各各知差别

行路念防虑者。群徒在途出言防虑。旷野之中多诸鬼神。若论恶语神即得便。论说善者鬼神营护。所至到处不遇恶人。亦复不逢劫盗人者。是故说曰。行路念防虑。持戒多闻人。受佛言教不去心首。如佛所说。告诸比丘当修三昧正受定意。若行若坐无令违失。便为诸天鬼神所见营护。所以然者。皆由承受正佛言教。是故说曰。持戒多闻人也。思虑无量境者。昼夜思虑坐禅诵经戒闻施慧。是故说曰。思虑无量境也。闻彼善言教各各知差别。如彼学人闻彼善教意不错乱。文句相应便成道果。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增益善根至无为道。是故说曰。闻彼善言教各各知差别。

近恶自陷溺 习善致名称

妙者恒自妙 此由身真正

近恶自陷溺者。如复有人亲近恶友。但有日损不至究竟。犹若半月日有闇冥无有大明。亲近恶友亦复如是。日损善根增益恶法。是故说曰。近恶自陷溺也。习善致名称者。胜人所习日有名称。犹如月欲盛满日有光明远照无外。修善之人亦复如是。善名广著名称远布。是故说曰。习善致名称也。妙者恒自妙。所行专正修无上道。犹如须陀洹家仰修斯陀含道。斯陀含家仰修阿那含道。阿那含家仰修阿罗汉道。阿罗汉家转自增益诸善功德。是故说曰。妙者恒自妙也。此由身真正者。当求巧便求诸功德璎珞其身。意中欲得名称广布者。欲得诸天世人敬待。当自谨慎不与尘劳怀来道故。是故说曰。此由身真正也。

善者终以善 斯由亲近善

智慧为最上 禁戒永寂灭

善者终以善斯由亲近善者。智人求于智以成其圣道。犹如紫磨真金内外清彻。造作器皿无不成就。智者亦尔。贤圣相习留教在世永世不朽。是故说曰。善者终以善斯由亲近善也。智慧为最上禁戒永寂灭者。夫人习行先当求上人之法。是故说曰。智慧为最上。禁戒永寂灭者也。

如鱼湍聚凑 人之贪着取

意着不觉臭 习恶亦如是

如鱼湍聚凑。人之贪着取者。犹如群鱼集聚一处秽污难近。人意贪着不顾臭秽。愚人执意谓为甘美。不知久久不便于身。臭气流溢布见于外。习恶之人亦复如是。与亲近者即成其恶。损减善根增益恶部。是故说曰如鱼湍聚凑人之贪着取意着不觉臭。习恶亦如是也。

木槛葵霍叶 众生往采取

叶薰香远布 习善亦如是

木槛霍葵叶众生往采取者。如有善察之人往采其香。虽不得根而获香叶香气芯芬。正使舍彼故处犹香。善知识从事者亦复如是。成人之德功德日积。是故说曰。木槛葵霍叶众生往采取叶薰香远布。习善亦如是也。

已自不习恶 亲近习恶者

为人所诬笑 恶名日增炽

已自不习恶亲近习恶者。世多有人不行恶事淫勃盗窃。性不饮酒不博弈戏乐。然彼众生或在酤酒家坐。或入淫种村中。或在博弈家坐。为主人所见。谓为斯人习此非法兴犹豫想。此人先自贞洁清净。今日何为习此非法。恶声遂显流闻四远。百千众生共相告语。诽谤之名从是日滋。是故说曰。已自不习恶亲近习恶者为人所诬笑。恶名日增炽也。

观习而习之 知近而亲近

毒箭在其束 净者被其污

勇夫能除污 去恶不为伴

观习而习之知近而亲近者。世多有人未在道捡。意不坚固与恶从事。不被教训见物而习。见恶习恶见善习善。以己所见示见于人。身自不正焉能正人。犹如毒箭污染余者。己身行恶教人习之。智者观察此已终不行其恶。是故说曰。观习而习之知近而亲近。毒箭在其束净者被其污。勇夫能除污去恶不为伴也。

是故知果报 智人悉分别

非亲慎莫习 习当近于贤

比丘行于道 忍苦尽诸漏

是故知果报智人悉分别者。众生造行果报不同。或譬轻而药妙。或罪重而易疗。唯有觉者能消灭耳。智人所习自审明矣。设有愆咎即能诲过。犹马蹶踬加之杖策然后调伏。智人习行亦复如是。寻隙所生自悔不及。是故说曰。圣人知果报智者悉分别也。非亲慎莫习习当近于贤者。所谓非亲所行非义。口吐言教终无善响。布毒于人以为快乐。其有众生玩习此者。便为长夜流转生死受恼无量。神识倒错心意烦热。所谓贤者包识众事万机不惑。为人师范辩才无碍。以己明慧演示众生。其闻音者斯蒙度脱。是故说曰。非亲慎莫习习当近于贤也。比丘行于道忍苦尽诸漏者。行人执意众业备具。贤圣八品如来圣道诸佛世尊常所修行。复以贤圣苦忍之法。尽诸有漏成乎无漏。是故说曰。比丘行道忍苦尽诸漏也。

愚者尽形寿 承事明智人

亦不知真法 如瓢斟酌食

愚者处世虽受百年与智者同俱然意矇矇不别真法。是以圣人以瓢为喻。终日酌物不知碱酢。喻彼愚者虽遇贤圣意迷心惑不达正教。寄生于世无益于时。是故说曰。愚者尽形寿承事明智人亦不知真法。如瓢斟酌食。

智者斯须间 承事贤圣人

一一知真法 如舌知众味

智人所学意志捷疾。闻一知万豫达未然。随时之行亦不错谬。悉能分别亦无滞碍。犹舌尝味甜酢咸淡悉能知之。学人所习究畅本末别白黑法。知病所兴知病所灭。斯非颠倒斯是颠倒。皆能别了投之圣药。是故说曰。智者斯须间承事贤圣人一一知真法如舌知众味也。略说其事。彼不解慧愚人所习。唯有智者能究其事。彼无眼目。所谓愚者是也。眼目者贤圣眼目是也。唯有智者而有此耳。彼不知真法三耶三佛说。所谓不知真法者愚者是也。

智者寻一句 演出百种义

愚者诵千句 不解一句义

智者寻一句演出百种义者。智者执意明达道术。禅燕不乱练精神识。永无尘垢四辩具了。问一句之义达百千之章。是故说曰。智者寻一句。演出百千义也。愚者诵千句不

解一句义者。愚者意迷从冥至冥不睹大明。虽诵千章不解一义。是以智人常当远之不与从事。是故说曰。愚者诵千句不解一句义也。

一句义成就 智者所修学

愚者好远离 真佛之所说

昔有比丘往至佛所。前白佛言。唯然世尊大慈垂愍。开悟未及愿为说法应适人意。我闻法已心意开悟得蒙度脱。尔时世尊略说其义告比丘曰。非汝则舍。比丘白佛。我以知矣。佛告比丘。我义云何汝以知乎。比丘白佛。色非我有我以舍矣。佛言善哉如汝所说。是故说曰。一句义成就智者所修学也。愚者好远离真佛之所说。圣人处世教诫众生平等大道。愚者意迷神识难革。或见如来而掩目者。或闻说法而塞耳者。或见如来行迹轮相在地而蹋坏者。斯等之类罪垢深固难可改更。过去恒沙诸佛世尊。终讫说法于无余境。然众生类执愚积久。甘露滋降不睹不闻。舍形受形轮转生死无有出期。斯由愚惑无明所缠故也。

怨憎有智胜 不随亲友义

愚者训非道 渐趣地狱径

怨憎有智胜者。怨憎之人自知隙咎。本性明达防虑未然恒自思惟。设我今日行非法者。便自陷溺不毁彼人也。如有怨仇众多。思欲报怨力所不至。知当如何。不如行慈乃可得胜。是故说曰。怨憎有智胜也。不随亲友义者。亲友之人心意款到。意之所好教授前人与共同欢。恶则同恶好则同好。后受报对入地狱中。是故说曰。不随亲友义愚者训非道渐趣地狱径。

愚者自称愚 当知善黠慧

愚人自称智 是谓愚中甚

愚者自称愚。当知善黠慧者。愚自思惟悔本不及。我本所行实为非法。种诸罪根开地狱门。塞泥洹路昼夜恳责。我今处世众结自缠尘垢污染。舍身受身轮转生死不离三有。便自悔责追师逐侣。渐渐得至无为之处。是故说曰愚者自称愚当知善黠慧也。愚人自称智是谓愚中甚者。愚人生世恒自叹誉。我为尊贵余者不如不达。今世后世殃譬之罪。我所知见世之希有。自扬其名抑彼之德。不知生死之难。修凡夫行。是故说曰。愚人自称智。是谓愚中甚。

若复叹誉愚 毁呰智者身

毁智犹有胜 叹愚不为上

若复叹誉愚者。愚者所习见物叹誉。不别尊卑善恶之行。所可叹者反更毁訾。是故说曰。若复叹誉愚也。毁訾智者身者。虽被诽谤不以忧戚。自知果报缘对所至。是故说曰。毁訾智者身犹有胜也。叹愚不为上者。众生处世群愚党惑。闻彼称名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不知久后于身不便。是故说曰。叹愚不为上也。

莫见愚闻声 亦莫与愚居

与愚同居难 犹如怨同处

昔佛在罗阅只。将侍者一人。名曰阿难在路游行。尔时世尊遥见调达逐路前进。佛告阿难。我等可共就余路行。何为与此愚人相见。尔时阿难前白佛言。云何世尊如来。今日畏此调达乎。何为欲避就于余路。佛告阿难。我自忆念。本所造福自致无上等正觉。亦复不见魔若天外道异学沙门梵志。能使如来有恐怖者此事不然。吾昔在树王下众结未尽。弊魔波旬将十八亿众。人身兽头猿猴师子。虎兕毒蛇恶鬼形貌。担山吐火把持刀剑戈牟铠钾。扬声哮吼填塞虚空时来恐我。犹尚不能动我一毛。况今我身成等正觉三界独尊。岂当畏于愚调达耶。此事不然。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莫见愚闻声 亦莫与愚居

与愚同居难 犹如怨同处

当选择共居 如与亲亲会

夫人处世。当与黠慧之人共居。出则和颜入则同欢。共相敬待如父如兄如身无异。犹如亲亲心意款至。如此相敬皆至无为。是故说曰。当选择共居如与亲亲会也。

是故事多闻 并及持戒者

如是人中上 犹月在众星

是故事多闻并及持戒者。多闻众生解世非常明鉴三有。知今世后世之报。自知众德具足。恒亲近贤人戒成就者。定成就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就。说曰是故事多闻并及持戒者也。如是人中上犹月在众星中者。五分法身未具令使具足。在大众中独尊只步无有俦匹。犹如明月在众星中。光明远照无有及者。是故说曰。如是人中上犹月在众星。

出曜经卷第十六 泥洹品第二十六

如龟藏其六 比丘摄意想

无猗无害彼 灭度无言说

如龟藏其六比丘摄意想者。犹彼神龟畏丧身命。设见怨仇藏六甲里内自思惟。若我不藏六者。便为猎者所擒。或枭其首。或伤前左右足。或断后左右脚。或毁我尾。今不防虑定死无疑。比丘习行亦复如是。畏恶生死摄意乱想。恒自思惟。虽得为人寄生无几。今不自摄者。便为弊魔波旬。及欲尘魔自在天子。使得我便。是故说曰。如龟藏其六比丘摄意想也。无猗无害彼灭度无言说者。不得猗于众结缚着邪业颠倒。欲有所猗者唯依于圣谛。欲有所至安隐达彼。喻如久病羸瘦着床卧。大小便不能动摇。或老羸极不能起居。要须健夫扶持两腋。意欲所至安隐至彼。众生之类其譬亦尔。诸根闇钝于诸深义不大殷勤。设遇良友凭仰有处。渐渐得免生死之处。是以世尊演教后生。无猗生死起谋害心。无猗无所害乃成道迹。是故说曰。无猗无害彼也。灭度无言说者。犹如炽火光焰赫赫。焚烧山野树木枝叶无有遗余。火灭之后更无赫焰之兆。凡夫之士亦复如是。以贪炽火嗔恚炽火愚痴炽火。焚烧功德善根永尽无余。既自丧福复使他人不至究竟。若得罗汉诸尘垢尽。淫怒痴火永不复见。己身得道复能度人。是故说曰。灭度无言说也。

忍辱为第一 佛说泥洹最

不以怀烦热 害彼为沙门

释迦文佛昔为菩萨时。处在深山无人处。劳神苦体修行忍辱。内自系意众相不起。时有迦蓝浮王出行游戏。将诸宫人婇女五乐自娱。弹琴鼓瑟作倡伎乐恣意自由。闻乐疲厌即便睡眠。宫人婇女各各驰散采拾妙花。遥见菩萨在树下坐。颜貌端正如桃华色。其有睹者莫不喜踊。如日初出靡不普照。如月在空众星岳峙。诸婇女见奔趣向跪各一面立。是时菩萨徐开目视威仪庠序。渐渐导引与说妙法。欲不净行漏为大患。夫人贪欲染污形者。后堕鸟兽鸽雀之中。臭秽不净堕入恶趣。非是贤圣真人所学。诸妹当知。夫淫欲者。当受火车炉炭之报。如是菩萨无数方便说欲秽污。时迦蓝浮王。从睡而觉左右顾视。不见诸婇女众。即拔利剑。轻乘疾马驰奔求觅良久乃见。遥睹菩萨颜色纵容婇女围绕。王意自念此人端正世之希有。必与我婇女欲情交通。内兴恚怒憎疾之心。嗔恚赫炽不顾其理。直前问曰。卿为仙士在此习术。卿为得第一禅耶。对曰。不也大王。复重问。颇得第二第三第四禅空处识处不用处有想无想处耶。对曰。不也大王。王告之曰。卿今在此学于道术。于此诸德不获其一。何为在此丧其日月。菩萨报曰。吾所以捐弃家业在此学者。欲修忍辱之定。王复自念。此人在此学来积久。向瞻我色知我嗔盛。是以报我修行忍辱。吾今试之为审尔不。夫试忍之法。不可饮食肴馔作倡伎乐乃得知之。要用威怒切痛。伤肌之恼乃知现验。王语仙士。设卿行忍辱者速舒右手。吾欲试之。是时菩萨欢悦舒之。时王恚盛不顾后世。寻拔利剑斫右手断次斫左手。复斫右脚次斫左脚。截耳截鼻。王问仙士。汝今何所志求。仙士报曰。吾今行忍辱不舍斯须。正使王今取我身体

碎如芥子。终不退转失慈忍辱。夫人嗔恚污染之心。形毁之后漏血无量。我今得忍加被毁形。诸疮孔中悉出乳汁。以此为验故行忍辱。去彼不远复有仙士数百之众在彼学道。闻此菩萨为王所毁。皆来奔趣围绕问讯。不审仙士疼痛不至剧耶。对曰非也。诸贤诸仙复问曰。汝今形体分为七分。岂得复言无疼痛耶。菩萨报曰。心痛形不痛者。便堕地狱饿鬼畜生。形痛心不痛者。便成无上为最正觉。尔时诸仙士各各叹曰。善哉善哉。神仙忍之为妙无有过者。捷疾利根长养其福。必果其愿将至不久。是故说曰。忍辱为第一也。佛说泥洹最者。法中之微妙者莫过泥洹。夫泥洹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澹然无为无起灭想。法中之上无复过者。是故说曰。佛说泥洹最也。不以怀烦热者。所以舍家捐弃妻子。除去五欲舍世八业。不顾俗荣出家修道。何为于中恼热众生。是故说曰。不以怀烦热也。害他为沙门者。夫为沙门应第一义。随沙门法不越次序。无有憎嫉诈诳。于人护彼如视己。不从教令进学。是故说曰。害他为沙门也。

言当莫粗犷 所说应辩才

少闻共论难 反受彼屈伏

言当莫粗犷者。佛在世与大目揵连说法。卿今日目连。夫为说法当如法说。其间不容杂糅之义。说正法时心意端正不得左右顾视。岂当浮说不急之事。何以故尔。夫粗言者多诸瑕隙。后更受形一身百头。如彼迦比罗比丘不异。是故说曰。言当莫粗犷也。所说应辩才者。知天文地理星宿变异灾怪所出。六艺通达博练典籍。造作无端便为智者所见嫌疑。若唤责数倍增恚怒。如斯之徒不可亲近。是故说曰。所说应辩才也。少闻共论难反受彼屈伏者。人相是非此来久矣。我所说是汝所说非。互相高下遂生忿怒。犹如二人谤毁于佛。一人有受教不审。一人无信诸根闇钝。如斯二人受地狱饿鬼畜生根栽。若生为人。六情不具言语謇吃。是故说曰。少闻共论难反受彼屈伏也。

数自兴烦恼 犹彼器败坏

生死数流转 长没无出期

数自兴烦恼犹彼器败坏者。如人执愚至死不改。结使缚着颠倒乱想。邪见贸诫而自缠络。犹若破器漏出所盛无所复中。尘土垢坌而自污染。是故说曰。数自兴烦恼犹彼器败坏也。生死数流转长没无出期者。人不豫虑必受其殃。犹若陶轮轮转不停。久处生死求出难克无以为喻。是故说曰。生死数流转长没无出期也。

若不自烦恼 犹器完牢具

如是至泥洹 永无尘垢翳

若不自烦恼犹器完牢具者。若能自专不兴诸着去诸缚结。便当获致无漏慧根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贤圣八品道。犹如完器堪任受盛。众人见者莫不爱乐。是故说曰。若不自烦恼犹器完牢具也。如是至泥洹永无尘垢翳者。人无此瑕滓得至灭尽泥洹之处。永寂永息无所起灭。是故说曰。如是至泥洹永无尘垢翳也。

无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知亲第一友 泥洹第一乐

无病第一利者。世多有人宿少疹患。皆由前世报应之果。昔有二商客冒涉危崄。他国治生未经几日积财无数。一人缘至卒遇重患。所有财货疗患亦尽。穷困顿笃不蒙瘳除。一人无病不费财货。虽获大利犹怀怨诉。我今所得盖不足言。安隐归家无所损失。昼夜怨诉不获财利。亲族劝谏语商人曰。卿今无病安隐至家。何为嗥叫言不获利。有身全命宝中之上。是故说曰。无病第一利也。知足第一富者。如佛律藏所说。世有二人难可厌足。云何为二。一得财而费耗。二者得财而深藏。若使阎浮地内。天降七宝满此世界。与此二人者犹不知足。未断欲之人贪着财货。得而复求不知厌足。唯有履道之人。明知非常解释非真不顾其珍。解知幻化不得久停。犹若琢石见火电之过历目。如斯之变迁转不住。是故说曰。知足第一富也。知亲第一友者。人共知亲以款到为本。先信后义乃可同处。犹昔有一人情爱至深。但与朋友从事。不与兄弟言谈。官遣禁防来召此人。其人醉酒杀官来使。寻走奔向归趣朋友。以己情实具向彼说。我今危厄投足无地。唯见容受得免其困。朋友闻之皆共愕然。咄卿大事难可藏匿。直可时还勿复停此。设事显露罪我不少。卿有兄弟宗族昌炽。何为向我叛于骨肉。其人闻之寻还归家投归兄弟。五体归命以实自陈所作愆咎。宗族闻之皆共慰劳。勿为惧怖当设权计使免此难。五亲云集严驾行调。各各进路适他国界。更立屋宅共相敬待倍胜本国。财宝日炽仆从无数。是故说曰。知亲第一友也。泥洹第一乐者。泥洹之中终无患苦。尘劳众结永无复有休息灭尽。是故说曰。泥洹第一乐。

饥为第一患 行为第一苦

如实知此者 泥洹第一乐

饥为第一患者。昔萨沙王为儿。阿阇世闭在深牢。人信断绝粮饷不通。在彼饥困告诉无所。王欻思惟念佛在心忆本所说。寻于狱中而说斯偈。

最胜言教 流布无际 世共传习

实无有厌 如无等伦 所说善教

身苦所逼 何过饥患

患中之苦者莫过于饥。是故说曰。饥为第一患也。行为第一苦者。夫人处世志趣不同所习各别。饥寒勤苦切身之酷。若人受形当有处胎冥室之患。设复降形有折体之恼。诸情具足当有衰丧老病所困形受神从便当受彼善恶之报。斯由造行之所致也。是故说曰。行为第一苦也。如实知此者泥洹第一乐。人之修行求于永寂永离众患。安处无为无复众恼苦痛之患。是故说曰。如实知此者泥洹第一乐也。

趣善之法少 趣恶之法多

如实知此者 速求于泥洹

人在世间修善者少。虽复行善愿不从意。设当众行具足。是时诸天唯人为善处。人以天为福堂。犹如杂契经所说。佛告比丘。诸天自知五瑞应至皆共云集。语彼天子曰。汝从此没愿生善处。至彼至是快得善利。以得善利安处无为。尔时比丘前白佛言。云何世尊。诸天善处快得善利安处无为。此三句义何者是也。佛告比丘。道根具足。于正法中剃除须发着三法衣。不乐家属出家学道。是谓比丘诸天之善处。云何安处无为。佛告比丘。得四圣谛思惟分别。是谓比丘诸天安处无为。在世行道修善者少趣善之徒少也。趣恶之徒多者。所以然者。众生之类修恶者多。不识佛不识法不识比丘僧。亦复不分别善恶好之与丑。但种地狱饿鬼畜生之根栽。从冥入冥无复出期。犹盲执烛照彼不自明。是故说曰。趣恶之徒多也。如实知此者速求于泥洹者。人有利疾俱寤不同。或有闻而自寤。或有睹形而解者。是以圣人布教若干。应病适前投药不虚。其中利根之徒。观世万变难可同处。上求无为如救头然。所以者何。彼处虚寂闲静安乐。永合虚表澄神不动。是故说曰。如实知此者速求于泥洹也。

有因生善处 有缘生恶趣

有缘般泥洹 如斯皆有缘

有因生善处者。云何为缘。所谓缘者施戒闻慧思惟。清信士威仪。出家威仪。大道人威仪。舍善行迹。是谓因缘趣道之基。是故说曰。有因生善处也。有缘生恶趣者有何因缘。喻如有人内怀憎嫉施心不开。犯戒杀生不与取。如此十恶之行不能改更。遂致坠堕趣于三涂。是故说曰有缘生恶趣也。有缘般泥洹者。所说泥洹皆用贤圣真道。断诸结使前趣无为。离此圣品则不可获。犹如外道梵志自相谓言。世无因缘亦无本末。有者自然而有。无者自然而无。何以知其然。犹若旷野荆棘生其棘针岂有巧匠削利针乎。如鹿百兽群鸟树迻衣毛杂色形像不同。岂复有人彩画其体乎。论其品类受性不同。地性素耎石性素坚。岂复有人造坚耎耶。斯皆无因缘而自然生。如此之类执迷来久。共相教授至今不绝。是故世尊说曰。其事有缘不唐苦尔复何因缘。众生修行十善。众生所处其地平

正。尔时坑坎高岸荆棘逆草自然平整。其有众生修行恶者。是时普地尽生荆棘高岸绝坑。蚖蛇毒虫孚乳滋多。皆由先身积恶所致。是故说曰。如斯皆有缘也。

鹿归于野 鸟归虚空 义归分别

真人归灭

昔者世尊在摩竭界甘果园侧因帝石室。尔时世尊以天眼清净寂然无尘垢。见有众群鹿遇彼猎师。怀惊愕驰奔峭岨之中。尔时世尊复以天眼。见有群鸟避罗高翔驰趣虚空。如来天眼复见比丘言辩义趣柔和畅达。寻即其夜思惟十二因缘。反覆究悉逆顺本末。如来天眼亦复睹之。复见异比丘。通夜之中反覆思惟。入解脱禅定。夜将欲晓闇复欲尽。于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复是如来神眼所监。尔时世尊观此义因缘所起。欲使弟子演布其教。复使正法久住于世。使后群生睹其大明。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鹿归于野 鸟归虚空 义归分别

真人归灭

不以懈怠意 怯弱有所至

欲求至泥洹 焚烧诸缚着

不以懈怠意怯弱有所至者。如佛契经中阿鋡所说。佛告比丘。此法精进者所修非懈怠者。所修然性懈怠不能自进。焉能巧便得至泥洹。犹如有人素性怯弱素无两目。岂能设意露宿旷野。多诸盗寇路难得越。欲求度彼峭难处者。以有健夫勇猛之士。乃得自济。安身无为。怀愚性邪意信倒见。终不得越峭难之处。要有智慧之目贤圣之术。然后能到无为之场。是故说曰。不以懈怠意怯弱有所至欲求至泥洹焚烧诸缚着也。

比丘速抒船 以抒便当轻

永断贪欲情 然后至泥洹

昔有比丘欲渡江河。值有弊船朽故不治。是时船师报比丘曰。道士欲有所之。可以己功抒此储水。船轻身全何往不克。尔时比丘。尽其乳哺之力。抒其船水穷乃得越至彼水岸。收摄衣服整顿威仪。渐渐往至亲近世尊。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如来知彼应得济渡。是以顾眄熟视而已。非是辟支罗汉之所及也。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比丘速抒船 以抒便当轻

永断贪欲情 然后至泥洹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今乃虑目前之难。乃更反惧后世之忌。船者危崄世之常法。权渡群生不以为悗。形如真器纯盛不净何不遗弃。抒秽漏病断淫怒痴。乘贤圣船得至泥洹者也。

我有本以无 本有我今无

非无亦非有 如今不可获

我有本以无本有我今无者。外道异学所见不同各自为正。我本姓某字某虽有而无。虽无而有。无有而自生。是故说曰。我有本以无本有我今无也。非无亦非有者。非无者过去也。亦非有者当来也。如今不可获者现在也。执愚之士岂离沙门梵志。行此邪径不自改更。所以尔者。不解第一之义泥洹之道。信于邪见不信泥洹。是故说曰。我有本以无本有我今无非无亦非有如今不可获也。

难见谛不动 善观而分别

当察爱尽原 是谓名苦际

难见谛不动善观而分别者。灭尽泥洹极为微妙。无形而不可见。有为之法动转不停。无形法者不可移转。唯有如来辟支佛及声闻等。以智慧眼善观而分别一一决了。是故说曰。难见谛不动善观而分别者也。当察爱尽原。是谓名苦际者。知爱根本兴病若干。于中自拔永断无余。是故说曰。当察爱尽原是谓名苦际也。

断爱除其欲 竭河无流兆

能明此爱本 是谓名苦际

断爱除其欲者。爱之为病众患之本。以拔爱本枝叶不滋。于中自拔永断无余。欲本自灭更不复生。由爱生欲流。犹如驶河漂溺生类。亿千万众丧其命根不得全济。河竭之后众生往来无形伤害。是故说曰。断爱除其欲竭河无流兆也。能明此爱本。是谓名苦际者。爱为形质欲为枝叶痴为润津。若彼学人思惟妙观。能断此者超越苦际。是故说曰能明此爱本是谓名苦际也。

见而实而见 闻而实而闻

知而实而知 是谓名苦际

何以故。说见而实而见。何以故。非见实而非见。如复有人若眼见色分别色本。思惟识缘不起想着。非见实而非见者。如彼愚惑之人。眼见色而生眼识。此虽见不如非见。何以故。由其眼见而兴眼识故也。是故说曰见而实而见也。闻而实而闻者。若人闻微妙之声。不兴识着。是故说曰闻而实而闻者也。知而实而知者。如复有人分别识身。采

取善根舍弃不善根。诸垢永尽更不造新。是故说曰知而实而知。是谓名苦际也。

伊宁弥泥 陀俾陀罗俾

摩屑姤屑 一切毗罗梨

是谓名苦际

昔佛世尊与四天王说法。二人解中国之语。二人不解。二人不解者与说昙密罗国语。宣畅四谛。虽说昙密罗国语。一人解一人不解。所不解者。复与说弥梨车语。摩屑姤屑一切毗利罗。时四天王皆达四谛。寻于坐上得柔顺法忍。

无身灭其想 诸痛得清凉

众行永休息 识想不复兴

是谓名苦际

无身灭其想者。是身无牢为磨灭法。是身不坚必当离散。唯有五分法身乃谓牢固。意从想生想兴万病。能灭其想乃应道真。是故说曰无身灭其想也。诸痛得清凉者。此众生类流转生死之海江湖四渎投之。无厌斯由痛本以受其困。众生相残共相杀害。皆由于痛而致此患。唯有智者不造其痛。是故说曰诸痛得清凉也。众行永休息者。人之受识由行而生。行以滋长以成万病。善行趣善恶行趣恶。智人习行不造行本。是故说众行永休息也。识想不复兴者。识想流驰兴病万端。是以圣人摄识不散。人之兴识多起痴根。以三百药灭百识。晨用百药。中用百药。暮用百药。而灭识想。复以无漏圣行顶忍之法而灭识想。是故说曰识想不复兴也。有依便有动。有动便无灭。已无灭则知无厌。以知无灭则不见去来今。以无去来今则无生死。以无生死愁忧苦恼。由此苦阴生诸众病。斯由习兴众结。缠裹人之修行。必有所依。所谓依者山河石壁有形之类。目所睹者皆谓依也。能灭此者乃应第一义。于第一义。不见来往周旋。以无来往周旋则无生死。不解此者则兴尘劳。生老病死日日滋长。从是生忧。愁恼万端寻之不见其绪。展转相生成其五阴苦形。能灭此者唯有泥洹之道也。或有比丘有生有实有为。或有比丘无生无实无为。比丘不为无为者亦不有生。设不有生不有实不有为者。则因生因实因有为而说无为也。设当众生无此患者。如来终不说灭尽泥洹之乐。

知生之本末 有为知无为

生老所缠裹 衰者甚难制

知生之本末者。如彼契经中阿鋡所说。大爱之本末所说。佛告阿难。若生无有生者。则不告人说生之法。下至群徒鱼水之类。设龙有龙性鬼有鬼性。天有天性人有人性。

如是阿难。我知有生故说生矣。是故说曰知生之本末也。有为知无为者。无形无像不可睹察于变易法。是故说曰于有为知无为也。生老所缠裹者。人之处世衰老则知死。二事见逼不免其患。是故说曰生老所缠裹也。衰者甚难制者。斯由众行淫欲嗔恚愚痴憍慢嫉妒恚痴。为老病所使。由此而起。是故说曰衰者甚难制也。

非食命不济 孰能不揣食

夫立食为先 然后乃至道

众生之类悠悠在世。皆由于食。人不得食无以行道。是故说曰非食命不济也。孰能不揣食者。觉此非常知食所出审谛无疑。受者施行非有狐疑。是故说曰孰能不揣食也。食之为物生死滓浊之法。有形则累其食。是故说曰夫立食为先也。佛告诸比丘。我知诸入非地非水非火非风。所以非识非空非不用非识非有想无想。非今世后世。非及日月所照处。如斯之类非缘所及。其中倒见之人求日解脱。尼揵子等自相教训求解脱者。要当入六十肘百由延。其入此室者便得解脱。佛观此义已欲断生死狐疑。欲遮尼揵子颠倒之想故说此事。欲断后世狐疑故故。说斯事。日月不俱明。邪正不竞兴。此事明矣。是故比丘。我亦不说周旋往来生死起灭。此谓苦际之本也。

地种及水火 是时风无吹

光焰所不照 亦不见其实

应化之人或凭所豪。或因有所济。应豪贵度者。不加言声。所凭度者。豁然自寤不须师匠。谦恭卑下者自然得寤。是故说曰光焰所不照亦不见其实也。

非月非有光 非日非有明

审谛观此者 乃应梵志行

非月非有光非日非有明者。犹如日月之光。众尘自蔽不能广布宣其教命。犹若忉利天上及一究竟天。光光自照无有日月光明。皆由曩昔积行所致。是故说曰非月非有光非日非有明也。审谛观此者乃应梵志行者。所谓梵志者。越过三界行充德满故曰梵志。是故说曰审谛观此者乃应梵志行也。

端正色纵容 得脱一切苦

非色非不色 得脱一切苦

有色无色生于苦本。能脱此苦者诸苦中得脱。是故说曰端正色纵容得脱一切苦。

究竟不恐惧 越缚无狐疑

未断有欲刺 岂知身为患

究竟不恐惧者。究竟有二事。一者用意究竟。二者自然究竟。心正而不畏其曲。是故说曰究竟不恐惧也。越缚无狐疑者。断诸结缚永尽无余。生死久长轮转五道轮转无际。不知惭愧耻辱之法。是故说曰越缚无狐疑也。未断有欲刺岂知身为患者。夫人处世行法不同。未得断有欲者。其事有三。一者欲有。二者色有。三者无色有。所谓欲刺者邪径之刺。打捶而重捶损而重。是故说曰未断有欲刺岂知身为患也。

所谓究竟者 息迹为第一

尽断诸想着 文句不错谬

所谓究竟者息迹为第一者。所谓究竟者。法中之上无有过越。病中之重缚着欲心永尽无余。是故说曰所谓究竟者息迹为第一也。尽断诸想著文句不错谬者。所谓想者。兴欲是想嗔恚是想愚痴是想。如彼杂契经所说。佛告比丘。瞿多当知。欲怒痴想此为行本。彼诸众想永尽无余。亦不兴想念彼欲意。所说言句终不错谬。所以然者。行有究尽有不尽者。是故设教训彼后生。是故说曰尽断诸想著文句不错谬。

知节不知节 最胜舍有行

内自思惟行 如卵坏其膜

知节不知节者。节为有为之行。不知节者久抱疹患。不容思惟道。六情闭塞不通道义。是故说曰知节不知节也。最胜舍有行者。至真等正觉是为最胜。舍其三有不造其行。是故说曰最胜舍有行也。内自思惟行如卵坏其膜者。犹若入定不定。得其定意成其道果。犹如孚乳之类。舍皮而就其形。今亦如是。舍其本行而就无漏之行。是故说曰如卵坏其膜也。

众施法施胜 众乐法乐上

众力忍力最 爱尽苦谛妙

众施法施胜者。众施之中。何以故说法施为胜。所谓法施者。为良为美为无众患。其中众生所闻法者。心意开寤靡不解脱。所谓财施者。一人足充。二者嫌恨。施意高下其事不同。由如与洴沙王说微妙之法。八万诸天万二千摩竭众生。复与释提桓因。在石室之中说微妙法。八万诸天皆得微妙法。诸情通达无形挂碍也。是故说众施法施胜也。所谓财施者。今日受施明当更求。其中至求天上道者。彼人闻法从劫至劫无有穷尽。是故说曰众施法施胜也。众乐法乐上者。在俗处乐乱想之本。至趣此正造地狱行。夫法乐者。畅达演说问则不滞。畅达观意洋洋入耳。是故说曰众乐法乐上也。众力忍力最者。

昔有邻国之王。兴兵起众往攻敌国。左右诸臣语其王曰。邻国兴兵今来逼近。愿王自备共相攻击。王语诸臣此是闲事。何必须吾公自临敌。贼以逼近攻伐城门。诸臣启王贼今在外。明王宜当深虑斯理。王告诸臣。贼虽在外不足远虑。但自营私何虑公务。时贼暴虐转入城里。左右启曰贼今逼近。不审明王竟何备虑。王告诸臣。此事微细何足上闻。邻国大王转进至殿。诸臣启曰。邻国之王今以见逼。不审圣尊有何思虑。其王告曰。我今处世变易不停。兴者必衰合会有离宜可脱服。更改形容如乞士法。磨何自退往适深山。思惟道德可以自娱。设此暴王欲获我身擒杀形体者不辞其愆。所以然者。亡国失土皆由一人。我今受死万民无患。岂不于我有大幸乎。时彼敌国之王叹未曾有。举声唱言。善哉善哉大王。自古迄今未有斯比。我虽得胜未如王比。开怀大通不顾世荣。自今已往还治本国。与王治化共相接待如己无异。是故说曰众力忍力最。爱尽苦谛妙者。爱之为本众结之本。学人习道先断爱结。然后渐进无漏道捡。是故说曰爱尽苦谛妙也。

出曜经卷第十七 观品第二十七

善观己瑕隙 使己不露外

彼彼自有隙 如彼飞轻尘

善观己瑕隙者。人但见彼恶不见己愆。互相是非共相诽谤。由如典场之人抄谷高扬。轻者在远重者在近。是故说曰。善观己瑕隙使己不露外彼彼自有隙如彼飞轻尘。

若己称无瑕 二事俱并至

但见外人隙 恒怀危害心

远观不见近

夫人在世多自矫誉。自称功德与世无双。我之所行戒闻施慧。为尊为特为无俦匹。是故说曰若己称无瑕。二事俱并至者。此自博掩之人。逆者得胜顺者恒负。执行之人修德亦尔。自知己愆不露见彼。是故说曰。二事俱并至。但见外人隙恒怀危害心者。人不自审但见外事诸不善法弊恶之患。堕入恶趣不至善处。种地狱畜生饿鬼之苦。是故说曰但见外人隙恒怀危害心也。虚空与地各各离别。不见真法不见非真法。是故说曰远观不见近也。

知惭寿中上 鸢以贪掣搏

力士无畏忌 斯等命促短

知惭寿中上者。人之处世不知惭愧无所畏难。犹如暴逸之牛无所畏难。彼愚騃人亦复如是。出意造行无所畏忌。是故说曰知惭寿中上也。鸢以贪掣搏者。犹如飞鸢贪餐无

厌。掣搏人物无有忌度。众生之类亦复如是。贪着财色无有厌足。是故说曰鸢以贪掣搏。力士无畏忌者。如彼力人无所畏难。在大众中恣意所作无有及者。其有呵谏来劝喻者。寻怀嗔恚断其命根。是故说曰力士无畏忌也。斯等命促短者。夫人处世轻人贵己。但执颠倒迷惑不寤。侵三尊物强梁自恃。如斯之类命不久停。是故说曰斯等命促短也。

知惭不尽寿 恒求清净行

威仪不缺漏 当观真净寿

知惭不尽寿者。彼惭愧之人。于诸衣食不大殷勤。所得财货分布与人。粗衣恶食不着庄饰。唯存命于世无所荣冀。是故说曰知惭不尽寿也。恒求清净行者。所行清净不造邪部。身口意净应无上行。亦知外净出言适前无所伤害。是故说曰恒求清净行也。威仪不缺漏者。收摄诸根不使流逸。是故说曰威仪不缺漏。当观真净寿者。进止行来出口言语。饮食取以养其寿。是故说曰当观真净寿也。

世间普盲冥 有目鲜鲜耳

群鸟堕罗网 生天不足言

世间普盲冥者。犹如盲人。不见善色恶色平地高岸。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为淫怒痴所覆。不见善恶之行。不知好丑。亦复不知白黑之法。意自迷惑不求善处。是故说曰世间普盲冥也。有目鲜鲜耳者。犹若长阿鋡契经所说。佛告长爪梵志。世皆修善甚少少。取要言之。怀倒见众生多于大地之土。不识佛不识法不识比丘僧不识父母。亦复不别尊卑高下。怀正见众生者如爪上土。见虽不错愿求不同。犹如外道梵志尼揵子等。出家学道各自谓尊。书籍别异求于解脱。执愚意迷不达大道。正见之人盖不足言。是故说曰有目鲜鲜耳。群鸟堕罗网者。犹如猎者施张罗网悬弶捕鸟。克获无数鸟兽之属。其得脱者若一若两。生天之众亦复如是。若一若两得受天福。如杂阿鋡。契经所说。佛告比丘。众生入地狱者多于地土。从地狱终还生地狱。饿鬼畜生亦复如是。生天众生如爪上土。是故说曰群鸟在罗网生天亦复尔。

观世衰耗法 但见众色变

愚者自系缚 为暗所缠裹

观世衰耗法但见众色变者。夫人处世千转万端所行不同。世有三事。一者器世。二者阴世。三者众生世。所谓器世者。三千大千刹是也。众生世者。三界众生四生五趣是。阴世者。色阴无色阴。于三世中取众生界。何以故说衰耗之法。所谓衰耗法者。为淫怒痴所衰耗。犹如商贾远涉涂路。遇贼亡失所获财宝为贼所劫。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为淫怒痴所劫。劫断善根财货。众人皆见知其衰耗亿千万众。时有脱者。是故说曰观世衰

耗法但见众色变也。愚者自系缚为暗所缠裹者。世多有人行迹不同。恒为二缚所系。一者结使二者阴缚。为此二事所缚无明所阴。盖亦不堪任越次取证尽有漏成无漏。犹若有罪之人。闭在牢狱不睹日月光明。此众生类亦复如是。以无明暗室所见缠裹。夫为欲怒痴所系缚。欲求解脱难可得也。是故说曰愚者自系缚为暗所缠裹也。亦不见于行观而无所有。以性观察都不见功德之本。复以知他人心智。欲免此难者。无一善根可济免也。犹若有人没溺深厕粪除所污。复有慈愍之人。欲得免济彼难。求觅净处欲往手捉。遍悉观之无一净处便舍而去。无漏之人观察众生。颇有毫厘善本可疗治乎。遍观察之无有善本可疗治者。圣人自念咄嗟衰耗群徒。罪重乃至于斯。是故说曰亦不见于行观而无所有。

众生皆有我 为彼而生患

一一不相见 不睹邪见刺

众生皆有我为彼而生患者。世多有人性怀颠倒。众生之类。我所造为从我而生。复有说者。从他而生从他而有。是故说曰众生皆有我为彼而生患也。一一不相见不睹邪见刺者。一一者所谓外道梵志是。不思惟正见信邪颠倒。是故说曰一一不相见不睹邪见刺。

观此刺因缘 众生所染着

我造彼非有 彼造非我有

观此刺因缘者。所谓刺者邪见之刺也。因缘者。地狱饿鬼畜生人道。人天各各别异所种不同。是故说曰观此刺因缘也。众生所染着。外道异学昼夜孜孜汲汲。各自谓真信邪倒见。不能舍离就于正路。是故说曰众生所染着。我造彼非有彼造我非有者。各自谓正共相干错众生之类。我作我造非彼所有。复自思惟。彼造彼作非我所有。是故说曰。我造彼非有彼造我非有也。

众生为慢缠 染着于憍慢

为见所迷惑 不免生死际

众生为慢缠染着于憍慢者。彼人自念意性憍豪。我今在众最尊最上。宗族姓望屋宅田业。仆从家产无及我者。心意坚固不能舍离。是故说曰众生为慢缠染着于憍慢也。为见所迷惑不免生死际者。计常见不与断灭见相应。断灭见不与计常见相应。不能免此生死至无为岸。是故说曰为见所迷惑不免生死际也。

以逮及当逮 二俱受尘垢

习于病根本 及学诸所学

观诸持戒者 梵行清净人

瞻视病瘦者 是谓至边际

世有众生邪见心盛。贪着爱欲不能舍离。洁欲清净玩而习之。于中兴起憍慢不自改更。是谓第二边际。是谓诸贤增益诸着。以逮及当逮者。得阴持入。或有不得阴持入者。此二俱受尘。一者邪见尘。二者爱欲尘。为结所使不能舍离。是故说曰二俱受尘垢也。习于病根本者。外道异学是。习彼技术而自荣己。及学诸所学者。诸有众生学其技术。乘马御车造作无端皆能备悉。具此行者乃得解脱。是故说曰及学诸所学也。观诸持戒者。或有梵志奉持禁戒。或持乌戒举声似乌。或持秃枭戒随时跪拜效秃枭鸣。或持鹿戒声响似鹿。是故说曰观诸持戒者也。梵志清净人者。彼外道异学自相谓言。其有两两行净行者。便得解脱至清净处。若复事火日月神珠药草衣服宫殿屋舍。然后乃至无为之处。是谓名曰一边际也。世有众生邪见心盛。贪着爱欲不能舍离。计欲清净外人习之犯欲无隙。是谓诸贤增益诸着。能得知此者亦不随流转。有目者观。所谓有目者诸佛世尊是。信能观察流转停息。是故说曰有目者所见。解此二边者无所染着不兴尘劳。此名边际。

当观水上泡 亦观幻野马

如是不观身 亦不见死王

当观水上泡亦观幻野马者。如彼水泡不得久停。昔有国王女为王所爱。未曾离目。时天降雨水上有泡。女见水泡意甚爱敬。女白王言。我欲得水上泡以为头花鬘。王告女曰。今水上泡不可获持。云何得取以为花鬘。女白王言。说不得者我当自杀。王闻女语。寻召巧师而告之曰。汝等奇巧靡事不通。速取水泡与我女作鬘。若不尔者当斩汝等。巧师白王。我等不堪取泡作鬘。其中有一老匠。自占堪能取泡。即前白王。我能取泡与王作鬘。王甚欢喜即告女曰。今有一人堪任作鬘。汝可自往躬自瞻视。女随王语在外瞻视。时彼老匠白王女言。我素不别水泡好丑。伏愿王女躬自取泡我当作鬘。女寻取泡随手破坏不能得之。如是终日竟不得泡。女自疲厌而舍之去。女白王言。水泡虚伪不可久停。愿王与我作紫金鬘。终日竟夜无有枯萎。水上泡者诳惑人目。虽有形质生生便灭。盛焰野马亦复如是。渴爱疲劳而丧其命。人身虚伪乐少苦多。为磨灭法不得久停。迁转变易在世无几。不为死王所见。是故说曰。当观水上泡亦观幻野马如是不观身亦不见死王。

当观水上泡 亦观幻野马

如是不观世 亦不见死王

不观世者。五盛阴身。如是不久当复消灭。设能灭此五阴身者。不与死王相见也。

如是当观身 如王杂色车

愚者所染着 善求远离彼

如是当观身如王杂色车者。如国王车杂色庄严。虽有形色亦不牢固。不任重载。是故说曰如是当观身如王杂色车也。愚者所染着善求远离彼者。愚人所贪玩而习之。智者所弃若捐粪除。是故说曰愚者所染着善求远离彼也。

如是当观身 如王杂色车

愚者所染着 智者远离之

智人知动摇心不愿乐。常意欲远离如避火灾。是故说曰智者远离之。

如是当观身 知病之所因

病与愚合会 焉能可恃怙

人出胞胎由前世因缘。多病少病形貌好丑。是故说曰如是当观身众病之所因病与愚合会焉能可恃怙。

当观画形像 摩尼绀青发

愚者以为缘 不求越彼岸

当观画形像摩尼绀青发者。众香芬薰沐浴其发。众香沐浴香气远布。是故说曰当观画形像摩尼绀青发也。愚者以为缘不求越彼岸者。愚者所缠裹不能得远离。无有巧便得至彼岸。所谓彼岸者灭尽泥洹。是故说曰愚者以为缘不求越彼岸也。

当观画形像 摩尼绀青发

愚者以为缘 智者所厌患

智慧之人。分别妙观思惟挍计。不兴想着。是故说曰智者所厌患。

强以彩画形 庄严丑秽身

愚者以为缘 亦不自求度

昔有豪族之家。饶财多宝七珍具足。长者自念。今时年少道人情欲未断。我今宜请来在家。使诸妇女擎食供养。设有欲情者我当知之。即往在寺请。诸年少道人诣长者家。庄严妇女更着新衣。尽出礼拜兴恭敬意。时有六通罗汉寻而觉知。即化死人骸骨血肉

消尽。髑髅手脚各自一处。尔时罗汉告诸比丘。当自专意以求度世。莫视女色兴秽污心。时彼长者睹彼瑞应叹未曾有。内自克责知为不是。五体投地自求悔过。我今乃知法之微妙。诸妇女各各惭愧即还入舍。是时罗汉告长者曰。佛法宽博汪洋无涯。卿今以凡夫之智量度圣人。斯非正理。犹若拳许土块。仰比须弥升合之器。欲量海水。尔时比丘便说此偈。

强以彩画形 庄严丑秽身

愚者以为缘 亦不自求度

分发为八分 双部眼耳珰

愚者所染着 亦不自求度

尔时比丘说此二偈已。便从坐起而去。时彼长者及诸妇女善心自生。恭敬三宝。后日各各成其道迹。

着欲染于欲 不究结使缘

不以生结使 当度欲有流

着欲染于欲者。群徒在世志趣不同。或有少欲或欲意偏多。欲偏多者不达贤之法。是故说曰着欲染于欲也。不究结使缘者。贪嫉悭结病中之重者。入骨彻髓医所不疗。积财亿万不肯惠施。至其寿终不能持一钱自随。其有众生修行贪嫉者。身无威神遂致贫穷。宗亲不和为人所轻。是故说曰不究结使缘也。不以生结使当度欲有流者。流有四品。其事不同。云何为四。一者欲流。二者有流。三者无明流。四者见流。众生之类沉溺生死。皆由此四流浪。四使不能自免。方当涉历流转五道。是故说曰不以生结使当度欲有流也。

上一切无欲 当察此大观

如是有解脱 本所未度者

上一切无欲者。上者色界无色界。欲者欲界也。于此三界无复三毒。于中永得解脱。是故说曰上一切无欲也。当察此大观者。无欲之人是佛第一弟子。佛有四弟子。罗汉为胜为尊为贵为无有上。是故说曰当察此大观也。如是有解脱者。圣人执行不自为己。于诸四駃永得自在。更不著有在身口行。是故说曰如是有解脱也。本所未度者。昔所经历生死之难。未曾为度。当求方便度此三有更不受有造四大身。是故说曰本所未度者。

非园脱于园 脱园复就园

当复观此人 脱缚复就缚

昔佛在释翅搜迦维罗竭国尼拘类园中。尔时世尊到时着衣持钵。将侍者阿难入迦维罗竭城乞食。尔时童子难陀。在高楼上。遥见世尊入城乞食。速下高楼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启世尊言。如来之姓国中豪族。转轮圣王所至之处。何为自辱持钵乞食。尔时难陀取如来钵。入内盛甘馔饮食。佛见难陀入舍之后。告阿难曰。我今向尼拘类园。难陀出者勿复取钵。汝语难陀。躬自送钵还于如来。难陀受教从后送钵。妇复随后语难陀曰。速还勿久须来乃食。前进未久。妇重遣信时还勿停。所以郑重者。恐舍家学道。难陀持至世尊所。手自擎钵授与如来。唯愿时受今欲还家。佛告难陀。卿以至此。今宜远家剃除须发着三法衣。何为复辞欲还到家。是时如来以威神力逼迫难陀。出家为道闭在静室不使还家。如是经历日月之数。次第当直遂至难陀。难陀闻之内自欢喜。我今当直事得从容。因此闲暇逃走还家。是时难陀受直使办水扫地事事不阙。是时天神侍卫难陀。汲水至满自然翻弃净地之中。草土更滋。关闭门户户自然开。难陀思惟。我家王者之种。饶财多宝无所乏短。我今逃走向家。设有漏失以物偿之。今当窃逐细径。按大途者备值如来。尔时难陀脱三法衣。更被白服磨何而去。行未经时正值如来从彼而进。难陀见已奔趣大树欲自隐形。如来神力反使大树在难陀后。难陀周惶安身无处。尔时世尊复以神力。拔彼大树悬在虚空。尔时难陀入树根处隐形自蔽。如来寻往与共相见。难陀何为乃来至此。难陀默然惭愧不对。如来再三告难陀曰。汝欲何趣默然不对。难陀言还家与妇相见。佛告难陀。夫人学道心不自专。贪着欲心不顾后世烧身之祸。尔时世尊便说偈言。

非园脱于园 脱园复就园

当复观此人 脱缚复就缚

我今将汝天上游观。宜当自专勿怀恐怖。是时世尊以神足力。手接难陀将至天上。见一宫殿七宝所作。金银刻镂玉女营从不可称计。纯女无男亦无夫主。是时难陀前白佛言。是何天宫殿快乐无比。七宝殿堂弹琴鼓瑟。作倡伎乐共相娱乐昔所未闻。然此天女无有夫主。唯愿世尊解我狐疑。尔时世尊告难陀曰。汝自往彼问其情实。天女自当与汝说之。难陀受教至彼天宫。以其情实问天女曰。汝等天女自然受福。七宝殿堂五乐自娱。汝等夫主竟为所在。天女报曰。汝不知乎。阎浮利地迦维罗竭国。释迦文佛并父弟名曰难陀。命终之后当来生此处在天宫。彼人即我等夫主。难陀闻之密自欢喜。今所论者正是我也。即还佛所具以此情白世尊言。此诸宫殿玉女营从尽是我许。佛告难陀。快修梵行。如是不久当来至此受福自然。是时世尊以神足力。手接难陀将至地狱。路经铁围山表。见一猕猴瞎无一目。佛语难陀。汝孙陀利妇何如是瞎猕猴乎。难陀白佛。止止世尊勿复说此。岂当以此方之彼人。孙陀利者女中英妙。六十四术无事不闲。尔时世尊告

难陀曰。瞎猕猴比孙陀利。复以孙陀利比诸天女。亿千万倍不以譬喻为比。是时世尊即接难陀将至地狱。示彼苦痛考掠搒笞酸毒难计。八大地狱汤煮罪人。一大地狱十六隔子围绕其狱。刀山剑树火车炉炭。烧炙烎煮苦痛难陈。有一大镬狱卒围绕。汤沸火炽不见罪人。难陀白佛。不审世尊。斯诸地狱皆有罪囚。斯是何镬不见罪人。佛告难陀。汝躬自往问彼狱卒。自当为汝说其本末。是时难陀受佛教诫。往问狱卒。斯是何镬空无罪人。狱卒报曰。阎浮利地。真净王家儿得成道。并父弟甘露王儿。名曰难陀。为人放逸淫欲情多。自恃豪族轻忽万民。彼命终之后当来入此镬中。经历劫数乃得免脱。卿欲知者其事如是。难陀闻已衣毛皆竖。形体战栗颜色变异。往趣世尊前白佛言。唯然天师二界大护。今睹此变倍怀恐惧。寻于佛前而说此偈。

今舍天上位 不造生死本

求离地狱苦 愿说泥洹灭

尔时世尊渐与难陀说微妙法。安处无为令至道场。

青衣白盖覆 御者御一轮

观彼末尘垢 永便断缚者

人多求自归 山川树木神

园观及神祠 望免苦患难

人怀恐惧意迷不寤。值前祷祀不别真伪。昔月支国有王名恶少。王此天下莫不靡伏。母教敕王。设卿有临死之难。慎莫左旋佛寺。当念右旋。慎莫违吾此教。是时恶少王大出兵众攻纯西城。手自执剑杀三亿人。不满四亿。规满五亿。后战不如。乘象奔走。顾见佛图忆母教诫。便回象右旋。敌国见之皆伏还国。王见贼退寻后追摄即还坏贼擒获。王身便忆佛语。自归佛者。为尊为上无有及者。设我不右旋者。岂能坏此贼乎。是故说曰人多求自归山川树木神园观及神祠望免苦患难也。

此非自归上 亦非有吉利

如有自归者 不脱一切苦

若有自归佛 归法比丘僧

修习圣四谛 如慧之所见

苦因苦缘生 当越此苦本

贤圣八品道 灭尽甘露际

是为自归上 非不有吉利

如有自归者 得脱一切苦

人之修道唯有信义。信根以全戒则不毁。诸有众生能自归此三宝者。无愿不成。为天人所供养。自致得道。亦复受永劫之福。人之无怙犹树之无根。若有所凭何事不果也。

观以观当观 不观亦当观

观而复重观 观而不复观

所谓观者。苦习尽道真如四谛。彼执行人。以观苦习尽道真如四谛。观者现在以观过去当观未来。兴于尘劳皆由三世。坠堕生死不至于道。是故说曰观以观当观也。不观亦当观者。所谓不观者。不见苦习尽道。如是当观深察分明知为。不见苦习尽道真如四谛。是故说曰不观亦当观也。观而复重观者。信能分别苦习尽道。一一思惟究畅其义。观而不复观者。已观已知不复思惟。是故说曰不观亦当观观而复不观也。

观而复重观 分别彼性本

计昼以为夜 宝身坏不久

观而复重观者。观有二种。一者财观。二者第一义观。夫财观者增益结使。第一义者。尽有漏成无漏行。是故说曰观而复重观也。分别彼性本者。或有人性造行不同。国界若干法教非一。圣人在中一一分别。或有意开寤者。或有意不开寤者。或有开寤不开寤者。众生受性寤有迟疾。是以圣人训之以道。勤加修行昼夜匪懈。是故说曰分别彼性本也。计昼以为夜者。众生之类性行不同。或思善本。或不思善本。是谓计昼以为夜也。宝身坏不久者。世间财货世之常法。终日聚集要当消坏。善根财货者终不腐败。是故律本说曰当以不宝之身易宝身。不宝之财易宝财。不宝之命易宝命。是故说曰宝身坏不久也。

观而不重观 虽见亦不见

如见而不见 观而亦不见

观而不重观者。彼修行人思惟妙观。道者观察知彼行人。亦无妙观得思惟。定者有二种人。一人得观一者不得观。复更有导师观察行人。颇有应于圣谛者。不遍思观之不应圣谛。是故说曰观而不重观也。观而亦不见者。多有思惟修集道行。复观久远过去世事。或有达者。或有不达者。一一分别亦不错乱。是故说曰观而亦不观也。

云何见不见 何说见不见

因何见不见 因为出何见

云何见不见者。行人修法计有。是常清净之法。所谓不见者。不见苦习尽道。是故说曰云何见不见也。何说见不见者。行人唯见一缘。或缘色或缘色声香味。或有思惟或不思惟。是故说曰何说见不见也。因何见不见者。犹如二人众行以具功德备悉。虽在生死不怀怯弱。意求断结亦无疑滞。一人意偏不达究竟。一者不见断诸有漏。一者不见在诸生死。是故说曰因何见不见也。因为出何见者。由贤圣法自见出要义。所愿必克无所畏忌。是故说曰因何出何见也。

犹若不观苦 常当深自观

以解苦根源 是谓明妙观

犹若不观苦者。如彼学人不见苦空非身无我。亦不分别于诸行阴。便为堕落。自观身中污秽不净。从头至足无一可贪。我自我有色自我色。亦不分别色之本末。是故说曰犹若不观苦常当深自观也。以解苦根源是谓明妙观者。所解苦空无常非身之义。身之为患流溢万病。行人思惟意不乱错。深知病之根源。身寄于世四大合成。从无数劫以来不睹大明。斯由痴惑所缠裹故。我今以脱不造彼缘。是故说曰以解苦根源是谓明妙观也。

谁令凡夫人 不睹众行本

因彼而观察 去冥见大明

谁令凡夫人不睹众行本者。世间盲冥不睹大明谁之所造。众生游游不识正路。现有四大阴持入苦。愚者染着不信为患。兴诸邪见遂增尘劳。因彼行人而自观察。昼夜思惟断结为业。去冥见大明。大明之本无冥根。是不识佛不识法。不识比丘僧。亦复不识真如四谛苦习尽道。不修境界清净之行。是故说曰谁令凡夫人。不睹众行本也。

恶行品第二十八

诸恶莫作 诸善奉行 自净其意

是诸佛教

诸恶莫作者。诸佛世尊教诫后人三乘道者。不以修恶而得至道。皆习于善自致道迹。是故说曰诸恶莫作也。诸善奉行者。彼修行人普修众善。唯自璎珞具足众德。见恶则避恒修其善。所谓善者。止观妙药烧灭乱想。是故说曰诸善奉行。自净其意者。心为行本招致罪根。百八重根难解之结缠裹其心。欲怒痴盛憍慢悭嫉种诸尘垢。有此病者则心不净。行人执志自练心意使不乱想。如是不息便成道根。是故说曰自净其意也。是诸佛教者。如来演教禁戒不同。戒以检形义以摄心。佛出世间甚不可遇。犹如优昙钵花亿千

万劫时时乃有。是故如来遗诫教化。圣圣相承以至今日。禁诫不可不修。惠施不可不行。吾所成佛王三千者。皆由禁诫惠施所致也。是故说曰是诸佛教。

惠施获福报 不藏恚怒怀

以善灭其恶 欲怒痴无余

昔日大目揵连同产弟。饶财多宝七珍具足。金银珍宝车碟马瑙真珠虎珀。库藏盈溢仆从奴婢不可称计。是时目连往到弟家。而告弟曰。闻卿悭嫉不好惠施。佛常演说。夫人惠施获报无数。卿今施者得福无量。弟闻兄教开藏惠施。更新立库藏欲受其报。未经旬日财宝竭尽。故藏悉空新藏无报。甚至懊恼向兄说曰。前见告敕施获大报。不敢违教竭藏惠施。当来过去诸贫穷者靡不周遍。然财宝货尽旧藏空竭新藏无报。将无为兄所疑误乎。目连告曰。止止族姓子。莫陈此语。无使异学邪见之士闻此粗言。若使福德当有形者。虚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权且示汝微报。若欲见者随从我来。尔时目连以神足力。手接其弟至于六天。彼有宫殿七宝合成。前后浴池香风远布。库藏盈溢不可称计。玉女营从数千万众。纯女无男亦无夫主。弟白目连。是何宫殿巍巍乃尔。不见有男纯是女人。目连告弟。汝今往问自当知之。即往问之。天女当知。我有所问愿见发遣。天女问曰。有何狐疑而欲见问。其人报曰。是何宫殿七宝合成。巍巍堂堂悬处虚空。谁有斯德于中受福。愿解我疑永无犹豫。天女报曰。汝不知乎。我等在此积有年岁。食福自然无复是过。欲知我夫主者。施在心怀今当与说。阎浮利内迦比国界释迦文佛神力弟子。名曰目连。彼有贤者弟大富长者。好喜惠施周穷济乏。彼命终之后当来生此。与我等作夫主。七宝宫殿及我等身惠施之报。其人闻喜善心生焉。还至兄所具白其情。目连告曰。云何族姓子。夫人惠施当有报耶为无报耶。弟怀惭愧头面忏悔。还至世间广施不悭。是故说曰惠施获福报。不藏恚怒怀者。夫人怀毒藏匿在内。伺人之恶恼人之善。如斯之类不可与亲。如灰覆火。目虽不睹。蹈则烧脚。身无防备唐突禁戒。当时意勇不觉伤损。人之伤害自古有之。或先怀嫌。或卒兴怒。卒兴怒者犹尚可恕。先怀嫌者斯意难亲。所以然者。夫人阴谋必有伤克。群愚相逐遂致恶灾。外扬不密内共情通。共相称誉成恶朋友。事与愿违遂致丧没。家属财产斯皆入官。人所憎嫉恶闻其声。是故说曰不藏恚怒怀也。以善灭其恶欲怒痴无余者。所谓善者贤圣道品是也。乘此道品犹四渎水。断流而无所畏难。灭渡诸恶部使不复生。有灾吐毒欲怒痴生。拔三根栽种其三业。仰修道观进趣四道有何难受。是故说曰以善灭其恶欲怒痴无余也。

只行勿逐愚 欲群当逐智

智者灭其恶 如鹤择乳饮

只行勿逐愚者。所谓只行者。在闲静之处意不分散。思惟善本系念在前。设欲同处当与善知识从事。莫与恶知识从事。是故说曰只行勿逐愚也。欲群当逐智者。世多有人慕及上贤。追逐有智持戒精进辩才深邃。堪说道教不坏疲劳。是故说曰欲群当逐智也。智者灭其恶者。智慧之人明古达今。出言所说必有所济。昼夜孜孜思惟道术承受明智。所吐言教以善功德消灭众恶。是故说曰智者灭其恶也。如鹤择乳饮者。如昔有人多捕群鹤孚乳滋长。展转相生其数无限。养鹤之法以水和乳乃得食之。鹤之常法当食之时。鼻孔出气吹水两辟纯食其乳。鸟之顽卤由能分别去水食乳。今之比丘能不尔乎。当选其善蠲除其恶。如彼鸟鹤深知好恶也。是故说曰如鹤择乳饮也。

观世若干变 知法起灭迹

贤圣不乐世 愚者不处贤

观世若干变者。所谓世者世有三品。一者器世。二者阴世。三者众生世。此三世者贮病之牢室。内外坚固非医所疗治。内者四百四病同时俱作。外者含毒之类。蚖蛇百足蝮蝎虎狼所见噬螫。众变若干其事不同。水火盗贼怨仇之类窃来伤害。是故说曰观世若干变也。知法起灭迹。知迹起灭其事有二。一者结迹。二者阴迹。能灭其事乃应无为。是故名曰知法起灭迹。贤圣不乐世愚者不处贤者。贤圣永灭诸恶不处群俗。鹤飞则高不乐丘冢。猩猩好净不处厕溷。贤圣之人亦复如是。不处群俗与共同光。愚者好恶不处贤众。是故说曰贤圣不乐世愚者不处贤也。

解知念待味 思惟休息义

无热无饥想 当服于法味

解知念待味者。经历无数生死已来。未曾得此念待之味。世多甘美珠胜之味。甘蔗葡萄如此之比不可称数。昼夜享之无有厌足。然不从此得至无为。念待味者未曾经口。设当一遇永无饥渴。其余味者展转生死坠堕三涂。欲求出期实为难矣。是故说曰解知念待味也。思惟休息义者。彼修行人专精一已思惟禅定。心所念法终不错乱。从初至竟不识其绪。是故说曰思惟休息义也。无热无饥想者。贪欲是热嗔恚是热。愚痴是热饥渴是热。能断此饥渴热者。其事甚难。正使饮此四大海水欲消其渴者。未始见也。欲除其渴永使不生。唯有八解澄净之味。乃得消此众渴之本。是故说曰无热无渴想。当服于法味者。所谓法味众施法施胜众味法味胜。得此味者法身不离苦本断诸世俗饥渴之患。人欲修学求其解脱。不得甘露至要之味者。安坐无为不自殷勤欲求得道迹者甚为难矣。是故说曰当服于法味也。

人不损其心 亦不毁其意

以善永灭恶 不忧堕恶道

人不损其心亦不毁其意者。人初立行先习善法。初意犹豫乍信乍不信。其意勇者闻辄信解。意狐疑者不达于法。此人必当经历生死。亿佛超过不蒙得度。设损其心不毁其意。欲得至道取之甚易。人欲修学专意乃获。如匹夫闻彼有法。中路多难无由经过。一意念彼形意以达。何以故知。如彼得通之人心念形以随。是故说曰人不损其心亦不毁其意也。以善永灭恶不忧堕恶道者。夫人习行敦崇道业。世俗见根而现在前。虽有善根。斯是世俗有漏之行。不兴想着求于上及。斯人终不忧堕恶趣。是故说曰以善永灭恶不忧堕恶道也。

人欲练其神 要当数修琢

智者易雕饰 乃名世之雄

能亲近彼者 安隐无忧恼

人欲练其神要当数修琢者。旧学之人外虚内实。或有潜隐山薮。或有佯狂游世。行虽不同所济等一。此不取形器。此纯练精神定意不错。行人权现千转百化。要设方便导引众生至百练室。所谓室者。泥洹虚寂无为城是。是故说曰人欲练其神要当数雕琢也。智者易雕饰乃名世之雄者。捷疾利根之人出言成律。必欲所度得四辩才。义辩法辩辞辩应辩。义辩法辩者此二摄内法。辞辩应辩者。此二摄外法。是故说曰智者易雕饰乃名世之雄也。能亲近彼者安隐无忧恼者。人执威仪进止去来周旋往返。皆执威仪不失其节。犹如众花竞敷香气远布。履行之人亦复如是。戒闻施德诸总持门定意不散者。能亲近此无所违失。便能成就无漏圣行。是故说曰能亲近彼者安隐无忧恼。

永息无过者 柔和不卒暴

吹弃诸恶法 如风落其叶

永息无过者柔和不卒暴者。诸根具足无所流溢。所说专正言不卒暴。威仪礼节无所漏失。如斯之人无有俦匹亦无过者。是故说曰永息无过者柔和不卒暴也。吹弃诸恶法如风去其叶者。行人执意铿然不动。执信坚固。毫厘不犯。去诸恶法日进其善。昼夜挍饰不令有尘。如铁生垢莹治乃明。人心重垢须慧乃照。是故说曰吹弃诸恶法如风去其叶也。

无故畏彼人 谤毁清净者

寻恶获其力 烟云风所吹

无故畏彼人谤毁清净者。人之修学除秽为上。行人除垢唯修清净功德充满何惧不达。心无悭嫉者。崇其道根豁然自寤斯由通达了深要故。清净之人无有结使。愚者谤毁谓为不净。谤毁圣者受无择罪。斯由福报积行所致是故说曰无故畏彼人谤毁清净者也寻恶获其力烟云风所吹者。世人执迷以恶为妙。由是殃祸渐入泰山。造地狱饿鬼杂畜生之罪。是故说曰寻恶获其力烟云风所吹也。

人之为行 各各自知 善之为善

恶之为恶

人之为行各各自知者。人之修行志趣若干。恶者自知恶善者自知善。虽为善恶不自知者受报一倍。善者受福无穷。恶者受罪一倍。净者受净行。不净者受不净行。临终之时善恶然别若神来迎。见宫殿屋舍园观浴池神不错乱。衣被服饰自然着体。天女围绕共相娱乐。还自见光所照无碍。积恶之人临死之日神识倒错。但见大火剑戟。见蹲鸱野狐罗刹妖魅虎狼恶兽。复见刀山剑树荆棘坑坎恶鬼围绕。是故说曰善之为善恶之为恶也。

人之为恶 后自受报 已不为恶

后无所忧

人之为恶后自受报者。夫人为恶自招祸患。非有父母兄弟宗族代受其罪。自不为恶后不受报。如此之人。生则遇圣当受其福。非父母兄弟代获其庆。意自清洁不累于人。自行清净自受其报。是故说曰。人之为恶后自受报已。不为恶后无所忧也。

达己净不净 何虑他人净

愚者不自练 如铁钻纯钢

达己净不净何虑他人净者。己自清净亦能使彼行清净。己行不均焉能使彼得清净行。是故说曰。达己净不净何虑他人净也。愚者不自练。如铁钻纯钢者。愚人所习终日不穷。一日所造坠堕永劫。虽遇贤圣不蒙济度。犹铁钻纯钢功至不可获。是故说曰。愚者不自练如铁钻纯钢也。

若眼见非邪 黠人求方便

智者善寿世 亦不为众恶

若眼见非邪者。夫人习行专精为恶。若眼见色不起眼识。若好若丑意悉平等。设见好色不兴染着。设见恶色亦不怀戚。是故说曰若眼见非邪。黠人求方便者。见彼眼色知为非真。为磨灭法迁转不住。生者有尽常者亦灭。愚者玩习智者所嗤。是故说曰黠人求方便也。智者善寿世亦不为众恶者。智人所施教权化非一。防恶于无形。养福于自然。

执行不累于世。言教不损于形质。在世周旋。未几彼寿见短如有耻。见长不自称。在世讫其寿终不为恶行。是故说曰智者善寿世不为众恶也。

商人在路惧 伴少而货多

经过崄难处 然有折轴忧

商人在路惧伴少而货多者。昔有众贾商人。冒涉途路。经过旷野崄难之中。路多盗贼无由自免。所赍财宝无有资粮。同伴行人无有器仗用自防备。行人既少财宝极多。心怀恐惧神识炽然。有一黠者告其同伴勿生恐惧。吾当设计得免此难。众人意正便得无他。是故说曰商人在路惧伴少而货多也。经过崄难处然有折轴忧者。道路崄难不遇良伴。舍其大道随其细径不达所至。中遇车坏前伴不顾后伴。共相捐弃。是以世尊借此为喻。欲使后生深识罪福。受化者无毫厘之碍。演教者不捐其功。是故说曰经过崄难处然有折轴忧。

有身无疮痟 不为毒所害

毒无奈疮何 无恶无所造

犹如调达在罗阅城。兴谋害心后事彰露举国闻知。时王阿阇世语调达曰。汝宜出国不须住此。十六大国莫不闻知。云何此有调达造作众恶。起伤害心向于如来。调达闻已内怀忧戚。心不自宁便还本国。宿怨不尽为恚结所缠。唐突菩萨宫内。语瞿夷曰。我今取汝拜为第一夫人。不审圣女为可尔不。瞿夷闻之语调达曰。前汝右手吾欲把之。调达寻舒手使把。扼腕骨碎五指血出。当时迷闷良久乃稣。瞿夷语曰。除悉达力。更无有人出我上者。设当与汝相把持者。身体碎烂剧于尘雾。犹如力人指坏千树。随意碎之有何难乎。是时调达。转进入宫殿坐菩萨床。宫人见之悉共嫌恨。即前竞捉掷于床下。即伤左臗不堪行来。家人辇舆还归本舍。诸释皆嫌皆来告语。汝今调达宜可改更向佛忏悔。调达闻之私设巧诈。密作铁爪害毒涂之。外形柔和内怀嗔恚。尔时调达忆佛所说。瞿昙沙门恒陈此言。有身无疮痟不为毒所害。毒无奈疮何无恶无所造。我今当往佯如忏悔。以爪掴坏其脚。毒气流溢自当取死。诸人辇舆往诣世尊。去世尊三七仞。语左右人。下我在地吾欲步往。寻下在地寻时地中勇火沸出。缠裹其身将入地狱。是故说曰有身无疮痟不为毒所害毒无奈疮何也。

多有行众恶 必为身作累

施善布恩德 此事甚为难

多有行众恶必为身作累者。世多有人布恶自侵不合圣谛。屠割鱼猎养猪畜鸡。张施悬弶以捕群鹿。为贼杀贼缚就狱卒。真陀罗种弦索飞纶。如是恶行众生不可称说。如斯

之类必为身作患。死入地狱受痛难量。是故说曰。多有行众恶必为身作累也。施善布恩德此事甚为难者。人能自察前世后世善恶报应。广施周穷侵肌之贷。以施于人此事甚难。是故说曰施善布恩德此事甚为难也。

善哉修善者 善哉为甚恶

恶恶自为易 恶人为善难

善哉修善者。善人修善行应自然。为恶之徒不可亲近。为善之人诸佛卫护。诸天世人所可爱敬。所至之方终不离善知识。是故说曰善哉修善者。善哉为甚恶者。人之为恶日增无损。犹如蔓草不种自滋。正使铲其地净故处。犹生不息。是故说曰善哉为甚恶也。恶恶自为易恶人为善难者。犹如真陀罗种。恒担死人捐弃冢间。心恒喜欢无所畏忌。心倍欢喜以自娱乐。犹若典狱之人守护杻械。昼夜行恶自谓为尊。贤圣之人观此众变以为大患。应死之人将诣都市。举足下足以近死地。三界酸楚何可贪慕。是故说曰恶恶自为易恶人为善难也。

愚者自谓生 犹恶未成熟

恶以成熟满 诸苦亦复熟

愚者自谓正犹恶未成熟者。愚人自念所行专正。余者所作皆为非法。见行善者共憎嫉之。罪根以具痴心纯熟。然后乃知我所作非。今我造恶非父母为。亦非兄弟宗亲所造。分受其罪悔无所及。非天非鬼非沙门梵志之所造。我今自知罪之根本。上不怨天下不尤地。甘心受罪知复奈何。是故说曰愚者自谓正犹恶未成熟也。恶以成熟满诸苦亦复受者。积罪之人入狱受报。十三种焰缠裹其身。死而复稣求死不得。要偿故罪以尽无余。然后乃出。若在畜生愚痴所蔽不识真道。领肿脊坏穿鼻羁头枷锁手脚。若生饿鬼昼夜饥渴。腹若泰山咽细若针。身长四十里。一寸千隔。若在人中贫贱困悴。衣不盖形食不充口。是故说曰恶以成熟满诸苦亦复熟也。

贤者见于恶 不为恶所熟

如恶以不熟 恶者观其恶

贤者见于恶不为恶所熟者。彼执行人见其行恶随时诃谏。此非妙行轮转生死求出甚难。于三恶道造罪根本。是故说曰贤者见于恶不为恶所熟也。如恶以不熟恶者观其恶者。如人作恶后寻怀悔。咄我所作将非。其宜人之所嫉。我今习之将非。是我执意误乎。自今改悔观恶秽污。是故说曰如恶以不熟恶者观其恶也。

贤者观其恶 乃至贤不熟

设以贤熟者 贤贤自相观

贤者观其恶乃至贤不熟者。贤人守戒众德具足。多闻辩慧言无缺漏。出言柔和常行真诚。行四等心慈愍一切。见小过隙便怀恐惧。况当造无择之罪。是故说曰贤者观其恶乃至贤不熟也。设以贤熟者贤贤自相观者。贤者自察自观性行。我今所致供养者。皆由前身积学所致。宿不种福布恩施德。今日何缘得此福报。今不谨慎重行其德者。后更受形无福可凭。复当流浪经历生死。方便积行久乃成就。其间艰难非度所知非算所筹。过佛恒沙不睹不闻。由行自坠至今不度。是故说曰设以贤熟者贤贤自相观也。

人虽为恶行 亦不数数作

于彼意不乐 知恶之为苦

人虽为恶行亦不数数。作者人为恶行当自改更。备受三涂八难之苦。于中求出亦甚难得。是故智者。制以禁法防以未然。设受其报犹轻。若在地狱汤冷水微受苦无几。斯由悔过知罪根本。若作畜生负担不重。食以随时不加苦痛。若为饿鬼。鬼有四种。生作豪尊饿鬼。衣食自然。若处人间豪富大族无所渴乏。若生于天。微福之报。食以覆口自耻福少。是故说曰人虽为恶行亦不数数作也。于彼意不乐知恶之为苦者。学人见恶意不愿乐。自摄其意不使分散。罪虽微细报如泰山。猛火虽小焚烧山野。是以智者常当防虑知恶根源众苦之首。是故说曰于彼意不乐知恶之为苦也。

人能作其福 亦当数数造

于彼意愿乐 善受其福报

人能作其福亦当数数造者。人生一世。所以致贫穷者。皆由前身悭结所误。是以圣人触类所说。先以施惠为首。虽复贫穷。要当少多减损以补曩愆。虽无财货当自役己出力作使。修补神祠佐助众事。不使日夜阙其福业。弹指之顷念善亦是。况复躬自行功德乎。是故说曰人能作其福亦当数数造也。于彼意愿乐善受其福报者。人之修福多所润及。见行善者代其欢喜。辄自出财劝助为福。见身获祐善名流布。见者心欢靡不致敬。生辄遇圣不堕八无闲处。是故说曰于彼意愿乐善受其福报。

先当制善心 摄持恶根本

由是兴福业 心由乐于恶

先当制善心摄持恶根本者。善心具足勿令分散。执意在前如擎油钵。战战竞竞如避劫烧。当以无常苦空非身。除心秽垢沐浴使净。是故说曰当先制善心摄持恶根本也。由是兴福业心由乐于恶者。人不行善作后世资粮者。命终烧身之患。日夜为恶不能自改。

是故说曰由是兴福业心由乐于恶也。

为恶虽复少 后世受苦深

当获无边报 如毒在心腹

为恶虽复少后世受苦深者。人意不固所行无记。少多为罪或觉不觉。要当受报不免其对。无惭无愧不求出要求度世道。是故说曰为恶虽复少后世受苦深也。当获无边报如毒在心腹者。少多有隙尘垢染意。便当受于无边之罪。或触娆人使兴恶行。由是自致堕无边罪。或离别眷属斗乱家室。如此之苦众恼无数。是故说曰当获无边报如毒在心腹也。

为福虽少 后受大福 当获大报

如种获实

为福虽少后受大福者。人之为福唯存在心。不在财物有多有少。设施物多内心吝惜。后获其福亦不足言。施物虽少心意普等。广及一切不自为己。后获其福不可称限。是故说曰为福虽少后受大福也。当获大报如种获实者。后受天人自然之福颜色从容。恒处中国不在边境。言从语用不伤人意。饶财多宝不怀憎嫉。在家修德宗族和穆。设当出家捐弃恩爱。剃除须发着三法衣。苦形学道除荣冀心。越次取证尽其有漏成无漏行。众德普备功福具满。犹如田夫多种获报。仓库盈满意志欢喜。内自庆贺功不唐举。是故说曰当获大报如种获实也。

无过而强轻 无恚而强侵

当于十品处 便当趣于彼

无过而强轻无恚而强侵者。如彼有人无有恚嫉憍慢之心。然愚騃之人。兴意向彼起谋害心。诸佛世尊慈愍一切。见有哀苦拔济其难。兴念生类如母爱子。是故说曰无过而强轻无恚而强侵也。当于十品处便当趣于彼者。所谓十品者。一名无救。二名焰三名大焰。四名黑绳五名啼哭。六名大啼哭。七名等害八名等命。九者畜生。十者饿鬼。其有众生恶心炽盛。寿终之后不离此十处。是故说曰当于十品处便当趣于彼也。

痛痒语粗犷 此形必坏败

众病所酷切 心乱而不定

宗族别离散 财货费耗尽

王者所劫略 所愿不从意

或复无数变 为火所焚烧

身坏无智慧 亦趣于十品

此上诸偈。尽是如来神口所说。调达愚教阿阇世酒饮暴象醉向如来。是时世尊寻向彼象。而说斯偈。

作恶勿言无 久作言无罪

屏猥言无罪 斯皆有证验

夫人作恶事有轻重。意盛不舍不能去离不求出要。藏隐自匿。亦复不能向人陈说。是以世尊教诲后人。新作旧造下至屏猥之处。善恶冥报不可藏匿。是故说曰作恶勿言无久作言无罪也。屏猥言无罪斯皆有证验者。人欲设意在屏猥处造诸罪根。当时虽可免萌类谤。然复不免后世报对。是故说曰屏猥言无罪斯皆有证验也。

作恶言有忧 久作亦言忧

屏猥亦言忧 彼报亦有忧

人之造恶初意赫炽不自觉知。当时心勇谓为应尔。尔时世尊便引其喻。如日初没之际。山川树影皆各垂阴遂至于冥。今此群惑之徒。执迷亦尔。造身口行不善之本。临终之日诸恶重阴。各各自随渐渐将至冥室受报。是故说曰作恶言有忧久作亦言忧屏猥亦言忧彼报亦有忧也。

此忧彼亦忧 恶行二俱忧

彼忧彼受报 见行乃知审

所谓此忧者今现世忧。所谓彼忧者。后世之忧。所谓此忧。不死不命终。所谓彼忧者已死已命终。是故说曰此忧彼亦忧也。恶行二俱忧者。彼忧彼受报见行乃知审。

此喜彼亦喜 福行二俱喜

彼喜彼受报 见行自清净

昔琉璃王兴兵。攻伐迦维罗竭国。摧破人民擒获七千。圣人见道迹者悉埋其足。使暴象蹋蹈杀之。略说其义。佛告比丘。拘萨罗王现无反复。违圣叛真。兴无择罪。斯等之类却后七日自当受报。拘萨罗国。王种当绝。无复继嗣。无择地狱火焰当出。缠裹王身及诸侍从。悉入无择地狱之中。琉璃闻之即日严驾四种之兵。宫人婇女出城避灾。寻诣恒水张帆乘船谓为免难。时阿鼻地狱火焰来接及诸群众。翼从多少悉入地狱无得脱者。琉璃王先未避灾之时。来至舍卫城内。遥闻作倡伎乐歌舞戏笑五乐自娱。王问左右。

斯是谁家戏笑之声乃彻于此。诸臣白曰。此是只头太子家中音乐之声。王寻遣信速唤使来。我今征伐与贼战斗忧虑国事。只头今日方更欢乐。以五乐自娱。设我战斗不如贼者。此人必望得王尊位。只头太子闻王召唤。寻出奉迎。王告太子。吾与贼战心忧万国。汝今方更五乐自娱。即拔利剑斩而舍去。只头舍身即生天上。内宫妓女五乐自娱不觉失主。天上婇女前后围绕。亦复作倡伎乐共相娱乐。尔时世尊以天眼。观见只头王子二处受福。在大众中而说斯偈。

此喜彼亦喜 福行二俱喜

彼喜彼受报 见行自清净

尔时世尊。复与琉璃王而说斯偈。

此煮彼亦煮 罪行二俱煮

彼煮彼受罪 见行自有验

尔时世尊。以天眼观见琉璃王处在地狱。拷掠榜笞五毒酸楚。是故世尊而说斯偈。

作福不作恶 皆由宿行法

终不畏死径 如船截流渡

昔佛先世未成等正觉时。为菩萨身。号曰一切施。为婆罗门故。自缚诣阙。敌国王曰。汝今畏吾。尔时一切施而说斯偈。

作福不作恶 皆由宿行法

终不畏死径 如船截流渡

昔有啖人鬼。在人中作王。恒食人肉以为厨宰。邻国征伐得九十九王。二十一人以为常则。九十九王白罗刹王曰。邻国有王名曰善宿。好行施惠修菩萨德。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大王设能擒获彼者。我等甘心受死万无一恨。尔时罗刹人王。即起鬼兵往伺其便。正值善宿大王在外园观浴池游戏。有一梵志。辞家外学。夫梵志之法。临辞去时白父母言。我今离家追伴学问。计还之日且未有期。设财货穷乏从王举贷我还当偿。其人学问以得成就。来至家中但见空屋不见人众。即问邻比。我今父母兄弟姊妹竟为所在。邻比报曰。汝学之后举王财贿无以当偿。为王所系今在牢狱。欲往看者宜知是时。其人自念。家穷事狭无有财宝。设我诣狱亲觐父母。复当拘执同受其苦不免王法。宜令在外改形易服窃行求索毕偿官物乃得出身耳。其人复念。邻国有王号善宿。修行道德施心不绝。当往至彼至诚告情。必不见违。足偿王物。寻往至彼随王乞索。王言大佳。当相供给。须吾沐浴讫当惠施。小停勿忧不负言信。王诣浴池为鬼兵所擒。王寻还顾悲戚涕零。

鬼王问曰。我等闻王仁和博爱靡不周济。虽遭厄困何为悲戚。王报鬼曰。我生惠施未曾有悔。向有梵志在外乞索。许而未与。是以忧戚耳。鬼王白王。王守诚信由来不改。如今放王施讫时还。乃知王心不失诚信。王得还宫开藏惠施恣彼人意。寻还就信诣鬼王所。鬼王告曰。汝不畏吾乎。何为受死而来。尔时善宿大王向彼鬼王。而说斯偈。

作福不作恶 皆由宿行法

终不畏死径 如船截流渡

鬼王闻之内怀惭愧。改心易行思修善本。即告善宿王曰。今闻所说人中难有。今放九十九王。我舍此位。愿王统领以法治化。我领鬼众还归本居住。若俱健者自当数觐。即共离别各还所在。万民称庆国界清泰。共行十善不修恶业。善宿积行不息。后得成佛于树王下。复说斯偈。

作福不作恶 皆由宿行法

终不畏死径 如船截流渡

出曜经卷第十八 双要品第二十九

夜光照于冥 至日未出间

日光布大明 夜光便黭黤

观此义已如来引喻。欲使后生明达其事。犹若夜光之虫处在幽冥。布其光明远有所照。谓为已明无有及者。值日天子放百千光明升于东方。尔时无复有夜光虫明。颜色黭黤像如纯墨。是故说曰。夜光照于冥至日未出间。日光布大明。夜光便黭黤也。

察者布光明 如来未出顷

佛出放大明 无察无声问

外道梵志所行不同。或有察而知者。或有入定而知者。或有闻教而寤者。此三种人在世跨行各自谓尊。所以然者。盖由如来未现于世。设如来降神于世。放大光明流教布化。尔时外道梵志自然消歇。其道不行无复威神。是故说曰夜光照于冥。至日未出间。日光有大明。夜光。便黭黤也。

不牢起牢想 牢起不牢想

彼不至于牢 由起邪见故

不牢起牢想者。此众生类恋慕生死。若自生念人处世间。乐着五欲以自娱乐者乃为牢固。是故说曰不牢起牢想也。牢起不牢想者。邪见之人执意来久。共相指授乃兴此论

。窃闻佛家称说泥洹无生无灭无起灭想。亦复无有歌叹喜舞宗亲五族。行来进止园观浴池。都无此者有何牢固。佛言不尔。斯等颠倒邪心不灭。牢而固者莫过泥洹。反更毁呰以为不牢。是故说曰牢起不牢想也。彼不至于牢。由起邪见故者。灭尽泥洹无有众患。澄然无为凝神不动。亦不变易。愚者不解以为非真。是故说曰彼不至于牢由起邪见故也。

牢而知牢者 不牢知不牢

彼人求于牢 正治以为本

若有众生解灭尽泥洹无生无灭。亦不欺诈诳惑于世。诸佛世尊永息之室。其有众生入此室者。宠位至不以增欢。毁辱逼不以加戚。与倒见异其辞。邪部殊其趣。冥然太虚永息不起。智者之所慕。非愚之所习。欲至彼室者。要涉八正之径路。求度十二之洪崖。以渡生死之峭岸。安神无为之澹然。顾眄悠悠之楚酷。苦哉愚惑之滋甚。是故说曰牢而知牢者不牢知不牢彼人求于牢正治以为本也。

愚意以为牢 反被九结缚

如鸟投罗网 斯由爱深固

愚意以为牢者。夫人在世意愚难革。或言阴聚为牢。或言结本为牢。于中兴想不别真伪。虽复出家学道反习邪行。是故说曰遇意以为牢也。反被九结缚者。人之修道要当舍家。遇恶知识指授邪径。舍故结缚反被九结。如蛾投火不顾后虑。斯由爱深固。是故说曰。反被九结缚。如鸟投罗网。斯由爱深固也。

诸有怀狐疑 今世及后世

禅定尽能灭 无恼修梵行

诸有怀狐疑者。彼修行人。思惟恶露不净之想。除去狐疑憎嫉之心。闻则得信不重思惟。是故说曰诸有怀狐疑也。今世及后世者。今者现身后者后身。今者现世后者后世。于中不兴犹豫生狐疑者。乃应定意。是故说曰今世及后世也。禅定尽能灭者。入定之人心意坚固。尽能消灭不兴想着。是故说曰禅定尽能灭也。无恼修梵行者。不为结使所烦恼。执意清净常如一心。所修德本超越人上。是故说曰无恼修梵行。

无尘离于尘 能持此服者

无御无所至 此不应法服

人之修道常怀染污。淫怒痴垢不去于心。虽披袈裟不去三毒。此则不至于道。是故说曰无尘离于尘也。能持此服者。唯有贤圣之人防塞众恶。能服此真法之服。无有此者

则不应服。是故说曰能持此服者。无御无所至。此不应法服。

若能除垢秽 修戒等慧定

彼应思惟业 此应服袈裟

若能除垢秽修戒等慧定者。人之修学除秽为本。三毒结使永尽无余。虽得罗汉不入定意。无记对至乃知谬误。修戒除垢秽不失其道心。是故说曰。若能除垢秽修戒等慧定也。彼应思惟业应此服袈裟者。入定之人必有所益。心有所念无事不果。诸天世人魔及魔天释梵四天王。靡不宗奉而承事者。是故说曰彼应思惟业。应此服袈裟。

不以柔和言 名称有所至

人有善颜色 乃怀巧伪心

不以柔和言名称有所至者。世多有人与人言谈。内怀奸宄外如现愚。是故说曰不以柔和言。名称有所至也。人有善颜色。乃怀巧伪心者。往昔波斯匿王。园观游戏见二梵志苦形学道。仰事日月祭祀水火。王见此人学道志苦。寻往佛所白世尊言。向行游观见二梵志。苦形学道至为难及亦无俦匹。佛告王曰。人之修德持戒完具欲得知者。要当同止观察威仪寻省来语。然后乃知有戒无戒。王闻斯语内怀惭愧。即从坐起头面礼足辞退而去。还至宫殿告语傍臣。汝速诣彼唤二梵志在我后园。吾观察之。审有苦行求于道德。为虚称诈逸行不合已。臣受其教即唤在园。王自楼上遥观其行。知彼巧伪诈称为道。重怀惭愧思心自悔。信心隆盛贪乐佛道。即令国界人民之类。其有供事外学异道者。皆受诛戮不得从容。王至佛所头面礼足。悔本不及。自今以往。四事供养恭敬三宝。尽其形寿不违此誓。是故说曰人有善颜色。乃怀巧伪心也。

有能断是者 永拔其根本

智者除诸秽 乃名为善色

有能断是者。永拔其根本者。世人多怀奸宄之心。虽披法服内行不真。能断此者乃应道门。是故说曰有能断此者永拔其根本。智者除诸秽乃名为善色者。智人习法要应为道。非法不行学者所贵。颜色怡耀众人敬仰。是故说曰。智者除其秽乃名为善色也。

不以色从容 蹙睹知人意

世多违行人 游荡在世界

如彼虚伪鍮 其中纯有铜

独游无畏忌 内秽外不净

不以色从容蹙睹知人意者。世多有人颜色从容。与人言谈辞义辩美。然内心虚伪心口相违。虽名为人性行不均。外如贤士内怀毒行。虽暂相见贤愚不别。犹夜睹火遥见光明。若当往捉便烧其手。此亦如是。虽有颜色内怀炽焰。是故说曰不以色从容蹙睹知人意也。世多违行人游荡在世界者。当来愚人巧诈滋繁。渐渐遂至谤贤毁圣。奸宄万端幻惑世人。与人言谈颜色不正。出言成章辩聪无碍。堪在大众为无轨事。众人睹者莫不拭目。是故说曰世多违行人游荡在世界也。如彼虚伪鍮其中纯有铜者。巧诈之人多诸方略。以烟熏铜色胜真金。诳惑世人贪取财货。是以如来引此为喻。如彼伪鍮获世重利。奸宄之人亦复如是。甘言美辞诱进檀越。获致供养四事不乏。衣被饮食床褥卧具病瘦医药。虽获其供养。后当偿之。报受洋铜。经历苦恼罪积未毕。是故说曰如彼虚伪鍮其心纯有铜也。独游无畏忌内秽外不净者。如彼奸宄之人。多将翼从人间游处。众人见者莫不兴敬。如贼暴虐多坏村落。然后乃知非是真人也。是故说曰。独游无畏忌内秽外不净也。

贪餮不自节 三转随时行

如圈被养猪 数数受胞胎

贪餮不自节三转随时行者。如彼愚惑之人。为人标首受人供养。自养其形身体肥盛不能转侧。檀越施主随时礼觐。愚人佯坐入定思惟。由是自致得大供养。是以世尊假以为譬。如被养猪卧食不动。不知久久当受屠割。舍身受身无有休已。是故说曰。贪餮不自节三转随时行如圈被养猪数数受胞胎也。

人能专其意 于食知止足

趣欲支其形 养寿守其道

昔佛与波斯匿王而说此偈。波斯匿王宿殖德本福响自应。于后园中。自然生甘蔗之树。流出甘浆昼夜不绝。于彼园中自然生一株粳米。垂穗数百取之无尽。王受其福食之无厌。身体肥重喘息苦极不能转侧。时往佛所。低身揖让在一面坐。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人能专其意 于食知止足

趣欲支其形 养寿守其道

王闻斯语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从坐起辞佛还宫。即敕厨宰作食之人。设汝擎食在吾前者。先说斯偈尔乃得食。自是以始常以为法。王转减食身体轻便。进止行来无所患苦。

观净而自修 诸根不具足

于食无厌足 斯等凡品行

转增于欲意 如屋坏穿漏

观净而自修诸根不具足者。初履行人意不坚固。内自思念发毛爪齿。爱着清净兴着欲想。增益嗔恚愚痴滋长。不摄诸情根门不定。放逸自恣遂失道明。由火赫炽复益酥油。深明此理。岂是灭火之兆乎。夫欲息淫怒痴火永不生者。当兴恶露不净之想。是故说曰。观净而自修诸根不具足也。于食无厌足斯等凡品行者。彼修行人乞求无厌。得而藏囊悭心不舍。若后命终受凡品行。是故说曰。于食无厌足斯等凡品行也。转增于欲意如屋坏穿漏者。行人执愚不修善根。欲意炽盛不自改更。当复经历生死之难。犹若盖屋覆治不牢。天雨则漏浇濯衣服净者使污。人情如是意不坚固漏淫怒痴。是故说曰。转增于欲意如屋坏穿漏。

当观不净行 诸根无缺漏

于食知止足 有信执精进

不恣于欲意 如风吹泰山

当观不净行诸根不缺漏者。行人御意不暇食息。观察此身漏出不净一一分别。料简身中三十六物秽污不净。从头至足无一可贪。收摄诸根不使漏失。是故说曰。当观不净行诸根无缺漏也。于食知止足有信执精进者。行人执意得无漏信。多食瞪瞢不容入定。信心勇炽堪行精进。超群独迈寻受其证。是故说曰于食知止足有信执精进也。不恣于欲意如风吹泰山者。行人用意众想不乱。欲为祸根主生灾患。见身神慌不受慧明。死则对至烧身之痛。料别此理悉为苦患。制意不兴色声香味细滑之法。外御六尘内摄六情。内外清净不漏欲意。犹若泰山安峙坚固。不为飘风之所吹动。心如金刚不可沮坏。是故说曰。不恣于欲意。如风吹泰山也。

空闲甚可乐 然人不乐彼

无欲常居之 非欲之所处

空闲甚可乐者。所以圣人论此语者。欲使行人速获其法。闲静之中意得专一。思惟挍计不移时节。意念向应如人呼声。是故说曰空闲甚可乐也。然人不乐彼者。如此之徒皆是凡夫。意着爱欲不能舍离。意着女色以为实用。一旦亡没乃知非真。是故说曰然人不乐彼也。无欲常居之者所以言圣人者。无淫怒痴诸结缚着豁然除尽。净如天金亦无微翳。若在人村周游教化。到时持钵福度众生。随施多少咒愿施主。檀越施主值闻声者。则闻

道教贯彻心怀。设值辟支佛者。飞钵空虚作十八变。形虽在众心存旷野。是故说曰无欲常居之也。非欲之所处者。着欲之人心意有在。犹人堕罪闭在牢狱。官不决断遂经年岁。望欲求出良难得矣。淫泆之人亦复如是。痴心所裹闭在欲狱。不遭无漏圣睿之药。欲得免济甚复难克也。是故说曰非欲之所处也。

在村闲静 高岸平地 应真所过

莫不蒙祐

真人所居必有善应。地主四王常来拥护。所居之方不被灾患。福能抑恶众害不生。由圣居中威神所致。是故说曰。在村闲静高岸平地应真所过莫不蒙祐也。

难移难可动 如彼重雪山

非贤则不现 犹夜射冥室

贤圣之人心不可移动。意欲所规必克不难。犹若众山竞出好药。随意取之分别毒害。是故智者说众德具足。是故说曰。难移难可动如彼重雪山也。非贤则不现犹夜射冥室者。不以善知识。不亲近善知识。闻恶不出其本。闻善不叹其德。犹若冥室之中闇射其矢。是故说曰。非贤则不现犹夜射冥室也。

贤者有千数 智睿在丛林

义理极深邃 智者所分别

贤者有千数智睿在丛林者。所谓贤者有所分别。闻一句义畅演无数辩才之法。思惟分别皆由观练。是故说曰。贤者有千数睿智在丛林也。义理极深邃智者所分别者。分别诸法不失次第。义理深邃究畅其法。知所从生知所从灭。分别义理一一不失。是故说曰。义理极深邃智者所分别。

多有众生类 非射而不值

今观此义理 无戒人所耻

多有众生类非射而不值者。所谓值者。所修非法之人是也。是故说曰。多有众生类非射而不值也。今观此义理无戒人所耻者。利根捷疾。观是常非常有净无净。戒德具者叹说其净。犯戒之人闻彼教训。谓为诽谤不说真诚。自不称名姓号之本。亦不自卑叹誉彼者。犹若善射之人。分别善者而效其矢。所以然者。欲使恶者改修其行。修善者敦崇正法。是故说曰。今观此义理无戒人所耻也。

观有知恐怖 变易知有无

是故不乐有 当念远离有

观有知恐怖变易知有无者。有者恐怖不可恃怙。如实而不去离。是故说曰。观有知恐怖。变易知有无也。是故不乐有当念远离有者。夫人不乐众苦之本。亦不思惟本业所造。是故说曰。是故不乐有当念远离有也。

无信无反复 穿墙而盗窃

断彼希望意 是名为勇士

无信无反复者。如有诸佛弟子。无有笃信之意。何以故。彼人不信佛不信法不信比丘僧。亦复不信苦习尽道。尽者为灭尽泥洹是。彼人不信亦不恭奉。是故说曰无信无反复也。穿墙而盗窃者。彼执行人。穿坏有漏三界之墙。于中贸易望其福庆。是故说曰穿墙而盗窃也。断彼悕望意是名为勇士者。断其利养之想无有悕望。人中之士无有过者。是故说曰。断彼悕望意是名为勇士也。

除其父母缘 王家及二种

遍灭其境土 无垢为梵志

除其父母缘者。如来所以说是者。现其爱心永尽无余更不复生。是故说曰除其父母缘也。王家及二种者。所以论王现其憍慢。二种者。一者戒律二者邪见。除此憍慢更不复兴。是故说曰王家及二种也。遍灭其境土无垢为梵志者。如来所以说此者。欲现己慢永尽无余修其净行。是故说曰。遍灭其境土无垢为梵志也。

若人无所依 知彼所贵食

空及无相愿 思惟以为行

若人无所依者。修行之人无众结使。亦不藏贮。是故说曰若人无所依也。知彼所贵食者。世人依食以存其命。知其抟食所出本末。更乐食者兴意想着。如彼生牛之皮。意想食者如彼火聚。识想食者犹如剑戟。如彼抟食之人观食本末。或自手执或在钵中。思惟翻覆食所从生为从何灭。观诸恶露不可贪乐。是故说曰知彼所贵食也。空及无相愿思惟以为行者。如彼众生入三解脱门。思惟念道不去心首。是故说曰空及无相愿思惟以为行也。

鸟飞虚空 而无足迹 如彼行人

说言无趣

鸟飞虚空而无足迹者。虚空飞鸟悉名凤凰。虚空之中不见足迹。周旋往来都无处所。是故说曰鸟飞虚空而无足迹也。如彼行人说言无趣者。彼修行人观此义理。都不知东

西南北所趣之方。是故说曰如彼行人说言无趣也。

诸能断有本 不依于未然

空及无相行 思惟以为行

诸有行人断有根本。所论有者。欲有色有无色有永尽无余。更不复兴。是故说曰诸能断有本也。不依于未然者。不知未变之事兴衰之变。是故说曰。不依于未然也。空及无相行思惟以为行者。着三解脱灭尽之门。以自娱乐不能舍离。是故说曰。空及无相行思惟以为行也。

希有众生 不顺其径 有度不度

为死甚难

希有众生不顺其径者。希有众生生于中国者。复有众生遇贤圣者。亦复少耳。是故说曰希有众生不顺其径也。有度不度者。多有众生求度世者。亦复少耳。不知生死根栽有无是非。斯由鄙浊不达性行。是故说曰有度不度也。为死甚难者。人之贪生但见目前。不知趣死众苦之患。亦不思惟度世之业。是故说曰为死甚难也。

诸有平等说 法法共相观

尽断诸结使 无复有热恼

诸有平等说法法共相观者。夫人处世观察是非。法法成就无有高下。是故说曰诸有平等说法法共相观也。尽断诸结使无复有热恼者。如彼行人思惟挍计。断诸结使去诸想着。无复热恼之患。是故说曰尽断诸结使无复有热恼。

行路无复忧 终日得解脱

一切结使尽 无复有众恼

行路无复忧终日得解脱者。履行之人修德自然。毕众苦恼不兴尘垢。是故说曰行路无复忧终日得解脱也。一切结使尽无复有众恼者。如彼行人执意牢固。结使永尽无余。是故说曰一切结使尽无复有众恼也。

无造无有造 造者受烦热

非造非无造 前忧后亦然

无造无有造造者受烦热者。人前为罪深知非法。向人布现求改忏悔不自隐藏。若更生受形不受苦恼。是故说曰无造无有造造者受烦热也。非造非无造前忧后亦然者。人前为过寻时改悔。寿终之日神不错乱。善神卫护不至恶道。是故说曰非造非无造前忧后亦

然也。

造者为善妙 以作不怀忧

造而乐而造 生天受欢乐

造者为善妙以作不怀忧者。人修善行众德具足。众人所敬莫不宗奉。寿终之后生善处天上。是故说曰造者为善妙以作不怀忧造而乐而造生天受欢乐也。

亦复不知论 贤圣不差别

若复知论议 所说无垢迹

亦复不知论贤圣不差别者。如彼行人不解议论不别句义。若在大众不知威仪礼节。贤愚不别。是故说曰亦复不知论贤圣不差别也。若复知论议所说无垢迹者。无垢之论。去诸想着内怀欢喜称庆无量。所闻法味充饱一切。不趣恶道饿鬼畜生地狱之恼。是故说曰若复知论议所说无垢迹也。

说应法议说 当竖仙人幢

法幢为仙人 仙人为法幢

说应法议说。昌炽法味与人演布。文句具足展转相教。仙人者诸佛世尊也。说名身句身一一分别无有错谬。欲使正法久存于世。是故说曰说应法议说当竖仙人幢法幢为仙人仙人为法幢也。

或有寂然骂 或有在众骂

或有未声骂 世无有不骂

或有寂然骂者。心内炽然咒咀不息。欲使彼人遭水火盗贼。内心思惟不彰露在外。是故说曰或有寂然骂也。或有在众骂高声大唤不避尊卑。是故说曰或有在众骂也。或有未声骂权在众中。亦不高声对面相骂。是故说曰或有未声骂世无有不骂。

一毁一誉 但利其名 非有非无

亦不可知

一毁一誉但利其名。诸善功德育养其身。设得供养不以为欢。若彼毁辱不以为戚。过去已灭善心不绝。当来未至未有生兆。现在不住当复漂转。是故说曰一毁一誉但利其名非有非无亦不可知也。

睿人所誉 若好若丑 智人无缺

睿定解脱 如紫磨金 内外净彻

睿人所誉若好若丑。觉见广见敷演一义而不可及。皆蒙得度济神离苦。犹如如来行则履虚离地四寸。地上印文炳然自现。其中虫蠡有形之类蒙光得度。七日安隐永无众苦无能伤害。犹如紫磨纯金。内外清净无有瑕滓。是故说曰睿人所誉若好若丑智人无缺睿定解脱如紫磨金内外清彻也。

犹若安明山 不为风所动

睿人亦如是 不为毁誉动

如彼安明山峙立安固。终不为风所动。如来处世去世八法。不为毁誉所动。有一梵志多闻广见无事不苞。闻佛出世不为毁誉所动。持心如地不记好丑。往至佛所。以百种骂毁呰如来。后复以百种语赞誉如来。如来心意铿然不动。是故说曰犹若安明山不为风所动睿人亦如是不为毁誉动也。

如树无有根 无枝况有叶

健者以解缚 谁能毁其德

如树无有根无枝况有叶者。无明根本众患之源。爱生枝叶以兴邪见。是故说曰如树无有根无枝况有叶也。健者以解缚谁能毁其德者。所谓健者谓佛世尊脱诸缚着更不受胞胎之形。亦复不从今世至后世。是故说曰健者以解缚谁能毁其德也。

无垢无有住 身堑种苦子

最胜无有爱 天世人不知

无垢无有住者。去诸结使永尽无余。有结则有住。无结则无住。亦无身堑亦无苦子。是故说曰无垢无有住身堑种苦子也。最胜无有爱天世人不知。如来坐禅寂然入定。三昧正受灭形自隐。诸天圣人欲得知如来者。此事不然。是故说曰最胜无有爱天世人不知也。

犹如网丛林 无爱况有余

佛有无量行 无迹谁迹将

犹如网丛林者。佛告比丘。今当与汝说爱根本枝叶滋蔓。善思念之。广说如契经。流转生死分着五道。是故说曰犹若网丛林。无爱况有余者。如来成道永无有爱。永断五道不处三界不受四生。是故说曰无爱况有余也。佛有无量行无迹谁迹将者。所谓佛者。教寤一切诸法。无事不知无事不达。修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根力觉道。广布演说无有穷极。高而无上无能量度。深邃无下深不可测。有结则有迹无结则无迹。夫人有足。便得

游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结有迹者。将入三界游驰五道不离生死。结无迹者。则不至三界八难之处。是故说曰佛有无量行无迹谁迹将也。

若有不欲生 以生不受有

佛有无量行 无迹谁迹将

若有不欲生以生不受有者。舍身受形经历生死。亿千万身生死无量不可称计。今得成道毕故。身更不受形受诸苦恼。是故说曰若有不欲生以住不受有佛有无量行无迹谁迹将也。

若欲灭其想 内外无诸因

亦无过色想 四应不受生

若欲灭其想内外无诸因者。所谓想者。欲想色想无色想。行人永灭亦不使生。亦复不造三界结使。内外清净不造尘垢。是故说曰若欲灭其想内外无诸因也。亦无过色想四应不受生者。如彼行人观过去色。过去造色未来色。未来色造色现在色。现在造色一一分别四无有色。如彼转轮圣王统四天下。身有大人之相众好具足。行人观彼如己无异。不以色好而兴好想。不以色丑而兴恶想。不见我是彼非彼是我非我。亦复不见是非是是非非。都无好丑之想。永断四应不与从事。是故说曰亦无过色想四应不受生也。

舍前舍后 舍间越有 一切尽舍

不受生老

舍前舍后舍间越有。所谓前者。舍过去阴持。入结使缚着。舍后者。舍未来阴持。入结使缚着。舍间越有者。舍现在阴持。入结使缚着。舍一切者。于现身中得虚无道。王三千典十方。由意自从所作已办。更不复受胎如实知之。是故说曰舍前舍后舍间越有一切尽舍不受生老也。

乐品第三十

胜则怨灭 负则自鄙 息则快乐

无胜负心

胜则怨灭负则自鄙者。如彼怨家昼夜伺察彼人。于彼有大怨嫌。从世至世不舍罪怨。如是经历数百千身。报怨乃息负者自鄙。是故说曰胜则怨灭负者自鄙也。息则快乐无胜负心。一切结使永尽无余。更不复起想着之念。亦复无胜负之心。我胜彼不如彼胜我不如。都无彼此之心。是故说曰息则快乐无胜负心也。

若人娆乱彼 自求安乐世

遂成其怨憎 终不脱苦患

若人娆乱彼自求安乐世者。世多有人执迷惑意怨仇心深。触娆于人自望快乐宗族蒙庆。如种苦栽冀望甘果。唐丧功夫无益于时。是故说曰。若人娆乱彼自求安乐世也。遂成其怨憎终不脱苦患者。卒斗杀人犹尚可恕。怀毒阴谋乃不可亲。如斯之类必趣恶道。所以然者由其执愚不舍故也。是故说曰遂成其怨憎终不脱苦患也。

善乐于爱欲 以杖加群生

于中自求安 后世不得乐

善乐于爱欲者。一切众生皆贪乐乐不乐苦恼。见苦则群心不愿乐。己自行杀教人杀生。己自淫泆教人淫泆。己自妄言绮语。复教人妄言绮语。己自不与取。复教他人窃盗他物。是故说曰善乐于爱欲也。以杖加群生者。所行非法滥扦百姓。意之所存以伤为本。是故说曰以杖加群生也。于中自求安后世不得乐。人作恶行皆自为己。舍身受形遭诸苦恼。经历生死沉漂五道。所生之处罪苦自随。是故说曰于中自求安后世不得乐也。

人欲得欢乐 杖不加群生

于中自求乐 后世亦得乐

人欲得欢乐杖不加群生者。一切众生皆贪于乐不乐于苦。见彼苦者兴慈愍心。四等平均视彼如赤子。初不起怨捶打众生。处世皆求安身。设我今日触娆彼者。后世之中受对无数。是故说曰人欲得欢乐杖不加群生于中自求乐后世亦得乐也。

乐法乐学行 慎莫行恶法

能善行法者 今世后世乐

夫人在世务行于法选择善法。去其恶者周旋往来。追善知识采取善教。所至到处兴有法事。是故说曰乐法乐学行慎莫行恶法能善行法者今世后世乐也。

护法行法者 行法获善报

此应法律教 行法不趣恶

护法行法者行法获善报者。能自拥护法不使漏失后获其福。是故说曰护法行法者行法获善报也。此应法律教行法不趣恶者。彼执行人以法自护。所生之中不遇恶灾。从小至大悉受其对。天受福尽下生人间复重受福。是故说曰此应法律教行法不趣恶也。

护法行法者 如盖覆其形

此应法律教 行法不趣恶

彼修行人拥护深法微妙之教。去诸阴盖如猛赫热而获好盖得蒙济度是故说曰护法行法者如盖覆其形此应法律教行法不趣恶也。

恶行入地狱 所至堕恶道

非法自陷溺 如手把蛇蚖

恶行入地狱所至堕恶道者。人为恶行非父母兄弟宗亲所为。皆由己身为罪所致。作罪自受其殃无能代者。外道异学所见不同。外道所见己身作罪他人受报。是故说曰恶行入地狱所至堕恶道也。非法自陷溺如手把蛇蚖者。犹如彼人手把蛇蚖。或以咒术而取者。或以药草而取者。或被师教而手玩弄恶蛇。咒罢之后为蛇所啮。死入地狱饿鬼畜生。经历生死无有休已。是故说曰非法自陷溺如手把蛇蚖也。

不以法非法 二事俱同报

非法入地狱 正法生于天

不以法非法二事俱同报。此众生类造善恶行。不自觉知殃福之报。为善者不知善之有报。为恶者不知恶之有报。如彼有人得杂毒之食。得而享之。不知食中有毒。毒气流炽不便其身。行恶之人亦复如是。当时甘口后受其殃。遂丧其命不至善处。有目之士观食知之。斯是清净其中无毒。便取食之后无苦患。是故说曰不以法非法二事俱同报非法入地狱正法生于天也。

施与战同处 此德智不誉

施时亦战时 此事二俱等

昔舍卫城内有一长者。名曰最胜。更有长者名曰难降。二人悭贪国中第一。饶财多宝七珍具足。象马车乘仆从奴婢。谷食田业不可称计。二人门户各有七重。敕守门者无令乞儿入我门户中庭之中。铁笼覆上恐有飞鸟啄拾谷食。屋舍四壁铸铁垣墙。恐鼠穿凿啮坏器物也。是时五大声闻各以次第诣彼教化。从地踊出教以法施。长者二人闻之各不受化。后佛自往坐卧虚空放大光明。佛与长者说微妙法。长者虽闻心犹不达。内自思惟佛来至舍。不可虚尔使还精舍。宜入藏里取一白氎布施如来。即起入藏选一恶者反更得好。舍而更取倍得好者。心意共诤不能自决。当于其日。阿须伦与忉利天共斗。或天得胜。阿须伦不如。或阿须伦得胜。诸天不如。尔时世尊以天眼观见长者心。或时悭心得胜施心不如。或时施心得胜悭心不如。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施与战同处 此德智不誉

施时亦战时 此事二俱等

长者遥闻内怀惭愧。如来所说正谓我身。即出好甓持用为施。难降长者出五百两金持用惠施。心开意解各见道迹也。

人遭百千变 等除憍慢怨

时施清净心 健夫最为胜

人遭百千变等除憍慢怨者。学人在家恋着财业。众事愦乱心不一定。人欲修道当离家业。除去憍慢不兴想着。乃得惠施不望其报。谦恭卑下修德之本。轻人贵己殃祸之灾。是以教人闲静之处。然后乃得修于道真。是故说曰人遭百千变等除憍慢怨也。时施清净心健夫最为胜者。施有五时获五功德。除去憍慢自大之心。意常清净不怀秽浊。是故说曰时施清净心健夫最为胜也。

忍少得胜多 戒胜懈怠多

有信惠施者 后身受善报

忍少得胜多戒胜懈怠多者。多有众生信心极少。嗔恚隆炽持戒忍辱亦复少少耳。以能行忍则胜怨仇。持戒之人胜懈怠者。犹如阿那律一有施德与辟支佛。九十劫中未曾趣恶道。后生释种家。佛并父弟。出家学道成其道果。是故说曰忍少得胜多戒胜懈怠多有信惠施者后身受善报也。

快哉大福报 所愿皆全成

速得第一灭 渐入无为际

快哉大福报所愿皆全成者。人之修福皆由前身立行所致。值良福田种子虽少获报无量。若复前身触娆贤圣。施心不纯无平等意。设受人形形状丑陋为人所轻。作恶受恶作福受福。是故说曰快哉大福报所愿皆全成也。速得第一灭渐入无为际者。众结除尽诸德普具。净如光明内外清彻。意欲所求第一义者寻时即获。欲得永入虚无之处。寻时即得。无有疑滞。正使外邪弊魔之度。欲来毁坏为福之人。寻时自坏。无奈之何。犹昔魔王将十八亿众。百头一身。形像可畏。虎狼师子毒蛇恶蚖来恐如来。如来福力使魔断坏。魔王退后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快哉大福报 所愿皆全成

速得第一灭 渐入无为际

若彼求方便 贤圣智慧施

尽其苦原本 当知获大幸

若彼求方便贤圣智慧施者。学人欲习贤圣法者。勇猛精进意不分散。然后乃应贤圣之法。是故说曰若彼求方便贤圣智慧施也。尽其苦原本当知获大幸者。所谓苦者五盛阴是。能灭此者乃应道教。是故说曰尽其苦原本当知获大幸也。

爱法善眠寤 心意洁清净

贤圣所说法 智者所娱乐

学人习行达了深法。晓了分别义句。所趣心意澹然无余异想。入定一意不为众邪之所倾动。贤圣所言教。玩而习之不能舍离。智者所习非愚所论。是故说曰爱法善眠寤心意洁清净贤圣所说法智者所娱乐也。

若人心乐禅 亦复乐不起

亦乐四意止 并及七觉意

及彼四神足 贤圣八品道

若人心乐禅亦复乐不起者。彼修行人所以乐禅者。欲于无余泥洹界而取灭度。不起不灭。是故说曰若人心乐禅亦复乐不起也。亦乐四意止并及七觉意者。止结不起谓之意止。有所觉寤故谓觉意。是故说曰亦乐四意止并及七觉意也。及彼四神足贤圣八品道者。夫神足法亦断结使。于现法中快乐无为贤圣八品道。于现法中亦断结使快乐善利。是故说曰及彼四神足贤圣八品道也。

善乐于揣食 善乐摄法服

善乐于经行 乐处于山薮

善乐于揣食善乐摄法服者。如彼行人。以获断一切之智。分别食想意不染着。起于食想食。若好若丑意无是非。法服齐整不违先圣所制服饰。是故说曰善乐于揣食善乐摄法服也。善乐于经行乐处于山薮。如佛契经所说。夫经行之人获五功德。云何为五。一者堪任远行。二者多力。三者所可食啖自然消化。四者无病。五者经行之人速得禅定。习道之人得真如四谛微妙之法。闻法意寤。即入深山无人之处禅定习道。即于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是故说曰善乐于经行善乐于山薮也。

以逮安乐处 现法而无为

以越诸恐惧 超世诸染着

以逮安乐处现法而无为者。如彼修行之人。于有余泥洹界真法自娱乐。渐渐乃至灭尽泥洹界。是故说曰以逮安乐处现法而无为也。以越诸恐惧超世诸染著者。以见道迹越诸苦难。超世诸染着行过三界。为众祐福田。是故说曰以越诸恐惧超世诸染着也。

善乐于念待 善观于诸法

善哉世无害 育养众生类

世无欲爱乐 越诸染着意

能灭己憍慢 此名第一乐

如来降神来适王家。观世非常万物如幻。舍世王位深山学道积年苦行。坐树王下成等正觉。七日七夜观树不眴。如来尔时即从坐起。诣文鳞龙王所。至彼宫殿而说斯偈。龙闻此偈心开意解。眼目得开睹如来形。怆然挥泪自鄙宿譬。是故说曰。

善乐于念待 善观于诸法

善哉世无害 育养众生类

世无爱欲乐 越诸染着意

能灭己憍慢 此名第一乐

耆老持戒乐 有信成就乐

分别义趣乐 不造众恶乐

耆老持戒乐者。夫学道之人。年虽耆艾不辞劳苦中有退心。虽复年盛目睹世荣而复懈怠。道之在心不问老少。唯在刚烈乃至于道耳。信心以存何往不克。是故说曰耆老持戒乐也。有信成就乐者。人有信心四事难动。正使化作佛形现诸光相。欲来诡调者不能使心移转。是故说曰有信成就乐者也。分别义趣乐者。人之辩才皆由宿行。亿千万劫乃获其辩。虽出言教分别诸义。一一所趣不失次绪。从一句义演至百千。终不吐出粗犷之言。是故说曰分别义趣乐也。不造众恶乐者。夫人无恶则生天上人中受福。是故说曰不造众恶乐也。

世有父母乐 众聚和亦乐

世有沙门乐 静志乐亦然

世有父母乐众聚和亦乐者。如佛契经所说。父母恩重不可得记。若使孝子欲报其恩。右肩负父左肩负母。从生至长周行天地经百千劫。亦不能报父母一日之恩。何以故。皆由父母长养五阴敷张六情使睹光明。推燥居湿随时扶侍。是以孝子虽欲报恩。百千分

未获其一。是故说曰世有父母乐众聚和亦乐也。世有沙门乐静志乐亦然者。出家学道断诸恩爱离弃家业。恒行三业不失其操。复为百千群生所见爱念。随时供养供给所须。出家梵志勤身苦体求断缚着。所行清净不造恶本是故说曰世有沙门乐静志乐亦然也。

诸佛兴出乐 说法堪受乐

众僧和亦乐 和则常有安

诸佛兴出乐者。如来出现甚不可遇。犹若优昙钵花数千万劫时时乃出。尔时群生见优钵花。各各欢喜自相谓言。如来降世将在不久。瑞应以现岂有虚乎。古昔经籍自有成文。若有此花出现世者。如来出世亦复不久。诸天世人共相庆贺。皆设供养之具。迟睹如来光相形容。是故说曰诸佛兴出乐也。说法堪受乐者。佛初得道众相具足。七七四十九日寂然入定。不与众生敷演法味。后为梵天所请。便与四部之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天龙神揵沓和阿须伦旃陀罗摩休勒人与非人。畅演善法群生蒙恩靡不济度。是故说曰说法堪受乐也。众僧和亦乐和则常有安者。众者其事非一。或四或八或生无数。如来众者为最第一。如来众中。有四霻八辈十二贤士。诸有众生之徒竞来供养。修敬圣众者获福无量。如斯福田出生道果。为良为美为无旱霜。随意所愿靡不克获。圣众所贵唯和为上。是故说曰众僧和亦乐和则常有安也。

持戒完具乐 多闻广知乐

睹见真人乐 解脱行迹乐

持戒完具乐者。其有众生遇持戒者承事供养。随时瞻视后获其报。安处无为快乐自由。是故说曰持戒完具乐也。多闻广知乐者。复有众生遭遇多闻之人承受其教。一一不失名身句身味身。义理通达寻究畅义。闻便即寤不复重受。是故说曰多闻广知乐也。睹见真人乐解脱行迹乐者。设有众生宿殖德本。遭遇贤圣值彼罗汉。得灭尽定及空寂定。其有众生施真人者现身获报。钱财集聚所愿从意无愿不果。于诸结使永无所染。是故说曰睹见真人乐解脱行迹乐也。

馱水清凉乐 法财自集快

得智明慧快 灭慢无邪快

驶水清凉乐者。犹若驶河澄静清凉。声响微细不伤害物甘甜极美。学者所贪多所成就。是故说曰驶水清凉乐也。法财自集快者。所谓法财者。以法合集不枉物理。不为县官盗贼水火灾变所见侵欺。何以故。皆由正法获其财利。不枉人物故使其然。是故说曰法财自集快也。得智明慧快者。如彼学人得世间。第一智。尽能分别一切众法。普放光明有所接寤是故说曰得智明慧快也。灭慢无邪快者。人怀憍慢必倰蔑人。从永劫以来怀

善德不究竟皆由兴怒。是故说曰灭慢无邪快也。

得睹诸贤乐 同会亦复乐

不与愚从事 毕故永以乐

得睹诸贤乐同会亦复乐者。贤圣之人道果以具众德悉备。曩所修学积行乃致其有恭敬。承事贤者后受其乐财业无数。家人和穆宗族日炽。是故说曰得睹诸贤乐同会亦复乐也。不与愚从事毕故永以乐者。善人修德慕求良伴。见恶知识终以远离。所以然者恶人所禀终无善行。堕人在冥不睹大明。是故说曰不与愚从事毕故永以乐也。

如与愚从事 经历无数日

与愚同居难 如与怨憎会

与智同处易 如共亲亲会

如与愚从事经历无数日者。若彼行人与愚从事。昼夜堕落坠在生死。亿佛过去不蒙济度。是故说曰如与愚从事经历无数日也。与愚同居难如与怨憎会者。怨憎会苦难。皆由无明故。不逐良师不与善知识从事。是故说曰与愚同居难如与怨憎会也。与智同处易如共亲亲会者。智人所学必当上及相见同欢。先笑后语和颜悦色。内外清泰无有诤讼。是故说曰与智同处易如共亲亲会也。

人尊甚难遇 终不虚托生

设当托生处 彼家必蒙庆

人尊甚难遇终不虚托生者亿千万劫不可遭遇。所谓人尊者诸佛世尊是。所谓生之处其种清净父母真正。其家饶财多宝七珍具足。金银珍宝车碾马瑙真珠虎珀象马车乘无所渴乏。所生国土上下和穆共相顺从。是故说曰人尊甚难遇终不虚托生也。设当托生处彼家必蒙庆者。眷属成就处在中国不在邪僻。是故说曰设当托生处彼家必蒙庆也。

一切得善眠 梵志取灭度

不为欲所染 尽脱于诸处

尽断不祥结 降伏内烦热

永息得睡眠 心识悉清彻

昔佛成道未久。初度五人次后五人江村十三人贤士众中三十七人。通佛六十一人。尔时世尊告诸弟子汝等各各四面教化。度阎浮利地人。吾欲独往诣江水侧。度三迦葉师徒千人。次度舍利弗目揵连。次度洴沙王。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尔时阿那邠低长者

。有少俗缘来至罗阅城中。造大长者欲得寄住。正值彼家男女仆从各各作役。或破薪然火。或吹生熟食。或有布置坐具氍毹毾㲪是时长者躬敷高座悬缯幡盖香汁洒地是时阿那邠低长者问彼长者。贵家今日办具待宾之调亦非小节。为欲请国王过舍。为是贵家男欲娶妇女欲嫁乎愿闻其意。其主报曰我今所办肴馔之具。亦非天及世人所能测度。亦非国王群臣百僚。男不娶妇女不出门。我所以办具甘馔饮食者。清旦请佛及比丘僧在家供养。阿那邠低闻佛名号及比丘僧。衣毛悚竖悲而且喜。寻往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斯须退坐前白佛言。伏惟天尊兴居轻利游步康强。闻侨在此得善眠乎。尔时世尊与阿那邠低而说斯偈是故说曰。

一切得善眠 梵志取灭度

不为欲所染 尽脱于诸处

尽断不祥结 降伏内烦热

永息得睡眠 心识悉清彻

慎莫着于乐 当就护来行

当念舍于世 观于快乐事

慎莫着于乐当就护来行者。夫人学道不苦不成。要当须苦然后乃成。舍世俗禅及俗解脱。修无漏禅无漏解脱。是故说曰慎莫着于乐当就护来行。当念舍于世观于快乐事者。人遇小乐当更求索增其乐本。是故说曰当念舍于世观于快乐事也。

如世俗欢乐 及彼天上乐

此名为爱尽 十六未获一

如世俗欢乐及彼天上乐者。世俗乐者欲界之乐。及彼天乐者色界之乐。众生之类长夜之中。迷惑五趣不知禀真。贪着世俗禅福之报。流转五趣周而复始。谓为得道永灭不起。是故说曰如世俗欢乐及彼天上乐也。此名为爱尽十六不获一者。其有行人先断爱根永去枝叶。执意怀惧防恶未然。后得无漏之乐游心自然。于十六分中未得其一。是故说曰此名为爱尽十六不获一也。

能舍于重担 更不造重担

重担世之苦 能舍最快乐

能舍于重担更不造重担等者。如人负重担经过崄难处。所负既不要世俗不急货。亦非金银珍宝车磲马瑙真珠琥珀。乃是世俗不要之货。傍人谏语观君所负。非是真宝何不舍之。更求真者。其人即舍。更求真者。观此众生亦复如是。负五阴身游处欲界。宛转

生死不能得出。圣人告曰汝今所负五阴之形。秽漏臭处荷负是为。宜可速舍更求轻者。尔时众生即设方便。舍欲界形受色界身。已受色界之形。圣人复往就彼教化。使令舍身就无漏智五分法性。是故说曰能舍于重担更不造重担重担世之苦能舍最快乐也。

尽断诸爱欲 及灭一切行

并灭五阴本 更不受三有

如彼行人以无漏慧观。灭欲爱色爱无色爱。身行口行意行。除身三口四意三永尽无余。解知五阴兴起本末。更不复着三有之行。是故说曰尽断诸爱欲及灭一切行并灭五阴本更不受三有也。

义兴则有乐 朋友食福乐

彼灭寂然乐 展转普及人

苦为乐为本

义兴则有乐朋友食福乐等者。犹若商贾之人劳形苦体。冒涉危崄采致重宝。安隐还家宗族庆贺。男女大小靡不欢喜。朋友同伴悉皆蒙恩。若使开意惠施普及一切。无复众苦以乐为本。宗族娱乐不能舍离。是故说曰义兴则有乐朋友食福乐彼灭寂然乐展转普及人苦为乐为本也。

犹彼火炉 赫焰炽然 渐渐还灭

不知所凑

如是等见人 免于爱欲泥

去亦无处所 以获无动乐

犹彼火炉赫焰炽然者。犹若彼匠火烧铁丸。极自炽然甚难可近。是以圣人观众生类淫怒痴火。而自烧炙不自觉知。是故说曰犹彼火炉赫焰炽然也。渐渐还灭不知所凑者。如彼热铁丸渐渐至冷。不知热之所凑。亦复不知冷之所在是故说曰渐渐还灭不知所凑也。如是等见人免于爱欲泥者。彼修行人得等解脱无复挂碍。免于爱欲之深泥便得离于生死之岸。是故说曰如是等见人免于爱欲泥也。去亦无处所以获无动乐者。如是之类神与冥合识与空体。亦复不知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来亦不知所从来。去亦不知所从去。犹如热铁丸渐渐欲冷不知热之所凑。亦复不知冷之所在。是故说曰去亦无处所以获无动乐也。

中间无有恚 有变易不停

除忧无有愁 寂然观世有

中间无有恚者。所谓恚者。染污人心不至于道。唯有无垢之人。乃能免此恚怒之心。是故说曰中间无有恚也。有变易不停者。世多有行行有轻重举操不同。或有冥契运至不造结使。或有知而故犯以兴尘劳。是以圣人布诫后生。欲令执行之人改既往之失。绝将来之祸。贪学之人玩之宝之未坠于心。便能进适贤圣之室。然后方知圣法之可崇。秽法之叵近。是故说曰有变易不停也。除忧无有愁者。如彼修行人。永拔愁忧之本。与乐根共相应。寂然观世变。如彼幻野马也。是故说曰除忧无有愁寂然观世有也。

有乐无有恼 正法而多闻

设见有所损 人人贪于色

有乐无有恼正法而多闻者。如彼入定人。昼夜禅寂不离定意。空无相愿以为游观。当时虽复身遭苦行。神寂无为无所伤损。如彼行人无嗔怒心。慈愍群萌与己无异。是故说曰有乐无有恼正法而多闻也。设见有所损人人贪于色者。如彼学者。观彼根原淫怒痴病众祸之首。皆起欲怒心意。共相染污以成大患。便不能脱生老病死愁忧苦恼众患之原。是故说曰设见有所损人人贪于色。

无结世善寿 大法知结原

人当明结瑕 人人心缚着

亦缚于色本

无结之人淫怒痴尽。不复乐俗众结之本。怨仇恚心亦复不兴。明人所鉴能断斯病。既自去病复治他人使无有病。亦复不念着于众色。利衰毁誉其心不动。是故说曰无结世善寿大法知结原人当明结瑕人人贪缚着亦缚于色本。

一切受辱苦 一切任己乐

胜负自然兴 竟不有所获

一切受辱苦一切任己乐者。人遭困厄意不得舒。瞻人颜色恒恐失意。自恣之人随意所欲。如念即至如响应声。是故说曰一切受辱苦一切任己乐也。胜负自然兴竟不有所获者。如人处世贵贱无常。或为转轮圣王。后便为粟散诸王。一尊一卑或高或下。唯有贤圣之道无有尊卑高下。是故说曰胜负自然兴竟不有所获也。

诸欲得乐寿 能忍彼轻报

忍者忍于人 不忍处诸有

取要言之略说其义。无害而生害无恼而生恼。无恚而生恚无怨而生怨。如上无异。

诸欲得乐寿 于惑而无惑

惑者惑于人 我斯无有惑

诸欲得乐寿 终已无结着

当食于念食 如彼光音天

恒以念为食 意身无所猗

村野见苦乐 彼此无所烧

虽值更乐迹 无迹焉有更

村野见苦乐彼此无所烧者。人之修道或在城傍依村而住。或在旷野无人之处。或时遇苦众人痛心。时复遭乐不以为欢。不兴更乐起十二种病。彼者彼六尘此者此六情。是故说曰村野见苦乐彼此无所烧也。虽值更乐迹无迹焉有更者。人之处世心恒放逸。先更后乐遂增罪根。或时生彼地狱更乐。无更则无迹。亦复无有地狱更乐。是故说曰虽值更乐迹无迹焉有更也。

所在有贤人 不着欲垢秽

正使遭苦乐 不兴于害心

所在有贤人不着欲秽垢者。圣人处世多自隐遁。不着欲想不兴欲垢。所谓贤人阿那含阿罗汉是。故说曰所在有贤人不着欲秽垢也。正使遭苦乐不兴于害意者。虽遭苦乐不兴想着。是故说曰正使遭苦乐不兴于害意也。

出曜经卷第十九 心意品第三十一

轻难护持 为欲所居 降心为善

以降便安

轻难护持者。所以如来世尊出现于世。正欲降伏人心去秽恶行。如彼修行之人。恒自思惟兴心设论。所谓心者招致众祸使人入地狱饿鬼畜生之道。是故说曰轻难护持也。为欲所居者。彼修行人观病所兴皆有因缘。究欲之原斯在心意。犹若盗贼依崄。劫盗设无崄者无由生患。欲亦如是心为窠窟。展转流驰以成灾患。是故说曰为欲所居也。降心为善以降便安者。人能降心不记彼寿。所至到处为人所敬。寿终之后漏尽意解得灭尽泥洹。是故说曰降心为善以降便安也。

如鱼在旱地 以离于深渊

心识极惶惧 魔众而奔驰

如鱼在旱地以离于深渊者。犹如彼鱼以失于渊宛转于地。心意烦恼不得自在。是故说曰如鱼在旱地以离于深渊也。心识极惶惧魔众而奔驰者。犹彼岸上鱼跳踉不得自在。心亦如是驰趣诸结使不能自止。便为众邪所得便是故说曰心识极惶惧魔众而奔驰。

心走非一处 犹如日光明

智者所能制 如钩止恶象

心走非一处犹如日光明者。如彼日光初出之时。悉照四方靡不通达。心亦如是奔趣色声香味细滑之法。不能自制使不流驰。如彼恶象凶暴难御。以得钢钩然后乃制。是故说曰。心走非一处犹如日光明。智者所能制。如钩止恶象也。

我今论此心 无牢不可见

我今欲训诲 慎莫生瑕隙

我今论此心无牢不可见者。彼修行之人专其一意系心在前。以若干方便诲责其心。由汝心本无数劫中。经历生死舍身受身不可称记。或在三涂八难之处。或在天上人中往来。我今为人遭佛圣法。宜可舍本染着之想。以无数方便诲责心已。复更告心汝今轻脆不可恃怙。于此见身当尽爱结。是故说曰我今论此心无牢不可见我今欲训诲慎莫生瑕隙也。

汝心莫游行 恣意而游逸

我今还摄汝 如御暴逸象

汝心莫游行恣意而放逸者心之为物犹豫不定。着色声香味细滑法。犹如猿猴贪着果蓏。舍一取一意不专定。心亦如是横生万端。造作众患不能舍离。是故说曰汝心莫游行恣意而放逸也。我今还摄汝如御暴逸象者。我当以不净观摄此心意使不流驰。如御暴象不使放逸。是故说曰我今还摄汝如御放逸象。

生死无有量 往来无端绪

求于屋舍者 数数受胞胎

生死无有量往来无端绪者。人处生死经历劫数不可称记。或在地狱畜生饿鬼。其中受苦甚难可计。是故说曰生死无有量往来无端绪也。求于屋舍者数数受胞胎者。不灭行迹往来不息。系于肥白贪着形色数数受胎。是故说曰求于屋舍者数数受胞胎也。

以观此屋 更不造舍 梁栈已坏

台阁摧折

以观此屋者。危脆不牢要当坏败为磨灭法。正使安明巨海尽当融烂。更不造舍者。所以然者。以知根原病之所由。更不受形造五阴室。是故说曰以观此屋更不造舍也。梁栈已坏台阁摧折者。所以论此者。乃论结使之原本。身坏四大散。万物不久合。此乃论成道之人。舍形神逝澹然虚空。肢节形体各归其本。地还归地水还归水。火还归火风还归风。神逝无为不复惧畏更来受形。是故说曰梁栈已坏台阁摧折也。

心已离行 中间已灭 心为轻躁

难持难护

心已离行者。所谓行者众结之首。所以群萌沉湮生死者。皆由造行致斯灾变。圣人降世精勤自修。断诸行本使不复生。是故说曰心已离行也。中间已灭者。三世之法永尽无余。是故说曰中间已灭也。心为轻躁者。如佛契经所说。我今说心之本轻躁速疾。一日一夜有九百九十九亿念。念念异想造行不同。是故说曰心为轻躁也。难持难护者。发心之顷造善恶行。念善之心寻响即至间无滞碍。念恶之心如响应声。欲令守护者未之有也。犹若恶兽之类。虎狼蛇蚖蝮蝎之属。欲使将护其意。使不行恶者亦未前闻。是故说曰难持难护。

智者能自正 犹匠搦箭直

有恚则知恚 有恚知有恚

智者能自正犹匠搦箭直者。夫人习行先正其形。恒知苦空非身无我之法。六思念行以自诫身使不邪曲。犹若巧匠善能治箭端直无节。堪任御敌亦无所难。是故说曰智者能自正犹匠搦箭直也。有恚则知恚有恚知有恚者。怨怨自兹为怨。息怨者自古未有。要当息怨灭怨然后乃知无怨。是故说曰有恚则知恚有恚知有恚也。

是意自造 非父母为 除邪就定

为福勿回

意造众行为身招患。为恶斯恶斯由心造。亦非父母兄弟宗族仆从奴婢之所为也。明审此者乃知从邪生此尘劳。复不守护使心不乱。是故说曰是意自造。非父母为除邪就定为福勿回也。

盖屋不密 天雨则漏 人不惟行

漏淫怒痴

犹若世人造作宫殿屋舍亦不至密。天雨之日无处不漏。人不正其行。便漏色声香味细滑法。亦不思惟不净之观。漏出三毒暴溢之水。是故说曰盖屋不密天雨则漏人不惟行漏淫怒痴也。尽应为偈略说其要。愚痴亦尔嗔恚亦尔悭嫉亦尔。憍慢亦尔爱结亦尔。

盖屋不密 天雨则漏 人自惟行

无淫怒痴

犹如至密之人。造作宫殿屋舍致密天雨不漏。人自惟行去淫怒痴不漏诸患尽。应为偈略说其要。愚痴亦尔嗔恚亦尔悭嫉亦尔。憍慢亦尔爱结亦尔。

心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恶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车轹于辙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自今以后先说劝食偈。然后乃食。舍卫城里有二乞儿。至众僧中乞食。正值圣众未说劝食之偈。其中有一乞儿。嫉妒心盛便发恶心。设我后得自在为国王者。当以车轮轹断尔许道人头。说偈之后。乞儿乞食得货无央数。出在路侧饱满睡眠。数百群车路由其中。轹断其头。死入地狱受苦无量。

心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庆自随 如影随形

彼第二乞儿内心自念。设我后得富贵为王者。尽当供养尔许圣众使不渴乏。时彼乞儿乞充本意。寻出卧在树下睡眠。神识澹静无有乱想。尔时彼国丧失国主。更无复嗣继王者种。群臣百僚云集共论。今国无主复无继嗣。将恐人民散在。不久亡国破家。由是而兴君等。各各欲何方谋令国全在民无异趣。中有智臣明达第一。告诸人民我等失主且无继嗣。宜可遣使巡行国界。若有威相福禄足者。使绍王位。即遣按行见一树下有人眠睡。日光以转树影不移。荫覆人身如盖在上。使者见之即往观视。人中奇异何复是过。此人正应绍继王位。即唤使觉扶舆辇载。前后围绕将诣王宫。人称万岁国界清泰。尔时世尊观此二义已。即说斯偈。

心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恶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车轹于辙

心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庆自随 如影随形

念无适止 不绝无边 福能遏恶

觉者为贤

念无适止不绝无边者。夫修行人纵意游逸不能专一。正使闻法不贯心怀。所谓不绝无边者。戒盗身邪也。是故说曰念无适止不绝无边也。福能遏恶觉者为贤者。夫积善之人。永去淫怒痴憍慢之心。如斯之人履道则易。从是福庆渐至道场。是故说曰福能遏恶觉者为贤也。

不以不净意 亦及嗔怒人

欲得知法者 三耶三佛说

诸有除贡高 心意极清净

能舍伤害怀 乃得闻正法

诸佛世尊。恒以天眼观三世事知将来世。愚惑众生自憍蔑人不事三宝。吾身去世遗法存在。族姓子汝传吾经诫演布后人。众生闻者靡不蒙济。有一比丘波罗梨大国鸡头园中。为数千万众前后围绕。升于高座敷演法教。其闻法者。靡不蒙济。随行所趣各充其愿。外国旧典内法之宜。入寺听法及礼佛者皆当脱帽。时有国王头素少发加复有疮。又且脚着履屣。自恃豪尊以氈裹头入内听经。王曰比丘与我说法。比丘告曰如来有教。其有众生脚着履屣者不与说法。王闻怀恚即脱履屣。语比丘曰卿速说法称悦我情。违我本意者当枭汝首。比丘告王又复如来禁戒所忌。不得与覆头者说法。王闻斯语倍复嗔恚奋赫天威。语比丘曰卿欲辱我今故前却。我今正尔露头听卿说法。若不解吾疑结者。当取汝身分为三分。尔时比丘。寻向彼王而说斯偈。

不以不净意 亦及嗔怒人

欲得知法者 三耶三佛说

诸有余贡高 心意极清净

能舍伤害怀 乃得闻正法

王闻斯偈惭颜愧形。即起于坐五体投地自归忏悔。求灭身口意过。长跪叉手白比丘言。不审此偈为是如来神口所说。为是尊人知我心意然后说乎。比丘告王。此偈乃是如来神口所说。此来久矣。非适今也。王自思惟。善哉大圣三达之智靡所不通。乃知将来有我之徒有恚害心。今重自悔更不造新。尔时比丘渐与说甚深之法。即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见法得法无所畏难。

心无住息 亦不知法 迷于世事

无有正智

心无住息亦不知法者。心如驰流难可制还。水出泉源昼夜下流。欲使还入泉源者斯难获也。如此之人不知正法。亦复不知可就知就可舍知舍。譬如有人聋听五音。盲执于烛。是故说曰。心无住息亦不知法也。迷于世事无有正智者。如彼行人贪乐于世。信邪倒见。或事诸神水火日月。祭祀先祖父母兄弟。意中望得正法功德。如人空中欲安宫宅者。甚为难也。如经文说。杀生祀生交受害也。是故说曰迷于世事无有正智也。

三十六駃流 并及心意漏

敷数有邪见 依于欲想结

三十六駃流者。三十六邪。身邪有三。三界各有一。边见有三。欲界一色界一无色界一。邪见有十二。欲界四色界四无色界四。见盗有十二。欲界四色界四无色界四。戒盗有六。欲界二色界二无色界二。取而合者合三十六。使世人迷惑不睹正见。是以智人防虑未然。是故说曰三十六驶流并及心意漏三十六邪由心而生。流溢万端遂成邪见。是故说曰并及心意漏也。数数漏邪见依于欲想结者。此邪见者乃论计常见断灭见。此二邪见不与相应。计常见不与断灭见相应。断灭见不与计常见相应。二人所见各各不同。缘是邪见牵致地狱饿鬼畜生。复起三想。贪恚想无明想。是故说曰数数漏邪见依于欲想结也。

舍意放其根 人随意回转

为少灭名称 如鸟舍空林

舍意放其根人随意回转者。世多有人好喜五音。若眼见色起于眼识遂成眼根。若耳闻声起于耳识遂成耳根。若鼻嗅香起于鼻识遂或鼻根。若口知味起于口识遂成口根。若身知细滑起于身识遂成身根。若意知法起于意法遂成意根。是故说曰舍意放其根人随意回转也。为少灭名称如鸟舍空林者。人之为过不顾后虑。积日为善失在斯须。为诸檀越施主所见讥论。我等本呼戒具清净。何图今日乃见瑕隙。皆共薄贱不复兴敬。犹如群鸟恒宿茂林贪五果香华气味。华果适尽各舍而逝。犯戒之人其喻如此。福尽罪至自当除散。是故说曰为少灭名称如鸟舍空林。

在静自修学 慎勿逐欲迹

莫吞热铁丸 嘿哭受其报

在静自修学慎勿逐欲迹者。常当端执意心之行。不为欲意所见钩连。欲者令人迷惑不别尊卑。是故说曰在静自修学慎勿逐欲迹也。莫吞热铁丸嘿哭受其报者。如火所烧痛彻骨髓。死入地狱酸楚万端。抱热铜柱吞热铁丸。嘿哭受报靡知所诉。是故说曰莫吞热铁丸嘿哭受其报也。

应起而不起 恃力不精勤

自陷人形卑 懈怠不解慧

应起而不起者。形谓起者佛伴善知识。然不造善功德。生虽遇时无益人行。天雨七宝遍满世界。愚者意惑不收其宝。恒受人形无有远虑。虽名为人无益于时。此亦如是遭遇佛世畅演深法。愚人执惑不肯承受。是故说曰应起而不起也。恃力不精勤者。如有行人气力强壮堪任受化。然复懈怠不大精勤。是故说曰恃力不精勤也。自陷人形卑懈怠不解慧者。自陷于生死不顾后世殃。虽遭佛世遭善知识与贤圣相遇。不肯受慧分别义趣。是故说曰自陷人形卑懈怠不解慧也。

乱观及正观 皆由意所生

能觉知心观 愚心数数乱

乱观及正观皆由意所生者。所谓乱观者欲观恚观无明观。行人离此诸观习于正观。正观定意超越殊胜众定中尊。自非圣人漏尽无著得此观定。是故说曰乱观及正观皆由意所生也。能觉知心观愚心数数乱者。进学之人当习出要之观。空无想无愿观。洗除心垢舍世八事。修清净心解诸相好。一一虚寂。所说教诫殊胜难及。四谛如尔昼夜修习愚人执惑数数意乱。犹甘美浆愚谓辛苦。岂须圣人擘口与之。执意迷误难革如斯。是故说曰能觉知心观愚心数数乱也。

智者如是观 念者专为行

咄嗟意无著 唯佛能灭此

智者如是观念者专为行者。所谓智者演说微吐。或畅疑遣难豫明人情。处在大众独步无侣。数问郡党谁有疑惑。吾当以大慧之火。焚烧汝等犹豫之聚。随时观察意不错乱。学人所修以此为业。是故说曰智者如是观念者专为行也。咄嗟意无著唯佛能灭此者。彼修行人得定三昧。尽舍世俗有漏之行。亦复舍于世俗善本解脱定意。此者是谁。唯佛世尊能舍之耳。是故说曰咄嗟意无著唯佛能灭此。

观身如空瓶 安心如立城

以睿与魔战 守胜勿复失

观身如空瓶者。犹如朽故之瓶内外不牢。虽可受盛亦不久停。此四大身亦复如是。恒苦败坏不得久停如彼朽弊。亦盛于好亦盛于丑会归磨灭。就彼灰聚此危脆身亦复如是。亦受于好亦受于丑。所受善者诸善功德璎珞其身。所受恶者舍于善行染污其心。命终之后浪在丘冢。是故说曰观身如空瓶也。安心如立城者。所以立城牢固深堑者。但厌患

群贼盗窃民物。心亦如是厌患诸结使所缠裹故。城则牢固贼不得便。心正不邪结不得便。是故说曰安心如立城也。以睿与魔战者。伎术以备六艺具足。则能与彼自在天子共战。是故说曰以睿与魔战也。守胜勿复失者。以胜淫怒痴无复余想。恒系意在前无他异心。是故说曰守胜勿复失。取要言之。观世亦尔。

观身如聚沫 解知焰野马

以睿与魔战 守胜勿复失

犹若聚沫生生便灭不得久停。此四大身亦复如是。聚则为人散则为气。本由父母得有四大。推其本末皆虚皆寂。推之不见其前。寻之不见其后。生生而灭生生而生。灭灭而灭灭灭而生。生不见生灭不见灭。凡夫所习颠倒不寤。是故说曰观身如聚沫解知焰野马。以睿与魔战守胜勿复失。取要言之观世亦尔。

心念七觉意 等意不差违

当舍愚惑意 乐于不起忍

尽漏无有秽 于世取灭度

心念七觉意等意不差违者。如彼修行之人。修习觉意之法。昼夜思惟不舍于怀。是故说曰心念七觉意等意不差违也。当舍愚惑意乐于不起忍者。若有众生不起慈心向一切众生。则不至道有所成就。要当舍愚惑之意。不着色想乃应道真乐舍不起法忍。无生灭意乃入道室。是故说曰心念七觉意等意不差违也。尽漏无有秽于世取灭度者。彼修行人尽有漏成无漏。心得解脱睿得解脱。于现法中而得自在。如斯之人入无为境取般泥洹。永寂永灭更不复生。是故说曰尽漏无有秽于世取灭度也。

当自护其意 若牦牛护尾

有施于一切 终不离其乐

当自护其意若牦牛护尾者。心为行道造作无端。常当摄意使不有失。犹彼牦牛昼夜护尾恐有断绝。宁丧命根失其妻息。不使尾毛坠落于地。比丘学道亦复如是。宁丧身命不犯于戒。是故说曰当自护其意若牦牛护尾也。有施于一切终不离其乐者。要当兴意愍慈一切。视怨家如赤子。阿须伦迦留罗旃陀罗摩休勒人若非人不能得其便。自然受福快乐无极。是故说曰有施于一切终不离其乐。

一龙出众龙 龙中六牙者

心心自平等 独乐于旷野

昔拘深比丘好喜斗讼未曾欢乐。不乐山野闲静之处。尔时世尊数往呵谏。不受如来言教。如来数与说法。不肯承受便舍而去。去彼不远见有一象。独在空山闲静无为。象自念言我在大众中时。为众象所挠逐群。食草则得弊恶草食。饮水得浊。今日在此不为众象所挠何乃快哉。尔时世尊便说斯偈。

一龙出众龙 龙中六牙者

心心自平等 独乐于旷野

如来说此偈已便舍而去。

不以无害心 尽为一切人

慈心为众生 彼无有怨恨

不以无害心尽为一切人者。尽当除弃怨憎恨心。慈愍一切众生之类。是故说曰不以无害心尽为一切人也。慈心为众生彼无有怨恨者。视己如彼身而无有异。若闻好语丑语不经心怀。无有怨恨无复害意。向一切众生战战兢兢终不舍离。是故说曰慈心为众生彼无有怨恨也。

慈心愍一人 便获诸善本

尽当为一切 贤圣称福上

慈心愍一人者。如佛契经所说。若有人施一切众生。加以慈心施一人者。其福何者为多。比丘报曰。行慈之人愍念众生者。其福甚多是故说曰慈心愍一人便获诸善本也。尽当为一切贤圣称福上者。惠施一人其福难量。况施一切众生之类乎。其福无限无量不可称计。巨亿万倍不可以譬喻为比。是故说曰。尽当为一切贤圣称福上也。

普慈于一切 愍念众生类

修行于慈心 后受无极乐

普慈于一切愍念众生类者。人之行慈发意平等。众生之类多于地种。能普慈心愍一切众生者。后受人身受乐无厌。若生天上受福自然。视东望西玉女营从不可称计。若生人中。豪族富贵生四姓家。七宝具足无有减少。父母真正不处卑贱。是故说曰普慈于一切愍念众生类修行于慈心后受无极乐也。

若以踊跃意 欢喜不懈怠

修于诸善法 获致安隐处

若以踊跃意欢喜不懈怠者。彼修行人息淫怒痴。执意刚强不舍本愿。所获功德尽施于无上正真道等正觉。不待此福求转轮圣王粟散诸王。亦复不求帝释梵天。亦不求作魔若魔王。彼尽求作灭尽泥洹无为无作无生灭法。是故说曰。若以踊跃意欢喜不懈怠。修于诸善法获致安隐处。

息则致欢喜 身口意相应

以得等解脱 比丘息意快

一切诸结尽 无复有尘劳

息则致欢喜身口意相应者。人意以息众病都废不复造。于身口意行。若布施持戒摄意受斋。皆求无为之道正使出家修习福业。舍世辩聪习四辩才。以得八解脱法。比丘习法不离贤圣。是故说曰息则致欢喜。身口意相应也。所谓结者结缚人心。结结相缠。如蛾自裹。缠缚人心不见大明。除彼尘劳乃自照见。是故说曰一切诸结尽无复有尘劳也。

正使五乐音 不能悦人意

不如一正心 向于平等法

正使五乐音不能悦人意者。彼修行人志在禅定。分别五阴成败所趣。正使诸天作倡伎乐。欲使此人心意动转此事不然。何以故由心正见无颠倒故。是故说曰正使五乐音不能悦人意不如一正心向于平等法也。

最胜得善眠 亦不计有我

诸有心乐禅 不乐于欲意

最胜得善眠亦不计有我者。如修行人不计吾我染着荣职。宁取冷石宛转土中。不以缚着之心卧于高床帏帐之内。是故说曰最胜得善眠亦不计有我也。诸有心乐禅不乐于欲意者。入定之人心不移变。当入定时寂无音响。千车同响万雷同震不能令入定之人离于正受。所以然者由其心意得普慈故。是故说曰诸有心乐禅不乐于欲意。

最胜踊跃意 亦不见有我

诸有心乐禅 不乐于欲意

最胜踊跃意者。见无我之人。分别内外所出四大。一一解了虚而不真。是故说曰最胜踊跃意亦不见有我诸有心乐禅不乐于欲意也。

诸结永以尽 如山不可动

于染无所染 于恚不起恚

诸结永以尽如山不可动者。如彼行人诸结永尽。内外清净无有瑕秽。意犹金刚不可沮坏。亦如泰山不可移动。何以故。由其执心甚牢固也。处欲不污在祸不惧。形神俱虚无可恋着。是故说曰诸结永以尽如山不可动于染无所染于恚不起恚也。

诸有如此心 焉知苦踪迹

无害无所染 具足于戒律

于食自知足 及诸床卧具

修意求方便 是谓诸佛教

诸有如此心焉知苦踪迹者。如彼行人练精其心去诸秽着。意存断结日进不怠。尔时焉知有苦踪迹。是故说曰诸有如此心焉知苦踪迹。无害无所染具足于戒律者。亦不自害复不害人。戒律所说不失次绪。既自修德复以此德转教人民。是故说曰无害无所染具足于戒律。于食知止足及诸床卧具者。如彼行人量食而进亦不贪餮。趣支其命行道而已。所以取膏而膏车者。欲使重载有所致也。如人疮痍以膏傅之。所以傅者欲使新者不增故者除愈。是故说曰于食知止足及诸床卧具也。修意求方便是谓诸佛教者。修行之人采取要义。行中所急者增上心是。是故说曰修意求方便是谓诸佛教也。

行人观心相 分别念待意

以得入禅定 便获喜安乐

行人观心相者。如彼行人知心根源。适生即灭不使滋长。知念待之进退分别善恶。永劫以来所修行事。是故说曰行人观心相分别念待意也。以得入禅定便获喜安乐者。入定之人何以故说入定之人。定有三义禅最为首。犹如国王统领四方。正可富于世财无有道财。禅定之人当富道财无有世财。所谓道财者。三十七品禅定三昧诸善之本。乐有二义。或有净乐或有不净乐。不净乐者饮食衣被服饰之具。香华脂粉缯彩幡盖。斯谓不净乐也。有净乐者。入禅正受澹然无为无他异想。是谓有净之乐也。是故说曰以得入禅定便获喜安乐也。

护意自庄严 嫉彼而营己

遭忧不患苦 智者审谛住

护意自庄严嫉彼而营己者。彼修行者。恒护结使缚着色声香味细滑之法。不使众想杂错其间。复以三十七品七觉意花而自庄严。是故说曰护意自庄严嫉彼而营己也。遭忧不患苦智者审谛住者。彼修行人以得入无畏之处。智者神审谛而不移动。是故说曰遭忧不患苦智者审谛住也。

人不守护心 为邪见所害

兼怀调戏意 斯等就死径

人不守护心为邪见所害者。行人不守护色声香味细滑法。其有众生修习邪径。便当趣于地狱饿鬼畜生之道。不习邪见者生天上人中。处在中国不在边地八不闲处。是故说曰人不守护心为邪见所害也。兼怀调戏意。斯等就死径者。行人所以迷于道者。皆由阴盖所覆。不得窥看智慧光明。加复调戏。五盖所覆重云所翳。欲得见慧明者此则不然。命终之后必趣死径。是故说曰兼怀调戏意。斯等就死径也。

是故当护心 等修清净行

正见恒在前 分别起灭法

是故当护心等修清净行者。彼修行人恒常拥护心意。行威仪法舍于非法。可行知行可坐知坐。进止行来不失其仪。是故说曰是故当护心等修清净行也。正见恒在前分别起灭法者。人之修德深自知己。如家有财主自能别。行道之人亦复如是。涉八直之正路御四驶之秽浊。执智慧之庭燎照三毒冥室。分别起灭之所由。归之一定而无碍。于中取道有何难乎。是故说曰正见恒在前分别起灭法也。

比丘除睡眠 尽苦更不造

降心服于药 护心勿复调

比丘除睡眠尽苦更不造者。观行比丘除去睡眠阴盖之患。尽诸苦际更不造新。是故说曰比丘除睡眠尽苦更不造也。降心服于药。护心勿复调者。常当拥护心所愿必克则能及圣。修无漏行斯由降心去秽所致也。行不放逸不娆于人。复是行者深要之业。是故说曰降心服于药护心勿复调也。

众生心所误 尽受地狱苦

降心则致乐 护心勿复调

众生心所误尽受地狱苦者。迷误为心所使。种地狱根栽。经历无数亿千万劫。屠割剥裂受苦无量。是故说曰众生心所误尽受地狱苦。降心则致乐护心勿复调也。

护心勿复调 心为众妙门

护而不漏失 便在泥洹门

心正则道存邪者有高下。众生愚惑不别真伪。是以坠堕不至于道。惑者意迷谓道在空乃不自觉。心为道本虚无寂寞。法之极尊众行究竟。永离三有不处三界。度众苦恼毕

寿不生。是故说曰护心勿复调。心为众妙门。护而不漏失。便在泥洹门也。

沙门品第三十二

比丘乞求 以得无积 天人所誉

生净无秽

比丘乞求以得无积者。乞食比丘恒作是念。我今所求索者自足而已。不留遗余计为财货。设有遗余寻施与人不留遗长。如佛律禁所说。父母年迈老病着床。及同学比丘久抱重患不堪行来。听使乞索不问多少供养老病。是故说曰比丘乞食以得无积也。天人所誉生净无秽者。比丘执行少欲知足。到时乞求无所藏积。诸天卫护称叹其德。名闻四远靡不闻知。论此比丘生净无秽。所以诸天称叹其德者。持戒之人死必生天增益诸天众。减损阿须伦众。是故说曰天人所誉生净无秽也。

比丘为慈 爱敬佛教 深入止观

灭行乃安

比丘执意行四等心。慈悲喜护愍念一切爱敬三宝。信心不断深入分别止观所趣。在在乞求处处留化。所以除贪制意者。欲除世荣不贪利养。究尽生死灭诸恶行。度有至无乃谓永安。是故说曰比丘为慈爱敬佛教。深入止观灭行乃安也。

比丘尽诸爱 舍爱去贡高

无我去吾我 此义孰不亲

比丘尽诸爱舍爱去贡高者。彼苦行比丘灭诸想着。欲色色色无色色欲爱色爱无色爱。三界憍慢众邪颠倒泓然除尽。是故说曰比丘尽诸爱舍爱去贡高也。无我去吾我此义孰不亲者。苦行比丘不滞三界。解知内外悉无有主。计我之人横来求福。虽得从愿后必堕落。在凡夫地不见吾我之人者。解知内外万物虚寂。孰者吾我吾我是谁。为人所系及得骂詈。悉虚悉寂都无所有。为人所骂音声来往。中间内外悉无所有。是故说曰无我去吾我此义孰不亲也。

当知是法 身之出要 如象御敌

比丘习行

当知是法身之出要者。习行比丘得博采众要。择修善德以补不及。如人欲所至必由其径求道窠窟必有其路。出要路者四谛真如是。是故说曰当知是法身之出要也。如象御敌比丘习行者。如彼暴象饮以醲酒奔逸向敌。虽被刀射至死不退要有所擒及还本营。所以然者畏上御者不畏外寇。习行比丘亦复如是。要从导师承受苦教。隐在心怀反覆思惟

不失义迹。是故说曰如象御敌比丘习行也。

人不寿劫 内与心诤 护身念谛

比丘惟安

夫修学之人得四神足昼夜修习。意欲住寿一劫。若过一劫随意所念则无有难。离诸缚着常与心诤不使流驰。断诸悕望去是非意与欲永别。亦复不见三界窠窟。然后乃应无亏损行。是故说曰人不寿劫内与心诤护身念谛比丘惟安。

念亲同朋友 正命无杂糅

施知应所施 亦令威仪具

比丘备众行 乃能尽苦际

行人成就皆由朋友。功成德满称过四远。禀受之人日有其新。所行真正不着外部。所出惠施。施佛比丘僧与师及诸尊长。所以然者。斯等诸人皆有威仪。执诸礼节知苦之所由。是故说曰念亲同朋友正命无杂糅施知应所施亦令威仪具。比丘备众行乃能尽苦际。

手足莫妄犯 节言慎所行

常内乐定意 守行谓比丘

世多有人凶暴为恶。手卷相加遂致伤害。内恣六情。着色声香味细滑之法。如斯之人虽得为道。不应法行进无修道之法。退失贤圣之仪。如担死人种无所复中直。此比丘等亦复如是。能自专意所行随顺。坐禅定意六时行道不失本行。是故说曰。手足莫妄犯节言慎所行常内乐定意守行谓比丘也。

乐法欲法 思惟安法 比丘依法

正而不费

学人修行分别诸法。见法得法深入观法。若坐若卧众神往来思惟安法。比丘依法乃得灭度。于诸圣道益而无费。日有增益终无减损。亦使正法久存于世。是故说曰。乐法欲法思惟安法。比丘依法正而不费也。

当学入空 比丘静居 乐非人处

观察等法

执行之人观此五阴。计为是常牢固不败。不能舍离兴于尘劳。然执行之人。分别五阴内外悉空。正使在于旷野之中树下冢间。思惟法本求于道果。先当习空乃应道真。昔

诸道人室内坐禅空行。须菩提在外求索开门。内人应曰汝是谁乎。须菩提对曰。世人假名须菩提者也。人所乐者。弹琴鼓瑟作倡伎乐。此是人所乐。非人所乐者。禅定数息系意在一。非人所念。是故说曰当学入空比丘静居乐非人处观察等法也。

当制五阴 服意如水 清净和悦

为甘露味

初学之人观此五阴。皆当坏败无一可贪。分别诸持悉不牢固。意均平等颜色和悦。清净无瑕尽诸苦际。是故说曰当制五阴服意如水清净和悦为甘露味。

如彼极峻山 不为风所动

比丘尽愚痴 所在不倾动

犹若安明山不为四种风所倾动。尽痴比丘亦复如是。不为色声香味细滑之法所动。是故说曰。如彼极峻山不为风所动。比丘尽愚痴所在不倾动也。

一切名色 非有莫惑 不近不爱

乃为比丘

名色六入行者之所弃。我所非我所都无所有。不近于危嶮之法。法有种种。或有真实或有危嶮。所谓真正者诸度无极。所谓危嶮者世俗常则。比丘具足此者乃谓应真。是故说曰一切名色非有莫惑不近不爱乃为比丘。

比丘非别 慢诞无戒 舍贪思道

乃应比丘

息心非别 放逸无信 能灭众苦

为上沙门

尔时世尊。到时持钵整顿衣服。径向乞求婆罗堕者婆罗门所。尔时梵志遥见世尊。梵志自叹说曰。我亦乞士君亦乞士。二乞士中何者为胜。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比丘非别 慢诞无戒 舍贪思道

乃应比丘

息心非别 放逸无信 能灭众苦

为上沙门

尔时梵志闻斯偈已。即以所有财货施于世尊。尔时如来寻不受之语梵志曰。我今所说非歌颂所赞。何缘取汝所施之物。梵志白佛。不审今者以此所施为付何人。世尊告曰。汝今持此所施持着净处。若着无草之地。若着清净水中。尔时梵志受如来教。即以所施写着水中。是时水中自然涌出。作若干种声。渐渐于中出大光明。梵志见已踊跃欢喜不能自胜。如来即说真如四谛。寻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

比丘得慈定 承受诸佛教

极得灭尽迹 无亲慎莫睹

比丘得慈所在解脱。分别万行无事不达。设复有人见众生之类。步兵象兵马兵车兵共相斗讼。入慈之人愍彼不及。拔济众生至无为岸。犹如平称平等无二。于如来所得四坚固之心不可倾动。犹如最胜长者及以比丘睹佛无厌足。正使化佛在其前者。亦不能使心有所倾动。行人得灭尽之迹无复众恼。知可近知近可从知从如是。行踪迹灭行则为本。略说其要如是。结使本为火之所烧如是。渐以次断诸结使源如是。颇有梵志无乃至于泥洹。

心喜极欢悦 如以爱念者

比丘多熙怡 尽空无根源

彼修行之人。欢喜踊跃无有懈怠。闻喜不以为欢。闻恶不以为戚。比丘入定无有错乱。恒自思念从无数劫以来。修行众德不失行本。究尽空源无边无崖。是故说曰。心喜极欢悦加以爱念者。比丘多熙怡尽空无根源。

息身而息意 摄口亦其善

舍世谓比丘 渡渊无有碍

彼修行人执持威仪不失其则。护口四过无所违失。不使其心有所流驰。所说言教无有粗犷。先笑后言适可人情。舍世谓比丘。何者为比丘。所谓比丘者。离色声香味细滑法。去淫怒痴。是故说曰息身而息意摄口亦其善舍世谓比丘。渡渊无有碍也。

无禅不智 无智不禅 道从禅智

得近泥洹

夫人学问。先从诵四阿含三藏具足。然后乃名称为禅定。此是世俗之智。无智不禅者。无漏慧观必有所至无有挂碍。设有二事具足者。便近于泥洹。是故说曰。无禅不智无智不禅道从禅智得近泥洹。

禅无放逸 莫为欲乱 无吞洋铜

自恼燋形

如彼修行之人摄身口意。少欲知足不大殷勤。虽得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趣自支形不慕世荣。威仪礼节不失其度。床卧坐具恒知止足。莫受后世洋铜灌口。是故说曰。禅无放逸莫为欲乱无吞洋铜自恼燋形。

能自护身口 护意无有恶

后获禁戒法 故号为比丘

夫人习行。身不行恶。口不骂詈。意不妒嫉。具此三者乃为比丘。是故说曰。能自护身口护意无有恶后获禁戒法。故号为比丘也。

诸有修善法 七觉意为本

此名为妙法 故曰定比丘

如彼行人善修其法。先得无漏尽苦之源。便得七觉意华。渐至无为得近泥洹。是故说曰。诸有修善法。七觉意为本。此名为妙法故曰定比丘也。

如今现所说 自知苦尽源

此名为善本 是无漏比丘

于现法中而自观了。求其巧便尽于苦际。所谓尽苦际者灭尽泥洹。是故诸根具足成就无漏行。所行如意无所违失。是故说曰。如今现所说自知尽苦源此名为善法是无漏比丘也。

不以持戒力 及以多闻义

正使得定慧 不着于文饰

比丘有所持 尽于无漏行

夫人习行不但精进忍辱。一心智慧求于解脱。亦复不以多闻解慧。知内外法至于无为。要得世俗定意。然后至于妙际。或在山野空闲之处。与善知识相遇。说其正径不说邪路。比丘当知此行习无漏法。所以尽苦际者。皆是漏尽罗汉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犹尚涉诸苦恼。是故说曰。不以持戒力及以多闻义正使得定意不着于文饰比丘有所持尽于无漏行也。

当观正觉乐 勿近于凡夫

观此现世事 分别于五阴

如彼学人观正觉乐。以自娱乐不近于凡夫。所以然者。非彼境界所有。观此世事者。知众生之类生者灭者进退所趣。知苦所由分别五阴成败所趣。是故说曰。当观正觉乐勿近于凡夫。观此现世事分别于五阴。

为之为之 必强自制 舍家而解

意犹复染 行懈缓者 劳意弗除

非净梵行 焉致大宝

执行之人兴诸想着起结使本。或有分别计有今世后世之累。于苦而不自免。比丘莫着。此自谓清净之行。诸有沙门婆罗门不知出要之法。我不说此人应得度也。所以然者。不离缚着之所致。比丘当知非有而言有此习邪见非真谛法。何以故。皆由五阴身本而兴此病。以有此病复生恶行。由此诸病不得尽苦际。比丘当知究尽其源。解知无常为变易法。

夫学之人观此法者。无坚无牢为无有要。解知无身则知生死。不以为死魔之所沮坏。以得胜彼更不造有。尽一切之有。此名苦际更无有上。

心得永休息 比丘摄意行

以尽老病死 便脱魔缚着

如彼行人。永尽诸结意所染着不复造行。色声香味细滑之法。不复在怀。自知罪毕更不受胎。永离魔界亦不与欲尘相应。是故说曰。心得永休息比丘摄意行以尽老病死便脱魔缚着。

心以得永寂 比丘摄意行

以尽老病死 更不复受有

有者生死之累。所以沈漂周旋五道者。皆由意惑不尽其源故。是故说曰。心以得永寂比丘摄意行以尽老病死更不复受有。行人执意多有所济。常求方便以自济渡。

以断于爱根 比丘摄意行

以尽老病死 更不复受有

爱之为病多所危害。欲界爱者其事有二。一者食爱。二者欲爱。色界无色界禅味爱。是故说曰。以断于爱根。

无有结使心 比丘摄意行

以尽老病死 更不复受有

所谓结使者。众行之本漏诸秽浊。是故说曰。无有结使心比丘摄意行以尽老病死更不复受有。

不以断有根 比丘摄意行

以尽老病死 更不复受有

以度生死。更不受有。

比丘摄意行 以尽老病死

更不复受有 以脱于魔界

永离于魔界更不处于欲界。以脱永脱更不受有。

以胜丛林刺 及除骂詈者

犹如凭泰山 比丘不受苦

以胜丛林刺者。此名为色声香味细滑法。更复有者何者为林刺。所谓林刺者。淫怒痴病最为根本。唯有诸佛世尊乃能除耳。设彼骂我解知无形。内自思惟身为苦器内外无主。分别此身何可贪乐。一病以发四百四病同时俱作。此名身之内患。所谓外患者。荆棘丛林诽谤之名毁形污辱。或被挝打。如斯之类从外而至。或被蚖蛇毒害百足之虫。此皆外事来逼其身。犹若泰山不用幻咒奇术之法所可移动。是以比丘欲得离众苦之本。唯有真如四谛。彼比丘不知苦乐。所谓不知苦乐者。苦至不以为酸楚。乐到不以欢娱。是故说曰。以胜丛林刺及除骂詈者犹如凭泰山比丘不受苦。

不念今后世 观世如幻梦

比丘胜彼此 如蛇脱故皮

犹若明行人。意知今世后世变易不停。是故说曰。不念今后世观世如幻梦比丘胜彼此如蛇脱故皮。

能断爱根本 尽竭欲深泉

比丘胜彼此 如蛇脱故皮

所以说此喻者。欲使行人知其深浅。料量正行皆顺于法。尔时世尊训以道德。恐后众生不别爱本。是故演说知其出源是故说曰。能断爱根本尽竭欲深泉比丘胜彼此如蛇脱故皮。略说其要欲怒痴憍慢亦复如是。着欲者说其欲。着嗔者说其嗔。着駮者说其駮。

能断于五欲 断于欲根本

比丘胜彼此 如蛇脱故皮

犹如有人身被五系。愁忧苦恼无复情意。后得蒙赦得免危厄。是以如来为喻。欲使后生审知明白是故说曰。能断于五欲断于欲根本比丘胜彼此如蛇脱故皮。

能断于五结 拔于爱欲刺

比丘胜彼此 如蛇脱故皮

所谓五结者。贪欲结嗔恚结睡眠结调戏结疑结。覆盖人心使不睹慧明。使人盲冥不睹光明。灭于智慧永断诸趣。不得至于泥洹。是故说曰。能断于五结拔于爱欲刺比丘胜彼此如蛇脱故皮。拔于爱欲刺者。刺有三义。欲刺恚刺无明刺。尽断无余更不复生。无起灭法见断五盖。是故说曰。拔于爱欲刺也。

诸有无家业 又断不善根

比丘胜彼此 如蛇脱故皮

彼修行人执苦来久。修菩萨德终日不舍。舍家出学不贪世荣。是故说曰。诸有无家业又断不善根比丘胜彼此如蛇脱故皮。

诸不有热恼 又断不善根

比丘胜彼此 如蛇脱故皮

所谓热恼者。一者欲热恼。二者嗔恚热恼。三者愚痴热恼。三热恼中恚最为上。火所焚烧从欲界乃至初禅地。三毒炽火烧欲界至无色界。能灭此三毒界者。乃为第一无为之乐。是故说曰。诸不有热恼又断不善根比丘胜彼此如蛇脱故皮。

断欲不遗余 如拔不牢固

比丘胜彼此 如蛇脱故皮

人之着欲无不丧命。所以然者。皆由意断心惑之所致。是以圣人先制淫欲。是故说曰。断欲不遗余如拔不牢固比丘胜彼此如蛇脱故皮。略说其要贪欲嗔恚愚痴憍慢亦复如是。

爱生而流溢 犹蛇含毒药

比丘胜彼此 如蛇脱故皮

人随爱意不自禁制。渐从欲界乃至三有。流转五趣不离四生。所以论比丘胜彼此者。彼者六尘此者六情。比丘能灭彼此者。如蛇脱故皮。

诸有断想观 内不造其心

比丘胜彼此 如蛇脱故皮

观有三观。欲观恚观无明观。能灭此者乃谓为道士。是故说曰。诸有断想观内不造其心比丘胜彼此如蛇脱故皮。

持戒谓比丘 有空乃行禅

行者究其源 无为最为乐

比丘执行以威仪为本。戒以检形服以法衣。所行法则不违先圣。有空定意然后名为禅不舍假号。如彼行人受则信解分别其义。求于无为快乐之处。无有饥寒苦恼之患。是故说曰。持戒谓比丘有空乃行禅行者究其源无为最为乐也。

比丘忧忍忧 分别床卧具

当念无放逸 断有爱无余

比丘修行处。乐不以为欢。遭难不以为苦。利衰毁誉无增减心。在闲静处一意端坐心不流驰。断诸结使念无想着。是故说曰。比丘忧忍忧分别床卧具当念无放逸断有爱无余也。

出曜经卷第二十 梵志品第三十三

所谓梵志 不但倮形 居嶮卧棘

名为梵志

尔时有一比丘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自今以后。听诸弟子皆悉倮形不着衣服。世尊告曰。咄。愚所戾不应法律。此梵志之法。非是内藏所修行也。人怀惭愧。便有尊卑高下。知有父母兄弟。何为复说倮形行世。尔时复有一异比丘诣佛所。头面礼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自今以后。听诸道人各留头发。佛告比丘。咄。愚所戾不应法律。此梵志之法非是内藏所修行也。复有异比丘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前白世尊言。唯然世尊。听诸道人皆白灰涂身。复有异比丘白世尊言。自今以后听诸道人服气不食。复有比丘白世尊言。自今以后听诸道人倮形露地卧。世尊告曰。咄。愚所戾。复有异比丘头面礼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自今以后。听诸道人在浴池沐浴清净。佛告比丘。不以此法得至于道。

弃身无猗 不诵异言 两行以除

是谓梵志

昔佛在波罗奈国仙人鹿野苑中。尔时世尊度五比丘未经数日。尔时波罗奈国有一长者。名曰夜输。种姓豪族饶财多宝。颜貌端正世之无双。欻一日之中得非常观。自观家里男女之属。斯如死身无一可念。视已形体冢间无异。即从坐起并作是说。惑愚至深不别幻化。尔时长者即自舍家逃走出城。脱琉璃履屣价直一万。即渡江水奔趣世尊。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寻白佛言。世事多故变易非一。万物幻化不可恃怙。我今自归欲求无为安乐之处。佛告长者。善哉善哉。族姓子贤圣法中甚大宽弘。正是汝身之所愿乐。尔时长者闻如来教。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尔时世尊渐与说法。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想漏为大患尔。时长者闻斯法已。即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彼以见法得法成就诸法。即从坐起重自归命。头面礼足白世尊言。唯然天中天。听在道次出家学道。佛告长者。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自然法服。重闻说法得罗汉道。尔时长者家中父母兄弟男女。仪从严驾象马追迹。求觅夜输长者。到江水侧见琉璃履父自思惟。我子将渡江水必然不疑。所以知其然今脱此琉璃履价直亿万。吾今渡江所在求觅。即渡江水遥见世尊光相炳然。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颇见夜输童子游此过乎。佛以神足隐彼夜输比丘使父不见。佛告长者。汝今求子不如自求。汝但速坐吾与汝说法。长者寻坐佛为说法。即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尔时世尊即舍三昧使父见子。父告子曰。汝速还家。汝母愁苦恐汝不还。佛告长者。止止长者。勿作斯语。云何长者。如有修行之人。本在学地爱欲未尽。后得无学离于学地。欲使无学之人习于学法。于长者意云何为可尔乎。长者对曰。不也世尊佛告长者。汝子今日以得无著住无学地。长者当知以得无著。焉得还家习于五欲。长者闻之欢喜踊跃。即起礼子五体投地。自归真人永无所著。尔时世尊即与长者而说斯偈。

弃身无猗 不诵异言 两行以除

是谓梵志 今世行净 后世无秽

无习无舍 是谓梵志

人执邪见至死不改。计常之人不与断灭见相应。断灭见不与计常见相应。能舍此见不着三世。是故说曰。今世行净后世无秽无习无舍是谓梵志。

若猗与爱 心无所著 已舍已正

是灭终苦

初习行之人虽在学次。未能分别思惟道果。一一明了不失其绪。未获者获。未得者得。是故说曰。若猗与爱心无所著已舍已正是灭终苦。

诸有无所猗 恒习于正见

常念尽有漏 是谓为梵志

犹如大象从寸孔出。欲得出城门不容象。众人见之各各惊愕。谓彼象曰。汝今出于寸孔往来无难。然欲出城反更不受。是以圣人借以为喻。众生之类虽得出家。修习道法不能尽有漏成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是故说曰。诸有无所猗恒习于正见常念尽有漏是谓为梵志。

愚者受猥发 并及床卧具

内怀贪浊意 文饰外何求

愚者不自觉长养其发。所以剃发者剃其结使。非但剃发。愚人执迷长养其发以为文饰。过去恒沙诸佛之法。各各相授。剃除须发法服齐整。自古有之非适今日。今日愚人贪着卧具。然我法中制以三衣不畜遗余。树下冢间以此为常。广说如其本。内怀邪见兴贪浊意。外自文饰谓为无瑕。舍迷就道其法不惑。是故说曰。愚者受猥发并及床卧具内怀贪浊意文饰外何求也。

被服弊恶 躬承法行 闲居思惟

是谓梵志

修行之人被服粗恶不著文饰。思惟法行无所贪求。节言省语不斗乱彼此。是故说曰。被服弊恶躬承法行闲居思惟是谓梵志。

见痴往来 堕堑受苦 欲单渡岸

不好他语 唯灭不起 是谓梵志

夫人执痴意不开悟。亦复不能越次取证。恒在嫌疑不净之地。此则非净行之人。断诸有漏永尽无余。是谓梵志。是故说曰。见痴往来堕堑受苦欲单渡岸不好他语唯灭不起是谓梵志。

截流而渡 无欲如梵 知行以尽

是谓梵志

若使以水沐浴其身。得至于道者水性之类。皆称于道但非沐浴而至于道。分别诸法审谛其义。清净无瑕众结智行永尽无余。是故说曰。截流而渡无欲如梵知行以尽是谓梵志。

不以水清净 多有人沐浴

能除弊恶法 是谓为梵志

夫人沐浴不能去腹里垢。尽除恶法更亦不造。乃名为梵志。是故说曰。不以水清净多有人沐浴能除弊恶法是谓为梵志。

非剃为沙门 称吉为梵志

谓能灭众恶 是则为道人

所谓沙门者。未必剃除须发。内有正行应于律法乃应为沙门。夫为梵志终日称吉得生梵天者见人尽当生于彼处。但彼称吉生于梵天。谓能灭众恶修清净行。是故说曰。非剃为沙门称吉为梵志谓能灭众恶是则为道人。

彼以无二 清净无瑕 诸欲结解

是谓梵志

尽舍一切弊恶之法。出入行来周旋之处。言不及杀不害一切无所伤损。清净无瑕永无诸缚。是故说曰。彼以无二清净无瑕诸欲结解是谓梵志。

出恶为梵志 入正为沙门

弃我众秽行 是则为舍家

梵志之行去诸恶法。内外清彻众秽永尽。不怀悕望贡高于人。意定不移觉寤一切诸法之本。梵行已立所作已辨。更不复受有。修清净行无所遗失。是故说曰。出恶为梵志入正为沙门弃我众秽行是则为舍家。

人无幻惑意 无慢无愚惑

无贪无我想 是谓为梵志

人之在世不怀幻惑。梵志自谓言。百劫一过大海之中。自然有幻惑食啖天下人。去诸憍慢不兴着想。如来至真等正觉。离世八法不染于世。亦名为比丘亦名为沙门亦名佛。是故说曰。人无幻惑意无慢无愚惑无贪无我想是谓为梵志。

我不说梵志 托父母生者

彼多众瑕秽 灭则为梵志

所谓梵志从父母生多诸瑕秽。或复出家离诸世俗。修清净行无选择施平等无二不杂想施。或复施时求作国王生天。此名杂想之施。无杂想施者。尽为一切不自为己。是故说曰。我不说梵志托父母生者彼多众瑕秽灭则为梵志。

身口与意 净无过失 能摄三行

是谓梵志

出言柔和初无骂詈。分别义趣如掌观珠。音响清净听者乐受多所成就。净无过失不触娆人。是故说曰。身口与意净无过失能摄三行是谓梵志。

见骂见击 默受不怒 有忍辱力

是谓梵志

击人得击骂人得骂。皆由不忍致此患害。夫能忍者战中为上。忍为良药能愈众病。若有骂者默然不对。是故说曰。见骂见击默受不怒有忍辱力是谓梵志。

若见侵欺 但念守戒 端身自调

是谓梵志

若复有人所见侵欺。不兴恶怀有嗔怒意。守戒多闻降伏意识。身正影直心平道存。是故说曰。若见侵欺但念守戒端身自调是谓梵志。

世所善恶 修短巨细 无取无与

是谓梵志

世俗方略事有若干。欲察人情先采其语。说善说恶不记于怀。不见有长短广狭。亦复不见有取有与。具足如是行者是谓梵志。是故说曰。世所善恶修短巨细无取无与是谓梵志。

身为行本 口意无犯 能办三处

是谓梵志

身不行杀口不恶骂意不嫉妒。于五鼎沸世能具此三行者。乃名为梵志。是故说曰。身为行本口意无犯能办三处是谓梵志。

来不作欢 去亦不忧 于聚离聚

是谓梵志

彼习行人持心牢固毁誉不动。见有来者不孚用欢。设见去者亦不用忧。若在大众若复离众。心恒平等亦无高下。是故说曰。来不作欢去亦不忧于聚离聚是谓梵志。

来亦不欢 去亦不忧 无忧清净

是谓梵志

若见爱念不爱念者亦不用作欢。所以然者。恐心染着兴起因缘。设见去者便自念言。我于彼人各无所犯。内外清净息意不起亦名为梵志。是故说曰。来亦不欢去亦不忧无忧清净是谓梵志。

以断恩爱 离家无欲 爱有已尽

是谓梵志

如彼行人修习于道。永断恩爱离家无欲远游无碍。尽诸有爱缺三界漏。能具足如此者乃名梵志。是故说曰。以断恩爱离家无欲爱有已尽是谓梵志。

适彼无彼 彼彼以无 舍离贪欲

是谓梵志

所谓彼者外六入也。所谓无彼者内六入也。行人执意观内外诸情斯悉虚寂。舍离贪淫不兴六情。具足如此众行之本者。乃名为梵志。是故说曰。适彼无彼。彼彼以无舍离贪欲。是谓梵志。

适彼无彼 彼彼以虚 不染三处

是谓梵志

彼习行人解知内外皆无结使。不着欲界色界无色界。能具足如此众行者。乃名为梵志。是故说曰。适彼无彼彼彼以虚不染三处是谓梵志。

能舍家业 拔于爱欲 无贪知足

是谓梵志

夫人离家莫与世俗从事。正使出家不修其法。毁戒不精进。亦不多闻。亦不应与坐起从事。更不思惟当来利养。能具如此者乃名梵志。是故说曰。能舍家业拔于爱欲无贪知足是谓梵志。

如今所知 究其苦际 无复有欲

是谓梵志

于见法中能分别微妙无有众恶。知苦是众病之原首。能断此者乃应于妙。于见法中不与欲意共相应。嗔恚愚痴永尽无余离诸缚着。能具如此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如今所知究其苦际无复有欲是谓梵志。

于罪与福 两行永除 无忧无尘

是谓梵志

正使有福世俗有漏善本功德得为人身。由故不脱生老病死。又复作罪种三恶本经历生死。罪之与福二不足贪。两行永除无复尘垢。能具此行者。是谓梵志。是故说曰。于罪与福两行永除无忧无尘是谓梵志。

于罪与福 两行永除 三处无染

是谓梵志

福之与罪无欲无染。中间禅乐无色禅乐。行人尽舍无所染着。不着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能解此具足者乃名梵志。是故说曰。于罪与福两行永除三处无染是谓梵志。

犹如众华叶 以针贯芥子

不为欲所染 是谓名梵志

犹如莲华之叶不受尘水。彼修行人亦复如是。以离于欲不复着色声香味细滑法。犹若以针欲贯蓝豆及与芥子难可获也。彼修行人无有淫欲。略说其要不为恶所染。是故说曰。犹如众华叶以针贯芥子不为欲所染是谓名梵志。

心喜无垢 如月盛满 谤毁已除

是谓梵志

犹如月盛满。清净无瑕秽无有五翳。众星围绕放大光明靡所不照。彼比丘清净行人。永除五翳无复五结。心得解脱诸觉道品。众定正受而自围绕。于中独尊无有众瑕。舍世八法毁誉已除。能具此行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心喜无垢如月盛满谤毁已除是谓梵志。

如月清明 悬处虚空 不染于欲

是谓梵志

如秋时月不为五事所翳。清净无瑕放大光明靡所不照。修行比丘亦复如是。不为淫怒痴五结所翳。能具此行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如月清明悬处虚空不染于欲是谓梵志。

避诤不诤 犯而不愠 恶来善待

是谓梵志

彼入定人不起诤讼。禅定一意念待喜安。自守五行具足乃名为定。设有恶意来相向者恒以善待。是故说曰。避诤不诤犯而不愠恶来善待是谓梵志。

解微妙慧 辨道不道 体行上义

是谓梵志

诸有人闻筹量算计图度万物分别义趣。一一分明辨其道趣。可就知就可舍知舍体行上义。所谓上义者。灭尽泥洹是。能具足此法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解微妙慧辨道不道体行上义是谓梵志。

诸在人间 乞索自济 无我无著

不失梵行 说智无崖 是谓梵志

或有贵族姓子。从四姓中出家学道。舍憍慢意去高就下不着荣冀。在在处处周旋往来。兴有佛事恭奉三宝。若得衣食床卧具病瘦医药。便为咒愿使彼施家世世受福。或以神足腾在虚空作十八变。施主见者莫不欢喜。便从受法皆得开悟。能具此行者故名为梵志。

是故说曰。诸在人间乞索自济无我无著不失梵行说智无崖是谓梵志。

若能弃欲 去家舍爱 以断欲漏

是谓梵志

如彼行人尽能断欲。亲近道门爱而不舍。或有梵志未尽究竟。欲意未断贪着五乐。虽称梵志不离于欲。诸有学人永灭欲漏不习恩爱。能具足此行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若能弃欲去家舍爱以断欲漏是谓梵志。

慈愍于人 使不惊惧 不害有益

是谓梵志

众行之要四等为本。恒当慈愍加被众生。见有恐惧怀忧恼者便往恤化永处安隐无害于人兴致供养。能具此行者名曰梵志。是故说曰。慈愍于人使不惊惧不害有益是谓梵志。

避怨不怨 无所伤损 去其邪僻

故曰梵志

行人执意志操不同。用心平等设见怨家视如赤子。慈心普等平均无二。犹若忍心如地平等如秤。蜎飞蠕动蚑行喘息。视如己身念之如父念之如母念之如子念之如身而无有异。能具此众行者名曰梵志。是故说曰。避怨不怨无所伤损去其邪僻故曰梵志。

于后于前 及中无有 无操无舍

是谓梵志

犹如有人。于未来世不作众恶行。已不作当不作。于过去世不作众恶行。已作众恶行。已不作当不作现不作。及其中间作众恶行不作众恶行。已不作当不作现不作。能舍此众恶行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于后于前及中无有无操无舍是谓梵志。

去淫怒痴 憍慢诸恶 针贯芥子

是谓梵志

如彼行人欲为污心。不得至于虚寂之道。除去憍慢诸不善法。便得渐进至泥洹境。犹若针贯芥子终不可得。彼心亦复如是。不为淫怒痴系所拘碍。能具此行者是谓梵志。是故说曰。去淫怒痴憍慢诸恶针贯芥子是谓梵志。

城以堑为固 往来受其苦

欲适渡彼岸 不肯受他语

唯能灭不起 是谓名梵志

生死久远涉苦无数。唯有禅定之人。越此生死之难。去邪疑意无复犹豫。舍烦恼结使受清净结使。能具此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城以堑为固往来受其苦欲适渡彼岸不肯受他语唯能灭不起是谓名梵志。

人能断爱 今世后世 有爱已尽

是谓梵志

爱根未尽则不至道。爱根已尽者乃能为道。欲求道者不断三界结使则不至于道。能断爱根然后乃至于道。能具足此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人能断爱今世后世有爱已尽是谓梵志。

人无希望 今世后世 以无希望

是谓梵志

所谓希望者。天下万物皆人之所希望。然此希望故未断绝。如今现身未死见存于世。正使后世取其命终。身死神逝无复希望。能如此功德具足者。名曰梵志。是故说曰人无希望今世后世以无希望是谓梵志。

自不识知 天捷沓和 知无量观

是谓梵志

当佛如来坐禅之时。诸天世人竟不知佛今为所在。有一比丘名曰多耆奢。往至世尊所。便以此偈而赞如来曰。

归命人中尊 归命人中上

不审今世尊 为因何等禅

唯愿天中天 敷演其教义

如来自说梵行之中无有出我者。所以知其然。禅解脱正受定意。犹是世之常法。诸天龙神不能知我之所在。况我当行佛事众智之妙门。天龙鬼神能知我处乎。是故说曰。自不识知天揵沓和知无量观是谓梵志。

自识宿命 见天人道 知生苦源

智心永寂

自识宿命无数劫事。观知地狱天上之事。余者不能。唯有佛如来至真等正觉。观三千大千世界。如掌观珠。知生苦源究畅其本。捷疾之智速成罗汉道。随意所念而无流滞。是故说曰。自识宿命见天人道知生苦源智心永寂。

自知心解脱 脱欲无所著

三明以成就 是谓为梵志

如彼行人知心所念。解脱者不解脱者皆悉明知。欲想诸行永得解脱。所谓三明者。自识宿命天眼漏尽。若具足如是行者名曰梵志。是故说曰。自知心解脱脱欲无所著三明以成就是谓为梵志。

自识于宿命 知众生因缘

如来佛无著 是谓为梵志

是时如来知无数事。观众生性行一一分明。生者死者皆悉了知。犹如天雨普润世界。是时世尊观生死之类亦复如是。生者死者无不观练。

尔时世尊与舍利弗。在闲静室独共游处。尔时有人已取命终。处在中阴精神不移。佛告舍利弗。汝今观此中阴中识神。为从何许中来。设复迁转为处何所。是时舍利弗即入四禅定意。观此人神为从何来。设当迁转为处何处。时舍利弗不知此人为从何来为趣何处。尔时世尊告舍利弗曰。汝今所见不及诸佛境界。此神所从来处此无数世界。非汝神力之所能见。佛告舍利弗。汝复观此精神当生何处。时舍利弗复入三昧。而不知精神所凑。舍利弗即从三昧起。前白佛言。今日入定遍观世界不知神之所凑。佛告舍利弗。

此神今日复当过一亿世界。当生某甲家姓某字某。如来所见非是声闻辟支佛所及。知宿命通唯有如来等正觉得此宿命通。是故说曰。自识于宿命知众生因缘如来佛无著是谓为梵志。

尽断一切结 亦不有热恼

如来佛无著 是谓为梵志

诸有众生断一切结使。罗汉辟支虽断结使。由有相似结在。诸佛世尊无有相似。是故如来佛无所著。是故说曰。尽断一切结亦不有热恼如来佛无著是谓为梵志。

仙人龙中上 大仙最为尊

无数佛沐浴 是谓为梵志

所谓仙人者。得五通道在群最尊无有出上。内外清彻无有众瑕。仙者亦名为象。长育形体兽中最大。执意刚强能却众敌。无数沐浴。所谓沐浴者八解正浴池。去诸尘垢无有结使。如来舒手手所及处尘垢不着。伺察恶人不得其便。是故说曰。仙人龙中上大仙最为尊无数佛沐浴是谓为梵志。

所有尽无 渡流无漏 从此越岸

是谓梵志

彼修行人。都越一切诸法。审谛分明解世所有悉无所有。所谓流者。流有四名。一名欲流。二名有流。三名无明流。四名见流。渡此四流者。然后乃得无漏之行。罗汉辟支。犹尚思惟空无想愿忍暖顶法。虽可思惟有漏俗法意结所在。或有是时欲念无漏先念有漏。是以如来深藏则有大阙。如来大圣系意禅定从有至无。于无漏法观未始有阙。得诸总持强记不志。十力四无畏大慈大悲。三无碍道及神足行。是谓如来所修之法。非罗汉辟支佛所修之法。是故说曰。所有尽无渡流无漏从此越岸是谓梵志。

无禅无说 亦不念恶 禅智清净

是谓梵志

彼修行人不念恶禅。夫入禅之人。无言无说常思善法。设见骂詈但守其法。若得味相应禅及中间禅。执意守之无所娆恼。能具足此行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无禅无说亦不念恶禅智清净是谓梵志。

比丘缝间衣 观于欲非真

坐树空闲处 是谓为梵志

缝间衣有四种。一者发家着衣出家学者。二者檀越施衣受而守护。三者百纳拾诸遗余。四者缝间污秽不净。如来初学发家着衣。观欲非真舍六万夫人。弃转轮王位。出家学道在闲静处。坐树王下。降伏魔王破十八亿众。能具此众德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比丘缝间衣观于欲非真坐树空闲处是谓为梵志。

人无识知 无语无说 体冷无暖

是谓梵志

如来出世无事不知无事不包。无语无说者。永除狐疑不怀犹豫。诸烦恼结使永尽无余。逮甘露灭。能具此众行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人无识知无语无说体冷无暖是谓梵志。

弃捐家居 无家之畏 逮甘露灭

是谓梵志

所以居家者。安处人民得自生活身者。众结之屋室。是以圣人教人离家。在于闲静求甘露灭。能具如是众德者故曰梵志。是故说曰。弃捐家居无家之畏逮甘露灭是谓梵志。

断绝世事 口无粗言 八道审谛

是谓梵志

如来世尊光相炳着。初转法轮八万诸天及二王人梵志七人。摩竭国王洴沙万二千人。摩竭国界石室之中。释提桓因万二千天。拘尸那竭国。最后度须拔。佛灭度后当有罗汉出世。名曰优波掘。于其中间济度众生不可称计。演说八道无碍之法。是故说曰。断绝世事口无粗言八道审谛是谓梵志。

远逝独游 隐藏无形 难降能降

是谓梵志

如彼行人兴无涯之想散无边之念。身形在此心在海表。人欲观意知其形状者甚为难克。心意流驰弹指之顷。过数千万亿江河山表。是以故说远逝独游。复有问者。心有十大地法心为十一。何以故。说远逝独游乎。报曰。心者恒逐因缘随前任行。当心在色声。尔时无有香味细滑法。当心在香。尔时无有色味细滑法。心在味。无色香细滑法。心在细滑。尔时无色声香味法。心在法无上五事。当在色时心为法本。犹如王行羽仪宾从无不备有。但以王为名。此亦如是。心造因缘十法备有但不受名。亦如飞鸟飞行空中依其六翮。然但以鸟为名。此亦如是心之无形亦无窠窟。非是世人肉眼所见。依止五阴阴

散则离非有形质。心之难化犹木钻钢。是以圣人遗教后生。欲降伏心者。晨用百药中用百药暮用百药。空无想愿止观灭尽。用疗心病使得除愈。能具此者故曰梵志。是故说曰。远逝独游隐藏无形难降能降是谓梵志。

无色不可见 此亦不可见

解知此句者 念则有所由

觉知结使尽 是世最梵志

无色不可见者。何者心也。夫心兴患与身招殃。犹若象马刚强懽戾不调。有目之士加于捶杖。使知楚痛。然后调良人心为患。牵致地狱饿鬼畜生。虽得为人处在卑贱。颜色丑陋为人所嫉。是故说曰。无色不可见。此亦不可见解知此句者念则有所由觉知结使尽是世最梵志。诸佛世尊所以出世者。正欲降此弊恶之心。诸佛世尊慈愍一切。弘慈普盖靡所不照。虽处于世无所染着。

断生死河 能忍超度 自觉出堑

是谓梵志

如彼行人为五欲所系。流转生死之河。要须大圣指授。权宜从此岸得至彼岸。如来降形非事不豫。要接有缘后乃灭度。堑者憍慢之堑。能度此堑不为憍慢所系。能具此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断生死河能忍超度自觉出堑是谓梵志。

当求截流渡 梵志无有欲

内自观诸情 自谓为梵志

能知如是者 乃复为梵志

如彼行人不断爱流四驶四渊者。进趣于道不亦难乎。如河暴溢必有所伤。梵志贪欲死趣恶道。是以如来诫以除贪。与说欲本污秽不净。当断诸邪使不流驰。能具此众行者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当求截流。渡梵志无有欲。内自观诸情。是谓为梵志。能知如是者乃名为梵志。

先去其母 王及二臣 尽胜境界

是谓梵志

先去其母者。爱心流驰以为源本。无漏意识能去斯病使尽无余。王者我慢也。二臣戒盗身见。尽胜境界者。一切诸结使。能去众结之患故曰为梵志。是故说曰。先去其母王及二臣尽胜境界是谓梵志。

不捶梵志 不放梵志 咄捶梵志

放者亦咄

所谓梵志者。得阿罗汉道。不得以手卷刀杖加彼真人。不放梵志者此是真人。恒当供养衣被服饭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四事供养令不减少。咄捶梵志行恶之人。放者亦咄复是恶人。不留供养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能具此行故名为梵志。是故说曰。不捶梵志不放梵志咄捶梵志放者亦咄。

诸有知深法 不问老以少

审谛守戒信 犹祀火梵志

昔佛在世周旋教化。时诸比丘不广多闻。尔时世尊便作是念。今诸比丘多有懈怠意不精勤。复自观察当来过去三世之事。知当来世当有比丘。嫉妒恚痴不顺道教。便兴诽谤损如来法轻慢于师。亦复不敬说法之人。是以世尊观察后世遗法中间。恐有老少共相上下尊卑不别。老恃耆艾少恃聪睿。老者自陈吾所目睹非卿所知。汝今所见如萤火虫。少者自陈老顿謇卤情丧心塞知何可归。如来教曰当自守戒。犹若事火梵志五处然火。昼夜承事不失时节。香华缯彩事事供养。是故说曰。诸有知深法不问老以少审谛守戒信犹祀火梵志。归命人中尊。亦如事火神。

诸有知深法 等觉之所说

审谛守戒信 犹祀火梵志

如来出现亿千万劫时时乃出。遭贤遇圣实不可得。人能守戒信不失仪。如祀火梵志。昔佛在世诫诸比丘。自今以后不得诵外书外道异学所诵习者。何以故。彼所陈说非真正义。亦复不是至道之本。是故说曰。诸有知深法等觉之所说审谛守戒信犹祀火梵志真诚归命佛。

于己法在外 梵志为最上

一切诸有漏 皆尽皆无余

或复观于痛 皆尽皆无余

或复观合会 皆尽皆无余

或复观因缘 皆尽皆无余

于己法在外者。彼修行人观了一切众法。无事不关无事不知。犹若梵志知天文地理星宿灾变皆悉观了。一切诸漏皆尽无余。观诸苦痛若好若丑。皆归于尽。观其合会必有

离别因缘。暂有亦复归灭。

犹若内法本 梵志为在表

若使共床褥 如彼婆钩卢

所谓内法者。四谛真如一一分别不失次绪。梵志于内则谓为表。是故说曰。犹若内法本梵志为在表若使共床褥如婆钩卢者。此婆钩卢比丘出家以来。未曾与人说四句之义。正使与共同坐不闻说其正法。从生至老八十一钵和蓝未曾畜。沙弥弟子及余使人。若为人鲜洁托志虚无系意玄寂。是故说曰。若使共床褥如彼婆钩卢。

犹如内法 梵志在表 知生知老

转当至死

所谓内法者不诳惑人。一向而无倾一向而无邪。唯有如来能越此境界。以尽其生更不受有如实知之。是故说曰犹若内法梵志在表知生知老转当至死。

日照于昼 月照于夜 甲兵照军

禅照道人 佛出天下 照一切冥

日照于昼者。当日天子初出之时。放亿百千万光明。使星宿月光无复光明。若复日没之时。月及星宿皆共竞明。俱有所照其明不同。犹若大将之士两敌相向。扬威奋武决战胜负。震赫精刃钟鼓雷鸣。禅定之人移山飞岳海水扬尘手扪日月。有此神力不自称誉。方此诸人虽有此德不及如来。佛出世间众相具足。放大光明靡所不照。光明所及昼夜不绝。其见光者聋盲喑哑。考掠苦痛自然休息。是故说曰。如日照于昼月照于夜甲兵照军禅照道人佛出天下照一切冥。

梵志无有是 有忧无忧念

如如意所转 彼彼灭狐疑

梵志无有是。意着于殊妙之法。见乐不以为喜。见忧不以为戚。如如意所转恒自念善。彼彼自灭恶。得习圣谛分别诸使。是故说曰。梵志无有是有忧无忧念如如意所转彼彼灭狐疑。

出生诸深法 梵志习入禅

能解狐疑网 身知其苦痛

如来等正觉初成佛时。七日之中禅定正受思惟十二因缘。一一分别知起知灭。尔时如来即从三昧起而说斯偈。

出生诸深法 梵志习入禅

能解狐疑网 身知其苦痛

如我所习积行所致。今日成等正觉实而不虚。梵志习入禅。去诸恶法悉坏狐疑网。于诸深法得无碍智。所念自在深知苦际。深知因缘合数之法权诈非实。略诵其要当观因缘法。复当观尽法。一切诸法皆由合数。一切诸法皆由于痛。当知尽灭不造有漏。

出生诸深法 梵志习入禅

遍照一切世 犹日在虚空

法能成人非法不就。昼夜思惟不去胸怀。身口意行不妄有犯。能成就如此法。便能照一切法。以己所得尽施众生。犹若明日处在虚空普有所照。其有睹者莫不蒙光。是故说曰。出生诸深法。梵志习入禅。遍照一切世。犹日在虚空。

出生诸深法 梵志习入禅

能却魔众敌 如佛脱众垢

出生诸深法者。如来成等正觉。具足三十七道品之法。身口意行与无漏相应。降伏魔怨进却时宜。如来等正觉脱一切结使。

本经缺字对照（26 种 / 64 处）

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

原式	显示	处数	依据
[穀-禾+牛]	毂	8	Unicode 有此字（U+246B2），即原字，非替换（CB00590）
[億-音+(夫*夫)]	僾	8	Unicode 有此字（U+2039D），即原字，非替换（CB00985）
[廾/((女/女)*干)]	𢍏	6	Unicode 有此字（U+44F8），即原字，非替换（CB02250）
[口*睪]	嚲	6	Unicode 有此字（U+3601），即原字，非替换（CB00079）
[麩-夫+黃]	麷	4	Unicode 通用字（异体关系，非原字形）（CB00597）
[黑*炎]	黶	4	Unicode 有此字（U+2A453），即原字，非替换（CB02576）
[(殼-一)/牛]	毄	3	Unicode 有此字（U+246D3），即原字，非替换（CB00014）
[口*束]	唗	2	Unicode 有此字（U+20CBF），即原字，非替换（CB00063）
[飢-几+燕]	饑	2	Unicode 有此字（U+2EA58），即原字，非替换（CB02568）
[金*斧]	鈇	2	Unicode 有此字（U+28A1E），即原字，非替换（CB01895）
[麩-夫+廣]	麷	2	Unicode 通用字（异体关系，非原字形）（CB00931）
[嘹-口+豆]	竾	2	Unicode 有此字（U+27C09），即原字，非替换（CB02590）
[怡-台+龍]	憧	2	Unicode 有此字（U+22931），即原字，非替换（CB00395）
[口*(一/巾)]	呎	1	Unicode 有此字（U+20BD7），即原字，非替换（CB00045）
[屭-厂]	羵	1	Unicode 有此字（U+262FA），即原字，非替换（CB00868）
[火*霍]	燾	1	Unicode 有此字（U+3E0C），即原字，非替换（CB00205）
[壽*鳥]	鶴	1	Unicode 有此字（U+2A1D8），即原字，非替换（CB02580）
[穀-禾+卵]	毇	1	Unicode 有此字（U+3C89），即原字，非替换（CB00592）
[戀-心+足]	孌	1	Unicode 有此字（U+2E72D），即原字，非替换（CB02591）
[菘-公+甫]	莆	1	Unicode 有此字（U+2E421），即原字，非替换（CB02016）
[口*號]	嘷	1	Unicode 有此字（U+21031），即原字，非替换（CB00882）

原式	显示	处数	依据
[掌*支]	𢷾	1	Unicode 有此字（U+2D8DD），即原字，非替换（CB01192）
[口*(自/死)]	嚏	1	Unicode 有此字（U+2D2B4），即原字，非替换（CB00941）
[雨/隻]	霱	1	Unicode 有此字（U+4A25），即原字，非替换（CB00450）
[登*毛]	甯	1	Unicode 有此字（U+3CAA），即原字，非替换（CB00846）
[蜎-口+曰]	蠲	1	Unicode 有此字（U+2E519），即原字，非替换（CB00867）